雍正剑侠十三部

续三

常杰淼 遗述
蒋轸庭 修
许秀成 整理

中国评书论坛资料群

传统评书秘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续 三

常杰淼　遗述　　蒋轸庭　修

许秀成　整理

中国评书论坛资料群

2023.07

第二百一十六回

和解纷争心元劝僧道

流连荒野侯庭遇晏南

这个工夫老剑客赵兰田一看心元到此，心中暗自说道：这个老尼，他今天怎么也赶到此处？他住在大别山三星洞之内。

老人家正在思想，这个时候老英雄侯爷凑近跟前说道："老剑客，此人可曾会过没有？"赵兰田说道："倒是见过几次，但不知他的本领如何？"镇东侠说道："很可以，也是剑客中的第一流人物。"童海川近前说道："这个老尼，我听说是大别山三星子静修的徒弟，是吗？"老英雄侯爷说道："是是，绝不错的，你看他那脸上，还看不出来？"海川说道："我看见他可无数次了。听说他那脸上一疤痕，是在年青的时候，被人家抢去了，以后家里请出高人来往回要他，他倒不愿意回来啦，自己才把脸弄成这样。想这个老东西，也不是好玩意。"方泰说道："不是不是，那都是以讹传讹，把人家传成这样的人了。他家的事我尽知，我姑母跟他娘家一个庄，我在我姑母那里住着上学念书，我亲眼得见的事情。他娘家姓黄，他父亲黄老员外，也是一个做官的，看那意思官儿还不小。我还记得呢，那天药王庙闹事，不错，倒是被刘家抢了去，以后被一个老姑子救出来了。

你等有工夫我把他这个事，我给你说一说。”他们说着话，心里头跟没事的人一般。

此时可急坏了一个人。此人并非别个，正是那奉旨进京，朝见当今的小钦差，调查江南聚英山事件，便宜行事的病太岁张方。张方自从见了恩师欧阳修赶到，心中甚是欢喜。要是战胜了清尘和尚，虽然不算是个小捷，在这两方对峙的时候，先把他们的这个有本事的清尘和尚战败，就可以寒众贼人的胆，自己心中也就有点根了，以便作一个小捷的回文，在公事上也可以敷得过去。不想，老人家与那清尘和尚动手，看着真是三起三落，互有强弱。一会儿老剑客颇占优势，一会儿清尘占了上风，如此的真是三战三捷，三战三北。张方站在旁边心里这个着急，实在是有口不能往出说。自己心中虽是擦拳摩掌的，恨不得要出来助阵，一想，第一是自己的本事与人家差的很多。别看与神力王比力量比个平局，那是气力。这个与那个不同了。再者江湖上面都讲单对单，没有师徒爷儿俩打人一个的，就是胜了也不算光明。张方心中正在想着，自己着急这些日子一个公事没回奏北京，这工夫一见又来了一个年老的尼姑，真是精神饱满，器宇不凡，虽是满面的疤痕，可不带凶恶神情。走近了二位的跟前说道：“二位老剑客，请暂停手，胜负不在一时。”但见恩师收住了招数，看那意思也与这个老尼姑有个认识。

此时这个老尼姑笑了笑说道：“各位在场的老少英雄、老少的剑侠客，小僧现有一言，今天必要道出，虽不能把两方局势了结，我想也可以小补小僧的疑惑。”

老尼姑说了此话，众人一听，人家是与大家说话，再说也是很和气的神气。说着就走近跟前。

此时和尚长法、公乾二人一见玉面玲珑费心元这个意思，和尚长法与公乾说道：“师弟，这个老尼怎么也来了呢？这全都

是和事佬。我与大寨主赵丕，遇见的都要像他们这样的，想他这个一字并肩王，怕也坐不上了。又来一个说和事的叫走吧，听听是怎么个意思。不管怎么样，反正先得叫他们把师兄李居龄与赵丕放出来。”双枪赛文龙听了此话，点头不语。二人走近跟前。

此时老尼说道：“各位老少的英雄，小僧我想现在两方的事情，往大处着眼，现在在场的众位，就连小僧我也在内，都是局内的当事人。若是往小处着眼，现在在场的众位，虽是局外人，还都是我们侠义道的朋友，谁与谁，都没有冤没有仇，都还有个义字儿联系着。说到这个地方，还要请各位老剑客，与各位兄弟们原谅我。”

老尼说出这句话来，大家一听，有人遂说道：“老剑客也不必客气，只管照直的来说。不过是这样，最好是想法子令这个祸首，打消他的欲望，这是个根本的办法。”此人说了这个话，大家一看不是别人，正是病太岁张方。

欧阳道长一看，是自己的弟子张方，遂说道：“张方，你且住口，听老剑客有什么高见。”

此时玉面玲珑佛心元老人家，又对大家接着说道：“众位倘能原谅，小僧大胆的提醒一二，我们侠义道中的人当然是最重一个义字，既然是有义字联系着，我们只有同舟共济□□□□□□□□。可有一节，这个义字也不可滥用，也（此处缺 31 字）为了，如其不然，反倒助纣为虐，祸国殃民了。现在我们在场的众位，可说都是旁观者，两方的谁是谁非，我们不便轻易的批评，自有旁人的公论。现在我就请问众位老少的英雄，心中愿意不愿意，把他们这个事解和了呢？”

道长欧阳修一听老尼这个话，遂转过头来，看了看众位，打算是听听众人的意思。一看全都不语，遂又对老尼说道：“这

样吧，我看他们各位也没有什么说的，老剑客，有什么高见，只管说了出来。我想如果他们两方能有互相谅解的办法，山人我说一句不度德不量力的言语，我可以主了福老居士的一点意思，别位我可不敢说。但是一节，我先请问老剑客，我们说和他们两方的事局，闹到这步田地，其原因，我们站在朋友的地位上，不便说明，我想老剑客能有这个力量不能，令他们打消了那个非法的念头？我们现在以朋友的意思谈谈我们的愚意，现在这种举动，很可以说是好有一比。”老人家说道：“呕，比作何来呢？”欧阳道爷说道：“有如以卵击石。他们不想，现在大清国朝，定鼎中原以来，这才几十年的光景，正在方兴，真是整军经武的时候，你们竟自胆敢以几位道高艺强的长者在山上，号召一些无知之辈来起事叛国，那不是自寻苦恼吗？我想老剑客能有这个力量，最好叫他们打消此意才是。”

老尼僧听了这话，遂接着说道：“老剑客此话说得甚是，还倒是一个根本的办法。不过一节，这个话我不敢说一定办的到办不到，不过我与清尘老方丈二人，照着这个办法去办。可有一节，现在我们也要提提。我们既以私人的情感，道义的相亲，第一请先在京中派来的大员面前，把此事办理好了，以免事情闹大。再者就是李居龄被押多日，与昨天失踪的赵丕，请先把他们放回山上。这是小僧最希望的事。”

老尼把话说到此处，此时老和尚志元，走到赵兰田的跟前低声说道：“师兄，你老人家听见没有？这个老尼说话，都是一些往大处着想的言词。我想那十四子允禔与赵丕两个人，都是自是的人物，就说是他们二人，认了和解，我想也是一时，他们绝不能甘心。我想欧阳道爷虽是一时热诚，与老尼这样的说法，恐怕事实不能这么容易吧。反正是这样，赵丕绝不能轻易的把他放了。常言说的好，擒贼要擒王。好容易把他拿住，这

还没说得怎么样了，可以说是八字还没写齐一撇呢，就先提放他？我想这个事情，看吧，我们得工夫也得与欧阳道爷说一说，不可以把事情看的那样诚实，光以君子之心度小之腹是不行的。”老人家赵兰田说道：“这话也有道理，那赵丕久有谋反之意，恐怕他不易改过自新。好吧，我们得工夫，得要提醒欧阳道爷为是。”

老哥儿两个小声的议论此事，就听老尼心元说道：“我想我们把此事和解的办法，小僧再说一说。”欧阳道爷说道：“请老剑客说上一说，山人听一听，以便从中提说为是。”此时老尼僧说道：“好好。小僧我想，十四子允禔，以一个皇室的宗亲，虽属贵胄，也是嫡庶之分，竟自号召愚民，希图嫡亲的天下，实在是大为不当。我们要办此事，先得由他那里下手，以解这个固结。”众人听了这个话，很有道理。道爷一听此话，遂说道：“有理。我想那十四子允禔，现在他的大树已倒，也就没有什么不点头的了。”

此时老尼僧心元一想暗自又道：此时聚英山的众目所视都以赵丕为重。我在山上，他们看着师兄卜华多重，可也没把我看轻。乘着这个时候，我先提说一番，他们倘能把赵丕放出，我再与山中的众人一说，大家也就信服我了，我再说什么话大家也肯听喝，到了那时，他们那意外的行为，也就一说就打消了。老人家是这样的心思，这才又与欧阳道长说道：“仙长，小僧我有一言。我想仙长如果有这样能力，请与山庄的福老居士的面前关照一下，先将火眼金睛赵丕放了出来。在山庄，与聚英山示以大仁大义，不咎既往，也可说示信于山中；在小僧我，也有籍口，可以打消了他们的野心，得以弥祸乱于无形之中了。”

道爷听了此话尚未答言，张方与刘俊同声说道：“那可不行，老剑客，我们不能答应此事。”刘俊说道：“常言说的好，

放虎容易擒虎难。再说叫山庄示信于贼寇，那话实在是没有道理。”老尼僧听了此话，遂哈哈的笑了两声说道：“这位壮年的英雄，你没把我的话听清。要论公事说话，当然山庄不能屈服聚英山。可是一节，山庄之内，现在有国家的大员没有，小僧尚还不知，比方山庄没有联合官方，不也是平行，都是一样的朋友吗？这是借着官方的一点意思。小僧方才已经把话说明啦，我们是以私人的感情来办事，不可以大压小说话的。”

此时刘俊并未答出话来，老方丈志元接着说道：“这位老剑客说得（此处缺 35 字）那样也太把卧云庄看成没有人了。”老尼心元一听这个意思，志元这样的年纪，也说出这样的话来，当时心中有些不满，遂强笑着道：“志元老方丈，也说出此等话来，真真可笑了。”

此时大爷赵兰田听了老尼这个话，不由得怒气上升，心中说道：这个老尼，把事说得太易了，真乃看不起卧云庄了。老人家想到此处，遂冷笑了两声上前说道：“老剑客此言差矣，我想那火眼金睛赵丕不放了也无妨。不用说他一个，就是将那李居龄一同放出，我们在场的几位，那一位与福老庄主一说都行。不过一节，谁也不能轻易的出口，去请庄主把他们放了，人家得看见一些什么。你老刚才说的很是，以私人的情感办事，也是很对，可是以公事说话，也不为不对。就说以私事论，想当初起事的原因，也是山上人们屡屡的侵犯山庄，看卧云庄如同眼中之钉，肉中之刺，福老居士还要以朱苍朱天鳌作为请说的使者。不想朱苍他竟自同流合污，绝交益友，从此聚英山更是视山庄如仇敌。老剑客请想，我们若以私人的来说，他们所做的不算光明。人家山庄虽是弓在弦，刀出鞘，人家也是正当的预防啊，人家是站在明处。现在火眼金睛被擒，我们还要叫人家福庄主先把赵丕放了，先对聚英山示信，那不是太欺侮人了

吗？”说着哈哈的笑起来。

老尼僧听了此话，又见赵大爷哈哈的一笑，不由得怒气满怀，遂沉着强笑了两声说道：“老剑客，说得此话甚是。但是一节，我们现在不还是我说我的，你（此处缺 35 字）……道：这个老尼姑真是一个铁嘴，这样说他也有理。遂说道：“不成，不论怎样的说，也不能把赵丕放了。”

此时老尼一看，心里说道：这倒不错，他们这几个人都是一个管的死心眼，我要是再和他们解说，看这意思我也是白费话了，真真的太不知好歹了。老人家当时把脸一整，正要发作，话要说出，定是没有好言相对。

在此千钧一发的工夫，只听有人哈哈的大笑，随着说道：“你们这是什么事啊？在这树林左近这么些人，这是做什么呢？诸位别忙，我来了，我也不管你们是谁。”说着话这个人由打树林之内走了出来。大家一看此人须发皆白，周身上下，非常的不洁净，所穿的衣服真是缺襟短袖，一身的油泥，下雨都淋不透，可以说是活济公出世，老头子这件棉袍就是雨衣一个样。大家一看这个人这样，无论是谁也得躲着他。

书中代言，这位老者他是那路的高人呢，怎么也来到此处？在众人之中，也有认识的，也有没见过的。这里面惟独神手昆仑镇东侠侯庭侯振远，甚是高兴的说道：“各位知道这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是谁？”大家听完此话，都是忽然的一怔神。又听镇东侠说道：“此老既来，此事不难解决。”说着侯老侠客便高声抱拳说道：“老人家，这是那朵祥云，把你老人家托到此处？”说着哈哈的笑了起来。此时那位老者见了镇东侠微然一笑说道：“好好好，也有你在内。你们比了这么半天招数，我看了一个由头至尾。要论动手过招，说一句大话，哈哈哈，还不定谁成谁不成了。现在我有一个办法，你们也不必动手过招的各不相

下，我们大家完全在此目睹。我们大家观看，守着树林很近，我们那一位能够一巴掌把树打折？现在正是人间显耀的时候，如果有不服的人们，不论那一位，可以过来比试比试。我们是一下一棵，不论大小，把这片树林，完全打折，到那时才算谁成谁不成呢。”老头儿把话说完，随着走到众人之前一站。

这个时候，老尼心元一看这个意思，心中暗自说道：这不用说了，来的这个老者，一定又是卧云庄福临那里派了来的。这样的叫阵，这一定不是与别人叫阵了。遂不由的暗自好笑暗道：看起来这个老者，也是一个狂夫，不知轻重高低，还不一定有这个本领没有，就说出如此的大话，真是大言欺人了。没有这样的能为，也不可说此狂言。

老尼心元心中虽然不满，尚还可以。此时穿云白玉虎刘俊与张方二人，倒是年青轻壮，心中甚是不服的暗自说道：不看他与侯大爷认识，我们非要打他一顿拳不可。此时张方沉不住气，气昂昂的与刘俊说道：“师哥，你听这老东西说话，真是目中无人了。我要不看他与师大爷认识，我不论他是那一头的，我先得看看他有什么本事。”刘俊说道：“完了，我们不必理他了，我也是这么想。”

此时就听老尼笑道：“这位老者，此言说得未免失于谨慎。小僧虽是粗知小技，不敢以大话欺人。常言说的好，能人背后还有能人。小僧今天也要说一句大话，我想那天下的能人，所有剑侠客，完全算到一处，无论那一位，要说打树的功夫，别说一棵一棵的（此处缺 10 字）小僧我也不敢说准成。”心元把话说到此处，就听（此处缺 14 字）“……老尼僧，有此能为？”老尼心元笑道：“有这个能力，这也不过是掌力的功夫。”此时在场的众人，也都看着那老者说话口狂。心元暗自说道：你说别的，或者我许不成，要说打树，可不怨我当着众人撅你一个。

老尼心中想着，当时把袍袖一挽说道："各位，我们请到林内一试。"

此时所有的人们一看，也不知这个老尼的本领如何，有这路的功夫没有。侯爷暗道：这个老尼还要跟人家比着打，这不是胡说吗？那么细的胳膊，还要打树？虽然说不论粗细，也得差不多少。他要不跟这老头比试，还则罢了，要是比呀，恐怕他也是白吹这么半天，他准不成。

书中代言，镇东侠的心里怎么这么说呢？皆因这里面有一段情由。当初在镇东侠年青之时，他父亲侯成，因为一点小事，一时与马四爸化解不开，才引出一段侯马绝交。在那个时候，侯庭也就十岁有零，老人家侯成情愿弃去家业，后来就在山东东昌府找好了地点，自立事业，每天静坐家门，教导小孩儿练武。

这一天因为侯庭练功夫，过一点力，觉着四肢无力，身上甚是不好受，当天晚上的功夫也没练。老头子侯成可也不让练了，遂叫道："侯庭啊，不必练啦。看你这个样子，大概是过了力啦，倘若再要是练，那可就不好啦。今天你可以休息休息，赶到明天白天，不用在家呆着了，随便到各处就玩去，等着天晚你再回家来。走他一天看看，大概出点汗也就好啦。"侯庭一听，当时就答应了。自己把东西收拾完了，回归后面休息。一夜的光景也不必细表。

到了次日清晨，自己老早的就起来了，身上带了点钱，到外面看了看。今天要打算出去，当然是没有人管了，自己心中暗自高兴的说道：我总想着自己一个人到外边看看去，这个地方，我自从来到山东这个地方，十里八里的我还没出去过了，借着这个机会，我还不多去几处？侯庭想到这里，说着由打自己的家中出来，真是高兴的了不得。顺着这大道往前行走，自

己有心要走各村镇店，又想自己这还不全到了，不如先到野外的地方看看，一则可以看看野景，二来也可以看看此地的风土人情。侯庭心中想着，可就顺着大道走下来了。不多的一时，可就到了一片青草地上。自己觉着甚是高兴，真是神清气爽。正在往前行走，随着便往各处观看，自己越走越高兴，越看越喜欢，真是乐而忘返。不用说自己想起回来，这个时候就是有人叫他回来，他都不能回来。

不知不觉的就把这片野地走过去啦，远远的才看见一片树林子，自己还是往前走着。这个地方，就叫天助高人。侯庭在这个时候，年纪不过十二三岁，来在山东，这是头一次下乡，又遇上这个地方，真是青野一片，花草宜人，心中更是愉快异常。走到了林内，站了一时，又看了看大道上的行人，来来往往的也不很多，看着很有意思，也有担着挑的，也有骑着小驴的，也有推着手车的，还有步行的，看那意思离着不过半里的远近，很有意思。又看见一个人，身量不甚高，远望着好象与人说话。又往他旁边一看，那边一片庄稼地，细一看种的是高粱，只有一人多高，看那样儿，被风吹得乱动，十分的好看。诸位，别看侯庭才十二三岁，看见这样的风景，他也知道爱看。那位说了，那还用说吗？一个十三四的学生，要这个还不知道，那除非是一个傻子。闲言不叙，我们还是书归正文。侯庭一个人正在林内玩赏风景，此时也可以说是大开眼界了，自己连一步也不动。就在这个工夫，猛然间就听见一声响，跟着又响了两声。这个声音可就大了。要是在街市之上，还不要紧，在野地之中，要是有点什么声音，就听到很远去。这一声不要紧，侯庭可吓了一惊，当时留神往四外一看，心中暗自说道：这是什么声音？叫人听着这么胆惊呢？自己想着往四外看之半天，也没看见什么动静。

这工夫又听见轰的一声，侯庭这才明白，知道这个声音，还是由树林之内出来的，这才往四外寻找。不多一时，又听见一声，侯庭顺着声音往前走去，一抬头忽然看见在树后站着一人，两撇黑胡，精神百倍，光着两胳膊，正在打树。眼前的那一棵就有搂多粗，打的很响。侯庭一看，不由得就是一怔。自己一看人家这样的本事，也不敢在那里尽着看，又怕人家看见自己，正要走开的工夫，这时候就看那个老头子一往这边看，大声说道："这是谁，偷看我的功夫？"侯庭一听人家说这个话，跟着止住了脚步，转身走了回来，面带笑容的说道："老人家，是我。"孩儿说着话，就见这老头子一正面，留神一看侯庭。在那个时候，侯庭长的也很是样子，又近前一答话，老人家暗道：这个小孩儿，长的真聪明。不由得也笑了，遂说道："原来是你窥看我的功夫。你叫什么名字？我看你也很聪明。"侯庭说道："老人家，你老人家是一位高人，孩儿我姓侯，单名一个庭字，号叫振远。"老者听闻此言，点头说道："好好，你今年十几岁了？"侯庭答道："我十二岁了。"老者笑道："原来十二岁呀，太好了，将来不可限量啊。大清国的小孩子，完全都像你似的，何愁不好呢？"侯庭一听此话，遂接着说道："都跟我一样，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也是会吃，都要和我一样，大清国也成了饭桶国了。"侯爷这句话还未说完，倒把个老头子招笑了，当时哈哈的大笑起来，口中说道："孩儿，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年青人不要自暴自弃。我看你将来，一定是有出息的。"小孩接着说道："老人家别夸奖了，我现在十好几了，身无一技之长，活到百岁，不也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吗？要是将来成名天下，除非是你老人家施恩小儿，教导于我一些功夫，那么我可就感你老的大恩了。"老人家听了此话，哈哈的笑了一声说道："侯庭，你这小孩子真正叫我听着高兴。好好，自从我一见着你，我就很喜

欢你，这也算是有缘。你要是愿意练功夫，那倒没有什么难处，当武功的老师，就愿意传人，可有一节，得多多的用功，将来不难成名。就听你说的这个话，往后也是一个武行中首领。不要紧，你要是能学的话，我就教导于你。”

侯爷一听老人家答应此事，心中乐的了不得，随着往前走了两步，口中说道：“老人家，你老是一位高人，别的我也不学，就是这个打树，我得把他练到身上。”侯爷说着话，那个意思要给老者叩头。老头儿赶紧上前相搀说道：“侯少爷，你先不要叩头。虽然我们两个会了这么半天，可有一样儿，我也没问你家里有什么人，对于你练功夫你家里的人愿意不愿意。第一得你自己愿意学，再者还得你家的父兄愿意才行呢。”侯爷闻听此言，接着说道：“请你老人家放心，别看我人小，这个事我可以代表我们全家。真要是别的事，家里可以不许可，练功夫这是光明正大的事情，老人家千万别推辞我，你老人家就是我的老师了，我是你老的小徒弟。”侯爷说着话还要行礼。只听老者连忙说道：“孩儿，你也不要着忙，就是我把你当下收下，练功夫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先问问你，你家离着这里有多远？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当面言明，我好往你家中说去。”侯爷闻听此言说道：“老人家，我的家离着这里不远，小地名叫巢父林。要不然我说话也不能这么有把握，因为我家里有练功夫的，这个你老人家还不教我吗？”老者闻言，连连的摆手，口中说道：“侯少爷，你先不用忙。我且问你，你既是巢父林的人，我提一个人你也可以知道吧？”侯爷说道：“你老说吧，要打听我这个年岁的，差不多我都知道，要问老年人，我还有的不知道。”老者说道：“提起这个人来，大大的有名，跟你是同姓，他老人家也姓侯，从前不是山东此地的人氏，远在河南地面，他老人家就住在巢父林，此人姓侯名成。此人你可知晓？”少爷听了此话，

遂笑了笑说道："你老人家说的这位，我也先不谈，我先请问你老人家怎么与此人相识？"那老者笑道："你要问这个，我们是没见过面，耳闻着有这么一位侯成，可以说是慕名之交。今天我听你是巢父林的人，故此我打听打听。"侯爷说道："老人家要问他老人家，那不是外人，那是我的天伦。"老头儿还未等说完，连忙说道："我当你是何人，原来是老剑客侯成之子，竟在我的面前要拜我为师？你这不是故意打搅吗？凭你父亲的大名，人所皆闻，大清国的剑客，要研究练功夫，还漫得过他老人家去吗？今天你在此戏耍于我，是有你父亲的话，还是你要练呢？真要是有你父亲的话，那我可就不答应这个，我就要随你一同前家去，我要问问你父亲。"侯爷一听老头子说出这个话来，当时上前说道："你老人家说的那里话来？那有我父亲的话呢？实在是我自己的心意，愿意学此能为。你老人家既是全都知道，没有别的，请你老人家今天收留我。"老头子一听这话，更着急了，遂说道："孩儿，你是故意的搅我呀，我越说你越不听。方才我不是也说了吗？要说别的不用谈了，若研究武功，你父亲在这山东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人所皆知。你要跟我学，那不是成了笑话了吗？"侯爷一看这个光景，又要给老头儿解释，尚未出语，这工夫老头子可就急了，遂说道："你这个小儿这是成心了，既然我说话你不听，你就把我同到你家去，见着你父亲咱们再说。你父亲若说出和我学来，我就收你，他老人家要说不行，到了那时候你也就信了。"侯爷听了这个话，倒很有理，当时点头答应，便将老头儿同到自己的家中。

一路行走不必多表。好在一节，侯少爷也没出来多远，两个人走在道儿上，无非是说些个练武功的事。不大的工夫，来到了侯宅的门前。家人们一看少爷同来一个老头儿，有少爷同着，也不用回了。少爷头前带路，过了两三个院落，直到后边，

来到里面的书房，侯庭就在门外先叫了一声爹爹。声音未落，就听里面痰嗽了一声，然后说道："谁？进来吧。"少爷答应了一声，复又对老头说道："老人家先请先等一等，我到里面叫我父亲出来迎接你老人家来。"老头儿点头不语。

侯少爷一打帘笼走了进去，一看老人家正站在门内。少爷上前说道："爹爹，今天孩儿我给你老人家请来一位老友，我一提你老人家的姓名，那个老者就知道。"老英雄侯成听了此话，遂接着问道："以后怎么样呢？"少爷说道："我就把他老人家同到家来了。"老人家把书本往桌上一放说道："既然同到家来，赶快请进来吧。"

少爷答应一声是，转身来到门外。此时侯老剑客也随着走了出来，二人一见抱拳为礼。那老者说道："侯老剑客，你老一向可好？小老儿久闻你老的大名了，今天才得相见，真是一个高兴的事了。"侯爷闻听此言，遂笑道："老英雄，请到里面谈话。"

说着少爷高打帘笼，老二位进到书房之内，分宾主落座。有家人献上茶来，侯少爷站在一旁。老剑客侯成开言叫道："这位老英雄，未领教尊姓大名？怎样的与小儿相遇？小老儿我愿闻其详。"那老者闻听此言，沉了一时说道："老剑客，要说今天也算是巧遇。在下姓晏名南，号叫丙生，人送的外号醉登宝塔效金鸡。"老人家侯成把话听完，哈哈一阵大笑说道："我当是那一位高人了，原来是酒圣到了。"晏爷听了此话，当时说道："岂敢岂敢，我就是这个没有出息，无论走在什么地方，也得有酒，简直就是一个醉鬼。什么叫酒圣？实在是现丑了。"侯爷笑道："晏老英雄，因何来到这山东地面？怎么和小儿相遇呢？"晏南笑道："老剑客，这个话提起来，太叫你老笑话了。我怎么来到山东，回头我再言讲，先说方才之事。我在树林里面，也

是我无有事，我练了一手小功夫，原来不算什么，就被令郎看见，就说我是高人，岂不是个笑话吗？”老英雄侯成听了此话，遂说道：“这话也不尽然，想必是老英雄练的有根底。据我想大凡要是平常的小艺，小儿也不能看的高，一定是武艺出群，胜过常人了。”这个时候少爷站在旁边说道：“爹爹，我方才看见老人家的能为，我看这个山东一位能练的也没有，这一次看我还是头一回。”老剑客听了此话，心中甚是不满少爷说的这个话，太长人家的威风了。遂说道：“是什么功夫呢？怎么这样的出奇？”少爷说道：“我看这位老人家，一掌可以把树打折。我听你老人家说过，一个人要把垂杨柳树拔出来，那就够可以了，我看他老人家可以一掌打折大树，还不论是精细。”少爷把话说完，老人家侯爷一听，遂说道：“打树这种功夫，还是没有多少能练的。不用说山东这一个地方，大凡就说有，大半都是出家人，不然怎么小儿看着出奇了？这么说起来，晏老英雄，不怪小儿说了，老英雄是一位高人了。今天不客气的来说一句话，打树这样功夫，江湖之上没有多少人，你老人家既有此艺，可称绝艺了。平常之辈，难以练此。就是有会的，大半都是高僧高道。你老人家既练，这才叫技艺超群了。”晏丙生闻听此言笑道：“老剑客，果然你是高明，这个话说得有理。在家的，有打树的功夫，不是我口狂，也就是我。可有一样儿，我这功夫也是从出家人传给我的。老剑客今天要是有工夫，听我把学艺前后，对你老人家言来。”

第二百一十七回

觅徒弟和尚授艺朝阳寺

寻恩师酒圣拍树巢父林

书中代言，要说晏南晏丙生，他是一个真正的勤学人。他自从八岁的时候，受了道人的真传学得有几手，真是两面的功夫。后来学艺完成，老师死去，晏爷一个人就去到外面闯荡江湖。天生来的一种嗜好，没有事的时候，常在酒馆，别的酒还不喝，专喝老白干。在先前喝的少，每天也就是半斤，又过了一年，一天没有一斤酒不成。也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没有酒不成。不想酒这个东西是越喝越多，你要是不常喝，赶巧了还能醉。晏爷饮酒成了嗜好，无论喝多少，自己也不知道，一天三斤五斤也不定。就是这样儿，在江湖上要论喝酒，谁也比不过晏丙生去。日子长了，大家给送上一个外号，就叫作喝酒的圣人，要说晏南的知道的少，要打听酒圣，没有不知道的。在先前自己觉乎着高兴，赶到后来，自己一想，我身上有这么好的武功夫，闯荡江湖，得一个英雄的美称，也不枉我下这些年的功夫。不想武功的外号没有闯出来，喝酒倒有名了，喝酒喝的有了名有什么用呢？日后我把年纪过了，没有响名的那天。我应当想个法子，把我的名提起来。

说话之间也有一年多的工夫了，自己就研究一种功夫。行走时候，不往前迈步，一脚拳着，一脚伸着未曾前行，全凭丹田一口气，一纵一纵的往前走。先前走的慢，到后来越走越快。工夫也大了，赶到后来也是一种特别的功夫，就能一足行走如飞，比两脚往前走，还要快的多。练这个功夫，自己可也没觉怎么样，外面的名声可就传出去了，都说酒圣不是人，要是人不能这么能喝。大家一赞成他，又给他选了一个外号，叫醉登宝塔效金鸡，言其他这个功夫如同鸡一样。晏爷得着这个外号，真是欢喜非常，索性走道就不迈步了，赶到没有人的时候，或是夜行术。你说也搭着有人捧，晏爷这个名声一天比一天驰名，南七北六十三省，差不多都走到了，人所皆知。晏爷觉着高兴的了不得，名头也有了，也够了年岁啦，已经年近五十了，暗中叹道：嗳呀，我这个练功夫才叫练功夫了，一练就是三四十年，名头可是有了，可也老了。常言说的好，男子三十不娶，四十不富，那就算完了。到现在我都五十了，老婆也没有娶，儿子也耽误啦。既然这个样儿了，也不便再后悔，一个人要没有父母妻小，就算是开脱了天罗地网，想上那里都成，可还是到了好处了，怎么还后悔呢？晏爷想到这里，这才把心一横说道：就着我还不老，在这十几年的工夫，我立一个事业，然后有个万儿八千的一忍也就够了。晏爷把主意拿定，这才二次重走江湖。

这一天正往前走，天就不早了，业已黄昏时候，快要掌灯的工夫，自己觉着饥饿，打算到乡镇之中找个店房，一来所为吃饭，二来就此休息一宵。老人家心中想着，还是往前行走。猛然抬头一看，大约有十几里的远近，徘徊荒郊，不见乡镇，只有一片黑压压的树林，两旁也是野地。晏爷看了，心中才不由得甚是着急，暗自说道：我这回是怎么的了？我在这些年，

还没有来过这个了，这回不问可知呀，我是因为紧赶路程，我把道路走差了。要看这个意思，大概是在这几十里地之内，也没有个镇店，真要是这么一来，可就费了事啦，我这饭上那里去吃呢？想到这里，自己心中又道：快往前走吧，就着天还不算甚晚，只要到了初更，我要找着乡镇，那不太好了吗？老头子心中想着，跟着就把自己的绝技施展出来，可就走下去了。要说老人家的本领，还是真算可以，工夫也不算甚大，自己心中暗道：差不离了吧？现在已有一个多时辰。说着又往四外看了看，还是不见乡镇的影子，心中这个着急就不用提了，不由得把足下停住，又看了看四外。抬头一看，星斗当空，大约天已初鼓，真是四野无人，明月在天。老人家看罢多时，自己心中仍是不住的着急，可又是好笑，笑得不由的笑出声来。想了一时，自言自语的说道："咳，走，我倒要看看这条道路有多远？"

老人家正要往前行走，又一抬头，就见自从对面来了一条黑影，相离着也就在两三箭远。老人家看了，心中暗自说道：好，要看头前这个主儿，不用问了，他一定也是江湖上的人了，看见我，他成心在面前卖弄。好小子，不是我说句大话，你就是个失目的瞎子，你也应当使耳朵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晏南晏丙生？今天我也不管你是谁，我追上了你，今天就有你小子乐儿，你不用跟我来这个。老英雄想到这里，跟着一下腰，把脚下的功夫一施展，可就追下来了。

此时但看头前那个黑影，一见自己追下来了，他也一扭头，在前边飞也相似的跑了下去。晏爷一看，就在后边紧追，用足了十分的力量往前追赶。在先前自己追着还有点高兴，工夫不大，不知不觉的已经赶出了一箭多远，老人家心中说道：再有这么大的工夫，前边那个人我还追不上他吗？自己心中想着，仍是往前追赶。又追了工夫很大，留神看了看，还是这么远。

赶到后来，无论怎么追，看了看还是那么远。你要是紧追，人家就紧走，你要是慢追，头前那个人他就慢走，反正总是相离那么远。老人家一看，心中暗自说道：看这意思，今天他这是耍我。知道我找不着店房，故意在前边领着我，这也未可知。如果总是这样，今天非是一夜不可。老人家心中又一想：那能有那样可心的事呢？不用说呀，前边这个东西，你也不用在圣人门前卖《百家姓》，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吃这个不吃？我也是老耍人的，你要跟我来这套，那不是白费心思吗？你可倒打算的不错，你也不想能成不能成？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老这么追你。老人家这回可真急了，身形一纵，用了十二分的力量，紧往前追。不想自己觉得倒好，怎奈于这个人足下的功夫太好了，追了这么半天，连一步也不见得追上去。此时看了看天气，就有三鼓已远了。人家头前那个人，还是自在逍遥的往前走。老人家一见心中更是着急了，心里想着是能赶上人家，功夫不到是一点法子没有。这工夫要说是不追了，可又已经追了这么半天啦。他要是不知道，那就不用说了，就看他这样的引我往前赶，他若知道是我晏南晏丙生，今天不见他，人家也是知道我了，我可还不知道人家是谁了，日后人家要是提起此事，我有多不好看呢？再者我也没有话回答人家。事到如今，我也说不上不算来了，也就是听天认命而已。今天这个事，就是我栽了，我也认了命啦。英雄想到这里，足下也不大使力了，不由己的就慢了。此时一看人家也不是飞快了。就这么着又是老半天的工夫，看了看天气，都要快亮了。但看头前这个人，此时又紧着往前走去。晏爷一看，心中暗自说道：小子，看你这个意思，不用问，你要走了，这一夜的工夫，真是走的不亦乐乎，反正你也够累了，现在天也要亮了，你打算把我落下，你再另走他方。小子，那可倒成，你得问问太爷我能不能成呢？说着又往

前追。老英雄追了工夫不大，天可就要亮了。老人家借着这个时候，又细细的往前一看头前这个人怎么个长相，虽说看不出来，身上的穿章打扮，虽然看不清，这个人是个高大的身材。不多一时还往前走，又走了几里地的工夫，远看那漫野之中有一个庙，就见那个人走进庙中去了。老人家自言自语的说道：看这个人穿的衣服，还是个出家人，不是个和尚，就是个老道。大约还是一个和尚，头上没戴什么似的，大概还许是这个庙里的和尚呢。哈哈，你这回可是失了算啦，真要是把你追丢了，我是一点法子没有，看见你这个庙了，就说是你不在这个庙里面，你也跟这庙有认识，这就好办。常言说的是，走的了和尚，走不了寺。今天看起来是一点不也假。既是到了你庙门口了，我也别追你了，反正你离不开这个庙。老人家想到这里，此时也把脚步放慢了。

不大的工夫老人家来到庙门以外，到了庙门切近，举步上了石阶，留神往左右看了看，心中暗自说道：大约这个庙不大，方圆也就是一里左右的地方。正中是山门，两旁是角门儿。在山门上面横着有一块匾，黑匾金字写的明白，朝阳寺。老人家点了点头，二次又来到角门外打算要沉一时，候着太阳出来再叫门。就在这个工夫，就听角门之内呼叫了一声。老人家知道里面有人出来，未敢答言。此时只好一转身又下了石阶，留神观看。

但见那角门开启，从打里面走出一个小和尚，此时看见老人家，打着问讯，面带笑容的说道："阿弥陀佛，这位施主，你可是姓晏不是，号叫丙生？如若是晏老施主，请到里面，我们当家的有话面谈。"晏爷闻听此言，未免就是一怔，心中暗自又道：听这个话，这不问可知，昨夜引着我走了一宵，原来是朝阳寺的住持啊。方才有看见他进到里面，他就知道我不走了，

现在打发小和尚出来叫我。和尚，不用说你叫我，你就是不理我，我也不能就这么走了。老人家想至此处，遂答道："好好，原来如此，不才我正是晏丙生。既有当家的话，那么我就打搅了。"小和尚答道："老人家您就随我来。"

老英雄点头不语，尾随在小和尚的身后，进了角门。小和尚回手又把角门上好，遂一点头说道："晏老者，走，请到里面坐吧。"

说着小和尚头前带路，走过了头道殿，来到了二层殿，配殿三间，也就是和尚的禅堂。小和尚紧走几步，上前高打帘笼。老人家举步走到里面，留神观看。但见禅堂的屋中，是明两间，暗一间，屋中甚是清雅，里面还有几个小和尚，年岁不一，也有十六七岁的，也有二十多岁的，一个个都是垂手而立。看见老人家走了进来，大家各合双手，口中说道："老施主，请上边坐下，我们奉了我们师父之命，暂且伺候老施主先用早饭。我们师父说你老人家昨晚尚未用饭，来到我们庙里，再不给你老预备，那就对不过了，故此才派我们。请你老人家先把酒饭吃完，然后我们师父出来，听说还有话要与你老人家相谈。"

晏爷闻听此言，有心说不扰吧，人家已经给预备了，真是至至诚诚的意思。再说人家还给我预备酒了，我吃吧，有酒我也得吃啊。再者我要说不吃，未免与良心有愧。听小和尚这个话，一定是他们的师父有话了，我昨天晚间没吃饭，他也知道了。我说不吃吧，又是有失敬意。老人家左思右想了半天的工夫，也没把主意拿定。自己闻着酒味，较比平常更是香的特别。这地方就叫，饥咽糟糠甜如蜜，饱食蜂蜜也不甜。并不是人家给他预备多好的酒啦，因为他一天一夜未吃东西，闻见什么都是好的。自己想了好半天，这才和小和尚们说道："好，我就讨扰了。"小和尚说道："对了，你老人家不要客气啦。我们师父

既然吩咐下来，想必是你老没有用饭了，你老要是一客气，那不是成了虚让了吗？你老真要是怕不好的话，那可没有说的了。我们庙中是清苦的，平常我们就是这样，可也没有酒。今天这酒还是专为你老人家打来的。这是白干酒。老人家你就请坐吧。”小和尚这么一说，有一个小和尚双手捧着一杯酒，送在晏爷的面前。

此时晏老英雄闻着更是异香扑鼻了，不由己的笑了笑并未答言，跟着坐下身形。小和尚又道：“我们久闻老人家酒量宏大，再说也是人人皆知的，来到我们这里，要是不喝，那我们也太不恭了，请老人家干了这杯好了。”这一杯那够晏爷一饮呢？老人家把酒喝完，跟着又是两杯。这工夫又过来一个和尚，也要敬酒三杯。老人家情不可却，又吃了三杯。小和尚都过来相让敬酒，不大的工夫，老人家把一坛子的老白干，喝了个干干净净。大家的意思还要再打一坛，老人家说道：“众位师弟，不要客气了，今天我晏南初次来到宝刹，蒙诸位师弟这样的招待，实在使我大感盛情，我现在酒量已足，不能再喝了。像我这个酒喝的，也太没有出息了。可有一节，要比酒量，我说句大话，第二个人还是很少。”

晏爷说这个话，也是出于高兴，不想被一个小和尚不满意了。他听晏爷把话说完，跟着就是一阵冷笑，口念佛号，遂又说道：“晏老施主，听你老人家此话，酒量当然是可以了，没有第二个人哪。据我们来看，你老人家的酒量，也不算为奇，不用说没有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小庙里，老人家，请你看看，这是多少位？有一位可以算一位，还用找二位？这里有多少了？我说这个话，老人家你要是不相信，我就当时请出来一位来，你们就先喝喝。”

晏爷听了这个话，当时就怔了神，心中暗自说道：哈哈，

没想到。遂笑了笑说道："那么就请少当家就费神好了，请出来我随喜随喜。"

老人家话未说完，就见其中一人哈哈的大笑起来，声若宏钟，当时走了出来，手打问讯，口念佛号说道："老施主，小僧等不过，还请你老的原谅。弟子我就是本庙的和尚，法号清元。耳闻着晏老英雄，酒量过人，号称酒圣，故而前来观看，真乃酒量过人。"

晏爷一看出来的这个和尚，年岁也不小了，一听此话，忙着立起身形，把拳一抱，笑了笑尚未答言一看，但见出来这个和尚，年岁可不小了，大约有七十以外，生长得五短的身材，也就在五尺多高，面若银盆。老人家看罢说道："老当家的，原来就是清元和尚。今天我也太不惜外了，来到宝刹，也不知道当家的法号，我就饮起酒来，实在是太不拘形迹了，多请海涵为是。"

那和尚闻听这个话，遂含笑说道："晏老施主，你老人家也太客气了。你这个话说的可不好，烟酒不分家，喝点酒有什么关系？请再上坐，我还要敬酒三杯了。"和尚说着话，上前把身形坐稳。

晏爷也坐下笑道："老和尚，我可不敢喝了。我当我这个酒量就可以了，不想来到宝刹，我也是一时的高兴，说了一些酒话，请老人家原谅。"那和尚说道："晏施主，千万不要听小僧的话，出家人我也不会喝酒。自从那一年，用酒过量，以后我也就不动这个了。"晏南听了这个话，遂又说道："清元老方丈，请你不要客气。虽然你老正悟参修，杀盗淫邪，烟酒不动，可是这个酒字，也不是说喝的酒。酒是人人可用的，无分贫富贵贱，高僧高道，都能用酒，为什么老当家的又客气呢？"清元闻听这个话，摆手说道："老施主，有所不知，这个酒我是不

能用的。平常的人要来到，庙里连一杯酒也没有，今天要说是巧，有我师兄给我带来的酒，我现在又喝这个东西了。他就说现在有一位能喝的，都称他为酒圣，姓晏名南号丙生，外号人称醉登宝塔效金鸡。看来事恰好，方才闻听徒弟说，言及老英雄业已到此，小僧当时未得见面，故而未能奉陪。”

老英雄闻听此言，心中暗自说道：听他这个话，想必是昨夜领着我跑了一宵的那个人，不是这个庙的当家的呀，怎么，又是他的师兄？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说的不明白。大概因为人称我为酒圣，他才引我一夜。别的话不用说了，我先问一问他这个师兄在那里。老人家想到这里，遂问道：“清老和尚，这么说起来，你的师兄，当然是一位高人了。今天我既来在宝刹，我要拜见拜见，但不知能以赐见不能？”老和尚闻听此言说道：“那有何难？你老人家想着那时见，就可以那时见都成。”老英雄说道：“老方丈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当然是很容易了。我看也不是对不对，那么就请你老人家给请出来好了，我们大可以同桌而饮，那是多么快活呢？”和尚说道：“要是这样，那可太好了。”说着便命小和尚去请。

这个工夫老和尚站起来。不多一时小和尚走了回来说道：“师大爷此时并没在家中。”老和尚一听此话，跟着一转身把门帘一掀叫道：“师兄在屋中么？我知道你老人家，又不愿意见人了，快请出来，晏老英雄也是一位江湖上的朋友。”和尚叫着并不答，呼着不应，倒把和尚急得了不的，遂对老人家说道：“请少待一时。”老人家点头不语。

和尚走进屋中，留神观看，屋里果然无人。遂又转身二次出来，自言自语的说道：“老人家他这是怎么的了？你这是成心往河里架我是怎么着？叫人家说我说瞎话了。”

看和尚甚是着急的样子，晏老英雄一看，遂说道：“老当

家的也不用请了。既是老人家未在，这也没有什么要紧，年纪大了，想许是不愿意见人了。老人家不用请了，就请老方丈将令师兄的法号说出，将来我们再会好了，这也没有什么不可的事。”老和尚闻听此言，不由得咳了一声，遂又哈哈的笑了。

正在这个工夫就见帘笼启处，由外面走进一人，口中说道：“师弟不要着急，我有点小事到在外面，故而来迟。但不知那位是晏南晏英雄？”

晏爷忙着站起身来说道：“不才晏南在此。”说着话留神观看。但见进来的这和尚，生得身材高大，魁梧不群。一听老人家言，遂哈哈的笑了两声说道：“晏老英雄，多有受惊了。尚不知老人家光临至此，要见小僧，故此有劳久待了。如其不然，小僧不敢慢怠此时。”老人家闻听此言，心中甚是欢喜，遂说道：“老和尚，不要提此。若看高僧你这个样子，大约昨天在我前面行走的那位……”老人家说到此处，清元老和尚说道：“老英雄，请上坐吧，我们大家同坐一起。”老人家听了这个话，也不必客气了，随着坐下身形。有小和尚等也都一同坐下。

此时又搬来酒坛一个，放在桌的当中。清元和尚说道：“老英雄，今天可是与我们老当家的初次相见，又是一家人。我这师兄好饮，老英雄号称酒圣，今天倒要看看你们二位那一位的酒量如何？”晏爷听了这个话，忙着摆手说道：“二位老方丈，我可不能再喝了。我方才喝的工夫不小了，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再要是一喝，恐怕在人前出丑。”和尚闻听此言，遂又说道：“不要紧，你老先吃饭好了。今天遇到一起，很是不容易的事情，无妨来比上一比，以安我们老当家的渴望多日的工夫。”酒圣晏南晏丙生听了这话尚未答言，就听那个和尚哼了一声，遂叫道：“师弟，不要十分的让了。常言说的好，败将不可甚追。人家一说不喝，就不能往下让了，倘若老英雄有个情不可却，勉强

着多喝几杯，若在人前失利，那不是把酒圣的名头失了吗？依着我说，老英雄倒是不可多贪的为是，快吃饭吧，吃完我们可以畅谈一番。哈哈哈，真乃笑话儿了。”和尚把话说完，当时将面目往下一沉，并不作声。

这一来不要紧，可气坏了醉登宝塔效金鸡，自己口虽未言，心中暗自说道：这个和尚所说的这个话，我也明白他的用意，这并不是在这个喝酒事，只因为我昨天夜晚没把你追上，你是看着我没有能为呀，把我引到这里，又用酒灌我一番。这么看起来，你看着我视同无物了。你要知道，昨夜的事，我对于你不好发作，也是你们款待于我，看在清元和尚的面上，不想你倒满口胡言起来。老人家想到这里，把身形站了起来说道：“老和尚，不要说这奚落人的言语。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晏某在江湖路上，有什么样的名头？今天在此相遇，我本打算不甚追究，不想老和尚你不识抬举，反来轻视我晏某无能。如果这样，何妨你就出来，我在这里敬候是了。”

和尚闻听这个话，当时站起来迈步走出了屋门，含笑说道：“老英雄，不要这样动怒。要讲人物，先得要件件精通。今天不是我在你面前狂言，只因有个情理，望你再思再想。要说你叫酒圣，我看也未必怎么样，不过喝了一点酒，看你那个样儿，就有些支持不住，再要是喝，恐怕你就不成了。老僧我喝酒，可也没有数，也不能像你这个样子。如果你要不相信的话，我们就试试看，连喝三天三夜，我要是不停，那算我取第一，再说才能是你了。还有，昨夜跑了一宵，你都没把我赶上，我说你实是不成。无论那一样你也不成。如果你要不服，我们就可以比试比试。晏南，我且问你，你信也不信？我还告诉于你，出家人昨夜那是一时的高兴，有意耍笑于你，可并没有什么歹意。只因为你我有缘，平日并无仇恨。再说你的为人，是一个

见义勇为的英雄。可有一节，人要是身无一技之长，还则罢了，虽然你水旱两面，样样精通，可又件件稀松，也可以说你是属一，真要是享名天下的话，有人要提起来，都得叫人家首屈一指，真得有惊人的本领。老僧因为你闭门多日，未敢出头。只因我想，你的年岁太小，告诉你如果不听，我为什么拿着金石的良言，当作耳旁风呢？这是我前几年有心指教你的意思，不过总是不得机会，所以我也就未谈此事。后来在山东见着你的踪影，看你的所做所为，可以说是正大光明。自从有一天，我就尾随你的身后，不知不觉的也有二三年的工夫。我虽想着要接近于你，传授绝艺，日后得享大名。后来你住五公山，我知道你不能马上就走，我这才来到我的师弟这里，谈了谈你的行为，尚还不坏，可以说是个英雄。这样，我才又二次来到五公山，正赶上你起身，一路行走，我随于你的身后。后来就在旷野荒郊，你错走了路途，我才想起你道路不熟，有心当面不叫你往前行走，我又怕你多疑，只可看着也就是了，工夫甚大了，大约你就看见我了。在先我还以为你回去了，不想你的性子不是那样，看起来你是一个百折不回的性情，我看那意思，你是将错就错了。我心中就说，一个人有这百折不回的志趣，也得分是什么事。这走差了路，你要是那样，不是越走越差吗？不由得我也有点生气。我说这个，要在别处你僵火还可以，这个地方有名的野地，你这不是自找迷途吗？我怕你再走错了，可就更找不着出路了，故而我就故意在头前带领，一夜的工夫，才把你引了出来。这还是我带引着你，真要是换一个人，或是你自己一人走，一但再走差一路，那可就不堪设想了，或者就许走个三天四天的，还许摸不着头。及至天光也亮了，我到了我们师弟清元这个庙外。尚未开山门，我也没叫门，我就纵身来到里面。没想到你好半天的工夫，也不见你进来。清元和尚

预备好了酒饭，打算给你接风，不见到来。还真不错，你还找到这里。及至命小和尚到门前观看，为是看看有人没有，如果看了没有人，你就是自寻死路了。还好，你倒来了。我就对他们说，只要他进来，你们就先用酒迎他。他是有名的酒圣。我又说了，你们倒看看他能喝多少酒。小和尚们答应了。来到前面一看，正赶上你要进来，把你同到里边来，我们二人隐到里面屋中。小和尚们说，晏爷还真不含乎，工夫不大，喝了十斤酒。”

那位说了，晏爷这个酒癖，也太大了，生不熟面不熟的，进门就喝，你也不怕人家把酒里下了毒药？不用说二位和尚正大光明，就是打算那么办，在人家面前也不能使。等喝了会子酒，小和尚们说话招得晏爷着急，他老人家说了一句笑话，清元和尚出头，两个人话了会子客气，后来又要见大师兄。大和尚本打算出头，又一想，现在他正着急了，借着这个工夫，我再试探他一回。如若他跟我着急，要是失口骂人，那可就失了英雄的本色，从此我也就不见他了。真要说不怨恨我的话，我再出头，慈悲慈悲他。想到这里回头看了看。这禅堂之内原来是配殿，一屋有一道门。老和尚来到外面，来到窗根留神往里观看，闻听宴爷非见他不可，大和尚无法，这才出头面见。老英雄看见和尚，想起昨夜奚落自己一夜，不由己的火往上冲，口中说道：“和尚，你休来自大，有能为我们三战三合。”抖身形就来在外面。老和尚一看这样，这才把前前后后说了一遍。

这样一来，直把老英雄听了一个目瞪口呆，站在那里出了半天神。后来看着老和尚是神采不凡，这才拱着手，面带笑容的说道：“老和尚，我这才知道，你老人家赶是当代的高人哪。小可无知，实在是罪该万死，请你老人家恕罪。老人家如肯慈悲，教授绝艺，将来我还可以光耀门庭了。”两位老和尚听了这

个话，全都哈哈的大笑起来，遂又说道："丙生，你既然知时达务，可算是一位英雄了。此处也不是谈话之所，我们还是里面相谈。"

老英雄听了此话，心中甚是高兴，说着尾随在二位老和尚的身后，来到里面的禅堂之内，看（此处缺 35 字）坐在那里，三个人谈心。老和尚说道："晏丙生所学的功夫，都是那一种拿手？"晏爷闻听这个话，遂说道："二位老方丈，要说我那手最为得力，据我想来，应了你老人家那句话了，一瓶子不满，半杯有余，我也不知道我那样好。不过是我所会的，我要当着二位老人家的面前，练上一练，请你老人家看看，有不对的地方，尚请二位高人指教也就是了。"二位老和尚听了，遂点头说道："好吧，你练我们看看。"

说着晏爷这才把自己的功夫，完全施展出来。书也不必多表，晏爷住在这里，不知不觉的就是五个多月，才把自己所有的功夫练完了。有不到的地方，两位老人家就给随时的指点。晏爷心中真是感激非常，非要拜老和尚为师不可。老和尚摆手说道："那焉能使得？常言说的好，好汉无岁，英雄无辈。你要是愿意接近我们，不要心存这个心，我们都是差不多的年岁，我们可以作为朋友，倒觉得合乎情理。"晏爷听了老和尚说话，这样的的至诚，也不便再说了。从此更是近多了。

后来老和尚教给晏爷绝艺两手，无论是多大的树，只要一用气，说声开，这树就可以打开。晏爷愿意习学这种功夫。可是这个功夫不是容易之事，初练，先得练气功，把气功练好了，才能打树，掌上也得有功夫，所谓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就是这个道理。

书也不多表，说话就是三年的工夫，晏爷将打树学好。老和尚看着，心中甚是欢喜。这一天老和尚说道："晏丙生，你这

手功夫也不含乎，虽然（此处缺35字）再有几年的工夫，也就跟我们一样了。可有一节，练这个功夫的人，外面没有多少，除了我们，就得说是你。外边再有，也不是我们这样的打法。他们能打一棵，绝不能双打，或是三打，我们能一气打个十几棵。”晏爷听了此话，心中甚是欢喜。

这一天清晨起来，老和尚收拾好了衣服行李，见着二和尚清元与丙生二人，口中说道：“二位师弟，今天我有一点事，非得身临其境不可，我要和二位师弟告辞，改天我们再见。丙生的功夫也差不多了，就是这个打法，还不用说天下有这个功夫的人少，就说是不少，我们也可以走遍天下，还要占上风了。这话我已经说明了，我可要走啦。还有一节，我要跟你说了，你也好放心。我的这手功夫，可说是无敌，只要你不放下就行，从此往后，这手功夫，我也不想传人了。丙生呢，你到后来倒可以传下去。”晏爷听了这个话，这才点头答应。老哥两个将老和尚送走。不表老和尚云游四方。

单说老英雄晏南晏丙生，二次回到庙中，与清元老和尚研究功夫，在不知不觉之中，又过了三四个月，老英雄心中暗自说道：我现在所练的功夫，老和尚已经说过啦，可也差不离了，我也别净在这里住着了。老人家这一天得了一个机会，便对和尚说道：“二老方丈，大老方丈他老人家往那里去了？为什么这些日子不见回来呢？莫非是他老人家又去云游四方去啦？不知他能回来不成？”二老方丈听了这个话，摇头说道：“岂有此理，他老人家那能不回来呢？不要紧，你不是没有什么事吗？你可安下心去在这里住着，据我想他没有个不回来。”老英雄说道：“我想他老人家要是不回来，我可就要走了。”老和尚说道：“你忙什么呢？不也没有什么事嘛。”从此又住了一个多月。老人家虽然没有什么事，可总想着见见老和尚才合乎。

这一天又对二和尚问道："老方丈，这又有两个月的光景啦，老人家还不回来？"二和尚听了这个话，不由得哈哈的笑了起来说道："他有什么事呢？他云游四方，远近不敢一定，你总叨念他回来，那能说一定呢？他几时回来才是回来了呢，你就等着吧。"

老和尚这么一来不要紧，又是一年的工夫，老英雄便对和尚说道："老和尚，大概据我想，老方丈这一去，大约是没有日子了。他老人家临走的时候，和我说过，可是说是到山东，离着我们这里才有多远？还用的了这些日子？我想他老人家这不定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算起来，我在庙中打搅了三四年了，实在是安心不下，我打算明天就起身，奔往山东，一路之上寻找老人家老方丈，你老人家以为如何呢？"二和尚闻听此言，遂说道："这样也好，就这么办吧。如果你走了之后，老和尚如果回来的时候，我不叫他再走了。如果你到在山东见不着他老人家的时候，你就急速回来。"老人家听了这个话，当时点头。

到了第二天早晨，收拾了自己的东西，见着老当家的，遂笑着说道："老当家的，我走了，我们再见了。如果我到了山东，见着老人家，我可就先往别处去啦，我们可就再见了。"老和尚含笑说道："好好，我也不远送了。"说着老人家站起身形告辞要走，自己忽然想起，我在庙中来了这些年，我没问大和尚怎么称呼，我到了山东是说找谁呢？我也不问个明白，我就这么一走，就是到了那里，我海底摸针去呀？老和尚临行的时候，对我言说，他老人家去往何方，说是问你老人家便知，现在我要去了，你老人家还不和我说吗？"清元和尚闻听此言，遂答道："晏老英雄，话虽如此，我说句笑话，你还是问着了我啦。别看我们是师兄师弟的，可不是一师之徒。只因为我们两个人道义相投，他的年长，我叫他师兄，对于他的出身，我是一概

不知。在先年在一处念经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叫疯僧，可就这么两个字，也不知道是外号呀，是什么的，对于他的法号，我是一概不知。直到而今这些年了，我也不好问。再说他那一面的朋友我也没有见着过的，也没有法子打听，我们就是师弟师兄的称呼着，这么些年了，我是实不相瞒你呀，他老人家的法号，我是不知道啊。”晏爷闻听这个话，心中倒很为难。怔了一时，遂又问道：“当家的，你老人家不知道名字，那也没有什么，我慢慢的找去，几时见着，我问问，不过老人家说我一顿，也没有别的。可有一节，他老人家的去处，你老可知道吧，何不对我言明？山东地面大了，九州十府一百零八县，我知道在那里了？请老人家详细的说明。”清元和尚听了此话，遂笑道：“大和尚去的地方倒有一处，可也不知现在在那里了。在前些年，我常听人说，他到山东东昌府，小地名儿我可不知道。”晏爷闻听也没往下问，只可到在山东再说，也就是了。说着便与老和尚告辞。

晏爷出了庙门，顺着大道可就走下来了。行走中途，也不用再说了，晓行夜宿，非止一日。这一天正往前走着，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然到了山东的地面，老人家可就奔往东昌府的大道而来。

这一天，到了东昌府，一看天色可就不早了，差不多就要天黑啦，老人家打算找个店房住下，有什么话明天再说。正往前走着了，一看面前就是一个庄子。说着进了庄口不远，座北向南有一家店房，字号是两全，伙计站在门前招人，口中说道：“客官们不要再往下走了，再要是往前走，可就错过了这个庄子啦，就没有店了。往里请吧。房屋宽大，吃喝便宜，往里请吧，客官。”晏爷来到门前，略一停步，伙计就走了过来笑嘻嘻的说道：“客官爷，请里面吧。单间也有，都是上房，完全干净，

价钱不多。”晏爷听了此话，遂说道：“伙计，你们这里都是上房吗？”伙计往里走着笑道：“不不，也有别的房，不过上房多。你老人家要住上房可有几间呢，你老就随我来吧。”伙计头前带路，晏爷跟在后面。

来到里面，找了一个单间。伙计把门开开，老英雄来在里面，伙计把灯点上。老人家举目留神往四下看了一看，屋中倒也清洁。又看了看这个伙计，年有三十以外，粗眉阔目，一看便知是一个精明的男子，未说话先以笑脸迎人，非常的和气。晏爷说道：“伙计，你们这柜上真是好买卖呀。”伙计笑道：“可不，都是客官的照顾了。你老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晏爷说道：“我打河南来。我也是初次来在此地，知道你们这个两全客店有名，才多赶了三里地，来到你们这里。”这地方就是常出门的规矩，未打店先看屋里有么没有，如果有差眼的地方，就得留神。这是早年出门行路的一种要紧常识。现在可没有什么要紧了，还得看伙计的神气是不是正常的人，这都是行路的经验。老头子晏爷一看，自己就知道这个店并没有什么。这个伙计说道：“我们这个字号是老买卖了，可以说是远近皆知了。拿我说吧，我都三十多岁啦，自从我十一二的时候，我就在这儿，到现在我都三十多啦。要说做买卖非有信用不可，要没有信用那能成？如果那样，也不能做这些年。我还跟你老人家说，要是那样的话，由我这里说就不能成。只要是在我们这里住过一次的赶下回再来，那怕还差着多少里，也总想着上我们这里来住。我说这个话，你老人家信不信？我先问问你老人家，在外面吃了什么东西打过尖没有？要还没有打尖，我就给你老叫饭吧。我们这里自己有厨房，还有各种酒菜，也是很有名的。只要有人一吃，敢说吃一回，还想吃二回。你老人家打尖了没有？”晏爷说道：“还没有呢，我倒是知道你们这里。你给我配两菜，

来一斤酒，我喝着用着。”伙计答应一声说道：“好吧，我先给你老打水擦脸吧。”说着走去。

不多一时，脸水与茶一齐来到。老头子擦脸喝茶的工夫，伙计进来酒饭齐上。晏爷一看，心里非常的欢喜，遂说道：“伙计你可太漂亮了，真快，真可以，好！”说着老人家自斟自饮的喝着。伙计站在一旁伺候着。老头子吃着，遂又说道：“不怪你夸口，做的真是不坏，真称得起美味适口，不愧两全的字号做的宽，今天看起来真是名不虚传了。大地方我也到过不少，无非也不过如此。”说着话又吃了一样炒菜点头又道：“真是不坏。”这工夫伙计在一旁说道：“老客官爷，你老人家也太捧我们了，今天还是大师傅他们忙，要不然的话，还得好了。你老先喝着吧，酒若是不够，我再给你老人家来四两好不？”晏爷说道：你要是来的话，四两可不成。我就是这个毛病，喝酒的时候，要是没有好菜，我连一杯也喝不了，今天可不行，看这意思可没有完。我说这个话，你还不定信不信？”伙计一听这个言语，遂接着说道：“不是我顺情说好话，就看你老这点意思，喝上几斤我看算不了什么。可有一样儿，出门在外的人，谁也不能多贪。要据我们卖酒的心里呢，当然是愿意多卖了，欢迎大酒量的人了，多喝一斤，不是多卖一斤吗？可是我也不能这样说。你老也是出门在外的人，也是少喝的为是。今天你老不是还要喝吗？我再给你老来半斤，也就是可以了。”晏爷点头说道：“我听伙计你这个话，真乃是一个诚实人，可比别的买卖人可强多了。要都像你这样，怎么不讨客人的喜欢呢？你说这个话我是真爱听，是真佩服你。大概这个两全店，在前二十年不说，这后二十年的营业全在乎你这个人了。未领教你贵姓啊？”伙计闻听这个话遂说道：“嗳呀，你老人家太重看我了，小子我那敢称为贵姓啊？我姓王，排行第三，差不多的熟人都叫我三儿。

你老也叫我三儿也就是了。”老人家闻听此言，遂笑道：“如此说来，原来是老三。我跟你打听一件事情，你要是忙，你先到前边张罗你的买卖去，要是没有什么事，我再跟你打听。”王三听了这个话，遂笑着说道：“老爷子，有话你老就请当面说明，只要我知道的人，我当然是要告诉你老。要说我们这里，现在也没有什么事，忙是他们忙，我倒没有什么事。我们掌柜的用人也得法，说我待了这些年啦，对我倒是有个另眼看待，就派我当个头目人儿，我不过是照应照应就是了。你老人家有话请说吧，没有关系。”老人家听了这个话，遂笑道：“老三，那更好了。我问问你，你们此地，可有练把式的吗？”老头子这句话，尚未说完，伙计看着老头子笑着说道：“老头儿，你老是真不知道吗？还是故意的呢？”晏爷接着说道：“老三，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呢？我是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王三说道：“你老人家如果真不知道，我可以和你老说一说。我们这个东昌府的地方，提别的没有，要说练武功夫的可太多了。不但说多，还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没有不会的，好歹都会两下子。在先前可不成，后来由河南来了一位剑客，此人姓侯名成。这个人来到这里，自立巢父林，侯家庄。因为这个，就说由打那年起，是我们东昌府的人，老剑客全叫大家练功夫。也搭着人人好武，个个爱练，说起来我们这东昌府，可以说都有一手半手的。这么说起来，老人家你也会功夫吧？”晏爷闻听此言，遂笑道：“不错，我幼年的时候倒是用过功夫。我来问你，这个老剑客侯成，他住在巢父林，那么这个巢父林离此地有多远？”伙计说道：“离着我们这里也不算远，往东南看，也就是三里左右。他老人家有一位少爷，名叫侯庭，号叫振远。”老头子说着话，把酒喝完。

老人家吃完饭，王三撤下残席，然后又喝了一会茶，天可

就不早了。说话之间初更可就过了。伙计说道："老爷子，你老还用什么不用？天已不早了，你老人家也一天的劳乏，也应当休息了。"晏爷这才点头说道："我倒不用什么，再喝点茶我也睡觉了。"伙计说道："要这么看起来，我们就明天再见了。你老要再有事，叫我一声也成。"老爷子点头，伙计转身出了屋门。

老头子坐在屋中，思前想后，暗自说道：听伙计这么一说，本地出名的英雄，还是一个剑客，我本应当我上前去，亲自拜访，无奈一节，我还有别的事，我得找大和尚。明天我再跟伙计打听打听，或者他也许知道，有什么话见着大和尚再说，然后我再到巢父林。老头子把主意想妥，天已不早了，大约三更已过了，这才安歇。一夜也不必多表。

到了第二天清早起来，伙计进来张罗一切。老人家问道："老三，我再跟你打听打听，你既知道练武功里头的情形，有一个人我问问你。"王三说道："老爷子，你就说吧，只要我知道，那就好办。"老头子说道："你可知道有一位云游的和尚？此人是个高大的身量。"伙计王三说道："这个倒可难为我了。和尚可多啦，你老得说出人家的法名来，我也许知道。"老头子说："大约叫什么修。"伙计听了这个话遂摇头说道："这个我可不知道，最好你老到庙里打听打听去。我们这里有个大庙，叫接缘寺，那是和尚的大常住庙，差不多远来的和尚，全都到那个庙里去住。你老也可以到那里去问一问，或者还许住在那里了。"老头子闻听此言，遂点了点头，也不便再往下说了。

这才算完了账目，把钱交清。老人家出离了店房的门口，可就够奔接缘寺而来。到了那里，和人家一说大和尚怎样的长相，当家的说道："这个人前天还在这里了，自从昨天他才走的。听他那个话，也不往别处去，所为看看本地的风土人情，多者也许两三天，少者今天就许回来。你要有事找他，改天再见吧。"

晏爷听了心中甚是欢喜的说道：哈哈，我可把他老人家打听着了。

老头子回了店房，差不多天天一去，连着去了三天，也没有见着大和尚。心中暗自说道：我还喜欢呢，想不到这三天的工夫，我算白等了。看这个意思，或者大和尚还许成心不见我了。你老不是不见我吗？我既然来到这个地方，我也别白来，我在这里也卖一手，这个地方没有树林便罢，要是有树林的话，我把这个巢父林的树，不论大小，我给他打折一些。有人要问我，我就说是这个和尚的徒弟。你要是走了，那就无话要说了。你要没离开这个地方，哈哈，我也不必寻你，你自然就得找我来。老头子想了这么一个办法，心中倒暗自好笑。

自己打好了主意，过了两天，自己出了店房，故意的来到巢父林的附近，所为是此地是一个武人的聚集之所，以便大家容易知道。正在行走之际，抬头一看，见到树林一片，老人家走进了林内，正在打得高兴，就遇见了少爷侯庭。看见自己有这种功夫，认有是无上的高人，非要和老人家学练不可。再看少爷那个意思，还是真爱这门功夫。后来一接谈才知道是侯成侯老剑客的儿子。这才和少爷说道："你要是跟我学，我教你什么是好？"二人说了半天，后来少爷才把老人家同到家去，见着老剑客侯成。也是老英雄耳闻有这么一位晏南晏丙生，从此越说越近乎。

天到了饭时，也没有什么客气，就留老人家就此用饭。老头子一想，也不必推辞了，遂说道："老剑客，我们萍水相逢，就来骚扰，那还了得？我也不便推辞了。"说着各自入座，老二位痛饮起来。

老头子晏爷说道："侯老剑客，现在我要和你老人家打听一位高人，但不知老剑客可曾知道此人？"侯成说道："但不知

老英雄你问的是那一个？”晏爷听了这个话，自己倒闹了一怔，暗自说道：我又是一个莽撞，自己不知所打听的人姓什么，叫人家怎能知道呢？自己想到这里，也笑了，遂又说道：“老剑客，我是一时的粗心，恨不得一时看见老和尚才好。但是我不知他老人家法名，是一位出家的高僧，此人的身材高大。”晏爷话未说完，老英雄侯成接着说道：“这个，或者我也许知道，大约老英雄说的是明照老方丈。”老人家把大和尚的神情说了一番，说的一些不差。晏爷点头说道：“是是，正是他老人家。”老剑客侯成说道：“老英雄，你来得不巧，你若是前十天到此，老和尚还在我这里居住了。对于老英雄你各处打听他，老和尚早有耳闻，不过是有和是你（整理者注：“不过是有和是你”句，原文如此。）。无奈一节，你们二位都是行止不定，无处相遇，老人家言语之间总想对不住老剑客于你。老人家还说，教你一手功夫，一练就是几年的工夫，总是不歇一时，老和尚也有些害怕。恐怕你的功夫一久，无人敢敌，老和尚怕在门户之内落怨言，说你的功夫不弱，等闲的剑侠客之流，都难比你。如果再日久天长，你若是再想跟他研究，他也不得不教你，可是他更为难了。故此他老人家才不出来，虽然有心相见，也是不得已。今天我把他老人家的本意说出来，老英雄你也不必再找他了。还有一句话，老人家也说道，往后你若是到在各处，走在江湖上，一要走的正，二要行的端。常言说的好，三条大道你要走中间。到那时不用你找他老人家，他老人家自然就要来找你了。晏老英雄，你要把此话紧记在心，一时别忘才是。”老英雄晏南闻听此言，这才明白是这么一回事，遂笑道：“侯老英雄，这话既然如此，我听着心里实在是感激。我把此话紧记心头就是。但是老和尚他老人家的法号，再请老人家述说一回。”侯爷一看晏丙生听了此话，倒没有什么不满意的神情，遂接着说道：“老人家

的法号，是上明下照，外号人称普渡禅师，出家在红尘寺，因为秉性不群，愿意到各处云游，故此行无定所。”老英雄听到这里，这才把老和尚法号紧记在心。说着一时酒饭已毕，老头子便在侯宅安歇。一夜无书。

赶到次日清早起来，便要告辞而去。这个时候，有少爷侯庭侯振远站在一旁说道：“晏老英雄，怎么今天就要想走啦？小子我还想和老人家练习那打树的功夫了。”老英雄晏爷说道：“少爷，不必了。别看我有这手功夫，怎样的好，也算是一种无用的功夫。你真要是打算练的话，你把这个心志放在那有用的武功上面，后来我们可以用他成家立业，增光耀祖，那是正当的功夫。如果你把那正当功夫用好，你要想练这个，那也不难，你几时想练，我几时再教你不为晚了。最要紧的就是那正经的功夫，这个没有什么用。”这个时候老人家侯成在旁说道：“晏老英雄，这个话说得甚是，我也是不愿意叫他练。这个功夫就是练到极点，也不是正功夫，白费时间。要说我要求老人家教与他，你还能说不教他？叫他练完了以后，不是白费工夫吗？倒是有一样好，掌力倒是有，可是一样，光有掌力有什么用呢？再说武功这一道，我也不愿意叫他多练，练个好身子也就完了。”晏爷说道：“老人家，不要如此说法，像少爷这样的聪明，若是不叫他用功夫，未免耽误他的前途。再说府上的门庭又是武功的根底，出来的子弟，要是不会什么，老人家你的面子上也不好看。老人家你若是不喜欢亲自教导了，很可以访问高明人来教他，这也未必不可呀。”老头子闻听此言，这才叹了一声，遂又说道：“若不是晏老英雄的金石良言，我是绝不叫他练了。这不是说到这里了吗？我们再等时机好了。”晏爷听到这里，这才告辞。

老人家出离了侯宅，一路行走，出了山东地面。老人家在

江湖之上，人人皆知有这么一个晏丙生。闯荡江湖四十多年的光景，老人家就是不好修饰，这些年连一次衣服都没有做过，一身的油泥起亮光。知道的，是一位有名剑客，不知道的，简直的是一个讨饭的花子。外间人所皆知，醉登宝塔效金鸡，在先前不过是一个侠客，到现在可就称得起是一位剑客的身份了，年岁也到了，百岁业已有零。

这一年听有人传说，江南的聚英山，大寨主火眼金睛赵丕行为不轨，私通十四子允禔在聚英山树起大旗，设立招贤镇，收留天下英雄，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有朝一日进攻北京，推倒大清，他们要面南背北，希望称王。现在拿聚英山当了办事之所。这还了得？老人家听到这里，不由得暗自出神，心中说道：看将起来，我晏南既然知道此事，不为大清的江山，我也得顾全侠义道中的本分，出了不少这样的败类，我要警戒他们。老人家心中想着，看了看面前的路途，这才奔向江南的大道而来，老人家往前行，够奔聚英山而来。

这一天正往前走，不知不觉的可就到了聚英山的切近。有心当时登山暗探，看看上面的情形，好有个打算。又一想，暗自又道：不妥。倘若上得山去，遇见江湖中的老友，他要是同伙的人物，见了我苦口的相劝，叫我有什么办法呢？那样一来，我倒不好办了。老人家正然思想，猛然就见远远的一群人。老人家一看，心中暗自想道：这是什么人聚于此处？或者是山中的匪党。老人家想着，复又留神观看。人群里边有一人自己认识，乃是老侠客侯成之子，名叫侯庭侯振远，外号人称神手昆仑镇东侠。他来到此处，有什么事情呢？难道是也投入了山中不成？别人降服，我可管他不着，你要入伙聚英山，可就给你老父丢脸。我今天既然知道，今天虽不见事实，我非要看你一个水落石出不可。老人家心中想着，已然来到切近，把身形隐

起，仔细的又往那边观看。老人家这一看不要紧，当时大吃一惊，心中又道：今天这是什么事呢？他们怎么聚到一起呢？镇八方童林，还有可说，他是久在江湖的壮年，怎么这位赵兰田和志元和尚，也来到此地呢？他们是久不下山的人。老人家想着又见老剑客欧阳修也在这里，玉面玲珑佛心元、清尘长老、长法、公乾等人全都在场。老人家一看，心中暗自又道：嗳啦，我明白了，有和尚长法他们二人在此，号称江南的三绝，但不知李居龄现在那里？大约清尘与心元他们几个是聚英山赵丕所约。和尚长法等三绝还可与他们为伍，惟有清尘与心元二人，很大的年纪绝不能和他图谋不轨。老人家暗自思想，又看旁边站着的还有方泰方宇平，张方和刘俊也站在那里。老头子一看全都认识，此时心中闹得，不知是什么一回事了。想到此处，又听那边老尼僧心元，在先说话，倒还可以，后来说话是越来越狂，又搭着几个年轻人总是不听老尼所说言语。老人家一看心元说话语意很狂，遂不由得闪身走了出来，大声的说道："心元老当家的，你不要如此的说法。事情没有这样容易的事，把人拿获，说放就放，真是岂有此理了。来来来，你也不必大言欺人。"

心元闻听此言，接着说道："那里来的莽汉？不知底细，就要出来答话。看你如此的说法，你是心气不平，你有什么本领？只管说出，出家人自能和你较量。"老英雄闻听此言哈哈的大笑了两声又道："我们现在守着树林很近，我们也不必舍近求远，大家同进林中，施展自己的膂力，能把树木一掌击折，那就说能为出众武艺高强，你们两方的事情，我们再谈再议。"老尼心元一看，心中暗自想道：这个老匹夫，大约又是喝了酒来的，较量打树又有什么用呢？老人家想到这里，这才接着笑道："老英雄，你要提打树，你说是单打还是双打呢？"老人家晏

爷听了这个话，遂又说道："老当家的，你也不必说什么了，我们比着看好啦。"老尼听了这个话，心中说道：我也先不用理他。遂又说道："老英雄你有多大的能为？既要和我较量打树，别的什么也不说，我们就说这一手吧，我看你怎么练，老尼我就相随。如果你练的，我都完全练完，你再看老尼我练两手你看看，你再随着我练。"晏老英雄听了这个话，遂笑着说道："这个话说起来，真算外行。打那玩意儿还算什么出奇的事不成吗？反正就是能打罢了，怎么还说一样一样的练呢？我不知道，那看在什么地方了，我就知道打。老当家的，你就往这里看。"

老头子说着话往后一退步，跟着一纵身形，够奔一株两抱的大树，气注丹田，打上前去。老人家一掌推出，就听咯吱一声响亮，那个树当时就应声倒。众位一看，一个个全都一怔神。老头子一看树已两截，心中是特别的欢喜，跟着又一越身，这回也不论是大树小树，巴巴巴的，连着打倒五六株。然后又往旁一越，两手一托银髯，高声说道："这就是老朽打树的功夫，也不算好。可是外面打树的功夫俱都像我这样的打法，或者也许有。"

老尼心元一看，心中可就有点后悔，悔不该和他说话口狂了一些。要看这个老匹夫，真有些笨力气，他竟自一连打了六七株，真是面不更色，气不大出，看将起来他的功夫真是有些根底。我这样的留心，多闻多见，还没见过有这样的好功夫了。老人家想了好半天，不由得二目出神，心里那个着急可就不用说了。心里说道：没想到我今天到在这里，遇到这么一件事，我会了无数剑侠客，我都不像今天这样难看，觉得面上无光，不想今天叫这个晏南晏丙生将我比短，这也是艺高人胆大的警戒。老尼僧玉面玲珑佛心元，自从遇见三星子学艺以来，遍走天下，所到的地方，也是传手高超，老人家真称得起所向无敌，

差不离的剑侠客们，如要听见玉面玲珑佛心元的法号，心里都得想一想，最大也不过和老人家走个平手。老尼僧今天一看，心里这才有些屈服的意思，这才应了那句俗话，钱压奴婢，艺压当行了。

这个时候，在场的众人，看了这个情形，一看老人家不用三气两气，一气就全都练了下来，那一个还能跟着人家这样打一回？一个个都是闭口无言。一看心元老尼还是呆呆的发怔，这工夫可也不小啦，连一个言语的也没有，这才叫鸦雀无声了。

这个时候，站在一旁的老和尚清尘老方丈，看这个情形，心里想到：看起来人家卧云庄来的这些人，可以说全是正走子午运了，可不是山庄的人强，却是山庄道行好，可以说是替天行道。看起来还是那句话，走的不正，道路当然不通。我们不能在这里丢丑。天下的剑侠客现在不少，那一路的英雄都有，要按理说，自古至到而今，都是有道伐无道，那有无道寻有道的呢？北京城康熙老佛爷真是一位明君，自从七岁登极，真是四民乐业，天下承平，老人家真是爱民如子，德被群黎，感动得万国来朝，人所皆服。近些年来也是老人家的洪福齐天，恩泽远近，又有四外的臣国纳献，老人家是如何的尊严，如何的威武，天下的皇粮，真是无尽无绝，可说是日进斗金了。说日进斗金都不止，还不定得多少斗金了。如其不然，就有人看着这是天生的好事来了，才引起了人的贪心，无没知足的意念来了。有了衣食，还要希望有银钱、有财宝、有房产地业，这还不足，还要尽有点势力才可心，总要想在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那才得意，或者还许不如心。就说赵丕这个事，我们要是不为他，焉有此时呢？闹了日子不多，南面称王的瘾还没过上，就被人家卧云庄的人把他拿了去，到现在生死尚且不知。好容易来了一个童林来下书，三绝为了大爷李居龄被擒，也是有些

放心不下，又要连大寨主赵丕一同救出山庄。不想老天爷不成人之美，也是山中的人少，人家山庄的人是越来越多。山上的人本就不多，又搭着心怀不恻，又有这次的声气，天下皆知，国家有用人之际，像他们这样的，国家如何能用？像老僧与心元老剑客，在聚英山之上，可以说是很少了，今天又遇上山庄的人，真有这样的本领，真要叫老人家一连折五六株树，恐怕是很不容易。我要是等着他老人家叫晏南比短，未免有些对他不过，就这个时候，我何不出头呢？老僧我要看看此人有多大的能为。老人家心中把主意打好，当时走上前来，手打问讯，口念佛号说道："南无阿弥陀佛，大胆的晏南晏丙生！身有这点小技，就敢在人前逞强？老剑客心元，虽然有这手功夫，也不能像你这样酒后再逞强。我看也不必说些废话，你就走了过来，我们来较量一番，倘若你能胜过老僧的红毛宝剑，那你可以算是当世的英雄。来来来，老僧在此，请过来对手。"

老英雄晏南一看，遂哈哈的大笑了两声说道："和尚，看这个意思我明白了，人人都说和尚跟姑子相好，我还没有看见过，今天看起来还是真不差。我这才知道，方才老尼和我叫阵，要和我对打树株，到了此时我已打完，看他这个意思，想必是不敢上前了，你又出来要和老夫相拚。看起来谁和谁相好，谁和谁近，还用说出来？遇上事才看出来呢。这不是你要和我动手吗？也不是我怕你，你我二人比在一处，还不定谁成谁不成了。可有一节，我要看看，叫心元老尼上前来，我要问他一个口服心服，心口皆服，我们两个再比。就是我输在你的手里，甚至你一掌打碎我的脑袋，我也是死而无怨的，不算你意狠心毒，是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可有一样儿，在没比之先，我得和心元说两句话，我要是不问他两句，马马虎虎的我也是不痛快，先请你闪在一旁，有话我和老尼说。"清尘和尚未等把话

说完，当时接着说道："晏丙生，很大的年纪，不要满口胡言，自尊品行。如有能为，赶快过来。"晏爷闻听此言，遂满面的笑容用手一指说道："老和尚，你也不怕你们同伙笑话？和尚向着姑子，都教人家看出来了。得了，我也不和你们这个人一般见识了，今天算我放你们两条性命，你就赶快同着这位尼姑回庙去吧。到了庙中，千万不要想我，你们要一想我，我可就吃了亏啦。"

清尘长老和老尼僧心元听了此话，只气得面无人色，遂异口同声的说道："好一个大胆的贼人，还是胡言乱语，你可就不算一个英雄好汉了，你自失人品。我看你往那里走？看招！"二位老剑客说了此话同时上前，要和老英雄比手。

晏爷看了，面不更色，看那意思，也要进前相迎。

这个时候站在旁边的欧阳道爷见了这样光景，高声的念了声："无量佛，善哉善哉，晏老剑客请到一旁歇一歇好了，待我山人和他们比手。"

欧阳道爷这句话尚未说完，就见由打旁边走出一个人来，就听一声大叫，真是声音洪亮，接着说道："在此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之中，竟有如此的多人，成群结伙，我看你等往那里走？现在我已到此。"声音落下，就见由打树后走过一人。

大家见了此人，不笑而自笑，不威而自威，来至切近，彼此的留神观看。各位老人家一个个拱手说道："我当来者是那一位了，原来是老剑客爷，请到这边来，有话我们慢慢的来讲。"

大家话未说完，就听那人和欧阳道爷说道："欧阳老剑客，你老这是为了什么事这样的动怒？不才我要详细的听听明白。"欧阳道爷看罢，当时可就说道："老人家要问，大家今天也算是巧，我路过此地，才看见这里有许多的人在此动手，我也是不知其中的原因，后来我听大家言讲，我这才明白。那边那个和

尚，那也是聚英山上造反的一人，他住在山上的白鹤峰菩提寺之内，法号清尘。那一和尚是江南三绝的二爷，和他同立的的就是双枪赛文龙。那个老尼僧就是心元。他们四个人先后来到此处，也不是为别的事，所为的就是那叛徒火眼金睛赵丕，被山庄福临老居士所获，现在尚未放出。还有三绝的大师兄道长李居龄，现在也在山庄之内被押。故此他们四人大约是被约而来，在此动武，个个比手起出，要不是童林童海川和出家人赶上。身在江湖，本着不动的心气，不为己身事，专为他人忙，现在他们这个事，但不知老人家听说此事没有？”老人家说道：“听说倒是听说了，可是我不知道其中的详情。究竟他们两方是为了什么事呢，闹得这样的难解难分呢？”欧阳道爷说道：“原来你老人家不知其中的情形。原是赵丕，坐镇聚英山，谋图大清国的江山，所有意欲有什么行为。山下有福临福老居士卧云庄所据，也不怪赵丕视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想那福老居士，真是能为出众，武艺超群。请想，山下有这么一位，当然是心中的一块病。不想他们两方，虽是这样的情形，倒是没有表现出来。后来也是该着他们两方作对，其中有一个朱苍朱天鳌，这个人，他先是仰食在福临的家里，后来他就与山上的人们常有来往，日久天长，福临也就知道了。老人家知道山上有那造反心意，也时常的劝解朱苍，不叫他与山上往来，以免混为一起。从此老人家说一次不听，二次三次，屡屡的说他，他是置若无闻。因为这个，老人家劝解不但不听，反倒恼羞成怒，他就素性入了山上的同伙，他又在其中挑拨，从此两方更是互相仇视起来。这样一来，聚英山上可就时常的派人去到庄上去骚扰，所为是要把福临赶走。请想，福老居士岂能吃这样的亏呢？老人家可就在庄子之内严加戒备，两下里常有小小的冲突。从此更是仇深日甚。后来福临那边就把朱苍拿获，老头

子不忘旧情，又把朱苍放回。在前几天李居龄二次夜探卧云庄，被老人家赵兰田所获。昨天夜晚童海川又把赵丕由山上捉山庄里去，故此今天才有大家在此相会。这是他们两方起事的原因。我想真要是把清尘拿住，那可就除去了聚英山的左膀右臂，他们的大事可就难成了。”

欧阳道爷这个话将然说到这里，那位老人家笑了笑不答一言，遂走在和尚的近前说道：“清尘和尚，你可认识我是何人？”老人家言还未了，就听清尘和尚高声说道：“老英雄，在下早已看见了，我们是好久没见了。你老人家是大清国有名的剑客，可称是剑上剑的能为，练武的群里，你老人家可称为头一位，是不是久居杭州避尘轩的晚村吕留良吕大先生呢？”那老者闻听此言，遂笑道：“不才正是我。今天也算是巧，才得会天下的英雄。”

第二百一十八回

群贼纵火避尘轩

心元对敌吕晚村

书中代言，来者这位老人家他是由打那儿来呢？自从谢家滩三次立擂完毕，老人家带着王荫、孙茂昌等人，回到杭州。出来的日子可就不少了，家里也没有人，所有的家事，全都交给家人吕保啦，万一要是有点什么事，现在也没有地方寻我，就着这个机会，先回家去看看。家里要是没有事，我们爷儿几个再出来。王荫、茂昌两个人听了这个话，也就跟着老人家点头而已。是人都有这个思想，出门在外的，不知家里有什么事，没什么事呢，总是人在外面，心在家里。既然老人家想着回家去，两位弟兄当然都点头答应了。爷儿三个这才起身，赶奔杭州而来。也不是一天的路程，好在道上也没有什么事，说书的就是有事则长，无事则短。

这一天正往前走，可就来到杭州吕仙桥，离着避尘轩，还有二十五里。当在这个工夫，就听有人叫。老人家回头看了看，正是家人吕保。老人家问道："怎么一旦间你来到这儿了？"急忙问有什么事了，来到这儿了。吕保闻听此言，往前紧走了几步，张口结舌的说道，不由自的顺着两目往下流泪，可就放声

大哭起来，口里还连连的叫道："老主人，我可万也没想到啊，真是要我的命了，老爷子。"老人家见家人吕保这样的神情，看着他看的工夫很大。

旁边的王荫、孙茂昌两个人说道："你看，这是因为什么事情呢，至于这样的哭？有什么事你就赶快说吧，哭会子管什么用呢？"两个人这样的说着，家人的哭声还是不止。

这个时候走路的人们，看见这个样儿，都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工夫不大就围了好多的人，大家看着，都要听听是什么事。

这个时候，老人家留良见此光景太不是样子了，这么一会儿招了这么些人，再要是人多了，更不好看啦。老人家很着急的叫道："吕保，这是什么事？至于这个样子？有话你就说吧，也叫我明白明白。看你这个意思，这不是哭我吗？我还没死呢，别哭啦。再要是哭，我可不答应你啦。"

老人家这么一急着，吕保止住了哭声，接着说道："老爷子，这一次小子我可对不住你老人家了。"留良大先生说道："有话你就说吧，先把对不住的话不必说，你先快说吧，是什么事呢？我好明白呀，要老这么着，不把谁急死吗？"吕保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老爷子，你就听到了，这一回我要是不想见你老人家一个面儿，我就早死多时了，实在是叫我无法见你老人家的面了，我也太不是人了。"老人家闻听此言，急忙的又说道："保儿，你就先说吧，什么叫对不住？想你我主仆，相处不下几十年了，我是怎么一个人性，你也知道，你是怎么一个人，我当然更知道了，何必要叫我着急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家人说道，这才前前后后，如何如何，细说了一遍。老剑客把话听完，不由得哈哈的大笑起来，连连的摆手口中说道：

“吕保，你不必难过，这个事情也不在你的身上，既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姓，我也自有办法。”

书中暗表，家人说的是什么话呢？只因为老剑客离家出门的时候，曾嘱咐家人吕保，“好好的看门，如若有人打听我，叫他候我一天两天的，要是不等我的话，听他们的便，或是叫他们改天再来，没有事的时候，不必出门。一切的事我都说给你了，你可要记在心中。”吕保闻听这个话，遂答道：“老爷子，你老人家只管放心，家里的事全有我了。你老人家这是到什么地方去呢？多咱才能回来？”老人家说道：“我不一定。我这回出门有要紧的事，事毕我还要看看老友去。我要是再遇上别的事，更无有准日子了。家里你就多多的费神吧。你，我是很是信服的。”家人闻听这个话，遂点头称是。老剑客可就走了。

老家人在家中，真可以说是不含乎，老爷子在家里卖力气，老人家不在家里也是一样的卖力，又加了一份精心，处处更得小心。到了夜晚，对于引火的东西，真是特别的注意。街门早上，以防万一。不知不觉的可就一年多的光景了。

这一天也算该着，吃完了晚饭以后，老家人必然前前后后的自己看一回，看完了自己才安歇。这一天夜晚在二更天的左右，老家人打算要休息了，猛然就看在东房的房上坐着三个人，在那里坐的很齐，坦坦的坐着，当时可就嚇了一跳。因为他没有老主人有经验，再说也没有那样的本事，可就没敢言语。像那若是有经验的人，就说是不出去，在屋里也可以说两句场面话，一提自己给人家照应家眷，也就完了。不想这位老家人吕保，一声也没敢言语，看着那三个倒是干什么来呢？及至看了好半天——也是他见事则迷，别看跟着老剑客这些年，纵然是没见过什么阵势，现在房上有人，他就这么看着——都快到三更天了，可是这个工夫，外边还是更鼓齐响。就在这般光景，

只见窗棂纸一阵一阵的发亮，似乎是有火。老家人这才明白，莫非说他们这是故意的叫我看着，外边另有人放火不成？

老家人正在犹疑着了，就见房上坐着的那三个人，全都哈哈的一阵大笑，跟着一越身站了起来走去。老家人一看人走了，这个工夫他的胆子也来了，忙往外一探身，那个意思要出门。这工夫就听着前后院大乱起来。老家人就知道不好，赶紧来到外面，留神往四外看了看。这一看不要紧，心中暗自说道：可了不得啦，连前带后，火光四起，本宅的上下人等，一个个全都叫苦连天。老家人看此光景，差点没把他急死，眼看着火是着起来啦，还是越着越大。老家人急得无可如何，也没有别的法子，只可先救内宅的人们。看这个样儿，火是没有法子救了，可是不救也是不成，要是不救更是对不起老主人了。想到这里，这才大声的喊道："众位街坊，你们都起来吧，我们这里起火了。"

大众听了这个话，一个叫十个，一会的工夫大家起来救火。大家一看，这个火也是无法来救，也就是先把人救出来而已。

老家人此时急得，都有跳入火塘的心。再看这起火之处，原来不是自己的家中起的，是由门外的树林所起。这个工夫大家运水的运水，拆房的拆房。老家人先把主人的家眷安置一个妥实的处所，回到火场指挥一切，又和大家说道："众位，火我们是要救的，可也得留神四邻的房屋是最紧要的，不是别的意思，我家的主人，他老人家要回来的时候，听见自己的损失，倒许不怎么样，如果要是今天四邻有大损失，老头子倒许说我。不论怎么样，今天这个火，是因为我们这里所起，你们可不知道那老头子脾气。"

大家之中也有年长的人站在旁边照料一切，也接着说道："是是，那老人的性质谁都知道，那才是屈己从人的人，那是好人。"

大家说着话，此时火势仍是不小，惟独吕宅的更大。老家人看了，不由得顿足捶心说道："老主人回来，我以何答对他老人家？"大家之中有说："你老人家也不必这样着急，想想老人家那样的人，也不能怪你，你何必这样的着急呢？你有个好歹，家里人口再有点差错，那可就不好交代了。这不要紧。再说上头人们也把要紧东西拿出来啦，那更不怕了，最好是你先把宅里人送到一个可靠之处，那是最要紧不过了。"

老家人听了这个话，心里这才恍然大悟，暗自说道：此言甚有道理。今天这个火，我虽然没亲自看见是谁所放，可是房上那三个人我可看得真真切切。但不知这三个人和这起火有关系没有？大约他们这也许是调虎离山计，不利我家主人，这也是不能一定之事。我可怎么办呢？这要是有我们主人在家，我的担负也轻一点，我得想个办法，我要是想主意，如果人口要是出点什么事，我怎能对得起老人家呢？老管家想到此处，又想了半天，心中说道：我可把主人送到什么地方去呢？老家人想了一时。看了看火势，此时略微小了一些。正在这个工夫，忽然想起，心中暗自说道：我何不把人们送到白龙滩去呢？送来那里，不用我分心，自有人来保护，那是万无一失了。再说那里又和我家主人是有交情，更没有别的意外了。

老家人想到这里，当时托了众人替他关照一切。老头子自己一人，带着几个伙计又二次来到本村一家住户，便将主人的家眷送到白龙滩而来。滩主一听此事，问了问前后起火的原由，又安慰了老家人一番说道："不要紧，这事不在你身上，这是有人故意所为，你不可着急，你家主人回来，他绝不能怪你。所好者，家中人口全都平安无事这是最好不过了。好了，你们去办你们的事去，留下三两个人在这里帮着伺候你家主人，一切你都放心，自有我来照管。"

老家人闻听此言，这才告辞又回到宅中观看。此时火势业已扑灭了许多。看了一时，天可就要亮了。等了一个工夫，火就剩了余烬未息。

老家人此时一看，不由得当时落下泪来，一看这一片房屋全都成了灰烬，心里说道：我家主人要是回来时候，我可使什么话来答对老人家呢？别人虽然都是这样说，老主人不能怪我，话虽如此，我可有什么话可说？怎奈我昨夜晚一时糊涂，我没有出头，真要是到在外面，别看他们来了三个人，也未能放的了火。所怨的就是我见事则迷。说着此时天已大亮。心中又道：此处我待着也是无益，还是找我家主人的所在为是，只要是见着他老人家，我身上就没有大责任了。可怜在他老人家临走的时候，往那里去，没说出准地方来，我可上什么地方去找呢？老家人心中想着，也就是信步而行，没有一定的目的地，侥幸要在路上遇见了老人家，那不更好吗？我也好把此事说给老人家听听，我心里也可以去一点心事，或者我把那三个人的意思说了出来，老人家还许知道是谁放的火了。老家人吕保心中想着，打定了主意，便又回来托了四邻关照一切，老家人这才二次登程，一路前行。往前走着，自己越想越对不过老主人，心中暗自说道：我这么大的人，这点事情我都没作了脸，这个贼人这不是和我家主人不来，这是和我不来。老家人越想越难过，不由得在行走之间可就落下泪来，直哭了一天。

这一天正往前行走，就来到了吕仙桥，猛然一抬头，看见老人家带领两位少爷，一个是孙芝孙茂昌，那个是王荫王德祖。老家人看见主人了，不由得又是一阵心酸，泪往下流，哭的都不成样子了。老剑客看着心里甚是着急，叫他赶快的说来，因为什么这样的落泪？老家人这才把前后的情形一说。

老人家闻听这个话，此事要是别人，听见这个话当时就急

了，因为什么呢？家中真是瓦窑相似的一片宅子，其余的内部一切陈设用具，一点也没剩，完全化为灰烬，谁不着急？不想老剑客听完，不但不着急，反来安慰自己的家人。这地方就叫身份。怎么人家就是剑客呢？剑客和普通人倒是不一样。老先生遂又摆手口中说道："保儿你也不必着急，听你这个话，我早已明白了，这个事我没在家，我绝不怪你。再说你也绝没有这个心，你也不是不尽责任的人。这一次火灾，我还算着得有人命出了，不想你还不错，倒是年老心细，损失房屋不算什么，没有伤人，不是太好了吗？你千万不要怕，这是小事一段，只要不伤人。"老家人闻听此言，心里有些疑惑，也不知老主人这话说的是真是假。后来沉了半天，老剑客笑了一声说道："咳，想不到，贼人等真使这种非计。虽然是我料到啦，不过我没料到用火，想不到他下此狠手。咳，也不怨你意狠心毒，实在是我热心大清国太甚了，我的心略为一偏，就没有这次的火患了。"老家人听了此话，知道老头子这话里有话，跟着问道："老人家，你老人家这话是怎么讲呢？怎么你心一偏，就没有事了呢？我想一个人在外面做事，只要把心地用正了，没有什么大损失，怎么老人家你老说，心一歪倒没有灾了呢？老人家这句话我实在是不明白。"老头子闻听此言，复又长叹了一声，二次说道："保儿，你是有所不知。走吧，我们不要站在此处多说话了，我们家中再说去吧。"老家人一听，遂点头称是，遂又说道："老爷子，你老人家是我的一个镜子，什么事都教我明白，这些年还算不含乎，要在先前我可不成，你说这个话我更不明白了。"老人家点头，还是往前行走，又把放火的事是从何而起，对他们三个细说了一回。

书中暗表，在一年前老剑客在避尘轩静坐，有家人来报说道："老人家，外面来了三个人拜见你老人家。"老头子一听就

是一怔，遂说道："这三个人你认识不认识？"家人想了想说道："我倒是没有看见过，现在有他们的名片在此。"说着递了上来。老人家一看倒笑了，遂说道："你也太笨了，你是老糊涂啦？你要早把名片交上来，何至费这些话？"说着老人家一看，一个是孟璞孟蕴辉，一个是曹龙曹继忠，最后的一个就是赵丕。

老人家把三个人的名片看完，当时手拢白髯，倒吸了一口凉气，口中说道："嗳呀，赵丕今天到此，他是所为何来呢？要论身份，我是一个剑客之流，我见他不见他，没有什么要紧。今天他既然到在这里，他一定是有事而来。耳闻着他现在结交了西安侯十四子，一个皇室的嫡子，可也算是正支正派，大约他是所为图谋举事。到我这里来，或者有什么用我之处。"老人家自言自语的说到此处，遂对家人说道："就说我现有公事在身，不能出迎，叫他们进来好了。"家人听了这个话，答应一声，走了出去。老人家暗自又道：倘若他们真是为了此事而来，这也是给我一个好机会。

自己正想到这里，就听外面有说话的声音。这个工夫赶紧站起身形，刚刚来到屋门口，有家人在外面高挑帘笼，就见三个人一看见老人家，当时止步，垂手侍立站在那里。火眼金睛赵丕拱手高声说道："老剑客，今天前来多承赐教，有扰老人家的清神了。"老剑客闻听此言，赶紧走出门外，伸手相让说道："岂敢岂敢，三位寨主今天光降寒舍，真乃增光不小。请。"说着又一抬手往里相让。

三个人也不客气，一个个进得屋来，老人家让坐。赵丕上前两步，当时要见大礼。老人家赶紧上前用手相拦说道："不敢当不敢当。大寨主到此，有失远迎，小老儿就失敬了，怎敢受此大礼？赶快请坐。"二人让了一会，大家分宾主落座。

老侠客把身形坐稳说道："三位寨主今天光降寒舍，不知

从何处到此？想必是有什么要事前来不成？”老人家话未说完，火眼金睛赵丕哈哈的笑了一声说道：“老剑客，我们三人今天到此，特来有事相求。”老英雄听了此话，当时振奋精神忙着说道：“大寨主有话只管道来，说什么相求二字？小老儿但能办得到，定当尽我的全力效劳。”大寨主笑道：“老人家，既然如此，我们不要客套，不才愿与老剑客叙谈此事。可有一节，尚求老剑客恕我。”老头子一听这个话，遂正色的说道：“大寨主不要道出，我们只有意会罢了。常言有话，天下之大，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

火眼金睛赵丕一听老剑客这两句话，当时用手一拍桌案，把大指一挑说道：“罢了，还是老英雄。如果这样，我就把此事和老人家说说。老人家听着要是入耳，可没有旁话可说，就看你老人家肯其援手于我不肯？”老剑客说道：“请大寨主当面讲来。”赵丕这才说道：“自从不才坐镇聚英山以来，在下的行为，老剑客或者也有耳闻，对于安善的良民，真是秋毫不犯。老人家也要知道，现在有康熙老帝之十四皇子允禵，他原是敕目西安侯，他愿与我共举大事，功成之后，敕为并肩之王。此是后话，现在为逍遥王。你老人家听了不同欢共喜了吗？所以我们弟兄三人今天到此，也是他老人家所派，知道你老在本地面很有一些声望，又是一位剑客，不能越过礼去，打算请老人家上山，如能承其正统，老人家得有相当的位置。不知你老人家意下如何？若据现在这个情形来据，西安侯的希望可太大了。所有江南的大小官吏，全都听西安侯十四子调遣，山上的人都是些能为出众，武艺过人之流，想不久一举成功，就要推倒的大清。虽然康熙皇帝自从登大宝以来，没有半点的裂痕地方，可也不算什么有道的明君。要是这么一看起来，西安侯可又比现在的康熙帝可又强的太多了，对于他的所作所为，我都亲自得

见。如其老剑客能够出其全力，助他一举成功，答应此事，我们三个先上山，报告侯爷，请他老人家再派贤臣前来迎接你老人家来，老剑客以为如何呢？”

吕爷闻听此言，自己口虽未言，心中说道：我还以为是什么事了？还是这么回事。我吕留良在江南地面是个剑客，他要不把我收留山上去，也是怕我别生枝节。现在你们不是找到我的门上来了吗？才这么一说，我就那么容易答应你们？我如果好好的答应你们这件事，我就叫自找其死。违背侠义道，不用说是我，就是长着三头，生着六臂，轻易的入伙，一不留神就得死在乱刃之下。别看你们现在自在逍遥，称王道主的，据我来看，这才应了那个话了，关上门坐皇上，想着说什么全成。可有一节，一旦大清国的天兵来到，再加上各路的剑客，一个小小的聚英山，指日可下，当时就冰消瓦解了，到在那时把你们这群贼人完全拿住。到了那时，我如果随着你们上了山，我岂不也是反叛一流？本应当我将他们马上赶了出去，甚至于把他们扣留了，把他们送往有司衙门，我也算替国家出力了。可有一节，老夫我不好意思这么办。现在不是我抬举你们，老夫就算在你们范围之内，可并不是我怕你们，只因为有这么一句，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们是倒下这一堆，立起来一身。再说也没有多大的名头，不用说旁的，就是死了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到了我这里可不然啦，大清国的庶民之中，可说是人人皆知，妇孺的耳中，全有我这么一个，剑客群里也有我这么一个吕留良。一旦我要将你们扣留，聚英山上的羽党当然得知道，扣下你们可不算什么，所可惧的就是后来，聚英山知道了，你们三个到我这里来出了意外，对待我要是一个两个，甚而三个，我也不在乎，要是一多了，就说是我怎样的手大，我也遮不过天来。事已至此，这两样全不可办。既是你们有这个心，来找我

来，好了，我叫你们老想着我，当时我用好言把你们打发走了，然后我再隐居起来。老剑客想到这里，遂笑了笑说道："好，这么一说起来，我还算失了礼节了，大寨主你还算是一位王子，恕我未能给你道喜，但愿大功告成。对于我这一层，回到高山，与侯爷说明，就说我谢谢。我本应当马上跟随你们三位一同上山，到侯爷的面前谢恩，不过我家中的细事很多，一时不能离身，实在是对侯爷不过，尚求三位寨主替小老儿多多的美言。再者小老儿现已年迈，没有多大的能为了，尚请侯爷他老人家，另选才能。在这种时期，我这个年岁的就没有用了。常言说的好，自古英雄出少年。像你们三位这个年纪，正在英勇有为的时候，西安侯有朝一日得大宝的一天，那不是正当其年吗？似老夫我，还不用说能为平常，就是有些能为，这样的年纪，到在那时，就是封妻荫子，请想，老夫我还有几年的荣华与富贵呢？说来不是笑话吗？最好老夫我还请三位寨主上得山去，替小老儿在侯爷的面前，给我多多的美言几句，将小老儿的意思细细的述说一番，那是最希望的事。还有一节，三位寨主要多多的原谅。老夫自从幼小用功，到在壮年，虽然是小有名声，挤在剑客群中，这也太捧我，其实小老儿也是自觉惭愧，真是有名无实了。"

火眼金睛赵丕一听老头子这个话，心中说道：这个老头子，方才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听口气不至于拒绝，怎么此时他是绝对的推辞？莫非说他有什么不信任山中的心意不成？看将起来，还是人老智滑。这话说得真是八面灵活，把我们夸得天花乱坠，实实在在的约他，他可又不出头，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吗？可是呀，常言说的好，自古真人不露相，或者许是老头子自谦，不肯出头，这也未可知。大寨主想到这里，遂又说道："老剑客，说得那里话来？老英雄闯荡江湖，大清国的疆土，南七北六十

三省，可以说是足遍天下，人所共知。这不是一日之功，当然是老英雄的能为出众，武艺高强此得。怎么我们弟兄三人今天来到老剑客的府上，请求老剑客一臂之助，老剑客说此谦词？但不知还是真格不愿助我等之力呀，还是其中有什么难题不成？”

老剑客听了赵丕这个话，心中大吃一惊，暗自又道：嗳呀，这个东西，真是万恶已极，他紧紧的追问于我。好，我还是给你一个活话说着。老头子想到这里，哈哈的笑了起来说道：“大寨主说得那里话来？你我之交，虽然不是朝厮暮恋的相处，可是精神上和这样也差不多，可以说是神交甚洽了。老夫自从听得寨主有这种志向，暗自惭愧起来，可惜老夫年老气衰，不中用了。此事若在十年前发现，小老儿绝不愿坐守田园，关在家中。古人有云，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小老儿虽是不才，不能和造时势，也可以随了寨主的麾下，逞一逞英雄，也不愧此一生啊。可惜现在，这样的雄心尚在，无奈气力不及。这是小老儿的一番心意，和寨主完全道出，不知三位寨主信得及信不及了？”赵丕闻听此言，遂笑道：“老剑客，如此说来，当然是不能和我们一同上山了。今天说一句笑话，这样一来，我们弟兄三人奉了西安侯之命，前来聘请你老这件公事，我等三人可谓虚此一程了。”说着哈哈的笑起来。老人家说道：“方才业已和大寨主言明，如能从命，事实可以办到，老夫我定然万死不辞的。尚求三位，上得山去，替老夫致意也就是了。”赵丕闻听只有而已，笑而不言的神情出半天神，暗自又道：我就知道不易请他。可是啊，他是一个剑客之流，就要把人家约请出来，这也是我们大家的妄想，无奈人家不肯出头。我要是再一定的非此不可，那样一来也未免的太难一点。

正在这个工夫，有家人走过来对老剑客说道：“老东家给

三位寨主道谢吧，现在礼物已到，共是十六色，请老东家道谢好了。”吕爷闻听此言，当时就是一怔，随着向三人拱手称谢说道：“现又辱承隆仪，小老儿实在受之有愧，我先谢谢。”此时三个人同声说道：“老人家不要客气，小小的菲礼，何足挂齿？”说着三个人站起身形说道：“老剑客，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回山去了。”老人家说道：“三位寨主，老夫现已派人治酒，款待三位，请暂等一时。”火眼金睛赵丕等三人并不多等，拱手称谢，仍是往外走。老人家一看也不便相拦，跟在后面送了出去。三个人拱手而别不提。

单表老英雄把三人送走，回到里面，有家人上前说道：“现在礼物放在外书房，请老人家点收。”老英雄略一迟疑的说道：“唉，我看看。”

老头子进到外书房一看，但见桌案之上，摆着都是上好的绫罗绸缎，每种四疋，满汉的点心八盒，各种的果品八盒，黄白二酒八坛，上好的红绿茶八匣。老人家看完，微微的一笑说道：“小人之见。”遂对家人说道：“好好。”说着老头子便走到后面，心中暗自说道：赵丕这个东西，今天到此，意思是希何我今天一同上山，才对他的心思。不想虚此一程，不免他要多疑我心意。老人家想到这里，又沉了一时暗自又道：咳，我管他什么，老夫只有他们怎样去罢。老头子就将这事置之脑后。

过了三四天的光景，这一天有家人回报说：“现在聚英山的三位寨主候在门外请见。”说着把名片放在老人家桌上。老人家想了想说道：“请。”家人答应一声走了出去。

工夫不大，三个人又来在书房分宾主落座。赵丕含笑说道：“老英雄，这几天的工夫，心里有一些转意没有？如有转意，我们是求之不得啦。”老头子听完这个话，随着哈哈的大笑起来说道：“大寨主说的真是笑谈了。大丈夫说话驷马难追，说出口

去，不会更改。要是更改，那还是大丈夫？”哈哈的又笑一阵。

大寨主一听老头子这个话，这是封门的话，不叫张口呀。赵爷想到这里，暗自又道：想当初卧龙先生茅庐修养，昭列帝御驾三请，不为的是汉家的基业么？老人家虽与诸葛先生相差太远，也可以是我的一个柱石。到在此时，更要虚心礼贤才是。赵爷想到这里，这才接着说道：“老剑客说得此话甚是。不过据晚生的愚想，事有临时的裁夺，因事制宜，不可古板前人遗教。古人有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先贤的名言，尚有通权达便的余地，还不用说事理之情了。我想老剑客你老人家要再思再想才是。常言说的好，胜者王侯败者贼。这是大清国得明家的江山，算是成了正统。要是十四子他本人，入主了中原，不也是一朝的人王帝主么？老人家不要固执此意了，把心思灵活一些吧。”

老剑客听了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这个东西真是好口才了，看将起来，要是一个心无主见的人，听了他这一番的话语，差不多就得入了圈套。哈哈，好小子，今天你算是枉费了心机，不管你说得怎样的天花乱坠，我也是给你一个不听这一套。如果你要是情情礼礼还则罢了，如若不然，你要是有个言语不顺耳的话，哈哈，我这里正想着把你们撅出去哪。老头子想到这里，遂又接着说道：“大寨主，话虽如此，说的倒是尽情心理。不过一节，我想一个人的天性不一，主见不同，你说往东为是，我说往西为对，各个人的心地不一样，也不管古人有言，今人有语，我想我以我自己的意思为意思，我自有自己的见解。”

老人家说到此处，赵爷一听老头子这个话，是一点活动的心思没有，此时心里虽然有点不悦，可是不好带出神色来，心中暗自又道：不想我们大家商议，我本想约他不这样的费事，没想到他这么难请。可有一节，常言说的好，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想这个老匹夫，既然不愿上山，当然是不满山中的所为，这事也在情理之中。他既然如此，恐怕他有敌视山中心意。如果没有敌对的人，尚还可以，若是有歹人从中挑拨，他可是山中的一个大敌。事到如今，我如何怎样的处置呢？赵爷想到这里，遂对老人家笑了笑说道："老剑客，我们弟兄先告便一时，有几句话说说。"老人家笑道："可以可以。"

说着赵爷便向曹龙曹继忠一点头说道："曹贤弟，随我来。"曹龙一看，当时站起身形，随着走了出来。此时孟蕴辉与老剑客闲谈不提。

大寨主和曹龙来到外边，便对曹爷说道："现在这个老村夫他执意不肯，倒也没有什么要紧，我恐怕他有别的歹意，这也是难免的事。我想你可以和他转环着再说一说，或者也许有个转意。这样一来，我今天倒有些不放心于他。我想我们但能把他约到山上，就说是我们不重用他，把他收在山中，我们也少一个敌手呀。我想你能和他解说一番，他如能点头，我们定日子前来约请，我们也就放心了。"曹龙闻听这个话，把头摇了一摇说道："大哥，你老这个话不对了。方才你老把话说得已经至矣尽矣了，真是一句紧似一句，老匹夫仍是没有转，我再和他说话，没有那个工夫与他说了。那样一来，教他看着我们山上太没有人了。大哥，你爱才也不能这样的下贱呀。好啦，我回头和老匹夫说几句看看，能成了更好，如果不成的话，我自有办法。"赵爷一听曹继忠这个话，跟着说道："六弟你可要小心一些，不可粗暴。这个老匹夫可不是惹的。如果我们和他有个言语失和，我们是与他动手不动手？要是真动上手，恐怕你我三人还不是他的对手。"

曹龙听了这个话，心里虽然知道这个情形，便一转身形二次走进了屋中。此时赵爷也随后走了进来。老头子一看，跟着

站起身来让坐，二人把身形坐稳。曹龙说道："老剑客，我们弟兄三人，两次来到府上，我本也不会说什么，因为这个，上次来我就没加一语。今天我们大寨主，真是十分的热心又来到府上，不想老剑客心意一活，就算成功。我们寨主对于老剑客的景仰，老人家也就可想而知了。不想老剑客执意不肯，因为这个，大寨主把我叫了出去，也是为了此事。不知老人家是有什么心意不成？"曹爷把话说完，老头子听了这个话，心中甚是不满，遂强着冷笑了两声说道："六寨主，你这个话，说得我不大明白。三位寨主来到舍间，乃是赏脸赐光，所谈之事又是三位所提，事局成否，那是个人的主见。怎么？到现在，倒问我有什么心意不成？真真的成了笑话了。"说着哈哈的强笑了两声。

此时曹龙等三人一听老头子这个话，三个人一个个全都直目无言。老头子一看这个光景，遂又接着说道："老夫早已把话说过，现在年老无能，不敢贪事了。还是那话，若是倒退十年，不用三位前来找我，小老儿早已投上山去了。"老人家说了这个话，也不过是为的转环此时的僵局。曹龙等三人听了这个话，遂强笑了一阵。赵丕接着又道："好吧，老剑客既然说到这里，我们也就不敢强约了。"说着三个人站起身形告辞而去。老人家送至门外不提。

弟兄三人这次又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返，三个人回到山上。曹龙曹继忠为了此事，心中甚是不满，遂对赵爷说道："大哥，这个事情已经过了，我说也没有多大的用处了。大哥一提约他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就有点不满意，我就怕他趾高气扬的看我们不起。可是我也不知你老和他是怎么样的交情，因为这个，我就没得拦你。结果，还是叫他奚落我们一顿，你看这是何苦？"赵爷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不不不，不是，你不要想差了，他说的是自己的情形。"曹龙闻听此言，遂笑了笑又道："最后

那样话，还不是奚落我们？”孟二爷也笑了，遂说道：“不管怎么样，吕留良将来也是山上的敌手，这话我敢断定。”火眼金睛听了这个话，遂又说道：“二位贤弟说得甚是，为兄早已看出。不过是但能把他收归山上，少了我们一个对手。现在既这样，我们还得想个办法，把他消灭了才好。”曹龙不等说完，当时接着说道：“也不用现想办法了，我早有打算。我们既然不是他的对手，我们给他来一个火攻计，烧他一个片瓦无存。如果我们该着去了这个障碍，也许老匹夫葬身火内。如其不然，就是他不该死，也叫他没有存身之处。”孟爷与赵爷二人听了这个话，同声说道：“也好，我们就是这个办法了。”三个人计议已定，当时也没实行，只有等待自己有工夫再去办理。

这一天弟兄三人全都没有什么事，大寨主说道：“今天我们有点工夫，我想把吕留良那老儿之事，把他结果了，以免心中悬念。六弟，我们是怎么个办法你先说说，我们先听一听，以便到在那时，我们好合手办事。”曹龙说道：“这个事不必我们自己亲手去办。再说那老儿，既是不愿归随我们，那就是我们的敌人，除了我们山中以外的人，还有什么可背人的呢？我们不必下手去办，你们就不用管了，我自有办法。反正这几天我想也没有什么事，在三天之内，我们弟兄三人，前去亲自看着，令他们一齐举火。”曹龙把话说完，自己派人把放火的东西预备好了，又派了几个头目。

没等到三天，到了第二日，曹龙便约了赵、孟二人在自己的家中，把晚饭吃完，等到三更时分一同前往。一时来到吕宅，曹龙分派众人以后，各自暗中上房巡视了一番，所为好堵着门放火，有人出来打算见一个堵一个。三个人看了一会，一见在一个屋中，那老儿吕留良在屋中不动，等到火光一起，再细看屋里的老者，并不是吕留良，弟兄三人心中甚是奇怪的暗道：

怎么不见老匹夫在家？三个人一看不是，也就下了房来。这个时候已经火光四起，可就把老家人吕保急坏了，当天把火场的事办完，这才启程寻找老主人吕留良的下落。这才在吕仙桥，猛然看见头前是老主人吕留良，后面跟着的是二位少爷。当时看见老主人回来了，不由自己的，两眼往下落泪，走到跟前，这才把家里起火的事说出。老人家听了消息，虽然是心里着急，可也不像平常人那样的想不开，老人家随着吕保便往家中行走。二位少爷与老家人后面跟随。

走了工夫不大，便来到自己的家门以外。老人家一看，不由得心里也是很心疼，跟着便咳了一声说道："险哪，好好，我吕某有朝一日和你们走对了脚步，哈哈，我要不叫你们知道我的厉害，我是非为人也。"老人家自言自语的说了这几句话，站在旁边的王荫王德祖、孙茂昌、吕保三个人听了这个话，心里不知其中是怎么回事。

正在这个工夫，就听老人家用手一指说道："吕保，你先去看看后院的那几间后照房，大约里面还可以坐坐。"说着老家人登砖迈瓦，走到后房一看，里面还是完好如初，遂一转身点手说道："老人家请这里来坐吧。"老剑客师徒三人一边看着火场中的残窗破壁，一边往里走。

爷儿三个进到屋中，里边的烟薰气味还是很大。老头子坐下身形说道："保儿，你把你家主母送到白龙滩，你看他们倒是不甚惊慌的神气吧？"吕保接着说道："请老主人放心，自从火起之后，我虽然没亲自伺候他老人家，可是我派了几个妥实的伙计，由后门把我家主母及全家请了出来，暂在我们这东庄李待了一会，以后我便把他老人家送到白龙滩去了。"老人家听了这个话，点了点头说道："好吧，他们在那里住着，那里也是不便。这样好了，你在家中替我料理盖房的事，我亲自把他们送

到卧云庄福老居士那里。”

说着便令老家人叫酒叫饭。师徒爷儿四个把饭吃完，歇了一会，老人家便和老管家说道：“我要去了，所有盖房一切的钱银事务，你就替我办吧。”老家人说道：“你老人家想想，我们这个房有应改的地方没有？就此把他改过来，好不？”老人家略一想说道：“我也没有这个工夫，也没有什么可改的，你就还照原样给我盖好。”老家人连声答应。老剑客这才站起身形和王德祖、孙茂昌说道：“走，我们一同前去，送你师母去到卧云庄暂住。”

二位弟兄这才随了老人家够奔白龙滩，把家眷接了出来，师徒三人，在沿路上加意的保护。走了半日之遥，正在奔往山庄而来，老人家在远远的一看，见有一片树林，再看大道，正是由打树林的旁边经过。又走了一会，可就来到树林的切近。老人家隔着树林往那边一看，但见一伙人，细细的观看，还是年长的居多。老头子心里很是纳闷，遂用手一指，便和王荫二人说道：“你们来看，大约这是山上的贼人在此有什么事。”孙茂昌说道：“大概是有事。近来我听说，现在赵丕闹得风声很大，卧云庄的福临老居士，现在招聚天下的英雄，与贼人相峙。这话我听了不敢相信。我想他们这种行为，自有官家前来剿获，老居士何必多此一举呢？看这意思或者还许是事实，要不然他们这些人在此议论什么呢？”

王荫正要说话，老剑客往那边看着，心里总想看个究竟，老人家也不顾得再听，赶紧往前紧走了几步，进到树林之内，影在大树的后边，往那边又看，心里说道：这可是怪事，此处正是聚英山的范围之内，怎么这些人都是一伙剑侠客之流，都是有身份的人，怎么在这里？是有什么事呢？老人家又一转想，暗自又道：呕，是了，我知道啦，大约这是山庄约来的人。怎

么他们聚在此地有什么事呢？老人家正在思索，又看见赵竹赵兰田、老道欧阳修、和尚志元、清尘长老、长法、老尼僧玉面玲珑佛心元，一看几个人的旁脸，有神手昆仑镇东侠侯庭侯振远、方泰方宇平，还有醉登宝塔效金鸡酒圣晏南晏丙生，还有双枪赛文龙，几个年轻的有病太岁张方。老人家一看有张方，不由得说道："坏了，聚英山祸已临头。"老人家说了这个话，孙茂昌说道："大概张方是为此事而来，我听说他在北京了，他来的好快呀。"王荫听了这个话，便问孙茂昌说道："那一个是张方？"孙茂昌一指说道："那不是吗？挨着童林的那个梆子脑袋，（此处缺 19 字）子。"孙茂昌往那边看着说道："刘俊也在这里了。今天真是大聚会。他们在此说什么呢？"老剑客道："慢来，大约他们这是两方面的人。长法与公乾他们两个是聚英山的三绝，久住山上，那当然不问可知了，清尘和尚与心元两个人，更不用说了，可说是镇山的人物。赵丕要不是有他们给仗着胆，他也不敢这样的胡为。看起来，大约那些人都是山庄一面的人了。可是心元和清尘跟晏南三个人说什么呢？我去听听，大约是给两方说合。如其不然，有什么可说呢？"

老剑客说着又影着树行往前凑了过去，一听，原来是晏南拿他们打趣起来。老英雄暗自说道：岂有此理！为什么说什么话，打趣他们，那又何必呢。老人家一听清尘和尚与心元二人被晏丙生奚落得怒气上升，当时二人就要上前动手。此时老剑客就想起了万恶的火眼金睛赵丕，放火烧了自己的家园，这才呐喊一声走了出来说道："住了，现有老夫到此，请两方暂为住手。老夫既然到此，要听听所为何事？"说着站在了当中。

老尼僧心元一看，心中暗自说道：又来了一个，恐怕也不是山上的益友。正在这个工夫，只见老剑客吕留良一转身形便对老方丈说道："老方丈，今天这样的聚众与此，莫非说老剑客

也要和他共谋起事么？”

此时清尘和尚还没答言，老尼僧心元接着说道：“吕老剑客，你老人家有所不知，只因卧云庄无故与山上为难，虽然是赵丕行为不端，可有一节，也不能一概而论，山中不是全都是坏人，也有好人。不知怎么，山庄一定是有点挑拨各路英雄与聚英山的人们为对，如其不然，焉能我们说什么话都不对呢？”老英雄一听这个话，也没有工夫问那个，遂说道：“老剑客，我是一个粗人，我也不会听话，我就知道非法的事情办出来了，怎样的折辩也是没有用处。今天既然成了这种局面，又叫老夫相遇，我们这样办好了，倘若老剑客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过过手，不知老剑客以为如何呢？”

老尼僧一听这个话，不由得心中大怒，暗自说道：他们山庄所来的人，一个个都是恃强凌弱的心理前来呀，好好。老尼姑想到此处，遂强作笑容的说道：“老剑客，如此说来，那是出家人最愿意的了。好，我们看一看功夫好了。”说着倒退了两步，往那里一站说道：“老剑客，就请你进手过来。”

老英雄吕留良一看，心中暗自说道：我先进手，现在当着这些各路的剑侠客，老少有名的英雄，我先打你这么一个女流之辈，那我算什么英雄好汉呢？我啊，我不能先和你进手。老剑客想到此处，遂笑道：“老剑客，那样一来，可太岂有此理。不论如何，老夫也不能如此，请老剑客进手好了。”说着老英雄也一退步。

二人此时式子业已拉开。老尼姑心元一看，也并不再让了，遂说道：“好，请老剑客站稳。”说着一个垫步，就来到吕爷的跟前，一个穿心掌，就够奔吕爷的的软胁而来。也是老尼的心中怒气很大的原因，这一掌过去，真是带着一团风就来了。这也就是吕爷，可以说是棋逢对手了，如果要是换一位，恐怕还

应付不了老尼的这一手。老英雄一看尼姑来势甚猛，两眼看住对方的招，便不敢慌忙，跟着倒了半步一扭身，右手往外一撑，说时迟，那是快，老英雄有心当时一个蹬脚，照定心元的右胁一蹬，又一想：何必呢？老剑客想到这里，脚虽抬起，正在有意无意的工夫，老尼姑心元说道："老侠客，我们要举手无情，才是英雄，如其不然，那可不算是一代的英雄。出家人我要失神倒地，我再回去重学。"老英雄吕留良一听老尼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嗳呀，这个老尼，能为一定不差，我的意思他都看出来了，可以，我还要留他的神。看将起来，他既有这个眼力，我可不能让他了，我如果失神落败，我这一世的英名栽到一个尼僧的手里，岂不是一个笑话了么？说着二位老剑客此时进手，一招紧似一招，一式紧似一式，站在旁边只听得吧吧吧的乱响，两个人影拧在一起。这还是有功夫的人看着是这样，如其是平常的人们看了，不用说看招，就是人影也看不准确。两个人此时比在一处，那一方面也不敢大意或是失神，真要是一输手，关乎自己的名誉。这二位可不比普通人，都是成了名的剑客，一旦输手，以后还怎么在外面闯荡英名呢？因为这个，两方面全都加着十二分的小心。

两下这么一来，不大要紧，两旁的观众都是剑侠客之流。其实在场的人们，够身份的人固然是不少，可是也有差点的，因为什么呢？皆因在动手的这两位，所走的一招一式，一抬手，一举足，所用的手，虽然是和普通人大同小异，可是其中的意思可就高多了，这还得是够身份的剑侠客，才能看的出来。二位一僧一俗，虽然是一来一往的过手，可是谁也不肯轻易的进招。因为什么呢？皆因两个人的能为全都可以的了，屡屡的轻易发招，进手无用，未免与自己的本领上有亏。知道的当然明白，不知道的人，就不免要议论了。两个人都是这样的持重，

小心谨慎，他们这样一来不要紧，这个时候穿云白玉虎刘俊和张方站在那里看着，张方与刘俊低声说道："师兄，你看这是么？我还说开开眼呢，你看那位老剑客，我还以为他有什么样的本事了？不过也就是如此呀。这要是我，还用这么半天？看起来，人只可闻名，可别见面，要是见了面，不过也就平常呀。"

张方这个话尚未说完，刘俊还没答话的工夫，就听后面有人长笑了一声。弟兄二人回头一看。张方这一看不要紧，自己闹了一个面红耳赤。一看长笑之人，非是别个，正是少剑客王荫王德祖。张方说道："喝，我当是哪一位了，原来是少剑客。这才是应了那句话啦，草里说话路上有人听。我们弟兄二人在这里说闲话儿了，不想我也是失口，叫你听见了，真叫我惭愧的很。"王荫笑道："张少侠客，这也不要紧。你看他们这二位动手，这样的神情，差不多都不服气他们会有这么大名誉。大概凡是我们这一等的人们看了，都有这种意思。我说一句话，不怕你不爱听，要是真能看得出来的人，那个人的身份也就可以了，也得够个剑客的本领才行哪。"病太岁张方听了这个话，当时就把小辫气得要立起来，遂说道："王少剑客，据你这么说起来，莫非说你看得出来？今天还算巧啦，我得和你打听打听，究竟这是怎么个意思？王少侠客请你说话。"王荫听了这个话，随着一理海下的乌髯，口中说道："张少侠客，你要问我，我也是看不出来。我不过是常听老人家言讲，大凡两个人动手，要成了这个样子，都得是剑客的本领，才能做得到。你看着仿佛一点力不费，也不进手，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叫不失身份，人家所为保重自己的名誉，恐怕是一旦输手，有伤自己的名头。"张方闻听此言，当时便把大指一挑说道："好，既然是少剑客清于一切的事，比我这个吊客可高多了。有这句话我也想起来了，身份高的剑客是这对儿。这么看起来，不愿我不成，外面的事

你我不明白的太多了。”在说话的这个工夫，几人又看了看二位老剑客，还是彼此的过手，真是老练持重，出手不凡，两个人各不相下。张方与刘俊两个人听了王德祖这么一说，此时再看二位老剑客递招过手，张方暗自说道：倒是与别人不一样。

此时老二位过手，也不过二十个回合，老尼僧玉面玲珑佛心元一看吕爷把自己的连三招躲过去，心中暗自说道：今天看起来，吕留良不枉在剑客之中算是属一属二的人物，本领确是不坏。我方才看欧阳修和清尘动手，我也看的很真切，虽然和他也差不了多少，里面的身份可高的多了。发招稳重，出手敏捷，实在是老练的很，经过高人的传授，也就是我应付他，换一个人恐怕早被他打倒了。在先前有人说他的本领出众，武艺高强，我还有点不相信，今天亲自与他过手，倒是不含乎。老尼僧心中很是佩服吕爷。

这工夫吕爷也不是不佩服心元，心里暗挑大指，暗自想道：一个女流真有这样的好功夫，实在少见，所出的招法不俗，虽是不少，可是意思不一样，真受过高人的指点，也真下过好工夫，不枉三星子静修，是一个享大名的剑客了。看将起来，今天我更得留神，看这个意思，一时半时还难战败他。老剑客想到这里，更是不敢大意了。

二位老剑客彼此各自留神，多加小心，一个是振精神气注丹田行似雨，一个是奋勇气神出二目走如风。老二位这个工夫又走过了二十多招。老尼僧玉面玲珑佛心元，虽然他是一个稳重人，一看这个意思，心中可就有点着急了，暗自说道：要总是这样，我也打不倒他，我也不能叫他把我打倒。这样看起来我得施展我的绝手，如其不然，看这意思今天是难分胜败的。我如把绝招用出来，老匹夫有此本领也便逃出我的手里。如果不成的话，我这三招恐怕他难讨公道。我要打不倒你，我这个

玉面玲珑佛，从此闭门不出，绝口不谈武术。老人家心中想着，可就有意发出绝手。此时老剑客吕留良一看老尼发招过手有些变动，心中就明白了八九，暗自说道：不知这个老尼心中有什么变动，我此时可要多加小心。老头子心中想到此处，但见老尼僧心元使了一个蛇形箭，够奔自己的面门而来。老英雄一看，来招不善，当时未及招架，跟着往旁边一闪身形，把招躲过。此时心元一看，心中就是一怔，暗自说道：嗳呀，看这意思，今天我心元是最后动武的一天了，我三招要是打不中他，我也就不在外面谈武艺之事了。自己心中想着，把心一横，正要用二手绝招。

正在这个工夫，猛然间就听得一声无量佛，又一声阿弥陀佛，跟着同声说道："二位老剑客，请暂住手，现有我等到此，不可恋战不休。"

二位老人家一听有人说话，动着手看了看人群之中并未有人发言，大家都用目寻找说话之人。

正在这个工夫，但见由林后走出三个人来，头前是两位道长，后面跟着一位高僧。大家一看来者三人，道者二人，真是仙骨，气度不凡。这位僧家，有如罗汉降世，喜气盎然。三个人好不威风。

这个工夫那道长打了一个稽手说道："吕老剑客，心元老剑客，二位老人家，全都是艺中的魁首，道中的高人，怎么今天在此动起手来？岂不叫俗子们看着好笑？请快住手，与贫道等讲来，我们也可以知道其中的原因。"

心元与留良二人听了这个话，老尼僧心中暗自说道：我还进手不进手呢？此时老剑客留良当时虚用了一招，往外一纵身形，跳出圈外，来到老道们的面前说道："我当来者是哪一位了？原来是三位老人家到此，请先站立一旁，待我们分个胜负。"说

着转身又要与心元动手。

那老道当时走上前来，口中拦着说道：“老英雄，这是何苦？心元老剑客和大先生你，都不是平凡之辈，何必如此？请把原因与贫道言讲一番。”

此时老尼心元一看来者，虽含笑点头，未便上前搭话，心中暗自说道：他们怎么到在一起，来到此地呢？

第二百一十九回

群石岭脱凡会五剑

树林边明志战心元

书中代言，来这三位出家人，那一位全是道高德重的高人。头前的这位道长，姓张，名叫明志，那一位道士是赵明真，后面的那位和尚，不是别人，乃是大清国四大名剑老师，娘家姓袁，双名大化。那位说了，他们三位这是从那里来呢？怎么今天这么热闹呢，越来人越多？诸位，说书的就得有这个意思，每段书要不说个倒笔，书可就不热闹了，同时也不合乎情理。这三个人到此，其中就是一段倒笔。

在上回书说三次擂，完了之后，有一段五剑归真，从中这五位，都是人上之人。头一位就是张明志，第二位赵明真，三位就是袁鹤袁大化，四位是海底观潮赫连方，五位是泥小鬼陆恒。他们五位由打解家滩起身，便往杭州而来。在一路上打算找一个高山幽谷，五个人在里面一修行，养性修真，不在凡尘厮混。老五位全都是这个心意。

这一天正往前，可就来到杭州的地面，往前看了看，前边是一片大树林，道长张明志说道：“好一片大树林，这个所在，要是用功夫，真是一个好地方。”说着话走过了树林一看，又是

一座高山。一看此山，泥小鬼陆恒说道："这座大山，山倒是不小，何以说是穷山恶岭啦，一点什么也没有，今天所见的这座大山，远看着还是真不坏，不知上面生长什么没有？我们可以到上面看看去。"老剑客张明志也对大家说道："我们上去看看好不？"老和尚袁大化说道："好，我们看看上面有可以安身的地方没有？不要看这一面树林不旺，没有人烟，上边或者还有好的地方。"说着大家还往前走着，就够奔山路而来。老英雄赵明真笑道："大约这座山峰，在二十年前我上来过，也是我遍走江湖正在高兴的时候，我记得是为访一个人。"说着泥小鬼陆恒在头前引路，遂又接着问道："你老人家上去过么？那么上边有可居的所在没有？"赵明真说道："大约没有可居的地处。不过是这样，想当年我上来的时候，也不是为找住处，当然是没留神这一层。我们现在也没有事，为什么不上去看看呢？我倒很喜欢这座山，我们上去看看，如果有可以居住的地方，不是更好么？我记得上边的峰顶，有一片平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大约许是这座山，我记不甚清了。"

说着五位进入了山口，跟着往上行走。看山路虽然是很少人迹，倒是不甚难走。五个人往上走着，此时可就不像方才那个山道，往上走一步比一步难走。老人家赵爷说道："是这座山，我一看这个山道，我想起来了。"正在往上行走，看了看还有打柴的樵夫。此时老英雄袁大化说道："上面也有树木柴草，不然的话，焉有柴夫上来呢？"各人听了此话也并未答言，跟着还是往上行走。抬头看了看山道，前面的道路是一个大弯眸儿的形像，把一个山头躲在一边。此时老英雄赵爷说道："就是此地，我们走了上去，就是那个大平原。"

大家说着话，上了工夫不大，已经来到山顶。老人家张明志一看，遂说道："可惜此地古人未能发觉，或者在古时此处不

能住人，也未可知。如其不然，这么好的所在，不能没有人来修盖庙宇。”老英雄袁大化说道：“仙长说得此话甚有道理，想必是此处没被高人遇见，不然不能没人在此居住。可有一节，下边的山道，无论什么还都可以上，再往上来的这一大段山道，我想，要是那等闲之人，恐怕他难以来到此处。”老英雄听了此话，遂点头说道：“也是，我们走着尚且心有惧意，何况他一个平常之辈了。”老和尚袁大化说道：“你们来看，可惜这一片平原之地。我们是没有工夫，若要是有工夫的话，在这上面，修盖一座大大的庙宇，把这草地开为良田，我们在此一同修炼，这不是世外的桃源吗？”道长张明志闻听此言，遂又接着说道：“老方丈此话，正与山人同此心理。我看了这么半天，心中也是这样的打算。我想我们既然到在上面而来，再者我们这样的身份，不是我们自高身价，在大清国的普天之下，我们可以说是属一属二的人物了，既然来到这里，我们以后得了机会，我们照这个意思办理，作为我们安身的所在。”

老五位在说话之中，顺着山头又往左一拐，又走出有半箭之遥，远远的望一个洞口，洞门虽然不大，远看着也有六七尺的大小。在头前行走的就是道爷张明志，用目往里一看，但见里面灼灼的明光两道，直射出来。此时老和尚袁大化一看，便对道爷说道：“且慢，我们不必前进，大约里面有精灵居住。不怪此处没有人上来，或者有此精灵的原因，我们还要小心一二。”

此时道长与大家一同止住了前行。张明志一边往里看着，一边说道：“不不，大概这光不是精灵的目光，或者许是道家目光也未可知。看此两道光，光色很正，或者还是人的目光了。如果真的话，我们今天上得山来，不算虚此一程，得会高人了。”这个工夫赵明真与赫连方、泥小鬼陆恒站在旁边往里面看着。惟独赫连方与陆恒二人，在五个人之中，他们比较年轻一些，

有的时候，甚至于还有一些孩子气。今天他们二人一听老剑客说得此话，这才知道人要是有真正的功夫，二目也能放光，故此也是一时好奇的心胜，泥小鬼陆恒说道："仙长，你老说此处没有古迹，这不也是古迹么？据我想这样的一个好地方，一定是有人在此。这两道光，真要是得道高人的二目，我想此人的本领，可就要出乎我老师以上了。既然如此，我们倒要会会这位长者，以后我们下山之时，见了人也可以说说讲讲。不然我们登上此山，也很不易，没得着一点什么，也是太不好看了。"

泥小鬼陆恒说了这个话，闹得那三位一僧二道，也不约而同的，又举步往前行走。五个人走着心中不见实，仍是有些不安，虽然断定是人目发光，也是不敢自信。往前走了数十步，这才来到洞口。爷儿几个，又往里面一看，影影的看着一人，坐在里面的正当中，大约还是一个僧服的长者。大家一看之下，心中这才放下，见里面也是一位出家人，当然是一道的高僧了。但见他双手合掌，二目圆睁。

这个工夫老人家张明志一看，心中暗自说道：这位高僧，目光既然如此的光亮，武道之中，可是太难得的人了。就以我的恩师来说，那是多高的身份，他老人家的目光，也不敢和人家比，就不用说我们与别人了。

这个工夫泥小鬼陆恒，也站在那里往里留神观看，那个意思恨不得人家往里叫，才可他的心意，得着机会也好和人家接谈，以后他好和人说说讲讲。这是泥小鬼陆恒自己的心意，也为的是多长见闻。

大家往里观看，里边的那位呢，也是很注意在外边的人。彼此的观看。这个工夫可就不小了。老剑客袁大化一想，要这么看起来，这洞中的老者，不是凡人，那是一定了，看这意思还是一位非常的高人。这要是换一位，谁也不能容这个，人家

这是清静的地方，是修炼的地方，四五个人站在外边，连说带看，如同看怪物一般的看人家，无论什么人也要说话的。不想人家竟自视同无物，心意不乱的仍是一些不动，实在是一位高人。可是一节，我们要是不理人家，我们既到在此处，我们不与接谈，以后要有人提起此处，我们又都来过，什么也不知道，那也实在成了笑话了。来了半天，此处的高人连面都没看见，那不是太难看了么？我不如公然的走上前去，就和他攀谈，看他怎么样。真要不是人，或是什么精灵，我就此把他除了，我们也好在此山上居住。老人家想到此处，再看里面仍是照常，一动也不动。

这个工夫泥小鬼陆恒心里可就急了，他便往前紧走了两步，往里面高声的说道："我说里面这位出家的高僧，未领教你老人家的法号，在外面怎样的称呼呢？我们大家无意中来到此打搅，自觉得惭愧了，老人家实在是一位高明，尚望老方丈把法号示知，我们就觉得无限的光荣了。"泥小鬼陆恒将此话说完，心中还想着人家答言了，不想那老和尚连理也不理。

大家正在纳闷，不知这个和尚是怎么个心意了，就听老和尚袁大化说道："陆恒，不要如此的莽撞，我们但听老人家的答言罢了。"几个人在洞外把此话说完，不想还是无人答言。老和尚还是坐在那里，二目直视，注意看着他们这老少的剑客。

这工夫老剑客袁大化一看如此的光景，心中暗自说道：看这意思，或者里面这个和尚真许不是人，是什么精灵不成？要不然他怎么不说话呢？这样和他客气他都不理，自己也太拿身份了。这个地方轻易人走不到的地方，多年的精灵，是免不了的，或者也许的什么妖精点化人形也未可知。今天我们既然遇上，可不能不见个水落石出，我先给你两句听听。你要是人，当然得有火，他要一着急，我就有话问他了，也就好办啦。倘

若是多年的妖怪，故意的点化人形，要在我们面前作怪，那可是你自寻苦恼，别拿我们当作平常之辈。你要知道，我们是侠义道中的人物，任凭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们专以一身的真功夫来治服一切的，也要要你的性命。老人家想到此处，遂用手往里一指，高声的叫道："我说里面的和尚，你不要和我们装作无上的高人，像你这等之辈，见过的可以说是车载斗量了，你不必这样的趾高气扬。"

老人家说了这个话，还不等里面的和尚答话，这个工夫泥小鬼陆恒往前一进身，走入了洞口，本打算不管他三七二十一，把这个和尚抓住再说，也不论是人哪，是妖怪，先抓他一把，看他有多大的本领。

此时在后面的几位，一看泥小鬼陆恒这样的莽撞，也不便再拦了。一看他已然进入洞口，他就双手往里一伸，那意思打算把和尚抓住，拉将出来。正在这个工夫，也没看出怎么样来，就看人家一抬手，就将泥小鬼由洞里打了出来。泥小鬼退出洞口，足有四五尺，当时倒在尘埃。打算要站住，可是身不由己了。跟着站起身形，此时留神一看，就见洞口里面的那个和尚，走了出来，站在洞口以外，合手双十，口念佛号，遂说道："这是何方的小辈，敢在我的面前无礼？今天把出家人招恼，我看你们来者几人，往那里逃走？"

和尚说了这个话，这个工夫老少的剑客，留神一看这位出家的和尚，真是精神饱满，高大的身材，站在那里真是威风凛凛，煞气凌人，看年岁足有百岁以外。

此时大家看罢多时，道长张明志看了，心中不由得怒气上升，心中暗自说道：我们今天在无心之中遇上这么一个凶僧，如此的无礼。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五个人是如何的人物？天下的英雄剑客，会了不计其数，可以说被人家打倒的时候，是

很少了。我看你的本领也倒是不小，我还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大能为。老剑客想到此处，这才往前紧走了几步，来在那个和尚的面前，口念佛号一声无量佛之后，遂接着说道："这位长老，未领教法号何名？在此处修炼有多少年，请当面言明，出家人愿闻其详。"道爷这话尚未说完，就看那老和尚连连摆手，遂又接着说道："你也不必相问。今天你们到此处，分明是打搅于我，出家人本不愿意得会常人，你们这叫欺我太甚了。我一个修炼之人，本应清静才是，这也是你们所知道的事，不但不躲于我，倒在我的面前指手划脚的胡言乱语，这不是有意与我为难吗？出家人在此多年，并没有一人前来打搅，不想今天来了你们这几个人，竟在此胡为，真乃岂有此理！出家人我绝不与你们善罢甘休。"道长张明志闻听此言，连连点头说道："大师傅不要着急，既然不愿意说出真名实姓，出家人也不再相问。方才那人是我的徒弟，别看他那个样儿，年岁不算甚大，这也不怨你老人家一手将他打了出去，实在是他的功夫不佳。现因出家人出头，也无非是和你老人家问问法号何名，本领如何。"那和尚闻听此言，笑容满面的说道："这位仙长，你要这样的说法，得了，也不用客气啦，我就请你进手过来，我们看一看好了。道长你如果要是将出家人一拳或是一脚打倒在地，我自有姓名相告于你。如其不然的话，真要是你的武功不行，不是出家人我的对手，哈哈，弥陀佛，道长，你要想走，可就难上加难了。"老道张明志把话听完，遂冷笑了两声说道："如此说来，我就领教领教大师傅的功夫究竟是怎样了。"和尚听了这个话，当时说道："请。"

说着两个人当时一同往头前一站。此时道爷张明志并不客气，左手一晃，右手随着一个掌过来，照定和尚的太阳穴打来。那和尚一看人家的掌到，跟着手下一蹲身，张明志的招法走空。

人家和尚借着这个工夫，双掌齐发，往外面一推，用了一个双撞手。张道爷赶紧用二臂往外一扬，把双掌支出去之后，二次又跟着一招。这一僧一道可就打在了一外。要说张明志在剑侠客之中，就得说是能为出众。就拿四大名剑和他比起来，都可以说是平平，能为就算可以啦。不想今天遇见这个和尚，他们两下里这样的一比，竟自也难分胜负。

这个工夫所有在场的老少剑侠客一看如此的光景，不由得暗自点头，各自心中说道：看将起来，不怪老人家常说，练武功夫是不容易的。这真是有经验的话语。这才应了那句话啦，人外有人，天外边还有天呢，能人背后有能人，是一点也不假。据我们看来，张明志的本领就可以的了，用功夫到了他们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谁想到还不为出奇，在这山洞之中，今天就遇上这么一个和尚，也不知他的名号，武功还是真可以，实在是个高人。看他们两个这样的功夫，时间要是一长了，张道长还未必是和尚的对手。真要是不能成的话，我们那一个能敢出头呢？也给张道长正一正面子。想不到他老来老来还赶上这么一椿事情，看将起来，这外面的高人太多了，略有一点大意，栽了筋斗就不小。不表大家这样的思想。

此时两人动手，各使平生的绝艺。张明志会了这样些个高人，都没费过这么大的力气，也就解决了，十回中九回，总是占了上风。今天会了这个和尚，张道长用足了十分的精神，就这么着，看那意思还未必能胜人家不能。张道长心中也是这样的思想，暗自又道：这个和尚我看了他这么半天，我怎么不认识他呢？大凡要是有武功夫的人们，我不认识的很少，怎么今天这个和尚，我怎么没见过他呢？看起来人还是一处不到，一处不知。今天我别的不希望，我就希望不落败，就算可以了。看这个凶僧的本领实在是不弱，我想我希望把他打倒，可不能

那么容易了。今天既然遇上这个事，也是无可如何啦，我先保住我的名誉要紧，不求有功，我是但救无过。想到这里，老剑客当时可虽是把招法走开了，可是一手一式的招法，更是加了十二分的小心，更不敢大意了。两个人一往一来，真是不可开交。这工夫二人动手，又有二三十个回合，此时尚还不分说占上风。

站在旁边的那位道长赵明真，一看这个光景，心中暗自说道：无量佛，看今天这个事，真是意料不到的事。如此看来，仙长要打算把这个凶僧打倒，看这个意思，还是真不容易，看他们两下里动手，这么半天还是不分胜负。这些年张道长和那一个动手，也没像今天这样的费事。我本应当上前，把师兄替换下来，无奈一节，他老人家动手，尚且不成，我要是出头，被人家打倒，尚还不大要紧，那样一来我们弟兄倒不好看了，因为这和尚的本领，我看着实在是不弱。好在师兄他也明白，也不能怪罪于我。别看他老人家能与和尚应付这么半天，我要与这个和尚走在一起，还未必能凑合的了这么大工夫了。我暂时保全名誉，我再留神看着这个和尚的功夫，有什么露空的毛病没有，我好作个准备。他要有空子的时候，等到我和他交手，我就给他一个乘虚而入，把和尚打倒，也可以显一显我的身手。再等一时，师兄如果不成，我再出头与和尚较量。赵明真心中暗自思想，在这个时候，就留神那个和尚的手法，真把全付的精神注意在和尚的身上。

这个时候再看人家和尚，可就把步法走开了，一招一式，真要是和普通人比起来，真可以说是能为出众了。此时再看张道长，可就不然了，发招的时候总有一点胆怯的地方，看着他的神气，好像有些不安的样子。好容易把招发出去了，又不敢十分的进手，可是这么一来不大要紧，未免可就迟慢多了。人

家和尚进手还是始终如一，并不示弱。大家看了这个意思都是心中想着恐怕道长不成，真要是打不过人家，所有今天来的这几位又算怎么一回事情呢？

到了这个时候，别人尚还不提，惟独老人家袁鹤袁大化，心中可有些个不安，看着道爷有点不得上风的神情，心中暗自说道：要等他老人家落败了以后，我再出头，那样一来可有点对不起他了。我真要是此时出去替他，这也很关乎甚大了。别看我有心把张道爷换回来，倘若我要是不成的时候，要落败，未必有人出来去替我。再者说张道长尚且不成，我出去之后，就能胜的了人家吗？看起来我还是先不出去为是。他老人家这么一想，可就也没心出头了。

这工夫道长张明志，也并不是不知道师弟的这个心理，心中暗自说道：这个凶僧我要是再和他比拳脚，那我可就不定怎么样了，恐怕我要败在他的手中。我万一要是不成的话，所有在场的这几位，更是不用说了。事到这个地步，我也不能叫他们为难，我再要是迟延一会儿，恐怕就要误事了。自己心中想着，此时用二目看了看对方的老和尚，又留神往各处看了看，打算找个空子，纵身形腾身缓手，好把自己的兵刃取出来。张道长虽然是这个意思，还没得着工夫了。

此时老和尚早就看出来了，心中暗道：这个妖道，他要改变招法和我比较，或者也许要逃走也未可知。此时老和尚跟着又把招法走开了。此时再看道爷招法，出来的可比方才急的多了，如果有个顾及不到，那可就不得了。自己正在思想，又看了看大家。

正在这个时候，老和尚一想，我还是不能给他容工夫，我得给他来个厉害的。自己想到这里，当时使了一个招法。张道爷猛然一看，但见和尚使了一招双峰贯耳，够奔自己而来，真

要是往下一蹲身，也可以躲过去了，不想道爷不这么来，故意的腰间一用力，往后面一坐，出去足有七八尺。和尚一看，见此光景不好，心中说道：不好，人要走了。当时一伏身正要追赶。就在这么个时候，张道爷一顺手便由里面取出来一对三环套月，跟着一转身形，一指和尚哈哈的笑了两声，遂说道："这位大师傅，你的招法也算不错，山人业已领教过，不用再比了。出家人我要看看你所用的兵刃如何？"道爷张明志说着话摆动军刃前来。

这时候老和尚一看道长取出这对兵刃，不由得注目留神一看，不觉的看了半天工夫也没说出话来，自己怔了半天神，这才念了一声阿弥陀佛，遂又高声叫道："这位仙长，出家人并不相识，不过我看这对兵刃，倒是很觉面熟，大概外面用这个的没有多少人。未领教仙长道号何名？真要是小僧耳闻之人，我们何必如此呢？但不知仙长是那一位高人？"

这个工夫仙长张明志取出自己的军刃，正要在人前显耀，抖一抖威风，报复方才那一点的弱点，不想人家此时说话非常的客气，口口声声有点套近乎的意思，说认识自己的兵刃。你要说普通的单刀花枪，那是古人所留，谈到出家人这对三环套月，外面没有能用的，也就是我们师兄弟二人，我们徒弟都未必能成。怎么着你说你认识？这个话说起来，倒叫我莫名其妙了。莫非说外面有人用这个东西不成？张明志想了半天，后来这才说道："高僧，听你所言，出家人我不甚明白。要说别的东西，那是古代所留，要说我手中这对兵刃，可以说天下难找，敢说你找不出第二个来，怎么你说你认识这个东西呢？但不知老和尚你在什么地方见过此物？叫做何名？"那和尚听了这个话，笑着说道："你要问我怎么认识这个军刃，我当时未便说明，说出来也不一定对不对。可有一节，我也就只闻其名，未见其

面。使用这种兵刃之人，听说也是道家，三清教门以内很有名的人物，他们师兄弟共是两位，长兄姓张，名为明志二字，师弟姓赵，名为明真。弟兄二人，对于这种兵刃，真是苦心研究。这种兵刃，我听说名为三环套月，仙长所用此物，但不知是与不是？”道长张明志闻听和尚说了这个话，当时满面的笑容说道：“高僧，果然是高明的长者。我用的这对兵刃，正是你老人家所说的三环套月，不才我就是张明志。”遂用手一指赵明真说道：“这就是我的师弟赵明真。”老和尚闻听此言，遂哈哈的大笑了两声，遂走近前来说道：“这么说起来，我们都不是外人了。老人家你这是由打什么地方而来呢？那么这位高僧是……”

此时袁大化一看，跟着走上前来，口念佛号说道：“阿弥陀佛，高僧，小僧我姓袁名鹤，号为大化，法号一尘。但不知老和尚是那一位？是何处的高僧？在此处修行，有多少岁月？今天我们误到此处，有扰高僧的道行，实在是太无礼了。”

袁大化此时话未说完，只听那位老和尚又笑道：“我当来者是那一位了，原来都是成名的老剑客们，真乃三生有幸，小僧今天得会高人了。”一尘僧闻听此言，遂又说道：“正是不才。未领教你老人家的法号何名？宝刹何处？”

那老和尚听了这个话，遂叹了一口气说道：“各位老剑客，小僧我的法号实在是不应当往外说，好在一样儿，今天来者你们这几位，也都是高尚的剑客，说出来也没有什么关系，听我慢慢的道来。出家人我本是师兄弟三人，我排行在前，还有两个师弟，他们可是久居凡尘，各处了愿，小僧我可就不敢那样的久在凡间了。小僧我自从出家以来，原就不愿意会见人面，虚与应酬，故而上得山来，在此处隐避多年。出家人我的法号名为脱凡，二师弟脱尘，三师弟脱元。”

老和尚说到此处，大家听了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这个

老和尚原来是一位高尚的剑客呀，僧门之中的三脱长老之一呀。今天在此会上了大方丈，大家真是幸运非常。

书中代言，脱凡大方丈自从把功夫学在身上，在外边闯荡江湖，年代不久，就不愿意再在外面了，看了看在外面实在没有意思，为名为利的在那人群之中，争权夺利，完了之后，不过也就是一死，连一点什么东西也带不了走，这是何苦呢？看起来人有什么意思呢？大方丈心中因为有这个出世的意思，这才到各处云游，想要找一个深山大谷，在里面一修行，久练气功。如要把真气功练到，那上合乎口天之口。

这一年老人家到此，可就得着这个高山，和人家一打听，才知道这座山名叫群石岭。自己有一身的功夫，这座山虽然不好上，老人家上来，倒也不算什么。自己一人上得山来，看了看上面是一片平原，心中也是非常的欢喜，暗自说道：这个地方要是修盖一座庙宇，以后也是一座古迹。嗳，无奈一节，我脱凡和尚此时是妙手空空，也是办不到的。老和尚想到此处，可就走到这个古洞的前面。老人家一看，心中甚是欢喜的暗道：我正在想着没有躲避风雨之处，不想此处还有这么一个所在。老人家自己便把洞内洞外的荒草树枝，自己拨除得干干净净，从此老人家在里面可就打坐修行起来，每日只是用气功。自己限制自己的工夫，没有要紧的事，是不轻易下山的，一年只限下一次山，不用说别人，就是自己的两个师弟，也不常常接见。

这一天，想到坐在洞中，耳听得有人谈笑之声，又有脚步与石子的声音。老人家静修多年，耳目比平常人可灵的太多了。自从张道长等五位老少的剑客，登上山来，老人家就听见有异样的声音，自己心中也不去理他，还是安神用功。以后两耳的声音越来越近，老人家不由得心中一动，暗自说道：莫非说下面有人上来不成？如果有人到此，也不是那等闲之人，或者是

二位弟兄上来也未可知。此时只听人声嘈杂，老人家可就不知道是谁了，只有在洞中闭目而听。听得声音越发近了，老人家将二目睁开，注目洞外的来人。看了工夫不大，只见面前走来老少五个人，细一看是僧道不等。在前面是一位俗家，后边跟着老道和尚，五个人那一个年岁也不小了，可惜一样，五个人之中，自己连一个也不认识。心中暗自说道：他们这是从那里来的？他们五个人既能上来，本领定是不含乎，平常人是不行的，这个地方要是能上来，非有剑客的本领是办不到的。老人家心中正在想着，这个工夫人家已经来到自己的面前，不住的往里观看自己。老人家心中说道：这几个人是找谁来的？真是岂有此理了，我在此处这么些年，还没遇上你们这样的了。我最不愿意与常人接近，不想今天来了五个，还是真不少来，还是不住的看我。你们不是看我吗？我也不理你们。我若不理你们也就走啦。老和尚心中是这么想了，想着可倒是好，可有一样儿，这五个人之中，惟独这位泥小鬼陆恒，虽然年岁也不小啦，可是他的脾气总改不了，遇见什么事情，总是抢阳斗胜，今天上前就伸手去拉人家老和尚，他也不想想脱凡老方丈是什么样的人物？是什么样的功夫？人家虽有涵养，当时也不能吃这个，一看泥小鬼陆恒伸手来抓自己，老人家一抬手照定陆爷就是一掌，就将陆爷推了出去。这个工夫再看那个老道，有些不悦的神情。老和尚一看，心中暗自说道：真是岂有此理的事，我在洞中打坐，也没有招惹你们，谁也不碍谁的事，你们成心搅我，我将那个东西推开，怎么？你们还不乐意？实在是太不讲理了。老人家想到这里，这个工夫就听那个老道说道：“这位高僧的法号何名？在此静修多少年？”老人家一听这个话，心中的气还消一点。二人说了半天，终至比起手来。两个人在比手之间，真是互相的钦佩。后来一看老道把自己的兵刃亮了出

来，这才各叙来历，彼此把前前后后说明，提起来都不是外人，老方丈真乃是一位隐遁深山的高人。（整理者注：《雍正剑侠十三部》第十部第一百四十回中说，脱凡和尚原名方正伦，曾在明朝为官，后披发入山，出家为僧。在法华寺遇见高僧虚相，练艺六七十年。虚相圆寂，脱凡才止功不练，住持云南府法华寺下院，替师收徒，收下脱元、脱尘二位师弟。后在龙岩得遇袁大化，与袁大化论师承，原来袁大化、张明志、赵明真三人的师父虚空与脱凡师父虚相是亲师兄弟，袁大化遂授脱凡气功以为相赠。本书此处与前文《雍正剑侠十三部》情节矛盾之处，为保持原貌，不作更改。）

老人家一看这种情形，遂说道："你们几位这是算往那里而去呢？怎么今天来到山上呢？"道长张明志与赵明真二人闻听此言，遂异口同声的说道："无量佛，老方丈，你老人家要问我们的去处，实在是行无所定。"张道长又把三次擂事毕以后说了一番，五个人打算要找一个清静的所在一隐身形，不闻世事的意思，也和老和尚说了一回。

袁大化站在旁边又接着叫道："老方丈，我们在沿路之上，多处的留神，怎奈终是没有妥实的地点，不想今天到此打搅老方丈的清修，实在是惭愧的很了。"

老和尚把此话听完，遂又接着说道："各位老剑客，这么说起来，也不必为此事为难了。我此时所占的这个山洞，地方虽也不算甚大，也可以凑合着容下了，你们要是能屈尊在此呢，就在这里也未尝不可，据我看也省得你们老几位到各处寻找去了。"张、赵二位一听老和尚这个话，想了想遂又接着说道："如果这样的话，你老人家倒是一番美意，我看未必能成。地方要是大，那就不用说了，老方丈不让我们，我们都不想走啦。无奈老方丈你这个洞府太小，叫我们五个人一住，那如何能成呢？"

老和尚说道："这个倒不要紧，道长听我把话说完了。因为什么我说这个话呢？现在我打算把这个洞让给你们，我还有地方安身，这是一节。再者，不知不觉的这些年我也没出世，天下成名的剑侠客，近些年我一个也没看见过，一者是洞中没人看管，二来我也不愿意下山去。现在听老剑客你们之言，一次二次甚至于第三次擂台都打过了，我想那天下的英雄，定是不少了，这是多么热闹的事情，可惜老僧我未能到场，实在是叫我后悔的很。看将起来，这也是我久居山上，不常与各路英雄接见的缘故。今天我打算下山，一者可以拜访拜访多年不见的老友，二来我的两位师弟，也是多日不见了，我也打算回去看看他们。"

老人家把话说到这里，此时老和尚袁大化，道长张明志与赵明真弟兄二人一听此话，遂异口同声的说道："老方丈，你老人家这个打算，可不算好，不是个办法。你老的事情，我们暂且不谈，我们先说一层。我想咱们大家同住此洞，还可以住上几天，你老人家要是一走，这个事情可太不合乎了，我们来一个喧宾夺主，那可太不对了，太不合人情了。老方丈此时不要离去，今天我们不必谈了，当然要打搅了，我们明天还要下山，去另寻他处。我们走以后，你老人家再下山不迟。"老和尚听了这个话，遂又接着说道："各位剑客，说的这是那里话来？几位要把老僧之言，听明白为是。出家人我是一个直性人，心里有什么意思当时就说了出来，故此才招得各位错想，还以为是老僧躲避众位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实在是要趁此机会下山。再说这个地方，我住了这些年，也是有些烦闷了。"大家一听老和尚这个话，遂笑道："老方丈，既然是这么着，我们可算给你老看着此洞，你老几时来了，我们再走。你老想想，这个办法好不好呢？"老和尚点头。

大家把话说完，天已然不早啦，老方丈便张罗着煮饭熬粥。

好在大家也不闲着，跟着一齐忙。老和尚就把放米的地处，以及打水的地方，全都说与大家。不大的工夫，粥饭齐备。大家用饭之后，又谈了一会话，便各自安歇。一夜无书。

到了次日天明，老和尚老早的起身，就与大家告辞下山不提。

单表各位的老少英雄，从此就在这个洞一住，倒是十分的安适。每天把饭吃完了之后，爷儿几个各处散步看景。过了几天的光景，每天煮饭熬粥都是泥小鬼陆恒，汲水打柴都是赫连方。

这一天也是该着有事，自从一早起来，就没看见他们两个人。张明志便与赵明真、袁大化二人说道："老方丈，你们二位来看，这两个孩子，虽然是年岁不小了，老是贪玩的心不退，每天他们在溜完了之后，回来是取水的取水，烧饭的烧饭。今天他们两个不定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到了饭时还不想着先回来，真正叫可气。"袁爷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可不是吗？要说两个人年纪也不小啦，总是这样的顽皮，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我还要说他们呢。我们这一次出来，来到此处，这是借人家的地方寄居几天，这不是在自己家里了。"赵爷听了此话，笑容满面的不作一语。老三位说着，也不能再等着了，他们不来，只好自己下手做吧。老三位把饭用完，一天也没动身，就在洞中一坐，但等他们两个人回来。不想三位老人家坐了一天，真到把晚饭吃了，还是不见他们两个人回来。到了此时，老三位可有点不放心了，道长张明志说道："二位，天到这个时候，怎么还不见他们回来？我想他们也许惹了什么事情不成？或者也许下了山。"袁大化说道："要惹了事，那一定是下去啦。这山上是多见树木，少见人的地方，有什么事情可惹呢？"老三位说着话，天也就不早了，说着说虽然是安歇了，说说讲讲的一夜

也没睡着。

赶到了次日清晨，也未见他们到来。袁大化说道："他们要是这样，这可不得了。我想他们两个，自从学艺以后，那一个也没离开过我们，我们在山上住了这么几天，他们两个玩心不退，这一定是下山了，大半是有什么事了。你们二位先在此给人家看着此洞，我去下山寻找这两个东西。"此时张、赵二位道爷一听这个话，遂说道："老方丈，你老人家既然不放心两个徒弟，我们焉能放心的下？还不如我们大家一同下山去寻，老人家以为如何呢？"老和尚袁大化闻听此言，遂又想了想说道："好，那也未为不可。不过可有一节，此处没有人给他照管了。倘若我们走了之后，要有人前来，那便如何是好呢？"一尘老和尚说完这个话，遂又跟着说道："二位仙长想想，有这么一说没有呢？"张、赵二人一听此言，遂又接着说道："这一层，那也不要紧，好在我们也不往别处去，天晚了我们还回来。"袁爷一听这个话，这才点头。

说着老三位就把手使的东西收拾了收拾，放在一旁，这才出离了洞口，三个人慢慢的自在逍遥可就下了高山，工夫也不算甚大，在前面是二位道爷，后边就是高僧袁大化。三个人下了高山，顺着大道，便向各处寻找。找了半日的工夫，连一些影子都没有，也想不起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三个人心中甚是着急，还是往前行走。正在走着，猛然听得树林之中，有人说话的声音。老三位便止住脚步，仔细留神往林中一看，但见树林里面有许多的人。老三位看了一时，在先前倒不怎么样，后来一看，才看出来，所有在场的人，都是成了名的剑侠客。

张明志看见别人倒不怎么样儿，惟独看见吕留良在当场动手，心中暗自说道：老剑客这是和谁动起手来，甚至于这样呢？耳闻着吕留良，别名吕大先生，虽说是一个练武功夫的，身为

剑客，别人看着可不能看出来，总是文质彬彬的老先生的样，就是在这动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稳重。可是呀，今天比手可不比往昔，今天看着，所进手还是非常的厉害呢，我看看那个人究竟是谁？老剑客张明志又留神一看，心中这才明白，暗自又道：莫怪吕老剑客卖这么大的力气了，原来是和聚英山的余党。这个尼姑我倒看见过他，也听人家说过，这个老尼姑名叫心元，大约别号人称玉面玲珑佛，也是一个剑客的身份了，这是人人皆知的。最近我听说他身入聚英山，我想十四子允禔与赵丕等造反，他们究竟是不正。常言说的好，自古都是有道伐无道，那有无道反来伐有道之理呢？这个老尼连这个意思都不知道么？怎么就这样的护庇贼人呢？也不想想，天下的剑客，只要是心地公正的人，那一个能容这个？这不问可知呀，吕老剑客今天这个意思，可以说是替大清国除奸拿贼了。据我大概来看，吕老剑客虽然是输不了，可是打算占尼姑的上风，我看恐怕不易。今天我们既然赶上了，这个意思，我们也不能看着吕老剑客败在老尼的手里。道长张明志想到这里，这才高声的念了一声无量佛。道爷这一声无量佛不要紧，后边这二位也跟着念了一声佛，说着三位老剑客一同出头，便在当中一站。

此时众位老少的剑客一看，心中都是一怔，暗自欢喜。老三位当时也不用人问，便各自道名姓。

这个工夫老尼心元这才明白，心中暗自说道：看起来大清国的剑侠客还是真不少，要看今天这个样儿，西安侯允禔的大事，恐怕难以成功。今天才有这么点小事，人家就来了这么些人，不但大事难成，就说现在，我们这几个人此时想走都不成了。

心元老尼心中想着，这工夫只见那个老道张明志走在吕留良跟前说道：“吕老剑客，我们久违的很了。”老人家一看，倒

闹了一怔，当时也不好问人家的道号何名，遂客气了几句。张明志说道："老英雄，今天为什么在此动手？"吕老英雄当时也说不上什么来。此时老剑客九华峰上一枝兰赵爷走了过来，才把聚英山和卧云山庄对峙之事，前前后后的细说了一遍。张道长这才明白其中的底细。遂说道："原来你们这是造反叛国呀。"说着话道爷一转身形，便向老尼心元，打了一稽手说道："这位老剑客，原是出家的右僧，有此本领，实在令贫道钦佩的很了。据山人来想，我们既然都是出家人，佛家当守戒律，我们道家应守清规，才能正悟修禅。但不知老剑客竟与歹人为伍，到此与侠义道中的正人君子为对，你老人家那可就太错了。今天山人来到此地，既然遇上此事，我也不能不管，焉有袖手旁观的道理呢？老人家如能听我的良言相劝，老人家不必恋此红尘之事，我们可以不管他们的曲直，还是另寻一个深山大谷之中，修真养性为是，也就是我们出外人的本分。山人本是口快心直之人，不怕老剑客见怪的话，老人家如能听我的良言，我们可以息事宁人，各不相扰。如其不然的话，山人也就无法不出来应付一二了。"

老道张明志说到这里，老尼僧心元闻听此言，遂哈哈的冷笑两声，口中叫道："张道长，你说得此话自己也不觉得口冷一些么？今天不是老尼说话口狂，想我心元，也是一个劝的人，什么事出家人我看不开呢？不过此事其中虽然没有我，但是其中的疑点很多。山庄之内既然约请各路的英雄，怎么都是一个一个的前来？实在是令人不解。这个我们先不提，在仙长没来之先，我已经说过不少的良言，无奈一节，一个个都是麻木不仁之辈，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也不必多叙闲言。老剑客既然如此，那么小僧只有一二好了，出家人敬陪在此。"说着话老尼僧当时往后退了一步。

张明志一看这般光景，心中暗自说道：这个老尼他不吃此话。说着并不答言，当时往前一进步，举手打来。老尼僧用袍袖一撩，抬腿照定道爷的右胯就是一个蹬脚。老道一看对方来势甚猛，当时往前一个箭步闪开，回身跟着进手，两个人打在一起。

此时在场的众人站旁观看，一个个都是注目留神。有的心中暗道：不怪老道张明志对心元说话口气冲，手下实在是不弱。看他们进手破招，实在是不多见的很多。有的心中暗道：这个老尼的本事不知有多大？他接着应战这几位，他都应付的了，还是一位是一位的本事。此时和张道长所进的手，可又不一样。方才和吕老剑客又是一样，和晏爷又是一样。看起来这个老尼的本领，实在是可以。

此时病太岁张方和穿云白玉虎刘俊低声说道："不怪王荫说，旁边看着，还得分人看了，实在是不假。我们今天倒要看看他们两下里谁成谁不成。要说张明志，这个人你知道不知道？"刘俊看着那边动手，点头说道："知道。"遂又向张方说道："我怎么不知道？这是很有名的剑客，大清国的四剑客尚且还不成呢，我看这个老尼要能和他走个平手，他也就可以了。现在这个老尼已经比手比过人两个人了，此时张道长出来，就是走个平手，可也不算张明志的能为强。"

正在这个时候，老尼和张道长比手，就有二十来招了，一看老尼心元的神色可就有点慌张了，手下不像方才那样的持重了，只有招架之工，没有还手之力。大家一看这个情形，不住的暗自点头。

张方心中暗道：看起来这个能为可不是嘴说的，我还怕张明志再不成，这一场比武的大战，一个个都被老尼所败，怎么算个了结呢？可见山庄上还是没有能人了。这样一来，大概还

可以有个眉目，究竟如何，我好作一个简明的折子，打到北京，也能应付我的差事。不提张方暗自打算自己的事情。

老英雄侯庭低声便向方泰方宇平说道："你说心元这个老尼，一个女流，这个本领还是真可以，我想张明志恐怕也不行。没想到这个老尼现在会手忙脚乱起来，堪堪的败北呀。看起来这武功可不是说着玩的，要是练，还是得下苦功夫，往深处追究。"

此时老和尚清尘长老与和尚长法、阚公乾三个人一看如此的光景，心中暗道：这可怎么是好？老人家此时与张明志动手，恐怕是过于累了，但不知此时山中知道不知？如其不然，要是不知道的话，人家山庄的人是越来越多。老和尚想到这里心中甚是为难。自己回头又看了看公乾与长法，见和尚长法仍在地下坐着，随着走了过来，对公乾低声道："公乾，你看人家的人是起来越多。我看人家是有计划的，一个一个的来，以逸待劳，还是一个比一个的能为高。我想我们山中，现在他们正式的人们一个没有，我们都是被约的，这算什么事呢？我想他们既然想要举事，可是一点计划没有。这算怎么一回事呢？现在我们在此和山庄的人们动手，大概山上孟蕴辉与曹龙他们两个人还许不知道了。"公乾接着说道："也许不知道，因为我们出来的时候，打算劫童林，倒是没与他们提。"老僧清尘说道："这样办吧，你先把长法弄回去要紧，我看差不离我们也回去了，搭救李居龄与赵丕，我们再另想办法吧。这样我看也不成，人家山庄的人越来越勇，我们这边就是咱们四个人，还有一个受伤的，山上也没人来接应，这算么呢？你们先去，等我跟老当家的回去时候再说，我们再想法子。还是那句话，救人倒可以，叫我们一同帮着起事，那是不行的。你以为怎么样？"双枪赛文龙一听这个话，遂接着说道："是呀，我也是这个意思，我打

算把老方丈送回山中，我叫孟蕴辉、曹龙他们想办法去。”清尘长老说道：“他们有什么办法？连他们还总想着约出你我来呢。不是这样么？现在老当家的据我看也累了，你们先回去，我看看怎么个结果，等一时我们也要回去了，有什么话再说吧。”公乾与长法二人听了老和尚这个话，也是无法，二人点头答应。

双枪赛文龙当时一蹲身，便向和尚长法说道：“来来，师兄，我们暂时回山，先敷药再说。等师兄伤好之后，你我弟兄二人还要亲自去到山庄搭救仙长。”和尚点头爬起，公乾便把长法背在身上，便对老和尚点头辞去。走过了树林，施展自己功夫，飞奔山上而去。

此时老和尚清尘见他二人走后，心中暗自说道：看这个意思，老当家的也是技穷无力了。我还是再替他啊，是不替呢？看将起来，人家山庄的人很多，这个不成还有那个。现在我们只是两个人，不用说此时尚还未败，就说是不能胜他们，也可以说是虽败犹荣了，我也不必再出头了，莫若我也回去，给二寨主一个信息，看他如何的处理吧。老和尚想到这里，给老尼僧心元来了一个不辞而别，自己找了一个机会转身形穿过了树林，顺着大道，自己也就走下去了。

老和尚这一走不要紧，在场的众人，一个个注目观看，此时方泰方宇平说道：“追，这一个不能叫他走去。”说着一伏身正要上前追赶，此时老人家赵兰田说道：“宇平，你且住了。败将不可甚追。再者，我们私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看在我们同道的份上，不要如此。”方宇平听了这个话，也就不好再赶上前去了，遂接着说道：“赵老剑客真乃大仁大义了，自己的手业已受伤，倒这么的海谅于他，真乃是君子人了。”赵爷点头一笑并不答言。

此时老尼僧和张明志二人动着手，一看清尘和尚来了一个

不辞而别，心中暗自好笑，暗自又道：这个老和尚，真是老糊涂了，你倒言语一声，也好看些。再说我来是为救他而来，不想此时他们三个当事人倒都走了，就把我一人放在这里，堪堪的我是力尽筋疲不能再战了，还不如我此时给他们来个三十六着走为上策，别等我输了手再走，那可更不好看了。老尼僧想至此处，下手也就有些懈怠的神情了。

此时道长张明志一看，心中早已明白，心中暗自说道：我此时要是再把招法走开，我赶罗赶罗这个老尼僧。他的本领可也不坏，我得叫他知道知道我张明志的本领，也让在场的众人看看。张道长想到此处，当时又把步法走开，往里进手。老尼此时更是手忙脚乱起来。又过了三手，道爷一看，暗自说道：唉，何必如此？都是出家人，又无冤仇又无恨，常言说的好，得容人且容人。今天我把他拿住，解到山庄之内，（此处报纸连载缺一期，约 950 字）

……喜了，心中暗自说道：别看童林这么一个人，什么事他都量的到，想的周，这也是人家福至心灵，该着他有发展。也是他们门户中的走运，该着兴旺。如其不然，那能收这样的好弟子呢？老和尚心中很是爱喜海川。这个工夫就见海川把刘俊叫了过来，给自己见礼，又给在场的各位老少剑客引见。

就在这么个光景，就听有人说道：“老人家一向可好？想你老人家，可把弟子想坏了，没想到在此处相遇，方儿我就此叩头了。”张方见礼之后，又给恩师老剑客欧阳修这才见礼。

此时老和尚袁大化一听张方说话，不像以先那样的顽皮了，也有几句规矩的言语了，心中暗自说道：小孩子们倒是一年是一年的阅历，方儿也搭着又去了一次北京，会见了一回王公大臣等等的人物，倒是长些见识了。老人家心中想着。

此时只见道长欧阳修，眉目间甚是高兴的了不得，遂笑着

说道："徒儿，为师我这么一下山，实在是因为你。自从你二次学艺下山，你走之后，为师我倒有些放心不下了，因为我怕你自觉艺高，容易招惹是非，我这才下山，不远千里来寻于你。今天也算是巧遇在此。徒儿，为师我听说，你与童侠客，你们都在卧云庄了。如此看来，你是我的一个好徒弟，投身正途，也不枉为师我费些心血教导于你了。好，这样可太好了。大丈夫志在报国，本当如此，望你好自为之罢了，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必须要处处小心才是，不可大意，如其不然的话，可也要吃苦呀。"病太岁张方听了恩师之言，遂接着说道："师父之言甚是，弟子我是紧记在心，一时不能忘去了。"

老剑客说着话，又细看了看弟子张方，心中是非常的高兴。诸位，老剑客欧阳修为什么这样欢喜？这个地方，无论是谁，也要喜形于色的。这是什么道理呢？第一得说是人的天性。常言说的好，人老惜子。这话是一点也不假，人人皆知，可是和尚老道也是一样，对于自己的徒弟，也是一样的爱，尤其是到了年岁，更是加倍的疼爱，这是一定的道理。再说老剑客一见自己的弟子，学艺下山，不知他是归正归邪，这是做师父的一件心事，恐怕自己授徒不当，艺传下流，有辱门户。现在一见张方与一些正人相处，耳闻张方又身入宦途，自己虽然不希望富贵，有一个出众的徒弟，在自己的门户之中，也算是露脸了，老人家心中当然是欢喜非常，把心也放下来了。闲话儿止住，不是张方长的不好看么？老剑客这时候看着张方如同鲜花一样。

爷儿几个把话说完，这个工夫天可也不早了，天光已黑，快要掌灯了（此处报纸连载缺一期，约 950 字。）

"……受害，上一次张方他不知慎重，竟把脉门弩失去，急的他了不得，也是我来到聚英山上，巧遇火眼金睛赵丕，将此物得着，如其不然，恐怕此宝落于贼人之手，岂不可惜呢？

据小弟来想，还不如你老人家将此宝物收回，带在自己的身上，俟到日后，张方有了几岁年纪，再把此物交给于他，可就妥当了。”童海川说着话，就把宝物取了出来，交与老剑客欧阳修。

老人家一看，当时接在手中，口念无量佛，遂又接着说道：“童贤弟，我就此谢过了。怎么？这个孩子如此的不小心呢？若不是老弟你将此物得来，恐怕这孩子把此物还忘怀了。还好是没被旁人得去，此宝为兄我恐怕不能复见了，有天大的本领，也难得寻找。”老人家说着话，把脉门弩带在了自己的怀中。

此时病太岁张方见此光景，心中可就为了难啦，有心不说话吧，眼看着东西叫童林给交了，当时说话吧，自己的师父在这里了。心里又是气又是好笑，气的是童林把弩给交了，笑的是，他竟自公然的交，也不背自己，实在是有点硬赃官的手段。自己想到这里，遂不由己的向童林说道：“老爷儿们，你可把我告了，我还以为咱们爷儿两个有交情了。我年岁小一点，事事还要求你老人家照应我呢，那才算对了，不想今天老爷儿们你把我告下来了。好，爷儿们，咱们爷儿两个，走着瞧好啦。”

童海川闻听此言，一看张方的神情，心中也觉着不合适了。

这工夫老剑客欧阳修一看这个光景，遂正色的叫道：“张方。”张方听了，当时垂手站立，答应一声是，遂又叫道：“师父。”老剑客欧阳修说道：“你不要这个样子。童师叔这是对于我不错，今天才有此一举。如其不然，为什么他还招你不乐意？他不会把东西收起来，作为己有？那不是落人又得东西，岂不是两全其美呢？何必今天把宝物交还，又把你得罪呢？这不是有交情才这样么？如其不然，以后你要再有为难之事，那不是更难了么？今天我实话和你说，叫你明白明白，童师叔这是激励于你，叫你以后多多的小心，也就是他向着你了。再者说，这个宝物是被他得着，如其不然，恐怕要久在贼人的手中，你

自己想一想还有你的命在没有？你如果不是心粗，处处小心的话，你把失宝的经过给我说一说，我倒要听听是怎么个原因。”张方闻听此言，也无话可答，遂迟迟顿顿的说道：“皆因我上次丢弩，那是在无意之中，要问一定什么时候，那我可说不上来。”

此时张方真是规规矩矩，别看平常好说好笑，现在跟老剑客面前他可不敢胡说乱语，虽然看着脉门弩被收，心中难过，也不敢再说什么了。心中暗自又道：好在一样，再等几年，老人家还能给我了。人家要是得了去要不拿出来，也不原物交回，那样一来可就没有希望了。嗳，可惜我自从出世以来，这个弩可给我露脸不小，我怎么这样的大意呢？以后再要遇上险事，我拿什么防身呢？张方自己想了半天，甚是后悔，心里一点办法没有。又一想暗自说道：老师父的脾气我是知道的，在我练功夫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有了过处，当时不说，抓着机会要说，可就没有好气，就够人受的。今天我也别招这个。跟着他老人家同到山庄，当然是得不离老头子的左右，赶巧了就许想起丢弩的事来，到那时候，要是当着各路的英雄剑客们一申斥我，在众目之下，我这个委员大老爷，以后还怎样的发威镇压手下的人呢？张方想到这里，心里更是为难的了不得，暗自又道：看起来这也是该着的，这是成心挤兑我呀。病太岁张方心中想着，随了大家一同往前行走。

一时来到山庄的切近，大家一看，心中甚是欢喜，往庄子里一同行走。在这个时候，这位钦差大人张方可就故意的落后了，自己慢慢的往后退了，退到人们的后面。

此时来到北庄门，头一个就是童海川首先上前。有腰牌的把腰牌拿了出来，没有腰牌的大家跟守门的庄兵一说，也就进去了。

就在大家一忙乱的工夫，病太岁一转身形，可就退在庄门

以外的树后，隐了起来。此时老少的剑客们，只顾往里行走了，人也很多，也没理会张方的形影。大家往里行走不提。

第二百二十回

张方负气夜探聚英山

钟离云游误走白龙滩

单说这位奉旨进京，调查江南事务的小钦差病太岁张方，此时他只身一人扎入了庄外的树林之内。心中一想：不能在此停留。把主意拿定，当时一伏身，手中提着包裹，可就走下去了。

行走之间，觉得工夫也不小啦，转身形在黑夜之中往回看了一看，并无一人追赶，这才止住了脚步，找了一个清静的地方，定了定神，心里暗道：张方啊，张方，想不到你由打出世以来，跑了这些年的顺风旗，没想到现在闹了这么一件事。事情虽然不要紧，叫我张方越想越不痛快。如果我要随着大家进了山庄，进入大厅之内，老人家那样的脾气，想不起来还好，如要想了起来，不管同着人不同着人，一问我丢弩的情由，到在那时我以何言答对？老人家既是那样的性情，可以说是出没无常。别看方才没说什么，遇巧了到在山庄，就该着本问我了，可就没有好话了。再不然的话，不管当着人不当着人，就许打我几下子，那都不新鲜。如果那么一来，叫我有何面目来见天下的英雄呢？现在人人都知道有我这么一个病太岁张方，无论

到在什么地方，没有不受欢迎。随着钦差年大人，一路上所遇的事，事无大小，那一件我都没少出力。再说各路老少的剑侠客也都知道了，我张方已经露了脸啦，事到如今要在众目之下，受了老人家的责罚，虽然有一句俗语，官打民不羞，父打子不羞，师父打徒弟也没有什么难看。话虽然是这么说，可也得分徒弟的年纪与地位。像我老师，我虽然在他老人家左右这些年，要说没受过责罚那是假话，可也没挨过多少回打。可是一样，这一次恐怕不行。脉门弩虽然是没丢了，方才要是说我一顿倒好了，这一不理我这个事，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发作。没人看见还好，要是同着众人，还是那句话，我怎么见人呢？这不是我出来了么？我要是不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叫大家也看不起我。我不出来还则罢了，如其不然，我算什么英雄呢？我小子如有胆量，我也到贼巢聚英山之上，做一件出人头地的事情，也叫大家看看我不带宝物也能立点奇功。到在那时，我再回到山庄，一者为国效力，二者见了老人家，老头子也就不好再问失弩这一层了。就是再问，我一说没加小心，出于大意的所致也就完了。所好的一样，东西没落到外人的手里，童师叔给得回来了，这不是不幸中的幸事吗？我这么一说，老剑客也就不深究了。张方自己一个人在树林中打算主意，越想越高兴，遂长出了一口气自言自语的说道："看吧，我小子的本事如何了。要该着我在人前显耀呢，那也未可知。人家童侠客到在山上，生擒火眼金睛赵丕，我要是不如人家，我怎么再回卧云庄？我已经走出这么大名声，我如果是白去一程，没有一点建树，那样一来，我想将来我也没有多大的意思了。"病太岁想到此处，看了看树林以外，大道上并无人影。这个工夫天有初更，漆黑的天色，并无月光，倒是满天的星斗，大约月亮尚未东升。

张方把主意拿定，自己甚是高兴，当时一伏身形又二次够

奔大道而来，施展夜行之术，可就走下去了。走了工夫不大，此时正是初更，只听那远远更鼓齐鸣的声音，心中暗自说道：我乘此此时月光还没上来，赶紧往前行走，大约到不了二鼓，就可以到在山下。如能平顺登山，到在了贼巢，不管是什么银安殿也罢，金安殿也罢，那又叫聚义厅，我如果遇见那叛徒西安侯十四子，我但能将他生擒在手，解回山庄之内，到了那个时候，也叫各位老少的剑侠客看我病太岁张方不是一个池中之物。如果不能活捉（此处报纸缺两期，约 1900 字）

……想着了，只听人不叫他害怕，自己不由得有气，心中这才说道：还不叫人怕？就看你这个长相，胆小的人也得吓一跳。正在这个工夫就听那人说道："这位少爷，你家住那里？姓甚名谁？你只管向我来说，我决不能不利于你。看你这个样儿，在这黑夜之间前来，也并非是山上之人。看你这么点的年岁竟敢来到这里，你有什么用意，当面讲来。老夫我要听着入耳，不才我就帮着你办一切的事情。可有一样儿，你可得先跟我说明了，把你的意思细细说来，你说完以后，我还要把我的意思和你说说了。少爷，你想怎么样？你不用多想，你我二人是一道之人，你还看不出来么？"

张方听了人家这个话，心中暗自又道：这个人他是什么人性，要问我的来意？要看这个意思，他倒不是这山上的贼人，他要是本山上的人，将我拿住，还等到这个时候？早把我弄到里面去了。嗳，管你是那里的，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和你报通我的姓名。想到此处，自己又一想暗道：且慢，我报真实的姓名，这倒不要紧，可有一节，我这个病太岁张方，现在人所共知，各路的英雄好汉，老少的剑侠客们，不知道我的很少。再说我由年大人保举，进京朝见，跟官方也有联络，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虽然我这个奉命调查，自己严守秘密，京

中已下上谕，官场中人，可也都知道了。不过一节，都知道我的人名，可没看见我这个人，这是最幸的事，大约这个贼巢之上，若是知道，他也不认识我。可有一节，我是不能更改名姓的，我先问问他的姓名再说。如其不然，我一通名姓，这个人要是英雄，或者也许没有危险，他要是聚英山上贼人，那可就不好办了，当然他要把我送到里面了。我先问问他再说。只要他说出真名实姓来，或者我也许知道他是那一路朋友。病太岁想至此处，遂说道："这位朋友，你也不必问了，我既然被你拿住，那就什么话也不用说了，把我置于死地，我决不埋怨于你，那是我没有本领，你何必问我的姓名呢？你们有什么法子治我，听你们的便好了，不必和我废话啦。"

张方这个话尚未说完，就听那个人哈哈的又笑了起来，遂又说道："你也不用这样，我们这才叫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方才我把话也说过了，你要是正大光明之人，当面报通名姓，我也有个打算。真要是无名的小辈，那也算是我枉费心机了。"张方一听这个话，遂说道："不要胡言，不过我的名姓不能轻易道出。你要是一个正义的老英雄，江湖上的好汉，我说出我的姓名来，你也许有个耳闻，如果你要是一听见，你要是不站好了，就许吓你一个筋斗。你要打算问我也成，我先问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你先跟我说一说，我听听。"张方这句话还没说完，就听那人哈哈的大笑起来，遂又接着说道："少爷，这么说起来，看这个意思你是不肯的先说。你要是问我，这有何难？你听我和你说来。"张方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正是这个意思，老朋友你就当面讲来。我也是走南闯北的人物，南七北六十三省，天下的英雄我认识的也不少。今天我看你这个意思，也是一个大英雄，你就请讲当面。"那人闻听此言，遂笑道："如此说来，少爷，你真是慧眼识人了。好，既然如此，老夫我也不

必瞒你。来来来，我先把你解放了再说，我们也好讲话。说一句笑谈，就是你打算走，不是我说一句大话，恐怕你也走脱不开。”说着话那人上前就给张方解开了绑绳。

张方一听人家这个话，口气可真不小，心中暗说道：这个老家伙的话，说的可真不小啊，就凭我病太岁张方，和神力王都较过力，我要是不让着他老人家，大约那个神力王三个字就是属我。怎么着？今天这个老东西竟敢跟我说此朗言大话？我不能听他这一套。自己想到这里，有心要和那人比试比试，又一想这个脖子叫人家捏的到现在还不合适呢，自己想到这里，真是有如冷水浇头，暗自又道：且慢，不要心急，此地不是僵火之处，如果那样一来，这个老夫，虽有好意，恐怕把他招恼，倒与我多有不利了。再者如果比较起来，别看我自己有这样的膂力，常言说的好，能人背后有能人。要看方才他捏我的时候，他的力量可也真不小啊。

张爷想到此处，这个工夫人家早把捆绳解开，遂连连的说道：“对不起对不起。”张方含笑点头，并不好答言。

那个人说道：“少侠客。”张方听了这句话，当时一拱手叫道：“老剑客。”那人说道：“今天我们既然不期而遇，好在此处也是一个无人之所，你我二人，咱们就此席地而坐。”说着话这位骨瘦如柴的老汉，可就坐在了尘埃。病太岁张方也随着坐下。那人这才不慌不忙的从头至尾前前后后的细说了一遍。张方听了这些话，这才接着说道：“这么说起来，原来是你老人家，今天总算是巧遇了，也可以说是天助于我。”

书中代言，这位老英雄，非是别人，提起来也是鼎鼎大名。此人家住山东武定府会民县，他老人家的姓太生疏了一些了，复姓钟离，双名寿山，自幼受过高人的真传，自己也肯用功夫，后来离家出来，又误走白帝山，遇见一位白发苍苍老者，也是

一位老剑客，又二次学艺。这二次学艺，可就更是如鱼得水了，所学的十八般兵刃，又重从练了一回，真是件件精通，样样纯熟，招法虽然不一，各有各的好处，他是都不肯舍弃。

老人家在当时虽然年岁不大，对于练工夫上很是用心，如果有时候得点工夫，可也去到外边游玩游玩。什么山坡上找那清雅的地方，自己品品笛，吹些个山歌，什么渔樵耕读，孔仲尼杏坛讲学呀，苏秦六国封相啦，泣秦庭啊，等等的曲子，把个笛子吹的烂熟，还是真爱这种玩意儿。在喜欢的时候，心中暗自说道：将来我把工夫练到好处的时候，我拿这个笛子当我手使军刃我看也许能行。我如果有这个能为，就用这个笛子套出几套功夫来，或者也许行。等有工夫的时候，得机会问问老剑客可以不可以。这是自己的打算，也是后话暂且不提。

自己有的时候在山上，可以说是不静则动，在山上若是遇不上山猫野鹿，自己便找那山路崎岖最难登上的路途，去练习登山之术。有的时候，如若遇上野兽，他可就特别高兴的了不得，他是横纵乱跳如走平地的一般追赶野兽。这也是他的天性使然，静则静，动则动，生来的就是这个性质。

自己把艺业学得差不离了，再说老师有的时候在言语之间，不好公然说自己的艺业已成。这个意思也是当老师慎重的地方，轻易不敢公然的对徒弟说出：你的能为现在成了，可以说是有万夫不挡的本领啦，你去吧，准能百战百胜，无有匹敌了。天下真正有本领的为人之师的，不论是文是武，没有说出自满的言语来的。这是一定的道理。这个也是那样。人家老剑客不肯公然的说出，常常在言语间流露出来。自己听了，自然是欢喜非常了，自己屡屡的听了这个。

后来自己偷偷的下了高山，要满足了自己的心志，找了一个有能工巧匠的铁铺，不怕多花，要纯钢好铁打了一只铁笛。

后来等这个铁笛打好，一点毛病也没有啦，吹出声音来也和竹笛一样的韵味来了，这样一来，这人工钱可也费了不少。自己回到山中，虽然老师透出话来，自己还不忙着下山，就在这个工夫，自己早已用那个笛，把各套拳术中的精手，与各种兵器中的精招，业已化出几套功夫来。赶到现在铁笛打好，当然轻重上有点分别，自己又熟习了一番，把铁笛使得随了手，所套的几趟铁笛趟子，已经随心应手了，不过是没有对手。可有一节，有对手，不过那是死套子，也没有多大的关系，真正要是动手，反正也是见招打招，见式打式而已。从此自己把这几趟铁笛术，也练得精熟，也归为自己的绝手了。这一只铁笛，在没有事的时候，把铁笛横过来就消遣几段小歌曲。如果遇上什么事情，拿在手中就是自己的兵刃。长够二尺有四，外面上了一层漆。因为他老人家使用这种兵刃，得了一个外号，叫做铁笛三弄鬼见愁，今世骷髅钟离寿山。

老头子得了这个美称之后，这才回家。赶到了家中，办理家中一切之事。有家人上来交代所办过的事情，以及这几年，日用多少，还有多少，家人们一一交代清楚。老人家笑道："好，你们替我这样热心办事，实在是令我痛快。我向来就很信用你们，从今以后，我还有出外之时，所有一切家中之事，你们就替我办理，也不用这样清算给我听了。再说这些小事，我也不愿经这个心。好在一节，也不是什么值钱的，再说也都是老祖产。当初我就没把这些事放在目里，我这一回来，看你们这意思，办事倒是清楚，以后就不必了，我就怕以这事麻烦我。依着我之见，有地没有我都不在乎，我就是倒下这一堆，站起来就是一身，才合心意了。就是家中有多少财产，不也是看着么？一旦大限来到，什么也带不去。我就希望你们大家，无论办什么事，就当你们自己之事来办。不就是这点田地吗？好好看着，

过几年我也就不要了。”家人等闻听这个话，同声说道：“老主人，你老人家说得这是干什么话？每月工资你老人家还总多给我们了，这个我们就感恩不尽了，那能再敢希望你老人家的田地呢？做事认真，那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你老人家不在家，我们办什么事就如同你老在家里一样。”

老头子闻听家人们这个话，心中甚是欢喜，当时叫厨子预备酒饭，做两桌便席。老头子一喜欢，等酒席齐备，当时发下令来，无论上下，今天大家一同在老人家的书房中一坐，算是我酬劳你们大家。家人们一听这个话，更是喜出望外了。不大的工夫厨师傅把酒席备好，老人家把上下人等叫至跟前，分派座位，年长的首座，年幼的末座。老头子两桌跑，这一桌上喝点，那一桌上喝点。亲自把盏给大家斟酒，口中连连的说道：“我自有生以来，大小的聚会不知有过多少，那一次也没有今天心里痛快，太好了。你们就这样随随便便的不可拘束，太有意思了。”老头子如此优待大家，上下人等那一个不敬佩老主人呢？

如此的这样，一连着就是半月有余。老人家也是久在江湖之中走惯了，生来也是这个性质，好动不好静，在家这么几天，又有点发闷了。要打算叫他老人家在家中纳福，简直的是白说一样。如果非叫他在家不可，就能够生病，因为这个，老人家连个媳妇也没娶。这个年纪，可以说是终身的童子体。

这一天的清晨起来，老头子把家人们全都叫在跟前说道：“我现在家来，也有半个多月了。我回来的时候，本想着不出门了，可是我在家这些天，心里还是不安走，总想着还是出去有意思，可见得我还是心野，不能久在家里。不是这样吗？我这才把你们大家叫来，和你们说说，我还是出去。时间是不能一定的，也许一年半载，也许三年二年都没有准的事。这一回

我要是回来，或者我也要不出门了。这个我们先不提。现在我要走了，所有家中一切的事务，还是那样，你们就多多经心看管吧。”

家人们闻听这个话，有一个年长的家人笑着说道：“老东家还是想着出去，这样的年纪，还有这样雄心，也是有这样的本领才这样，实在是祖上阴德，老东家自己的锻炼了。好吧，你老人家请走，家中的事情，请你老不必分心了。”老家人说到这里，大家又同声的说道：“老人家，你老就走吧，家里的事就不用管啦。可有一节，方才你老说的那个话很有理，下次回来最好不必出去了，这回你老简直把所有的事全都办清楚了，就赶紧回来吧。再说也这么大的年纪了，七十多的人了，在家里一享福也就完了，总在外边也没有多大的益处。再说争名夺利的事情，全都是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人，你老人家转眼就是八十岁的人了，在外面还做么呢？”

老头子听了大家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也不怪他们不要强，他们没有这样的体魄，如何能成呢？老头子微然的一笑说道：“好，你们说的话，实在是至理，我们就这么办了。常言说的好，黄泉路上无老少。又有一句话说是，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这话倒是实话。你们这分意思，我是很承情的了。”老人家真是欢天喜地，自己这才换好了衣服，拿了一个小包裹，手中拿着铁笛，不知道的人看见，老人家那像一个武功过人的人物呢？

老人家由打家中出来，顺着大道可就走下来了。自己虽然耳闻着江南聚英山的各寨主与叛国的宗亲十四子允禵勾结一党，共举大事。老人家虽然知道此事，不过一节，没往心里去。第一是聚英山上的人们，也都是多年的老友，虽然是行为不正，看在朋友的份上也不便多事。虽然听说福临与山上对立，无奈

一样儿，老居士也跟自己是最好老友。这样一来，不便参与这个事。老头子本是这样的心意，故此由打家中出来，也没有一定的地方去。

这一天走在中途，打算休息休息，往四外看了看，虽然有几个村庄，离着很远，不便前去。老人家正在观看，一看前边有几株大树，心中暗自说道：我何不到大树底下歇歇去呢？老头子说着当时就够奔树下而来。

约着走了半里多地，来到树下一看，只见在树下歇凉的还有三四个人在那里坐着。老人家看了看脚下，下了大道，登着垄岗来到近前，向那几个农人说道："当家的们，我打搅打搅吧，在这里歇一会儿吧。"几个人也有拿烟袋抽烟的，也有在地下倒着的，也有坐着的。一见老人家走过来，全都坐起来答道，同声说道："行行，凉快凉快吧，这有么呢？"老人家把包裹往地下一放，也坐了下来，又和大家点点头说道："天可热啦。"一个年老的人说道："可不是，也到时候了。"

正在说话的这个工夫，只听那个二十岁的农人说道："我不是他娘的皇上，我要是皇上，我给他来一个火烧聚英山。不就是寨主么？寨主他也怕烧。"又听一个上年纪的说道："你说的这话，都是孩子话，没有用。那么大的一座山怎么烧啊？你放荒也不行啊，人家山上人也多着呢，你当就是那几个寨主哪？手下边有好些个能人哪，一说就放火。"

老头子钟离寿山闻了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别看这点事情，闹得这些农人们都知道了，可见这个事情也算不小了。老人家想到此处，遂也搭讪着说道："可不是，当一个山寨的寨主，手下的喽兵就得有点子，现在这个聚英山怎样了？我总听说现在闹事了，不知是怎么回事？听说派兵去剿，有这么回事没有呢？"

又一个农夫接着说道："有是有啊，现在还没开仗呢。我听说山下边有个卧什么庄，听说现在天下的能人都上那个庄子上，听说还有这样的能人哪，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比诸葛亮的能耐还大。有这种能人出世，这也是皇上的福了。可是一节，听说现在山上也不含乎，高来高去，飞檐走壁的能人也不少哪，将来交上手看着才有意思了。听说现在山上也招军买马，积草屯粮的预备的也可以了，听说这座卧什么庄……"那人说到这里，老头子接着说道："大概是卧云庄，我也听说过。"那农人听了连连的说道："对了对了，卧云庄，我听说这卧云庄的势力恐怕敌不过聚英山上，听说人家的能人太多。"

老头子听了农人这些话，道听途说有枝添叶的听着也怪可笑的。说着喝了他们两碗茶，又说了一会闲话儿，老头子钟爷这才辞了大家，够奔大道而来。走在路上心中暗自又道：西安侯十四子允禔，现在的势力这么雄厚，这也是火眼金睛赵丕他们给捧起来的，借势起事，互相的为非，但不知福老居士那里究竟如何？不免我走上一程，看一看老居士那里，是怎样的预备。我钟离寿山要是不知道还则罢了，今天既然知道其中的底细，我虽不愿出头，此事既然闹得天下皆知，常言说的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者为国出力，二来在侠义道中，灭此侠义中的败类，以正侠义道的风气，大家负起责任来，消灭群贼。老头子思前想后，又叹息着说道：聚英山竟有这么大胆的贼人，竟敢起事？据方才那个农夫说，现在卧云庄福临那里已经招聚了天下的豪杰，这话有是有的，我很相信。因为福老居士的眼界很宽，天下各路，那路的英雄都有，这话一定是不假了。果有此事，我钟离寿山虽然年近八十，也算是有为的年纪，我何不立下一点奇功，扬名后世呢？到在那时，我再回家一忍，也就不虚度此生了。老头子往前走着越想越对，心中非常的高兴。

在路上又遇见不少的朋友，有那能打听的人，便和人家问问山庄之事。如果遇见那不可靠的人，怕他与聚英山通消息的人，老人家就作为不知。即或有那上赶着提说此事的人，老头子也就是随声附合的，不论是非的敷衍两句罢了。有的说，现在聚英山可太热闹了，也是他们伤人太众了，所有江南地面，不满意聚英山的人太多了，真是江南地面的人，同心一意的对待他，他不就是能人多吗？一样的把他扫平了。再说那样一来，大清国的内患也就除了。现在出头挑名儿的，就是老居士燕鹤与福临老居士二位。青庐居士燕爷听说是福临请了去的，叫他竭力的帮忙。听说山庄现在预备的也不含乎，庄兵就有三千名，现在跟聚英山正在对垒的时候。可有一节，聚英山上的能人可不少，小小的一个卧云庄，恐怕敌不过人家。要不然我怎么说非问江南地面的人才行了？一个小小的卧云庄，恐怕不行啊。这些日子，聚英山上治理得，不亚如铜墙铁壁一般。可是呀，福老居士那里也可以，听说现在天下的英雄剑客们也不少，老居士那里，现在只要是侠义道的正人，投到那里去，真是来而不拒，还有特别的欢迎。原本聚英山上看着卧云庄就是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再者就是三滩——白龙滩、黄龙滩、黑龙滩，这三滩也有几千人。虽说是他们两下里明合暗不合，人家可是没闹破脸，就不好办了。老头子听了这些话，也不准知这个人是什么人，也就是马马虎虎的答应着。在一路之上，所遇之人也有说是的，也有说非的，其说不一。

老人家钟离寿山打听明白了以后，走在路上，心中暗自说道：这回我既然出来，又遇上这个事情，还是那句话，我要做一点惊天动地的事业。虽然卧云庄那里，广招天下的英雄，像我钟某这样的人物，可也不少了。前几天耳闻着说有马四爸马骏、白太官，他们也都在那了，这都是很有本领的人物了，足

可以敌过山中了。再说我去了，也就是那么回事，人一多了随着大帮，也没有什么意思，我先不便前去，先找一个清静的所在暂且一待，有了相当的机会，我再出头来会天下的英雄，各路的剑侠客，也不为晚。老人家把主意拿定，还是往前行走。

这一天来到了江南地面，看了看天气已经不早了，说话天就要黑了，心中暗自说道：天也不早了，我先找个店房住下，也好打听打听现在离着聚英山还有多少路程。此地是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老人家想到此处，又往前走了没有多远，对面就是一片大树林。老人家穿过了树林一看，原来是一条大街，东西的街道，两旁的铺户与住户还是真不少。天虽然黑了，街上作买作卖的还很多，热闹非常。

老头子正在观看的工夫，可把找店房忘了，在无意中看见一家店房，这才想起，说着走了过去。看了看是一个车大门，还有上下马石很是讲究，金匾大字，写的是义隆客栈，左边是仕宦行台，右边是安寓客商。门口站着一个伙计，一看老人家在门前站住了脚步，赶紧上前说道："老客官，请里边吧。我们这里的房屋宽大，屋内清洁，先请到里边看看，要单间房也有的是。"老人家一听这个话，心中说道：这个店当然是错不了啦。遂对伙计说道："有上房没有？"那店伙真是精神百倍的说道："有，老爷子，你老就随我来吧，准能对你老的意。"

说着话把老头子的包裹接在手中，在头前带路，老人家随后面往里行走。走过了两三层院落，进了一个角门，一看里边是五间北上房，两旁有两个单间是耳房。伙计把老头子让到东耳房，把门推开，将屋中的灯点着。这个伙计把手一挥说道："怎么样？老爷子，准对得起你老，干净利落，院里也清静，没有什么杂乱人来回来去的乱跑。请坐歇一会吧，吃什么饭你老先想着，我去打水。"老人家点头，看了看屋里还是真干净，

心中暗道：还是大店房，屋子也干净，人也和气。

老人家正在自言自语的工夫，伙计把水拿来。老头子擦着脸说道："伙计，你先给我来点现成我吃，我走的也饿了，我先点心点心，等一会再吃饭。"伙计答应了一声，转身走去。

工夫不见甚大，伙计手中端着一盘包子走了进来说道："老客官，你老赶得真巧，天到这个时候，现在就完了，可巧有人定蒸的包子富余十个，你老看，好不好？你老先用着，我到旁屋看看。"老人家并未答言。伙计说着走去。

钟爷又喝了一碗茶，把包子吃完。这个工夫伙计走来说道："老爷子，你老人家吃什么饭呢？想好了么？咱们先叫去，天也不早啦，再待一会就要封灶了。"老人家想了想，叫了两三个菜，要了四壶酒。

工夫不大酒菜齐上。老头子自斟自饮喝着酒，伙计也是爱说话儿，站在旁边说道："老爷子，你老这是由打那里来呀？老人家说道："嗳，你不要问，我是没有一定的地方，那里都去。我这是由山东来，没有准地方，云游啊，那里好，我就多待几天，不好我就走。你们这里的买卖不坏吧？"伙计笑道："不错，这都是老主顾们捧场。"老人家点头说道："不错不错，我一看你们这买卖就是发财的买卖，对待主顾，是买卖人的意思。你贵姓啊？"伙计闻听此言，遂说道："老客官太客气了，我还敢称贵姓？我姓李呀，人家都叫我李姓，因为我行四，都李四李四的叫我，其实我叫李仁和。"老人家笑道："如此说来，你的人缘不错呀。"伙计笑道："我们待各位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不过是大家赏脸。我看老爷子你老这个人，是一随和人，说话很客气。"老头子端着酒杯喝了一口酒说道："客气么？久在外边跑腿，不都是这点意思呀？我路过你们这里，我一看你们这里就是很兴隆的买卖。据我看，你是你们柜上的好帮手啊。"李四

笑道："托你老人家的福吧。我看你老也是走南闯北的人，朋友是多的，给我多介绍些个买卖，别的不敢说，你老人家要是走到这里，咱们是干干净净的屋子，原封的老白干，好好敬你老几个菜，你老看好不好？"说着哈哈的笑了起来。老头子听了这个话，随着也笑了。又笑道："好好，我们就这么办了。"

老人家说着话把酒饭用毕，伙计收拾桌面。老人家笑道："李四，我们说的倒是热闹，我给你引荐生意，可是此地是什么地名，我还不知道呢。"伙计一听，当时笑道："这老爷子，别闹了，这是什么地方你老会不知道？我们此地的地名叫白龙滩，你老人家真不知道么？"老英雄一摇头连连的说道："不知道不知道。"老人家把话说完，心中暗自又道：今天可倒是巧了，听说有三滩这个地方，我是只闻其名，没有来过，不想今天在无意之中来在了白龙滩。听说这个白龙滩的滩主，也是一个当世的英雄，他姓乔单字名林，号叫太东，别号人称金枪白马。听说此人能为出众，武艺高强，不知是真是假？就着这个工夫我跟伙计打听打听。老人家想到这里，遂叫道："老四呀，你们这个地方既是白龙滩，那可太巧了，此地有我（此处报纸连载缺两期，约 1900 字）

第二百二十一回

白龙滩钟离卖马

聚英山焦氏吞金

（此处报纸连载缺两期，约 1900 字）……说道：这回你可输眼了，你一个买卖牲口的主儿，也能看不出来？好，今天我和他打个哈哈，我把牲口买过来，我看，要能出手，我就当时出手，叫他看看，你看我能卖多少钱。老头子心中甚是欢喜，遂说道："掌柜的，今天我们不客气的说话，要说你这匹白马，我也买不起，不是你既然这样说吗？我买这匹黄的了。可有一样儿，你有刷子可得给我一把，我把他刷刷，刷净了你再看，你要多少钱吧？"那人一听这个话，心里倒疑惑了，两眼看着这个黄马暗自说道：莫非说我输眼啦，没看出来？这个真是笑话了。自己想了半天，就听老人家说道："没有根了不是？你要多少钱吧？"卖马的一听这个话，遂笑道："我也不管怎么样，就凭你老的眼力吧，我先给你老拿刷子再说。"说着转身走到一个小屋里面把刷子拿了出来，递给老人家说道："我也不管是怎样，你老就给我五两银子。"老人家闻听此言，遂接着说道："好，你要多少钱，给你多少钱，我也不还价，好在钱不多吧。"说着老人家把银包拿了出来，找了一个五两的小包，交给那人。两

下里当时钱货两交。马集的规矩，缰绳没过手，可了多少钱也不算买。只要把绳子一交给人家了，就算卖妥啦。即或赶上传染病，当时倒下，那就算买主吃亏了，没有卖主的损失啦。

老人家把牲口拉在手中，拉在一个清静的所在，自己将牲口刷了个很漂亮。老人家把牲口拉了过来，大众一看，又另一分的精神。其中也有在行的，一看老人家把牲口拉过来啦，真有后悔的人不多，才知道这是一匹好马。这个也说："人家老头儿好眼力。"那个也说："实在，连干这个的主儿都不及人家的眼力，可惜落到人家手里。但不知这个老头儿是自己喂着，或是出手呢？真要是想着出手……"那人自言自语的说着，老人家听了一个真真切切，遂接着说道："我也出手。可是一节，我得听听价钱。"那人一听这个话，遂又说道："老头儿，你老真要是打算出手的话，十两银子我拉走吧。"那个人把话说完，又一个人叫道："老头儿，我要我要，他给十两你卖不卖？"老人家一看，心中倒是好笑，遂笑着说道："好好，你要，你出多少钱吧？他给十两银子我不卖。"这个人使劲的把脚一顿，伸出一只手来说道："五十。"老头子把头一摇笑道："不行不行，你既敢出这个价，你就是内行，还不够我的工夫了。说一句痛快话吧，谁爱要给我一个整数儿，一百银子就拉了去。"老头儿的意思也不成心卖，打算使大价推他们。

这个时候那个卖马的一看这个意思，可后悔的了不得。心中暗自说道：五两银子我就卖给人家了，人家就用刷子刷了刷，到现在见了十两人家还不卖了。这个买卖多好做。我赶这一天集，也赚不了五两银子，人家这么一会工夫，赚五两银子还不点头呢。马贩子越想越后悔，不由得走到老人家面前，将刷子要过来，不免得面上有些不悦之色。

老人家一看，知道他想着不上算了，心中暗自说道：这地

方我也不对，人家是做买卖，我要是这么一办，不就耽误人家做买卖了吗？老人家也在后悔自己不当了。

这工夫就见贩子又走过来说道："老头儿，你老可得给我们留饭。你老要是自己用，那就没话说了。不想今天我打算多剩几个，早早一回家就完了，谁想你老人家又要出手。我看你老也是取笑，不是指这个吃饭，我们爷儿俩一商量，你老还把黄马归我，五两银子我也还给你老，你老不就是玩儿吗？这匹白马算你老赚的，我不敢说送给你老。不知你老人家能体恤我不能？如果你老要是愿意，我赚几文，一家大小吃个饱饭，你老看着不喜欢吗？"老英雄钟离寿山闻听此言，遂接着说道："你说怎么意思？你要跟我换马呀？打算多赚几两是不是？行行，那没有什么，还不用说换，又贴给我钱，就是不贴钱，也没有什么不成。不过可有一节，方才你要刷子时候，那神气可太不对了。"那人一见老人家挑眼啦，遂赶紧说道："老爷子，不要说了，方才那是我错了。常言说得好，大人不见小人过。你老人家恕我这一步吧，叫我多赚几个吧。"说话工夫深深向前施礼。

老人家一见这种情形，也不好意思了，心中暗自说道：看起来也真不易，但能家无所累，谁肯这样求人呢？我要是不答应他也没有办法，不过在这众目之下，也太难以为情了。老人家想到此处，遂说道："既然如此，我告诉你，以后不可这样见短。你拉去吧。"那人听了此话，真是乐的了不得，遂笑笑嘻嘻的上前说道："我谢谢你老人家吧，我一家大小都念你老人家的好处啊。我把那匹白马给你老人家送到府上去吧。"老英雄点头说道："不用不用，我也不是此地人。"说着老头子将白马的缰绳接了过来。

正在这个时候，就听有人说道："这匹白马是那位的？"

老头子闻听此言，跟着抬头一看，但见说话这人年有六十以外，身高六尺有余，真是堂堂仪表，精神百倍。老头子一看此人，心中暗自说道：看此人相貌不凡，也是一位有为的英雄，但不知此人是一位如何的人物？看将起来，自从大清入主中原，真是能人倍出，如此人物，我真不知看见了多少。他要买我这匹马，我要是跟他要小了价钱，恐怕他说我不会卖马。我若是卖钱卖多了，那个卖马人又得跟我捣乱。老头子想到此处，遂又暗道：唉，他是一个苦人，就是跟我捣乱，我将钱全都送给他又有什么呢？老头子想到此处，遂笑了笑说道："这位老者，要问此马，也是我刚买到手里，大约老英雄你看见了。"那位老者听了此话，遂接着话道："什么？"正在此时，有一家人打扮的向老头子说道："没有没有，我们老主人刚来，你要多少钱吧？"老英雄又看了看那位说道："是了，这样办好了，我也不是做买卖的人，不会要价钱，因为我也是爱取笑，才将此马匀到手里。老英雄你若想要，请你出个价钱，要没有这位苦朋友，就是你拉了去，又有什么要紧？值上几文钱呢？"

老人家说完此话，就见那人沉了一时笑着说道："据你这么说起来，你是不肯说价钱，这可就难办了。我实话跟你说，这匹白马要是像那匹黄马，就说他价值连城，老夫我也要将他得到手里，可惜颜色不能更换。这匹白马，我也在有意无意之中，不过我问问，我要听你一个价钱。你既这么说，我来问你，是什么意思？什么苦朋友？你说一说，老夫也听上一听。"老人家一听这个话，遂用手一指那个马贩子说道："老英雄你要问，只因他苦苦的哀求于我，叫我将马换给他，所为也多剩几个钱，赡养家口。"那老者一听这个话，遂笑了笑说道："这位朋友，我看你也是一个侠义的朋友。圣人言道：恻隐之心，人皆有知。请你将此事从头至尾细说一番，我很不明白，怎么你的马当然

是好了，他因为什么要换过去多赚钱呢？”

老人家钟离寿山闻听此言，心中暗自说道：没想到我这一来，我自己倒找了麻烦了。想到此处，心中倒觉好笑，遂笑了笑说道：“老朋友，我说此话，你听不明白，待我从头给你说来。只因我路过此处，正赶上今天马集，也是我好奇的心意过盛，来到这里一看，但见此人有马五匹，一个个全都与别人的好。我想此人一定有经验，有眼力。我看了一时，被人拉走了三匹，仅仅的剩了这两匹骏马。我在旁边看了一时，就听他说出价钱，这匹白马，非要纹银十两，他绝不出手，这匹黄马的价钱，倒可以通融，价钱还要比白马的便宜。也是我一时的高兴，我早就看这匹黄马，比那四匹出眼，我一想久惯买卖牲口的人，也有打眼的时候，于是我就花了五两银子，把黄马买了过来。我虽有心自己用，我的意思倒要看看我的眼力如何，于是我用刷子又把黄马打了打，如此的一来不要紧，倒是出眼多了，我见了一个五十两银子的价钱。我原不打算卖，正在这个工夫，这个苦朋友可就后悔了，非要和我换不可，情愿把原钱退回，核算起来我倒白落了这个白马。正在这个时候，老朋友你又来问价。你想他这不是被家所累么？他要不是被家所累，焉能如此的求人呢？”

老人家说了这个话，那位老者这个时候用二目仔细的观看。老人家笑道：“莫非说老英雄就是乔太东乔滩主么？”那老者闻听这个话，遂哈哈大笑说道：“莫非说是老剑客钟离寿山么？”说着两个人互相为礼，上前携手。老英雄乔太东说道：“老友，我们好久不见了？彼此都有些面生。来来来，此地也不是讲话之所，请贤弟到舍间去吧。”老人家并不客气，老二位携手而行。寿山说道：“乔仁兄派人将马拉来。”老头子话未说完，那个家人答应了一声，当时把牲口接了过来。

老二位说话之间，穿街过巷，不大工夫，来到了太东门前。太东说道："请。"老英雄并不客气，举步前行。说着话弟兄两个，这才来到里面，让到书房分宾主落座。

老英雄铁笛三弄说道："太东兄，你我弟兄今天可算奇遇了。在马集一见之下，只顾接谈，未能想及，又搭着多年不见，真可说是生同陌路了。"太东闻听说道："也是我老眼无用，说了半天话，我一听贤弟所说，都是侠义英雄之言，我这才注意观看，你我这才重逢，可以说是奇遇了。只因为兄之马，染病死去，我心里甚是着急，如其不然，我这个金枪白马，岂不是名不符实么？"说着哈哈大笑起来，"于是我到市上要买一个随心随意的坐骑。"老头子说到这里，老英雄钟离寿山说道："太东兄，如此说来，你这个坐骑，倒是一件很重要之事。但不知我们所得的这匹如何？"太东说道："成倒是成，不过就是不及黄的。可惜一节，这匹不如那匹，我非要用白马，才合我之意了。"老英雄寿山哈哈大笑，遂接着说道："太东兄，这有何难？若是别的事，恐怕我们弟兄不成，要说是看马，那不是你我弟兄最熟悉之事么？"太东说道："要说看牲口，我可太不如贤弟你了。"老人家说到此处，遂又吩咐家人："预备一桌上好的筵席，老夫我今天要款待多年的老友。"家人听了此话，并不敢怠慢，遂答应了一声，转身走去。老二位坐在书房中，各述已往。

家人去了工夫不大，但见一齐上来几个家人，到在屋中设摆桌椅。老英雄寿山笑道："太东兄的家规还是如此？不论什么样的好酒席，发下话去，可以说当时就来，真是非常之快。在当年我们常常相处的时候就是这样，差不多的朋友都知道，直到如今，这些年仍是如此，可见仁兄的家教太好了。"老英雄闻听此言，遂哈哈的大笑说道："这也是老人家的遗风。在先大人在世之时，就是如此，直到如今也成了习惯了。"

老二位说话之间，不一时杯盘罗列，山珍海错的布满了桌面。老英雄说着话伸手相让说道：“贤弟，请上坐，我们喝着酒再谈。”说着二人各自入座，真是开怀畅饮，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老二位喝得兴致勃勃。老英雄太东说道：“贤弟，你我弟兄如此年纪，不在家中乐享晚年，还是如此的云游，莫非说有什么公干不成？”钟离老英雄闻听此言，遂接着说道：“兄长，有所不知，也是我好事之心所使，在我回家之际，本想在家中一忍，以便安享残年。不想在半路途中，耳闻得现在聚英山的大寨主火眼金睛赵丕与那皇室宗亲西安侯十四子允禔，勾结一起，打算共举大事，叛反大清国的国祚。但不知兄长有此耳闻没有？”太东听了此话，遂接着说道：“贤弟，如此的大事，还不用说我们三滩离着聚英山近在肘腋，就是这个风声，现在所有江南的地面，谁人不知那个不晓？甚至于妇人孺子也是人所皆知。在先前知道的还算很少，到现在可不然了。还有一节，现在山上可与老居士福临，他们两下里业已结了不解冤仇，现在两方势同对垒，不相上下。闻说现在，福临又把青庐居士燕鹤约到山庄助理一切。现在他们两方，虽然是各有戒备，可是聚英山不找卧云庄，卧云庄可也不惹聚英山。此时就成了这种局势，两方面堪称对峙。”老英雄铁笛三弄说道：“现在他们这种局势，但不知兄长现在的意下如何？”老英雄太东说道：“我们三滩，对于此事，在先倒有个打算，不过是一节，我们所抱的宗旨，人家不犯我，我们绝不犯人。”老人家铁笛三弄闻听此言，遂又接着说道：“原来如此。这么说起来，太东兄，实在是一位高人，保守中立。既是这样，但不知兄长对于山庄有什么感想呢？”太东说道：“对于山庄福老居士那里，要说没有什么感想，那可太不近人情了。常言说的好，人不亲道义还得亲呢。不过是这样，山上的人们，也有不少朋友，不

过是他的观念不正，行为不轨，在前者虽然小有意见，那不过是些许的小事。这是一节。再者卧云庄福老居士那里，已经人才济济，天下各路的英雄不少，因为这个，我们站在旁观的地位，得省事也就省事了，我们不便参加其事。”老人家听了这个话，遂说道：“兄长此言说得未免差点。常言说的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都要像兄长你老这个意思，大清国那不就坏了吗？据兄弟我看来，在山庄固然是人才众多，剑侠客也不少，常言说的好，是真猛虎不同群。据兄弟来想，现在卧云庄听令候选的人，不管他是剑客是侠客，都可以说是无用之人。”老头子说完这个话，但见太东沉了一时，面上有些不悦的神色，心中暗自说道：我这话（此处报纸连载缺一期，约 950 字）……手，他现在既然说出这个话来，我也别带出不信的意思来，叫他看出来，就不合适了。

二人说话之间，把酒饭用毕，老二位还是谈些个以往之事。用完晚饭之后，老英雄乔太东说道：“贤弟，你方才所言，我想我们这样的年纪，还是那句话，我们不必多此一举了。我们弟兄不分彼此，我才说这个话了。再说这个事情，你我弟兄就是不出头也不算栽，你何必挂这个火呢？”铁笛三弄一听这个话，遂接着笑道：“大哥，你老人家说这个话，兄弟我也明白，大概你老是不放心吧？”乔爷尚未答言，遂又接着说道：“你老怎么还不放心呢？我把话简直的跟你老说吧，我要有十成的把握，我绝不说这个话。再者我自从家里出来，可以说是为此事而来，我焉能不看他一个水落石出呢？乔爷一听这话，心中一想暗自又道：这话也有道理。遂又说道：“既然如此，你去可是去，千万不可冒险。”老人家听了这个话，又接着说道：“请兄长不必挂心，兄弟自有把握。”说着看了看外面的天色又道：“天也不早了，此时兄弟我告辞前去。”老人家乔爷说道：“好，贤弟，

我祝你此去一举成功。回来的时候，我们还在这书房之中相见好了。”老人家钟爷闻听此言，点头说道：“好，我们是回头再会。”

说着话站起身形，由打自己的包裹之内，把军刃取了出来，这才和乔爷告辞，走出了屋门，老英雄并不客气，说了一声再见，当时拧身上房而去。乔爷一见，心里暗自说道：喝，真上房上的利落呀，看他这手功夫，他的本领也算可以了。无奈一节，到在那里恐怕也不是人家的对手。要看他这个意思，倒是很有把握，他此一去，但看今夜能不能回返滩上了。不表金枪白马乔太东。

单说铁笛三弄自从乔宅出来，施展飞檐走壁的工夫，借着星斗之光各处观看，在远远一看，只见前面黑压压一片，心里暗自说道：大约前面那是一片树林。自己正在想着，简直的奔上前去，走了很大的工夫还不到，又仔细一看，原来前面黑忽忽是一座高山，心中暗道：莫非说已到聚英山下不成？看将起来我走得不为不快了。说着又走了一个多时辰，又抬头一看，此时离着前山已经不远了。自己心中，此时是高兴的了不得，暗自说道：这才算来到。人人都说这个山，没有好走的道，我今天身临其境，我倒要看个究竟，怎么样的难上？钟爷想着，仍是往前行走。

走了工夫不大，已然来到山下，面前有一片树林，心中暗自说道：今天看这个样儿，过耳之言不能信真，都说聚英山险要，多大的能人也插翅难飞，如此看来，这种形势，有什么险要呢？这话或者也许不可看得太易了。老人家此时心中甚是高兴。说话之间已经上了山脚的慢坡，还是行走。走了工夫不大，再往上走，可就不好走了，道路很窄还不说，脚底下还是不好走，耳旁的风声贯耳，在黑暗之中也觉得出是山涧临身。老人

家行走这个路径，倒不觉得怎样的害怕，一时过了山涧。

猛然间一抬头，但见面前倏的一条黑影，非常的敏捷。老人家一看，心中暗自说道：这个人的脚下太快了，大概前面这个黑影，在这黑夜之间如此的行走，大约是山庄的人前来探山。老人家想至此处，当时脚下用力，就在后面跟随，施展登山之术在后面紧追。在先前倒是没用多大的力量追，到后来越追越脚急，虽然是脚下加紧，可是前边的那个人影，也是非常的快。老人家心中暗自说道：看起来这个人的脚程比我不弱，可以说是一个高人，但不知此人究竟是山庄的人不是？如果是山上的人，可见聚英山的能人实在是不少，真是名不虚传了，一个巡山的人，就有这样的本领。老人家一边心中想着，还是往前追赶。赶了半天，还是赶不上，这一来可把老人家气坏了。暗自说道：这小子，莫非是他看见我了？故意的跟我斗也未可知。好小子，今天你要是故意的耍笑于我，你也不必在我面前卖弄能为，真要是我不能把你赶上，我以后也不用见人了，我看你往那里走吧。老人家思想至此，跟着施展功夫，紧着往上追赶。这一次可赶上了，留神往前一看，暗自笑道：好，今天我算是上了当啦，这个玩意儿会把我骗了。这可是笑话儿了。大凡外面占山为王的人，要都有这类东西，可以说是不利。我管他利不利，我赶将过去，我先给他一笛，先出出我的气，可叫他把我骗坏了。说着脚下一使劲，越身形赶了过去，就是一下。那个东西当时一溜烟相似，可就跳下山去。老人家一看心中甚是欢喜。

正在这个工夫，只见临近有一个洞口，就听上面有人说话，连连叫道："老二，寨主爷说了，我们要是拿着犯夜的人，一夜之内要是拿一个是二两银子，我想我们一夜要是拿个三个两个的，咱们有个三月五月的，可以落点么，你也可以取个老婆子，

我也可以娶个儿媳妇，你看有多好呢？”就听那个说道：“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我娶老婆子，你就娶儿媳妇，你这不是成心要便宜吗？”又听那个人笑道：“兄弟兄弟，我错了，我不当说连了，要说可也是实话。”又听那个说道：“得了，别没有完啦，实话是实话，你别说在一起呀。”说着两个人笑了起来。

老人家听了这个话，心中甚是高兴的暗自说道：好，我倒得听听他们是怎么个消息。正想到此处，只见从上面下来一个物件。老人家不知是什么东西，虽然有心上前看看，又恐怕是人家设的消息，老头子站在那里看着并不动身，看了半天，这个东西一动也不动。钟爷心中暗说道：正反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我得留神他，我倒看看是个什么？说着老人家上前走了几步在黑暗之中一看，原来是一个竹筒，上面还有不少的钩子。心中暗自说道：这有什么用呢？不管他有什么用，我先离他远一点。老人家刚想到这里，正要退步的工夫，就见那竹筒一翻个儿，就觉得脚下的铁钩一钩，老人家当时站立不住，倒在了地下，身不随己的把身一翻，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当时就来了一个四马倒攒蹄捆了起来。老人家此时就如同在梦中一般，暗自好笑，心中说道：这倒很快，可惜我这个铁笛三弄鬼见愁啊，这一世的英名，今天付于流水了。我要是一刀一枪，一拳一脚的被人打倒了，我也甘心，那算我学艺不高，经师不到。这样一来我被人家拿，这算么呢？如同拿老鼠一般了。咳，真是岂有此理了。老头子在地下越想越堵心。

这个工夫从洞口的上面，越身形下来两三个人，也不问三七二十一，把老人家搭起来就走。进入了洞中，穿过了一个院落，把老头子放在地下。老人家一看，这院中是五间上房，里面的灯光明如白昼，东西厢房也是各五间，也是很亮的灯光。把老人家放在廊檐底下。正在这个工夫，只听有人说道：“老二，

寨主爷有话，叫你我把被获之人解下了绑绳，倒绑二臂，推到里面，寨主爷要亲自问话。”就听那人答应了一声，跟着那个人走近跟前，把绑绳解开，绑着二臂，把老人家推到屋中，抬头一看。

这个工夫就听当中的那人说道：“原来是一个老头儿。这个老头儿，也真奇怪，你到此地来干什么呢？看你这个样儿，大清国那有你这样的人呢？真是皮包着骨了，我看走到天边以外，也没有你这样的瘦人。”老头子一看说话的这个人，遂高声的说道：“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为什么事说什么话，说些个无用的言语，有什么意思？”老人家把话说完，就听那人说道：“老匹夫，你既胆敢听命福临的指使，前来探山，当然自恃能为出众了。不想到在山中，不费吹灰之力，将你拿获。你还有什么可说？你还这么大性质么？我说话也不对了，真真的岂有此理。”老头子听了这个话，哈哈的一笑说道：“真乃妇人之见了。”说着老人家把脚一顿说道：“这个，算不了你是一个英雄。若是你我一拳一脚把某家打倒，那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还不用说某家生命还在人间，就是你把我碎尸万段，我钟某死在九泉之下，心中也是佩服你的。”那人听了这个话，遂冷笑了两声说道：“老英雄，我且问你，你叫什么名字？”老人家闻听此言，沉了一会说道：“你要问我，常言说的好，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也告诉你，某家复姓钟离，名叫寿山，别号人称铁笛三弄鬼见愁，久在江湖的老少英雄，不知某家的很少，除非那无名的小辈或者也许不知。”那人闻听这个话，遂笑了笑说道：“看你很大的年纪，不在家中安分守己，乐享晚年，现在还要出来找些是非，是当聚英山是好来的了？可惜你这样的年纪，还是如此的有为。”

正在说话的工夫，由外面又进来三五个人，都是壮士的打

扮，一个个入了座位。就见入了主坐的那人，尚未坐稳，一看地下站着的老英雄，当时一注目，赶紧站起身形离了座位说道："莫非说老人家今天也来到这里？"说着近前又看了看，遂向众山兵说道："来呀，座位伺候。"口中说着话，亲自把绑绳替老人家解开。

这个工夫老头子一看，倒闹了一怔，心中暗自说道：这个人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他呢？此时就听那人说道："老人家，大概你老人家不认识我了。"老头子此时倒闹了一个张口结舌，无话可答。遂啊了一声说道："忘记了，不知在什么地方见过。但不知这位英雄的贵姓高名？"正在说话的工夫，那人说道："老人家请不要忙，先把贵体活动活动，我们再讲话好了。"说着便令兵卒搀扶老人家在地下走了几趟。

这时候又听那人说道："老人家把身体遛完请上座谈话。"老头子点头说道："可以。"说着早已有人把座位预备好了。老人家走近座前，也不甚客气，那个人这才道出了自己的姓名。

书中代言，你道此人是谁？这个人非是别个，也是江湖中久有大名的一个英雄，此人姓焦名方字士平，别号人称火狐狸，久居小盘山。二寨主是清真回回，姓穆单字名顺，穆大爸，别号人称回步三枪镇河南。两个人久居小盘山，真是情同骨肉，义比手足。

焦大爷有个姊丈，就是聚英山大寨主火眼金睛赵丕。在大寨主收留十四子，欲谋大清国江山密议的时候，焦大奶奶听见这个消息，当时乐的了不得，派人把自己的兄弟叫来，就焦方焦士平。他们这个小盘山离着聚英山不过七八里地，与聚英也是连山，说聚英山也可以。这一天焦士平来到了内寨，大奶奶一看见兄弟来了，真是喜欢的了不得，遂说道："兄弟你来了太好啦，这里有这（此处报纸连载缺一期，约 950 字）"姐姐，你

老也不要这么说，什么叫有道伐无道？无道不伐有道呢？常言说的好，胜者王侯败者贼，什么叫有道伐无道啊？不过是这样，我姐丈他有这个力量没有，这倒是我们应当问问的。要说他们要举事，那也没什么不可，你老要打算劝他，那一定是不行的。还有一节，不是他们已经办了吗？这也没有法子，你老也不用这么着急，我想个法子，等到今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我们看事做事，要得着机会，我们也可以扫听扫听，他要是都对我们说说呢，你老也有个打算。这个主意你老看着好不好呢？”大奶奶闻听此言，点了点头说道：“只可就这么办吧。但不知你的事情忙不忙？我想你如果今天没有什么事，你就不用回去了。”士平沉了会说道：“没有什么事，不回去也可以。”从此姐弟二人又谈了半天的闲话。

到了晚上大寨主火眼金睛赵丕回来，来到了后面。此时大奶奶还是照例的服侍，今天一看大寨主很是高兴，夫人心中暗自说道：今天还不错，他倒是很喜欢。自己想到这里，当然也很高兴。夫人这一高兴不要紧，把大寨主伺候得特别的可心。此时赵爷说道：“夫人，你也歇一歇吧，有事于丫环婆子就可以了，不用夫人这样的张罗了。今天我和你说，你我夫妻这些年，可以说是老夫老妻了，以后不要这样的受累了，有的是婆子们。”夫人一听这个话，遂笑了笑说道：“大王，你是不知道，我的心意是怕你不如意，丫环婆子们我又怕他们伺候不好你，你的脾气又不是好脾气，你也不用这样的客气。再说婆子们服侍你，我虽然省事，可是我心里也不放心。我现在有一件不放心的事，我要跟大王面前打听打听，大王如果能详详细细的说给我，我也听听。”大寨主听了这个话，遂说道：“什么事情？请夫人言讲出来，我好告诉你。”夫人听了这个话，遂又接着说道：“大王，我前几天听他们说，大王现在要和侯爷允禔共谋大事，是

有这么一回事没有呢？”

大寨主一听这个话，沉了半天才说道：“夫人，这话你是听谁说的？”夫人说道：“大王，你怎么不明白呢？现在大王的一举一动，可不像先前了，没有人注意，现在可不是那样了。就说这件事，大王虽然严守秘密，可是大家都注意你们的行动，当然也看出一点来，这是一定的道理，要不然我怎么总想着问问你呢？这个事千万不可传出去才是。如果走漏了消息，那还了得？这话你既然这么说，那一定是有这个事情。可有一节，我今天要跟大王面前多口。我想现在我们虽然不是国家的王位，已经占据高山，所享受的与名分都是一样，也就可以了。”夫人把话说到这里，大寨主说道：“夫人，你这个话倒是小心的意思。不过你一个女人，那里知道什么，你就听着好了。是你所说的我都知道，你也不必不放心。我告诉你，现在我们一切的事，已经都办好啦，不久的头一阵就是老儿福临的卧云庄，那是我们的肘腋之害，先把他扫净，就把我的心头之恨去了。把他扫清了之后，我还要大肆招军，直取北京。沿路上归顺者生，悖我者亡，我要直捣紫禁城。到在那里，扶保十四子登极，打成一统天下，夫人，某家我焉得不是一字并肩王？如果此时畏缩不前，等到大清的国本坚固了，到在那时可就不好办了。夫人，你想我此时要是不办，夫人你有话，这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如何能得的到呢？常言说的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又道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了狼，舍不的老婆拿不着和尚。”焦夫人一听这个话，不由得也笑了。大寨主又接着说道：“夫人，你也不用不放心，眼看着你也是一位王福晋了。”夫人听了这个话，点了点头说道：“大王请要多所留神，不可大意，这是妾身最希望的事。我想这个，古语有言，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大王既知此意，当然比我们妇人想得周密了。既然如此，大事已

经办有头绪，心里这话也不过是提醒大王而已。我这话你爱听就听，不爱听我们是另有打算。”

大寨主火眼金睛赵丕一听这个话，先说的话听着很好，以后所说的，越听越不对，心中暗自说道：这是什么话呢？不去理他了，什么另有打算呢？赵丕虽有心不再往下问，心中又一想，暗自又道：莫非说他还要管我的事吗？他另有什么打算呢？大约他是不满意我的事情。赵爷想到这里，遂又接着说道：“夫人，你说话我不明白，什么听则听，不听另有打算？”

夫人此时一想，我这样婉转的劝他，他还是不明白，还是火热心的去办，一点回头的意思没有，现在他不听出来了么？我也豁出去了，我简直的就说吧。夫人想到这里，遂说道：“我今天实话跟大王说，大王这回办的事，我实在是不放心。如果你要听我的话，你赶紧把此意打消，我们还是享个山寨上的清福。如果你还是一往直前，不肯回头，那我独自一人下山，我们先暂时离别，你看好不好呢？”大寨主火眼金睛赵丕听了这个话，当时不由得火往上撞，大声的说道：“老乞婆，你如此的胡言！不看在老夫老妻的分上，我一剑把他挥为两段。你我既是夫妇，本当夫唱妇随，你怎么说出此话？这是什么道理？莫非说你有另抱琵琶之意不成？你要走，请随你，随你便好了。”大寨主把话说完，一转身走了出去。夫人也没敢相拦。

正在这个工夫，赵丕的姑娘，大小姐来到夫人的面前说道：“娘啊，你老人家也不可往心里去，谁叫我爹他老人家是这样的脾气呢？他老人家这也是气话，你老劝他，也是为他好，他老人家不听，那也没有法子，咱们也就听天由命吧，谁叫他是我的老子呢？要是旁人可不成，不听你老人家的话，我就不能饶他。这个没有法子。再说呢，话又说回来了，倘若他们的事要办成了，那不是更好吗？”焦夫人说道：“完了完了，我自从

到了你们家来，我没有一天放心他的时候，他这一辈子所干的事情，都是些个险事。到现在他更了不的啦，他又要做王爷，可是呀，我也不是不愿意，无奈一节，你得有那么大的力量。现在我们小小的一山之地，就是满站严，能有多少人？就要与大清国的官兵开仗，这不是自取灭亡吗？我早晚也是死在他的手里，我恨他劳心就劳死了。又有这个西安侯，他在其中利用他，他要坐大清国的天下，始终他不死心。这两个人到在一处，就成了这种情形，你知道不是大祸快要临头了吗？”小姐听了这个话，遂又接着说道：“还是那句话，你老人家怕什么呢？还能再活这么大年纪吗？就不必替他们担惊害怕了。”焦夫人说道：“你小小的年纪知道什么？这个祸要是惹下，不用说全家弃市，一个活不了，灭门九族还不说，死了的祖先都得掘出来，你当这是玩的了？”夫人越说越是害怕，只有自叹命苦，不当舒心罢了。母女娘儿两个，又说了会子赵爷以往的行为，小姐听到可喜的地方，心中甚是欢喜，听到可怕的地方，真是替他父亲胆颤心惊。母女二人说了半夜的闲话儿，这才各自归房安歇。

到了次日，小姐梳洗已毕，本打算到母亲屋中问候，及至来在屋门以外一看，但见几个婆子一个个眼含着热泪在那里商量什么似的，一看姑娘走来，大家这才赶紧过来说道：“小姐，要想着先不叫你知道，你看看去吧，没想到夫人还是行了短见。”小姐听了这个话，高声的问道：“是吗？！”一个婆子说道：“是呢，小姐看看去吧。”姑娘不容分说，赶紧跑到焦夫人的屋中一看，不由得放声大哭起来。哭了半天，有婆子们劝着，止住了悲声。一看老人家把所有的细软收拾出来，看那意思是给自己预备出来的。只见夫人仰卧床间，不知是怎么死的。其中有年纪大的婆子一看，遂对姑娘说道：“小姐，大约老夫人是吃下金首饰去了。”这一句话说出，小姐一个金戒指少了两个，这才明

白，当时又哭了一大场。这（此处缺两期，约 1900 字）

……惟独焦太太王氏迎至屋门以处，一看小姐，当时就是一怔。姑娘此时上前行礼。王氏夫人用目上下打量着说道："你这是怎么的了，孩子？你怎么穿这么一身孝服呢？这是什么意思？"姑娘此时见问，不由得两眼热泪如断线的明珠落了下来，口中叫道："舅母，你老人家有所不知，请到屋中孩儿再与你老人家言讲。"说着娘儿两个便一同来到屋中。

王氏夫人说道："姑娘，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说说。"此时小姐可止不住哭声了，遂放声大哭的说道："我娘死啦！不管你这个苦命的外甥女了。"说着小姐哭得真是语不成声。王氏夫人此时也落泪不止。王氏说道："你娘得的是什么病呢？也没给你舅父来送信？人死了这才来，这叫什么事呢？你爸爸净张罗做皇上了。好，这事情这么办，你舅舅他可答应他？"姑娘听了此话，心中暗自说道：给人家送信送晚了，娘家人当然不愿意。姑娘想到这里，遂叫道："舅母，你老人家不要怪罪我爹了，他老人家也是不得已。现在他老人家的事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想要退步都不成了。"王氏夫人说道："他外边的事情我们不管，就说是你娘病着的时候，他怎么不想着派人送个信？再说你现在你死丧在地的，怎么叫你来呢？派谁来送信不成呀？"小姐听了这个话，心中暗自又道：我简直的一不做二不休，我全跟老太太说了，叫他老人家替我瞒着一点，省得把舅父招恼，惹出许多的事来。小姐想到这里，又接着说道："舅母，现在你老人家这个外甥女也没有人疼了，我就请问你老人家还疼我不？"王氏夫人说道："这孩子，你说的这是什话呢？你没有你娘了，我更得对你多分心了，这是我的责任了。"姑娘听了这个话，遂又接着说道："要是这样，我就实话对你老人家说吧，我娘死了有一个月了。"王氏一听这个话，遂连忙的问道："怎么？你舅

舅到你们山上去这才几天？”

姑娘听了这个话，这才把自从焦氏把兄弟焦士平叫到聚英山，姐两个人怎样的商量要解劝逍遥王赵丕，赵爷怎样的赌气出来，以至焦氏吞金致死，大寨主怎样的后悔，怎样的大举丧礼。因为焦氏负气而亡，吞金致死，所以没敢前来送信，以至现在。前前后后的情形，小姐细说了一遍。

王氏一听这个话，遂说道：“你那个爹还有个后悔？还有个知道对不起老婆？后悔也晚啦。按说你是个孩子，我不应当跟你说这个话，简直的你那个爹没有好心，成心把你娘挤兑死，据我看。”小姐听了这个话，虽有心替父亲说两句话，自己一想也不便，遂又接着说道：“舅母，你老人家也不必生气了，等我舅舅进来的时候，你老人家帮着我说得圆满一点，就不用说我娘是怎么死的了，就说是有病死的好啦。一则也省得我舅舅生气，二来也省去好多的事情。再说他老人家也不是好脾气。”王夫人一听这个话，遂又接着说道：“这样也倒是没有什么不可。可有一节，你看你娘这样不明不暗的人就算完了，我们娘家人就不管一点事吗？好吧，有孩子你这么说着，看在你的份上，回头你舅父进来的时候，你就酌量着说吧。不过是有好多的地方时间不对。”

正说到此处，就听外面有人传进话来，说大寨主回归内寨。

这个工夫就见焦大爷由外面走了进来。小姐上前见礼。焦爷一看姑娘一身孝服，又看了看王氏，遂说道：“怎么？玉儿，你怎么穿的是孝服？这是什么意思？”小姐落泪说道：“我娘已经故去了。”

焦士平闻听此言，当时把脚一顿，嗳呀一声，便哭了起来。焦爷哭了几声，遂问小姐说道：“得的是什么病？你们怎么不派人来送信？”姑娘听了这个话，恐怕士平有气，接着说道：“在

事先一乱我也没想起来，我爹也是没有工夫。当家人没有了，一切的事都乱了，也就都忘啦。甚至于出殡以后，我都没想起来。我父亲一天到晚净办山上的事了，甚至一夜一夜的不回后寨。你老人家请想，谁是一个办事的人？”士平听了这个话，心中思想着又接着说道：“不对。”

此时王氏在旁一看，接着说道：“唉，也是，他是一个孩子家，又没经过事，焉能想得到？我有话，姐夫现在做皇上的心盛，他还有这个心思？得了，也不用细究情啦。”士平说道：“这叫什么事呢？一个人马马虎虎的死了就埋啦？”王氏说道：“这不是有孩子在这里了？冲着他我们什么话也不用说啦。”

士平听了这个话，并不答言，又对姑娘说道：“好，你来了更好。这不是你娘也没有了么？你只管放心，有你舅母在，你就跟着他好啦。往后有合适的人家，我给你说个婆家，一辈子的大事也就了啦。”士平把话说到这里，姑娘低头不语。焦士平又接着说道：“要说你是一个好孩子。”大爷说着话，站起身形向王氏说道：“你对于孩子多多的照顾好了。”

说着转身走了出去，够奔前边的聚义厅而来。见了二爷穆顺穆大爸，二爷可就问道：“大哥，看你这个神情，一定有什么心事，大约赵大爷的姑娘来，有什么要紧的事不成？”士平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二弟，这个事实在是想不到的事，我们大姐姐已还死去，你看这不是太不幸的事吗？我就这么一位年长的老人了，现在也完了。”穆二爷听了这个话，也跟着叹息了两声，又劝了大爷一会儿。

过了几天，焦士平还想着聚英山一定得来人到这里看看了，小姐带着两个婆子来了这么几天，姐丈也不能那么放心。焦爷心里可是这么想着，不想又是三四天，不用说人家本人，就是一个兵卒也没来。焦士平心中可是不悦，暗自说道：把孩子打

发到我这里来，就算没有他什么事了。大人死了你没给我来信，我看着孩子的份上，我不说什么。孩子来了这么些日子，连一条狗也没有露头，就说是你自己没有工夫，你倒是给我来一封信，也算你对了。此时火狐狸焦士平越想越有气，说大寨主赵爷现在目中无人。自己想到这里，遂用手一指聚英山的那方说道："好你一个贼人，我家姐姐生前，那是如何贤淑的人品。不想嫁到你家，你无福享受，竟自忠言逆耳，对于你是怎样顾虑担心，不想你是一个铁石之人，难于默化。这还不说，这是家庭的细事。就说现在山上之事，我这小盘山，意思上与精神上就同是他的属下一般，手下人等遇在一起，没有冲突还则罢了，要是有了是非，有理无理，也得让他的人顺气。这是如何的看不起我焦士平。好，赵丕，这你可不要怪我不认亲戚，我要勾结卧云庄对待于你，看你这个赤面赛猿猴有多大的能为？你不仁，可不要怪我不义。"

焦爷说到此处，不想二爷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一边，一听焦爷说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大寨主这个话，莫非说的是聚英山赵大王那里么？"焦士平一看，二寨主已站在身旁，又接着说道："正是说他。我还请二弟前来商议，我想现在赵丕骄傲异常，目无法纪，对于我们小盘山更是视若无人。我想以我们的实力，恐怕敌不过他。我想我们与卧云庄福临联为一起，合并起来，把聚英山一扫而平。明则为国除害，暗中我们来占领聚英山，培养我们的势力。二弟，你看如何？"

士平把话说到这里，此时天已黄昏时分，老二位在山中巡视一番之后，到了二爷的家中用过晚饭，又说了半夜的山中之事，就听外面人声呐喊，杂乱非常。二人赶紧走了出去，有人报告前来，说是拿住探山的贼人。

弟兄二人听了这个话，当时出离了二爷家门，来到大爷士

平的寨中。早有人走上前来说道："二位寨主，贼人现在大厅，师爷正在审问。"弟兄二人听了这个话，可就够奔大厅而来。二人入了座位，看了看所拿之人，原来是一个老者。又细一端详，这才离了座位，走在老人家的面前，这才叙了起来。士平心中甚是高兴，请钟离寿山入了座。大爷这才把自己的经过说了一遍。

老英雄听了这个话，这才说道："原来是你们二位英雄在此。二位既有能力，又有这样的志向，现在国家又在多事的时候，想必就着这个能力报效国家。如果大功告成，将来岂不流芳千古？一则为人民除害，二为也可以正了自己英名，何乐而不为呢？"焦方听了这个话，真是正中心怀，遂接着故意的问道："老英雄何出此言？我想我朝入主中原，虽然大局未定，现在也可以说是粗安了，还有什么事可以报效国家呢？"

老英雄听了士平这个话，心中甚是后悔，暗自说道：坏了，我的嘴太快了，他虽然不是聚英山的羽党，恐怕他与赵丕气息相通，我有这个话出口，我岂不是作茧自缚呢？老人家想到这里，又一转想暗道：唉，我怕他什么？我已经是阶下之囚，我有什么可怕呢？想到这里这才接着说道："二位英雄，老夫现在到此，也不便假语欺人。我来到贵山，也是我道路不熟，误认贵山为聚英山了，以致被获成擒。我本想夜入聚英山，捉拿火眼金睛赵丕，为民除害，为国效忠。但不知二位英雄，是真不知聚英山之事，还是假作不知呢？"二位寨主一听这个话，大寨主哈哈的笑了一声说道："老英雄不要多想，我们小盘山与聚英山虽然近在数武。倒有个来往。但是我们虽然如此，我们是志不同道不合。今天你老人家既然到此，打算夜入那聚英山，倒也不难，由我这座小山也可以前去。不过小弟有一句忠言相告，我说的此话，老英雄不要过意。"大寨主把话说到此处，老

英雄钟离寿山接着说道:“大寨主说得那里话来？既是忠言相告，岂有逆耳的道理呢？请大寨主当面指教。”大寨主这才说道:“老英雄打算入山，我可不是轻视你老人家，聚英山的山路是著名的难走，要是没有相当的功夫，最好是不必枉费徒劳。依我之见，倒不如有那高超功夫的朋友，约他三位五位的一同到此，再由打我们这条路走，虽然说不能准可以马到成功，也可以有点眉目。倘若是老英雄一人进去，我想甚是人孤势单，没有什么希望，还用说大功可成？那不是没说一样么？还恐怕倒误了大事了。但不知老英雄的意下如何？”老头子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大寨主此话说得甚是，我久有耳闻，说是聚英山的山路难登。但是老夫今天既然到此，常言有一句话，我就是抱定海底摸针来的，我早就知道此山难上。大寨主既然如此的说法，也算是我把机密得着一点。”大寨主一听这个话，还以为老头子不愿意了，说看不起他了。后来一听，这才把心放下，老人家没挑眼。这才又接着说道;“老英雄既然如此，真乃是一位高人，知道我们说话，不是看不起你老人家。”老人家说道:“二位不必过奖了。等几时老夫下得山去，遇上高明的朋友，我把他们同到山上来，我非要办到了不可。但是一节，请二位先把聚英山的路径说与我好了。”大寨主焦士平闻听此言，遂接着说道:“你老人家，既然要问，此时也可以指给你老人家。”说着用手一指，便把聚英山的道路，仔细的说了一遍。

老头子点头谢过，这才说道:“今天既承二位寨主宽待，我们是后会有期,我要与二位告辞了。”说着话站起身形就要走。此时二位寨主也未便相拦，说着送了出来。

三个人说着话，顺着山道走了下来，眼看着就要到山口了，老头子一看，遂笑了笑说道:“请二位寨主止步好了，不必再送了，我们是改日再会。说着话这才拱手作别。不表焦方二位。

第二百二十二回

双侠巧遇挺而走险误探放火寨

张方被擒恶语相加收降火云峰

单说老英雄铁笛三弄鬼见愁钟离寿山，自己慢慢的往下行走，心中不由得又思前想后起来，暗自说道：我今天来了一宵，虽然是上了山啦，可不是聚英山，敢情是误上了小盘山。这还不大要紧，最可笑的就是我这样的年纪，如此的声名，我来到这里栽了这么一个软筋斗，提起来真是一个大笑话儿。我既来到此地，我妙手空空的再回白龙滩，我已经夸下那样的海口，怎样的去见金枪白马乔太东乔老英雄去呢？原本约定五鼓必然回去，现在天到这个时候，我尚未回庄，这便如何是好呢？倘若我回到滩中，见了乔大哥，我有何言答对呢？来了一宵，本想登上山去，做一件惊天动地奇功，不曾想一夜的功夫，不但没做点功绩，连聚英山都没摸着上。这个话要是和他一说，与我脸上太不好看了。老头子想到此处，心中甚是为难。正在这个工夫，肚中觉得很饿，抬头看了看天色，心中说道：天已不早了，我先找个地方吃点什么，有什么话回头再说。自己想到此处，赶紧的往下行走。

工夫不见甚大，老人家下了高山，顺着大道往前行走。本

打算找一个庄村或镇店，总是找不着，心中甚是着急。正在这个工夫，远远的见对面来了一辆车，慢慢的往这边走来。老头子一见，心中甚是欢喜。说着车已来到切近。老英雄一看是一辆空车，遂上前说道："我说把式，我跟你老扫听扫听，在这附近有个村镇没有？我打算买点东西，点心点心。"那赶车的往后一指说道："前边就是。"老人家谢过，跟着又往前行走。

又走了有二里之遥，一看前边是一个村子，老头子来到切近一看，街中很是热闹。老人家找了一个酒饭馆，来到里面要酒要菜，独自一人把饭用完，坐在那里暗自思想。猛然间心中甚是着急的暗道：我钟离寿山自从出世以来，所经过的事情，比这回事大的有的是，不好办的事有的是，没有栽过这样的筋斗。这一回我可是真没想到，我这个年纪，在江湖上这些年，我钟离寿山，铁笛三弄鬼见愁，这个名声可不是容易创出来的，我今天误认小盘山当了聚英山，还被焦士平设陷拿获。这个消息传到江湖之上，我钟离寿山还有何面目来见江湖上的朋友？唉，事已至此，虽有焦士平忠言相告，但是登山之术我倒也不能落后，据他二人所说，还须再有两三位，不能上山，如其不然，恐怕我白去一回。这个话，恐怕也不尽然。老人家想到这里，沉了一时，把桌案一拍说道："咳！"一个小小的聚英山，他还有多少能人？今天夜晚我还要夜探聚英山，我倒看他一个水落石出。老头子想到这里，付过了酒饭之资，独自一人慢慢的走出村口。

老头子一想，昨天夜晚也没得歇着，今天这一天也没有什么事，好在聚英山也离此不远，我先找个地方睡会儿觉，有什么话等到夜晚再说。老头子心中想到这里，当时可就往四外观看，一看东北方，也就在一里地的远近，有一片高高的树林。老人家一看，心中说道：要看这树横竖成行，中间明敞，大约

许是大户人家坟地。唉，我就此前去，睡上他一天，晚间我也好登山捉贼。自己想着，可就奔向树林而来。来到切近一看，果然是一座坟地。老头子找了一块干净地方，把小包裹一枕，一觉醒来天已大黑。

书不可重叙。到了初鼓，老人家来到聚英山的山下。老头子心气虽然很勇，无奈一节，这个聚英山的山路，若是没来过的人，由下面往上上，是很不容易找出道路来的。就是这么一来，老头子又是三四天的工夫，所幸的就是没有看出他是探山的来。老头子心里这个着急就不用说了。

后来在山腰见一个山洞，老头子打算坐在里面歇一歇。坐了工夫不大，就见在黑暗之中来了一人，心里说道：这个人直奔我这里来，不知是什么人？要是被他看见我，那可不得了。大约他是知道我在这里了，如其不然，他进这里来做什么呢？我先别理他，我留神看着他就是了。自己心里想着，可就用目还是观看着那个人。心里暗自又道：这个人也跟我一样似的，莫非说也要休息会儿？那能那么巧呢，他也累啦？要不是这个意思，可是这个洞又不是活的，一个死山洞他进来做么呢？我要是聚英山上的人，这个工夫用兵刃置他一死，可不费吹灰的力量。可有一节，不知他是什么人，要看这个意思，又在这夜间，大概不是山上的人，我先把他拿住再说，我慢慢的问问他，大约他不是这山上的人。

老头子想到这里，这个工夫那个人已经来到切近了。老人家慢慢的站起身形，一横身，就见那个人刚要看见，尚未看见的工夫，老头子一伸手，便把他的脖子掐住，一顺手便将那个人平平的拿了起来，慢慢的又走出了洞口，那个意思是找个平川之地，看看这个人是谁。找了半天，这才来到一个地方，一看是一个小小的树林子旁边。二人这才过话，各道姓名。

张方说道："钟老英雄，今天既然到此，打算为国除害，可见得你老人家也是一位侠肝义胆的人物了。无奈一节，我们虽有报国之心，可是今天既然到此，可惜初次前不知路径，虽然耳闻此山难上，难登却也不怕，不想连一个路径也寻他不着，可有什么办法呢？但不知老人家你老知道不知道？"鬼见愁闻听此言，遂也笑了笑说道："我也是初次前来。不瞒侠客说，我已经在此三四天的工夫，直到今天，还在这左右盘桓，无法登山。虽然有樵子渔人经过，又恐怕是山中的贼人，多有不便。"张方听了这个话，遂又接着说道："老人家，原来如此啊。我今天来到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原因。我是老剑客欧阳修的弟子，皆因我自从出世之后，我就随着年钦差年大人前往查办四川事件，一路之上，倒是立了几件小小的功劳，因此遂有小小的声名，不得不到此多事的地方来看看。赶来到此地的卧云庄，就把恩师所赐的镇庙之宝，那三支脉门弩给丢了，另外一个大钉子也没了。"老人家钟爷一听，要笑也不好笑，心中暗道：我就没听见过有这么一件兵刃，暗器里头也没有这个玩意儿。遂接着说道："丢了怎么样呢？"张方又接着说道："皆因我的恩师现在也在山庄，虽然没申斥我，可是我脸上就不好看了。故此我立下誓愿，来到聚英山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对于恩师也算将功折罪，对于国家也有一点功劳。"寿山闻听此言，心中甚是欢喜，遂笑着说道："原来如此。这么说起来，你我是一个心理。既然是这样子，我先跟侠客说一说。我在离此不远有个小盘山，山上的寨主焦士平和我说了一个道路，可是我又不愿意由他那里经过。皆因我要一人上聚英山，他们愿意我再约几位，因为这个我本想由别处登山，不想竟尔如此。"

张方听了这个话，当时计上心头，心中暗自说道：这倒是一个好机会。人家叫另约几位，大约是怕他不成。我就着这个

机会，我跟他一同前去，我再把话说得大一点，把他们也带着一同上贼山也未为不可。我就是这个主意，叫他们头前带领，那就省事多了。即或到在那里不成，我再另想办法。张方这才说："既是这样，你老人家也不要固执，他们不是说叫你老再找一两个么？我想我同着你老去，我们上了山以后再说，我们是看事做事，您想好不好呢？"老头子一听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这也是一个办法。可有一节，他虽然也是个名人，据我看他这个本事可不怎么出众，就凭我一把，我就把他掐住，始终他就挣脱不开，他要是随着我上了山，那不是倒麻烦了吗？老头子想到这里，病太岁张方一看，就明白老头子的心意了，遂又说道："老英雄，我们想这个法，不就为的是上山吗？还有一节，我要和老人家你说在头里。我们上了山之后，军事家有一句话说的好，我们是各自为战。你老看好不好呢？比方说我们要是遇不到一起，不都是单人独骑来的吗？我们还是单人办事。"老头儿一听这个话，遂接着说道："是呀，我想的也是这个意思。既然如此，那么张少侠客，你就随我前来。"

说着话老英雄就在黑暗之中一拉张方的手，两个人一同下来。前边走的是老英雄铁笛三弄，后边跟着病太岁张方。此时张方心中甚是欢喜，是紧随在后。在这个工夫，不知不觉的天就快亮了。两个人虽然没找着正式的山道，可是来到这个半山腰，道路也是非常的难走。

二人走不多时，抬头一看，当时吓了一怔。在东方发亮的工夫，可就看出在道旁有两名把守的贼兵，在那里打瞌睡。张方说道："老英雄，我们走了这么半天，怎么还没下山呢？莫非说我们到了贼巢不成？"此时钟爷看了把守的兵丁，心中又有点疑惑，遂说道："不，我虽是不清楚，可是方向我尚未迷失，大概我们已经来到小盘山的边界了，我看这个山兵的打扮很像。"

张方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对了对了，你老人家说的这个意思有理。要是聚英山，像这山腰以下无人把守，是是，这一定是小盘山了。"

两个人正往前走着，这个工夫有一人近前叫道："钟离老人家，你老把高人请来了，不知是不是？如果是的话，我好先回报我们寨主爷去，以便出来迎接。"老头子一听这个话，心中甚是纳闷的说道：别看焦士平他们二人，倒是两个好交朋友的人物，真有这样的细心，足见他们也是爱那英雄好汉。老人家心中想着又看了看说话之人，乃是小盘山的兵士，遂说道："是，你去回禀进去好了。"兵士答应了一声，转身往上跑去。

此时病太岁张方心里说道：我可是应着高人的名义，差不离我得吹着一点，别叫人家看不起我。再说这个老头儿我们也是初次相见，我也得叫他看看我，虽然在冷不防的工夫他把我抓住，那也不算是他的真正本事。张方思想着，当时也不便发言，二人还是顺着山道又往上行走。

远远的看见一个山口，下面有几个喽兵把守。二人走了过来，老人家说道："大约这是头道寨门。"说着来到近前，把守的兵卒说道："二位请站一站，已经回报进去了，等一时我们二位寨主还要迎接二位上山了。"张方和钟爷点头说道："好。"

二人站了工夫不大，抬头往上一看，由打上面走下来两个人，左右还跟着几个人，前呼后拥的走了下来。此时张方与老人家站在那里等候一时。但见下来的两个人，正是大寨主火狐狸焦方焦士平，二寨主穆大爸穆顺。二人同时抱拳拱手的说道："老英雄，真乃信义之士，不会爽约的。"

说着话老人家伸手一让张方。病太岁略一谦让这才举步前行。此时二位寨主也来到近前，各自为礼。老人家用手一指张方说道："这是江湖中有名的上将，姓张名方，别号人称病太岁。"

说着又用手一指，向张爷说道："这位是坐镇本山的大寨主，姓焦名方字士平，别号人称火狐狸。这位是清真古教的朋友，穆大爸穆顺。三位从今天起，请以后要多亲多近。"说着话三个人互施一礼，同声的说道："久仰了。"

此时焦士平用目上下的一打量张方，心中暗自说道：这位是张方，是病太岁，是他么？怎么长的这样的难看？听说那个张方还到北京见过皇上呢，要是这个像呢，见了皇上还不惊驾？他怎么长的这么难看？大概这个是冒充吧？听说张方也是这个人物呢，绝对不能这样。大寨主心中想着，看着很是疑惑，随着往里面相让说道："请里面谈话。"老头子闻听此言，这才含笑一同往上行走。

四个人说着话一时来到大厅，分宾主落座，献上茶来。二寨主一看张方这个相貌，虽然不知道病太岁有这样声名，可也看着他长的出奇。

此时病太岁一看，心中也有点明白了，遂说道："但不知大寨主开辟这座宝山，大约年限不远吧？曾记得兄弟年在十余岁的时候，随侍家大人铁扇仙风流侠到过此山。"大寨主焦方一听这个话，用目看了看二寨主，遂接着说道："原来仁兄是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的哲嗣啊，实在是久仰了。但不知仁兄这是由何处到此？"病太岁接着说道："兄弟此来，提起来话很长。我简捷的来说，现在可以说是无事闲游，没有什么正事可做。在前几天路遇老英雄钟离寿山，提起聚英山的事情，兄弟这才一同到此地看看。"大寨主焦士平一看病太岁这个意思，心中暗自说道：要听他说话的神情，也许是他本人，不像冒名的意思，如其不然的话，他不敢自己先提张子美，就是大着胆子提，要是假的他也不能这样的神气十足。

大寨主焦士平正在心中思想，就听老人家说道："二位寨

主，今天我同来的这位张少侠客，就是我路遇约来的。本想我们二人直奔聚英山，又一想山路不熟，又有二位寨主所说的这条捷径，何必自寻费事呢？故此我们二人一商量，这才来到宝山打搅。”大寨主听了这个话，遂哈哈的笑了两声说道：“老人家，实在是年长之人，太客气了。我与你是一见如故，不必客气。再一说，张少侠客，我们虽然初次相见，提起来也都不是外人。久闻着少侠客自从出世以来，就跟着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在一起，辅助年大人，说起来都是一家人。”大寨主焦士平说到这里，沉了一沉又道：“可是我又想了起来，近些日来少侠客随在年大人麾下，但不知几时来到此地，与老人家相遇？实在是神速的很了。”

病太岁张方听了这个话，又听他提说师叔童海川，这才把自己由打卧云庄出来，要上聚英山立功赎罪的意思说了一遍。

二位寨主这才连连的点头说道：“如此说来，这也算是巧遇了。少侠客今天既然到此，我们都不是外人，才要说一句冷话。现在聚英山的势力很大，能人过多，我们倘若到在那里，不能成其大事，再说甚了一些，把生命留在山上，那岂不可惜呢？”

病太岁闻听此言，心中甚是不满意。不用说他，就是老头子寿山听了这个话，心里也不大愿意。暗自说道：你们把贼人怕的这样，所来的人你们看着都不成。我原想着把张方同来，一同上山，没想到他们还是说这个话。今天这个事，要是在我先前的脾气，我还听他这一套？我向来是不服人的。也别说，到现在上了几岁年纪，倒是不应当那样了。再说也算是跟他们有点短处，谁叫我被他们拿住一回呢？一点污点，也算是洗不掉了。我先别答话，先看看张方以何言答对他们。他要是能说能道，不听他们这一片言语，或者也许叫他们同着去，这也未

可知。我们不怕死在贼山之上，我们倒是上去了，也算是死得其所了。老人家想到这里，打算就听张方的了。没想到这位张爷听了人家这个话，大气也没出。老人家心中暗自又道：怎么着？我看他很是能说能道的人，怎么到现在正是说话的时候，他没有话啦？莫非说到在正经的时候，倒没有话了？我要早知道他这个样，我说什么也不跟他栽这个。

就在这个时候，天可就快到午正了，人家二位寨主也没预备酒席款待，就随着人家吃饭。在这个时候，张爷又有话了，净说些个没有用的话，什么这也吃过了，那也见过啦。老头子心中这个气就不小了，一时把早餐用毕，大家散席。随随便便二位寨主在地下来回走来走去又谈起话来。

谈了一时，就在士平二人出去的工夫，老人家说道："这个事倒不好。我想张少侠到此，我们就可以上去了，不想人家说了这个话，你又不和人家说个清，道个明，我们来也不是狐假虎威，凑着胆子来的，我们都是打算单人独马，各自行动而来的。不过我们来到这里，所为的就是借这条道路。张少侠，我看你也很能说会道的，怎么连这个话你都答不出来呢？这样一来，更叫人家把我们两个人都看得不值么了。"病太岁说道："老爷儿们，你老这是何必呢？既然他们这么说，你老请想，他们既然这样的惧贼人，他们个人的本事，那不问可知，一定是平常之辈。要说下山去找人，现在山下不有的是高人吗？"老头子听了这个话，这才点了点头。

这一天的工夫，净在聚义大厅之内谈些个以往的事情。

用过了晚饭之后，大寨主焦士平吩咐家人，给两位英雄收拾床榻安歇。家人答应一声，各自预备去了。天到定更时分，大寨主两个人这才告辞回去安歇。

张方与老头子钟爷一同来到卧房，老人家心中本想着打坐

休息，但是一节，总想这个事办的太不漂亮，一点结果也没有，心中很是不痛快，因此进到书房之中，就打在床上了，直到了二更左右，也没睡着。就在这个工夫，就见张方那边屋中灯已熄灭，可是借着外面的月光，屋中有人影活动。老人家一想心中暗自说道：莫非说他是收拾衣服？老头子跟着也坐了起来，往那边看。此时张方大概听见老头子这屋中有动静，遂借着有月光之处，向老人家这边一点手，然后指了指外边，也没言语。老头子一看，心中暗伸大指，这才明白。暗自又道：不怪人家跟着年大人到处露脸，究竟是有出人头地的地方。要看他白天那个意思，他没有这胆量。到现在他跟我点手，这不问可知，要乘着这夜半更深，越过了小盘山，奔往聚英山。老头子想至此处，把随手用的东西完全带好，跟着也站起身来。这时候病太岁已然把后窗打开，探头往外看了看，跟着一纵身形越了出来。此时老英雄也跟着出来。

两个人并不言语，头前是病太岁张方，后面老人家相随，二人施展登之术，可就走下去了。后面老人家紧紧相随，功夫不觉甚大，老头子暗自点头心中说道：好一个张方，看起来他脚下的功夫很可以呀。今天我看他在头前走，两脚走开了，真是不含乎，不怪是侠客之子，剑客之徒了。老人家心中想着，自己也把飞行术施展开了，暗自又道：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好的功夫。

这个工夫张方虽然是功夫可以，久不登山，今天很费力，此时也有点累了，故此找了一个清静的地方，把身形隐起，等着老头子到来，这才低声的说道："老人家，我说话可不怕你老人家过意，焦士平他们二人把聚英山怕得如同老虎一般，还真把他当了事啦。那个意思就是谁要到了聚英山，谁就入了虎口啦。还是那句话，我看他们的本事比我也强不了多少，也是一

个平常之辈，我听他们两个人都是如此的说法，当时我也不好说什么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此处，你老人家大约也明白了。”老头子说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张方听了此话，遂又说道：“我想我们到了聚英山我们见机而做。要听他们所说的那个意思，聚英山还了得吗？就无人敢惹了，非得去一群高人不可。可是高人那能那么容易凑齐？我们不听他那一套。山路我们虽然不熟，我们顺此路而行。”老人家点首说道：“行行，他们也大略的和我说过一回了，我心里也有个底了。”张方又说道：“我向来是不服气的，不怕我到在聚英山之上，叫人家把我拿住，甚至于碎尸万段了，我倒是眼见了，我也死而无怨。老侠客，你说是不是呢？”老英雄听了此话，尚未答言的工夫，张方又说道：“可不知老侠客你老人家的心意如何？”老人家钟离寿山闻听此言，随着笑道：“张少侠客，既然如此，此时天还不算甚晚，我们要去，此时就此前往。因为道路不熟，还须仔细而行。”说着话，老人家便在前面行走又道：“我在前边带路好了。”张方点首随在后面而行。二人往前行走，张方笑道：“老人家可要小心了，虽然是知道一点，我们也没身临其境的来过。”

二人说着话的工夫，可就把足下施展开了。张方行走中途，觉得老人家在前面有点挡脚，又不好意思开过去，遂紧上了两步，低声的和钟爷说道：“老人家，我可前边去了。”钟爷说了一声：“你？好，你多要小心。”张方点首不语。

此时天有三更左右，钟爷在后面一见张方前行，有如熟路一般。正在此时，猛然见前面一片灯光，房屋虽然不多，远远的见房屋甚是讲究。老人家心中暗道：前面的灯光，莫非说……张方未能理会，大约许是贼人的什么所在？此时病太岁早已奔向前去。老人家心中想着在后面紧紧的相随。

张方一见前面有灯，心中暗自说道：今天也算是不错，出

了小盘山，来至此处，道路也不认识，现在就遇上他们如此地方，大约是他们办事的处所。如其不然，怎么如此灯烛辉煌呢？心中想着，业已来到那片房子的近前。张方一看，当时纵身形上得房来。

老头子一见也跟着上了房，心中暗自说道：张方这小子的胆量真不含乎啦。今天来到此处，你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看他这样大意的神气，就好象来过多少次似的，比到他家里还熟呢，也不打听打听，说话就上了房啦。我不随着他吧，显着我差点事似的，叫他小看我。老人家上了房一看，原来是三间上房，屋中明亮的灯光，真是如同白昼一样。东西房各三间，里面并无灯光，又一看自己所登的房乃是过厅的房上。老人家看了看，心中又道：我看他有什么高明的手段？说着就看了看张方。但见他站在房檐之上，夜叉探海式正往里面观看了。看他那个意思，一定是有什么动静了。

书中暗表，自从张方在前抖身形上房，不知里面有什么人，后来使了一个探海式往下一看，还是看不真切。当时心中不由得有点着急，故此又用了一个乌龙戏水，珍珠倒卷帘，此时身子可就下来了，刚刚的够着窗户，用舌尖把窗纸舐破，仔细留神的往里观看。张爷不看则可，他这么一看不要紧，自己不住的暗自点头。

但见在屋中坐着三个人。在当中坐定那人，年约四十左右，两边坐定二人，全在三十以外。前边放着一张桌子，三个人正在谈笑。

此时病太岁张方一见之下，心中甚是不解，暗自说道：这是什么地方呢？看里面这三个人，不像占山为王的样儿，天到这个时候，还没有睡觉，还在这里坐着说话儿，想必是有要紧的事情。如其不然，要是没有事，怎么天到这个时候，还不睡

呢？我耳闻着在江南地面，没有多少占山的。自从赵丕占了聚英山，所有各小寨全被他收了，大约就是焦方的小盘山，他又是赵丕的亲戚，如其不然，小盘山焦士平也是存立不住。今天这个地方是什么所在呢？要说是聚英山，聚英山上此时可以说是贼人众多，不能两三个人。不言张方心中暗自思索。

书中代言，今天张方与老英雄钟离寿山二人虽然不辞而别了焦士平，打算叫他看看，不找高人也把事情办啦。两个人虽然约摸着前来，还算不错，这条道路还走对了。如果他们要是往西北那条道路走去，那就又往山下边去了。这还不错，没走差了。两个人走了一更来天，就来到了聚英山，可是没到了大寨，现时所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大寨主赵丕所定的名称，叫做放火寨。所有聚英山放火的人们，与放火的物品都放在此处。另派了三个人，在此看守。

这三个人就是放火寨的寨主。可不叫做放火寨，原名火云峰，他们三个人也称为寨主，在此看守。大寨主姓么名瑞号叫炳南，别号人称袖吞赤火龙，二寨主姓康名义，别号人称弹指落金星，三寨主姓党名仁，别号人称火判儿。这三个人在绿林之中，是以火当先的能为，十几年的工夫，不知毁灭了多少人的家屋，利用火攻，当然称为熟手了。以后被火眼金睛赵丕约到山上来，他们自己又约来不少绿林的朋友。在这江南地面，与这聚英山左近一带，三五十里地之内，倒是没有什么案子，其余的虽然作案不多，可是小案不做，作案最多的地方，就是处着重，人人都看这个火云峰不是匪巢，老三位坐镇此山，倒也逍遥自在。后来赵丕占据了聚英山，势力一天大似一天，后来无法，只有投入赵丕的势力之下。又因为是连山的关系，不屈服他，在形势上也不成。以后也是常来常往的关系，倒是越走越近，直到火眼金睛赵丕勾结了西安侯十四子允禔，在聚英

山上共图大业，老哥儿三个心中很不赞成，虽然有心要和他们脱离，断绝来往，还是那个话，又不敢得罪他们。

这一天聚英山派人前来送信，见了三位寨主说道："奉了大王之命，前来约请三位寨主到山中议事。"大家听了这个信息，当时就是一怔。大寨主么瑞说道："好，你回去就提我们随后就到。"

等来人退下之后，三个人议论此事。二寨主康义叫道："大哥，赵丕今天既然派人前来，这不问可知，当然是有事了，一定还是要紧的事，如其不然不能叫我们三个人一同前去。大哥，你看这件事，是去好还是不去好呢？"么大爷听了这个话，沉了半天才说道："二位贤弟，依着你们的意思怎么办呢？"康二爷说道："大哥，要是依着我说，恐怕你不愿意。"大爷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依你之见，你说一说，我有什么不愿意的呢？"二爷这才说道："我想现在聚英山声气很大，也就是赵丕调兵遣将用人之际，以我的眼光来看，聚英山上所有的人们，就连西安侯十四子都算上，绝成不了大事。要是能成大事的人，他们就不能这样的轻举妄动，以一个小小的一山之地，就要推倒大清国的天下，这不是白说一样吗？还不用说现在大清国正在蒸蒸日上的时候，就是在那危在旦夕的大明崇祯时代，以一个国家的兵力，来对待一山之力，全都有富余，还用说现在？那不是自取灭亡吗？我想这个，我们现在给他一个不理，看他们怎么样？我们看看他们怎样对待我们。到在那时，我们要看事行事，说好的，我们好的办法，说坏的，我们更好办法了。"二爷把话说到这里，大爷接着说道："二弟，你说的这个话，并不是不对，很有道理。不过一节，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不是现在我们的能力不成嘛。如果有那样的能力，我们还能等到现在，我们听他们的调遣吗？今天既然派人

来了，我们还是照常的去，如其不然，正在这个时候我们跟他反目，我想时间太早了。”大寨主把话说到这里，三寨主党仁接着说道：“大哥说的有理。二哥虽说的也对，不过我们这回会议，大哥说的对，我们不能不去，我们也好看看他们的情形，我们再作打算，岂不是一举两得呢？”二爷一想，遂又接着说道：“你们弟兄二人既然同意，那就依着你们，我们马上前往好了。”

三个人计议已定，这才同往聚英山。一时来到山上一看，可比先前大大的不同了，真是威风百倍，气象万千。三个人来到银安殿上，正当中坐定一人，乃是西安侯十四子允禔，与各大军师，其余的就是各位寨主。三个人来到殿中循例入了自己的座位。

又坐了一时，有值班人报告，人已齐备，未到者是谁，一一的报告完毕。又沉了一沉，这才听首位军师神机子曹龙说道：“火云峰三位寨主听者。”此时三个人同声说道：“有。”曹龙又接着说道：“现在大王与西安侯的意旨，感于拯救人民不可稍缓的时机，多所用人之际，想把火云峰收归公，所有山中一切的出产，统由三位寨主自行处理，不过改火云峰名为放火寨，以便名实相符。又著三位寨主领了手下人等编成纵火队，听候任用。”

此时三个人听了这片话，心中真是敢怒而不敢言，暗自说道：好一个火眼金睛赵丕，真乃欺人太甚。本想与你权就一时，等待时机，不想你贪而无厌，欲壑难填，想把我们的山寨归他所有。赵丕呀赵丕，你合并了他人的山寨，还则罢了，你要打算要我的山寨，恐怕你要费一时周折。三个人沉思了半天。

此时逍遥王赵丕哈哈的一笑说道：“么大寨主，康、党二位寨主，我想你们三位不必多虑。现在我们仰承侯爷的洪福，共图大举，真是蒸蒸日上，无可无拦之际，我们本当群策群力，

侯爷亲躬正统，到了我们一殿称臣的时期，三位寨主请想，到在了那时，不是普天之下尽为王土，率土之滨尽为王臣了么？你我弟兄的地位，还有什么不好办呢？请三位想一想好了，我想这个事太好了。再说老侯爷对你们三位还是另眼看待，你们要明白，今天此举，这是老侯爷提拔你们。”三位寨主听了这片话之后，一个个默无一言。

等到散班之后，回到自己的寨中，就好象没有这回事的一般。日子长了，所有本山的人们，全都改换聚英山的兵卒。这样一来，在无形之中，就算明替暗接，大权旁落了。

二寨主康义心中忿忿不平，一看赵丕那边的势力很大，虽有心不听他的调遣，此时又怕不成，大爷与三弟都是持着冷静的态度，自己也不便过于着急，这是二爷的心理。

这一天聚英山传下话来，说是大寨主逍遥王有令，从即日起，所有各路的山口，以及各处的要隘，务必多加严守，以防不测，并且自己的内寨，也要同时戒备。皆因现在敌方卧云山庄，招聚了匪人众多，我们少有不慎，恐怕混进匪人于我们山中不利，请各位寨主负责严防勿误。三个人得了这个口令，心里虽然不服，可是又不敢不照办，当时一个口令，把手下人等叫来，一个个各有差遣。

一时吩咐已毕，三个人坐在大厅之内，二寨主康义说道：“大哥，兄弟我到现在倒觉好笑了。想当初我们开辟此山，成了这一点小小的事业，真是不拘无管，为所欲为。不想到了现在，我们做过婆婆了，又要当媳妇，这不是笑话儿了么？”说着哈哈的笑了起来。大寨主听了这个话，遂笑道：“二弟，你的心理，我是知道的，现在他们这样，不用说你心气难忍，就是我，总要比你年长几岁，总当心气和平一些了，我都强着忍耐。我劝你忍耐一时，不可显出形迹来为是，以免山上多疑。现在

他的耳目众多，我们的一举一动，可要多加小心。如有不慎之处，被他看出破绽，到在那时，我们是进不能进，退不能退，那可就不好办了。你说的话很是，以一个小山的力量，就有这么大的野心，当然他是自找其祸。等他惹出事来以后，到在那个时候，再抄他的后腿，我们不是一举两得吗？我劝你以后虽然看着有气，千万不可带出声色来，以免因小失大。”三爷党仁听了这个话，遂也接着说道：“二哥，你听见没有？以后我们要多多的留神。”遂又回头向么大爷说道：“我还没有听见过二哥说过什么不愿意的话了。”

党仁把话说到这里，大爷在无意之中一看，由房檐之上下来一条黑影。当时一注目，果然不假。自己镇静了心神，还是接着说话。在说话的工夫随着站起身形，转身走到后边，由后边屋中的窗户出来绕至前边的院中一看，但见一人在大厅的房檐之下，使着珍珠倒卷帘的功夫还往里看呢。当时不由得暗自好笑，心中笑道：这个人胆子也太大了，屋中走开一个人，你还不加小心，你还往里看了。大约这个人，不问可知，一定是卧云庄福临福老居士派来的，今天我看，索性弄明了吧。大寨主么瑞想到这里，遂哈哈的大笑一声说道：“朋友，不必往里看了。常言说的好，我是明人不做暗事，我要给你一个冷不防，上得房去，一下把你踢下来，也就把你摔死了。不过大寨主我不是那等之人，来来来，赶快下来受死，你还等待何时？”

这工夫张方一听大寨主三个字，心中暗自说道：又一个大寨主？心中暗自纳闷。自己想着就这个工夫，两脚一解劲，把身形落将下来，双手着地，这才站起身形，用手一指说道：“小辈，你是何人？赶快报通名姓，我病太岁不杀无名之鬼，赶快的报上名来。”

么瑞一听病太岁三个字，在黑暗的夜色之中一看，此人身

量不高，心中暗道：莫非说这就是病太岁张方？我当他是何等的人物，原来是一个小儿。么瑞遂哈哈的大笑一声叫道："小儿，不要出此狂言。你要问我，我来告诉于你。某家姓么名瑞，号叫炳南，朋友送得美称叫袖吞赤火龙。我全都告诉你，你也全都看见了，那二人是我的义弟，二弟姓康名义，别号人称弹指落金星，三弟姓党名仁，别号叫作火判儿。我们弟兄三人奉了侯爷之命，把守这座放火寨。不想小儿你，不知我们弟兄的厉害，胆敢来到此处打探。既然来到此处，好好的束手过来，如其不然，小儿呀，你要活命，势比登天还难。"

张方不等么瑞把话说完，大声的叫道："小子，你站住了吧，谁是小孩儿？我看你还是小儿了。大太爷我姓张名方，别号人称病太岁，你可要知道，太岁爷在此，诸神退位。今天你要是听我的良言相劝，赶紧的离开此地，另想别途。将来天兵一到，小子们，你要想逃活命，可就难上加难了。"

大寨主么瑞听了这个话，心中一想，暗自又道：这小子别看这个样，说话倒是有根。我倒是有个耳闻，这小子是铁扇仙风流侠之子，老剑客欧阳修的徒弟。自从他下山出世之后，就在年大人手下当差，倒是出力不小。听说现在又与卧云庄勾结一起，大清的营中也有他们的人在内。想今天他既然来到此地，非止是他一个人。要是他一个人，他绝不敢前来。事到如今，闹得我进退为难。虽有心背义山中的人们，归顺官方，又怕时机太早。大寨主想到这里，思想半天，暗自又道：咳，我既是身立山中，现在不可二意，也当效命山中。我今天何不拿他立功，将来就是他们大功不成，我要勾结官方，他们对于我也不疑了，把他拿住，献在银安殿之上，未尝不是一件大功。自己想到这里，遂接着说道："张方，原来你就是小儿病太岁。你说的是那里话来？大寨主身为一山之主，生有何欢，死有何惧，

怕得什么天兵来到，地将来临呢？真真岂有此理！来来来，小儿张方，你如果不服，赶快与大寨主过来比手。”

这时候张方一看人家口口声声直叫阵，到了此时还能说上不算来吗？说着话张爷把自己的小包裹往身上一背，把兵刃掣了出来，左右手一分，使右手的量天尺一指么瑞说道：“大胆的贼人，你竟敢出此狂言，今天你家张大老爷本想打碎了银安殿，赶散了你们这群叛逆的淫贼，不想你今天作了开刀之鬼。来来来，赶快前来受死。”

此时么瑞一听这个话不由得怒上心头，遂冷笑了一声说道：“张方小儿，说得如此的大话，看你也是无知之辈，你就进手过来。”张爷一想，心中暗自说道：我跟他费什么话呢？随着说道：“小子，你就看招吧。”说时迟那时快，说话的工夫张爷早就一个箭步来到大寨主的身边，双手一搭，两把量天尺十字式就照定么瑞的头顶盖了下来。此时么瑞一见来势甚猛，赶紧往后一退步，正要空手相迎之际，只听身后二弟康义叫道：“大哥，待我结果贼人的性命。”说着二寨主迎上前来，手使乌龙棍，跟着进招，照定张爷的腰间一个横扫千军。病太岁有心用双尺一架，把棍给他夹住，又不知道这小子的棍是铁的是木头的。正在这一怔的工夫，张方就险一险中了这一棍之灾。好在一节，病太岁的灵机也快，眼看着这一棍是逃不开了，当时一个箭步倒一进身，又用双尺照定康义的肩打来。康义见势不妙，当时腾身也来不及了，跟着把棍一撒，托天式，来了一个架海金梁，当时火光四射，一声响亮真是震动山谷。二寨主这才一闪身形，跟着进招。两个人一招一式，一往一来，各下相下的打在了一处。

此时大寨主么瑞，派人把自己手使的兵刃取来，拿在手中，与三弟党仁站在一旁观看，心中暗自说道：别看这小儿，倒是

有本领，如其不然，就凭二弟这样的功夫，要是平常之辈，这个时候恐怕有五十个也打倒了。到现在他们二人已有十数个回合，不但不见胜负，此时还是精神倍增，没有疏神之处。看将起来这个张方还是真不含乎，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刚才我一见，看他不过是一个小孩子，没想到他会有这样的本领。别看长的这样，倒是门里出身，侠客铁扇仙风流侠的儿子，这小子又是剑客欧阳修的徒弟，怎能含乎的了呢？可惜一样，这小子长的这个相貌大约是不大好看，在这黑夜之中也看不出来，耳闻着听说他长的奇丑。不言大寨主暗自夸赞张方的能为。

正在这个工夫，一看二弟康义往旁边一闪身形，一撩衣服，用手取来火马。此时病太岁（此处报纸连载缺三期，约 2850 字）

“……之意么？”大寨主等三个人，并不答言。张方一看三个人已然默认，不便再等他们答话，遂又接着说道：“三位寨主既然有这个心意，投顺了天朝，辅佐卧云庄，把聚英山一扫而平以后，等到我主万岁爷论功行赏的时候，我张方直接保奏一本，你们三位都可以得个一官半职的，享受国家的俸禄，倘若是一帆风顺，屡建奇功，那不是增光耀祖，显达门庭吗？古人有话，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那可比这个占山为王，天天在国法以外讨生存的事业，可强的多了。可有一节，但不知三位寨主，听了我这个话信也不信？”

大寨主么瑞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张少侠客，今天既然把话说到此处，少侠客之言焉有不信的道理呢？再说少侠客的事迹，我等也有个耳闻，我听说张少侠客你在年大人面前，老大人很是信任于你，这个话定当不假了。”张方听了这个话，随着略为一笑，并不答言。此时大寨主么瑞又接着说道：“可有

一节，现在张少侠客已然被我等拿获，我们寨中，此时聚英山的耳目众多，大约这个消息已然传到山上。如果此时我把少侠客解放，恐怕于事多有不便。请暂屈一时，我派人前去探听消息。如果山中不知此事，我们就可以将少侠客绑绳解放，如其不然的话，山上问了下来，我无话可答，倒叫他们看出破绽来了。”

张方听了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大约他说的这个话，许是实在的情形也未可知。莫非说他们三个人与聚英山有什么意见不成？如其不然，他怎么说耳目众多呢？大约他们是与聚英山意见不合了。张方想到这里，遂说道：“大寨主，我想这样好了，此时把我交到聚英山之上，也就没有大寨主的事了。如其不然，你们也是不好交代。”么爷听了这个话，遂把头一摇说道：“使不得的，那岂有此理了，我自有道理。张少侠客，你不要客气，我们还有一件大事相商了。”

大寨主说着话，此时有人报上前来，说是聚英山银安殿之上，此时无人，又往各处探听，看山上的动静，今天之事山上毫无所闻。大寨主么瑞闻听了此话，又沉了一时。连着几个山兵来回报，都是一样的言词。

此时二寨主康义、三寨主党仁二人同声说道：“松绑。如要走了消息之际，我们就此与他周旋，索性挑明了，倒觉得痛快。”说着三个人一齐下了座位，亲自给张方解了绑绳，遂又派人去到后寨去取衣服。

山兵们答应了一声。去了工夫不大，完全拿来，病太岁一一的换好，真是欢欢喜喜的把疼都忘了，心中暗自说道：今天可是太巧了，方才我被获之际就没想到有活命的希望，故而我对于他们，是恶语相加。不想他们三个人，有意归顺，又经我一片的言语，这才把我放了，还要有大事相我商量，这不问可

知，他们一定要随着我投奔年大人那里。

张方心中正在暗想，此时三位寨主也谈着话一同离了座位，来到张方的近前同声说道："张少侠客，走，此地也不是你我谈话的所在，随我们到这里来，有话我们好细细的相谈。"

病太岁张方心中甚是欢喜，遂点头跟着走了出来，出离了大厅，来到西厢房中，分宾主落了座。家人献上茶来。大寨主么瑞这才说道："张少侠客，我们来到这屋，所为谈话方便一些。方才虽然略表几句，不过手下人等过多，不大方便。少侠客，今天我们相见，虽然有些失敬之处，也是情势所迫，请张少侠客原谅就是了。"张方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大寨主说的这是那里话来呢？常言有话，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啊。这没有什么原谅不原谅，最好请大寨主不必客气，有话我们实实在在的讲来，我们以实事求是。"大寨主么瑞听了这个话，遂又接着说道："少侠客，既然如此，你就听我讲来。今天我们把你放了，所为叫你离开我们这个火云峰。可有一节，我要问你，你离开此山，还到聚英山去不去呢？你如果还要想去，我可就不能放你了，还不如我把你送到山上去了，我倒少落一个通敌之罪。我可以说是冒着很大的险，将你放了。虽然我派人打探，我们寨中耳目众多，倘若消息走漏，就凭我们弟兄三人之力，岂能抵挡于他呢？我想张少侠客还是不去的为是，先回卧云庄，在老居士面前，与他老人家说明，打算要攻打聚英山，越人多越好。这是你走的话。如果你要是不走呢，还在我们山中，即或聚英山上他们知道了，我也不算放你。"病太岁张方一听这个话，没等大寨主把话说完，遂接着叫道："大寨主，来来来，请你还把我捆上好了，你说的这个话我也明白。"说着张方把双手往后一背，意思还是叫他们捆。

三位寨主一看张方如此的光景，遂哈哈的一阵大笑，连连

的说道："好一位侠义的英雄。今天要看你的这种行为，实在是叫我们佩服的了不得，真是一位义胆侠肝的英雄，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物。今天我们弟兄三人，也是看看张少侠客子的志向如何。既然如此，我们就等到天明，你我弟兄四人，携带了放火的物品，同到聚英山，先把银安殿放火给他烧了，然后有什么话再说。我们四人，隐在暗处，见一个杀一个，见一双杀他一双。等到我们弟兄四人下得山来，到在那时，如果叫我们弟兄三人如愿以偿，到了卧云庄，能以辅助老居士，倘能见重于老居士，给我一些人马，我们弟兄三人，再杀上山来，就是死在乱军之下，张少侠客，你说得却好，也是增光耀祖的。"

病太岁张方闻听这个话，又用二目看了看三位寨主，故意的一惊说道："三位寨主，今天所说的这个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么瑞等三个人同声的答道："张少侠客说得那里话来？古人说的好，军无戏言。如果我们没有诚意，说一句笑谈，张少侠客你此时早已到了银安殿啦。"说着一同大笑起来。张方也笑了笑说道："这么说起来，三位寨主，既是断然处之，真乃是大英雄的气慨，这也是大清国的国运昌隆的所使。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说是志同道合了，我有一事要跟三位寨主商量。我想此时天尚未明，请三位寨主把放火的药品与所使的东西给我一些，我先独自一人上得山去。到了大寨，倘若大功告成，你们三位的大功，当然也有，如果不成的时节，就是我张方死在那边，我也是死无怨言的。"大寨主闻听此言，遂笑了笑说道："张少侠客，这倒是没有什么。不过一节，现在天已不早，我说此话，张少侠客或者也许相信，我们弟兄说话，向不反悔，并无三心二意，大概少侠客不至于不相信。我想此时天已快明，我们一同前往，一则可免少侠客的山路不熟，二来以免少侠客往返的耽误工夫。我说此话，但不知少侠客的意下如何？"大寨主说

话的这个工夫，就听得晨鸡报晓，往外看了看天已渐明。病太岁张方这才点头说道："大寨主，我们既是一见如故，何必如此的客气？弟兄不知天已这个时候，既然如此，只可一同前去好了。"二寨主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好好，我们最好是客气的为是。我看天已不早了，我们收拾所用的东西，就此前去好了。"

说着三位寨主亲自把所使的东西预备好了，带好了自己兵刃，大家一同又来到大厅之内沉了一时，四个人这才出离了厅房，头前带领的就是大寨主袖吞赤火龙么瑞么炳南。

正在未出寨门的这个工夫，但见一个探兵走上前来，单腿打阡，口中说道："报！回禀三位寨主得知，外面现有大寨的大兵，不下百名左右。领兵前来的不是别人，乃是大寨的二寨主孟蕴辉，来到我们火云峰，前来调查。请三位寨主齐备一切为是。"

大爷么瑞一听这个回报，当时嚇得面无人色，心中暗自说道：大概张方之事，山上业已知晓，故此孟蕴辉前来查山。自己想到这里，遂看了看二弟康义，回转头来又看了看病太岁张方，那意思是要把张方隐藏起来。没想到这个工夫就听外面有人高声叫道："么大……"（此处报纸连载缺一期，约 950 字）

第二百二十三回

再遭擒张方被囚群英馆

雪私恨朱苍行刺殒高楼

……大寨主的老师，老英雄石飞燕为首领。老人家也是心中不放心自己的徒弟，当时并不推辞，点头应允。把山上所有的事务，查点了一番，把一切的事情全都办理就绪。事务办理得稍有的工夫，有山兵报告前来，说是现在有卧云山庄又有人去到火云峰放火寨前去打探，业已被么大寨主三位拿获。

老人家石爷听了这个报告，心中甚是欢喜，遂对大家说道："今天我们拿住一个，无论他是如何的人物，也给我们聚英山正一正这个颜面。自从我们两方吃紧以来，我们山中可是吃亏不小。也是赵丕一人之过，事先虽然有些戒备，不过一节，也是他自己心意不专，把事情办大意了。"大家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老人家也不可怪罪我们大寨主。皆因他也是为了李居龄仙长，恐怕清尘老方丈负气离山，自己乔装改扮，一则可以看一看老方丈究竟是行是止，二来也可以暗察奸细。没想到他自己独自一人，竟被贼人诱去，至今未回。这也是他的一片苦心，老人家千万不可错怪了他。"石爷听了这个话，遂笑了笑说道："众位老少的英雄，不要错想，我并不是怪他，我想他的性

质还是那样的疏忽，才有今日之事。”老头子说了这个话，沉了沉又接着说道：“火云峰的三位寨主，看起来很有本领。我想真要是卧云庄福临所派的人，前来到此，功夫一定不弱，竟被他们拿获，也算可以了。此时不见送上山来，大约是审问完了之后，再押上山来也未可知。”

此时神机子曹龙听了这话，当时心中一动，暗自说道：不对！自从山兵来报，直到现在，工夫已然不小，怎么天到这般时候，还不见押上山来？莫非说有什么意外不成？曹龙想到这里，遂接着说道：“老人家有所不知，现在么瑞等三人，虽然归顺我们山中，据我想在他们承认之际，他三人都是默无一言。据我看他们有些不稳，怕的是勾结山庄，不利我们山中。要说时间与道路的远近，自从山兵报上前来之后，直到此时，大约有三次来回也完了，怎么直到现在还不见押上山来？我恐怕其中有什么变故。”

老人家听了这话，并不答言，当时指派一名精明的兵头，问了问姓名之后这才说道：“去后火云峰打探，速去速回，回来有赏。但看么瑞等三人，怎样的办理山庄的来人，赶快回报，不可贻误大事。”兵头答应一声得令，站了起来，转身而去。

老英雄石爷说道：“要是他等三人有意外的行动，或是私自扣留，我自有道理。请各位老少的英雄安心。”大家听了这话，一位位议论纷纷。

等了一时，但见那一名探兵飞奔而回，单腿打阡报道：“报！报告老主座得知，小人奉命，飞奔火云峰放火寨探听消息，现在放火寨的寨主么瑞等三人，心志不坚，听信敌方来人病太岁张方之言，在先严加审问，后来又把敌人解绳而放，随意相谈，大有和谋之嫌，请老主座设法防范。”老人家石飞燕听了这个话，手理白髯的含笑说道：“再探。”那个山兵又二次走去。

老人家笑道："真乃不出军师所料。好好，这也无妨，老夫自有道理。"遂又问了问曹寨主，么瑞是怎样的来在聚英山，怎样把守火云峰。

曹龙这才把根本原由，么瑞怎么坐镇火云峰，赵丕怎么样的为他们打算，才叫他们归并在聚英山，怎么改为放火寨，前前后后的对石爷一说。

老人家听了这个话，正要答言这个工夫，探兵上来回报说道："报！报告老主座得知，方才所探是实，现在张方已被优待，视为上宾。"老人家听到这里，随着一挥手说道："下去。"

此时最是心中不安的就是二寨主孟璞孟蕴辉。听了这个话遂对老人家说道："石老前辈，可知道这个病太岁是那一个不知？"石爷想了想说道："我在什么地方听说过此人，没有见过。"孟二爷说道："老人家可知道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了？"石爷连着说道："知道知道。"孟二爷又接着说道："这个病太岁张方，就是张鼎之子。此子现在初露头角，竟与我等作对。老人家，此事既然如此，我们此时应当怎样的办法？"石爷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听说山庄所来的人们，大约都是能为不弱。我想此事，别位前去，虽然本领没有什么，只是对于么瑞三人问罪之事，派了别人前去，恐怕他们不服。据老夫来想，还得二寨主亲自前往才好。再者放火寨么瑞等三人竟有此举，真乃是我们山中不利之事。二寨主如果亲自前去，我想若与张方动手，么瑞等三人绝不好出来助拳。二寨主要去，可以带一些卫士人等喽兵百名，一则是一寨之主威严，二者么瑞等他们手下的山兵也算不少，我们以备万一。倘能把四人一齐解上山来，各有发落，以正我们山中的纪律。"二寨主孟蕴辉听了这个话，遂点头说道："我此去查抄火云峰，给他一个剪草除根。"老人家石爷说道："二寨主此去，最好不可莽撞。我想到在那里，先

以查山为名，第一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转环的余地，叫他们改过自新，以免把张方放走，给他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孟二爷点头不语。

此时陆炳上前说道：“老主座，不才我也愿一同前往。”石爷一看，遂点头说道：“好，陆老英雄要一同前去，那太好了。到在那里，就说是前去查山，不等他们往里让就进去，要紧要紧。”

陆爷与二寨主点头，这才到在外面，亲自点齐了兵士人等，够奔火云峰而来。好在一样儿，全是连山，路途也不算远，顺着山道，行不多时，天光可就大亮了。

大家来到了火云峰，里面的兵卒报告进去，说是聚英山的孟二爷亲自前来查山。老二位不等有人知会，随着就走了进来。不大的功夫，可就来在大厅的外面，抬头一看，么瑞在前，康义、党仁两个人在后相随。么瑞的旁边，随着一个矮小的身材，神气与顽童相似，气度倒是年长的风采，又一细看，生得非常的丑陋。二爷一看心中可就明白了，暗自说道：好一个反复无常的么瑞，今天竟敢通敌，真乃胆量不小。我此时装做不知，看他们以何言答对。正在这么个工夫，不想人家病太岁张方，走上前来，独挡一面的叫起阵来了。老英雄这才徒手大会量天尺，二人打在了一处。

在这个时候陆炳陆会元，也走在了近前，大声的叫道：“么瑞，你等三个人，现在通敌有证，全山人等，谁人不知，那个不晓？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西安侯老侯爷说的却好，有你们这三个害群之马，把全山闹得不安，真是不出老人家所料。另眼看待你们，你们尚且如此。今天派了我们两个前来，么瑞呀么瑞，你心中可要明白。”

么瑞等三人一见事已败露，有心乘此机会与陆炳翻脸，又

不知张方有多大的能为，又见人家带来不少的弓手山兵人等，恐怕势力不敌。

大爷么瑞想到这里，又听陆会元说道："老侯爷有令，叫我等二人，捉拿你们上得山去，银安殿上问罪。常言有语，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今天我们既然到此，我们都是好友，多少与你们留些体面，只可随我们一同上山好了。"

大爷么瑞又一听这个话，恐怕二弟康义怒气不伸，当时反目。大爷想到此处，遂凑近康义的跟前低声的说道："二弟，事已败露，现在无话可说。也不是我此时长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现在要是动手可不行，谁叫我们被人家监视，人家的耳目众多呢？也是我们一时的大意。事到如今，我们看事行事好了。"此时三爷党仁站在旁边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二位兄长，我们如果反目就在此时，如其不然，我们只有再等机会而已。"二爷康义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既然如此，只有再等机会好了。"三个人计议已定。

陆会元一看，随着又道："三位寨主的意下如何？能同我们去到山上一行吗？"大爷么瑞点头不语，含着笑把二臂自己往后一背。陆会元这才喝令一声："绑！"一言出口，当时几个手下人等，上前将三个人一一的捆了起来。陆会元上前客气了两句。三个人站在一旁，心中甚是难过。所有火云峰的兵卒一个个都是低头无语。此时一看病太岁张方，手中的一对量天尺，真是走动如飞。大爷么瑞等三个人一看，心中暗自又道：看起来张方还是真不含乎。三个人站在那里，心中直替张方使劲。又过了十几个回合，这工夫一看张少侠客，脚底下可就有些发慌，面上的神色也不稳了。再一看人家孟二爷虽然有点累的神色，可是比张方镇静的多，究竟是老手。

就在这个工夫，但见病太岁张爷，跳起身形又用双尺，一

个搂头盖顶往下就盖。此时但见孟蕴辉往左一插脚，闪开了身形，举右手一上左步，右手顺势而下，就把张爷的双尺捋在手中。病太岁张方一看，一个急劲往后一夺，不想孟二爷往上随了两步，双手往回一掣，抬左脚照定张方的前胸运足了气功就是一脚。当时病太岁张方两眼发黑，往后退了两步，就倒在了尘埃。此时军刃业已到在人手。孟二爷哈哈一笑说道："小辈，你不行啊。"说完此话，把脸一沉又道："绑！"

此时手下人等听了这句话，大家一拥而上，也不管张方此时胸前的痛楚，当时四马倒攒蹄捆了起来，把他的一对量天尺，给他放在后背之上。

张方此时清醒过来，爬在地下，扭项一看，但见老哥儿三个，一字排开，全都双捆二臂，怔在那里。张爷此时不由得也笑了，遂对三位寨主笑道："三位，我不客气了，我在这里歇一会儿吧。"张方此话说出，招得在场的众人，要笑都不好笑。

此时孟二爷强制笑容的说道："蠢材，臊也不臊？"张方说道："好一个山贼，此时你不必趾高气扬的傲自尊大。你家张大老爷，乃是国家的大员，若论身份，你是什么人物？我张某生平好说笑话。"张方说到此处，孟二爷忙令兵丁说道："把这个丑子送上山去，看押起来，待我回到山上，亲自观审。"当时有几名兵丁上前，将张爷搭了起来，一直往外走去。

此时孟二爷又看了看三位寨主，当时一语不发。陆会元上前说道："二哥，我一同回山好了。"二寨主并不答言，又看了看么瑞他们三人，这才一同走了出来。

此时手下人们押着三位火云峰的寨主，顺着山路够奔聚英山而来。孟二爷向陆会元说道："贤弟，你看，人家卧云山庄的人们，不管能为的强弱，我看胆量倒很大。这个张方小儿，此时死在旦夕，他竟自还是说笑，看将起来，大清国的天下，如

果像这样视死如生的英雄在多数，恐怕一时难以推倒。”陆会元接着说道：“何在此一个小小无知的儿童呢？一个顽皮之子，我们焉能以他做一个判断呢？”

说着话不知不觉的来到了聚英山的大寨，进到里面，来到了大厅的门外——现在改名叫做银安殿——连同三位寨主一同止住脚步。大家一看，此时病太岁张方早已被人家放在了殿外。

此时二寨主孟蕴辉同着陆会元两个人走进了大厅之内。刚进了门口，就见所有在坐的众人，一个个仍等候，一位不少。二爷一看心中甚是欢喜，暗自说道：“还好，别看大哥此时不在，要看大家这个意思，我们聚英山的势力还不至怎样的消失。”心中正在高兴尚未说话的工夫，就听老人家石飞燕说道：“二位寨主，真乃是马到成功，多有偏劳了。请二位各自归座。”说着话孟、陆二人入了自己的座位。

老英雄石爷说道：“但不知小儿张方现在那里？”孟二爷接着答道：“现在小子张方，还有么瑞等三人，已在殿外听候传审。”石爷点头说道：“好。”遂对手下人等说道：“把他们给我带上来。”

老人家言还未了，有山兵答应一声走出了殿外。不大的工夫，便把么瑞三个人推了进来，跟着后面就是病太岁张方张少侠客，四马攒蹄的搭了进来。

此时张方心中暗自说道：完了，常言说的好，生有处，死有地。这是定而不可移的事情，没想到，我病太岁张方，自从学艺之后，自出世以来，承了年大人提拔之恩，也是我自知要强，才得见义父老肃王，才有钦差调查江南的差事。无奈一节，这也是我张方命小福薄，担当不起，才有今天的结果。细想起来，我也算不错了，虽然说没见着皇上，我一个平常人，这就算可以了，今天虽然死了，所算死得其所了，为国尽忠啦。张

方心中想这个，就听上边坐着的那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说道："张方，你好大的胆量啊，小小的年纪，竟敢只身一人上得山来，勾结么瑞三人，图谋叛反山中，真乃大胆无比。来来来，小子们，先把他的绑绳解开，叫他站起来回话。"

众山兵听了此话，四五个人上前解了绑绳，将张少侠客扶将起来。

老人家石爷用目留神观看，遂又接着说道："你就是张方，人称病太岁么？"张方倒绑二臂趾高气扬的站在那里说道："不错，正是你家张大老爷。"石爷一听这个话，遂冷笑了两声说道："好你一个无知的小辈，死到临头，还敢如此的顽强，真乃执迷不悟。论你的年纪，在事先老夫也有耳闻，能有如此的作为，老夫倒也佩服于你。可惜一节，你一个无知的青年，竟被他们一般王侯之迷的人们所诱，真是效死大清，据老夫来看，真乃可惜又可恨了。我想聚英山，图举大事，乃是人人可贺之事，不想卧云庄福临，不但不辅助义友，反来与聚英山作对，报效清国，真真岂有此理！"

张方听到此处，正要想着答言，但见那个老者用手一指么瑞说道："放火寨的寨主，么瑞，你们三个人真乃胆大包天！我想老侯爷与大寨主他们二位，真是高看你们一眼，仍叫你等三人坐镇火云峰，对于你们的收入，是丝毫不染，反来顾及你们寨中的安全，将来大事成功，还要有你等三人的地位。这是这样的优遇你们，不想你等胸无主见，侥幸把敌人拿获，三言五语，竟被他那伶牙俐齿，将你等三人说服，当时阶下之囚，一变而为座上客。此情此景，令人家知道，真是聚英山中一个大笑话了。所幸者，曹寨主能有先见之明，提醒老夫，才请孟二寨主前去，真是果中其言。如其不然，我石飞燕遍走江湖这些年，初任巨肩，竟有这样的笑话，于老夫我的脸面太不好看了。

么瑞，你等三人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且问你，皆因你等也有一时之错，有可原谅，我问你，要你实话实招，老夫与你等作主，自有办法。我来问你，张方小儿，对于你们三人，说了一些什么言语，你们竟自被他所惑？从实的说来。”

大寨主么瑞闻听此言，心中暗自说道：今天既如此，常言说的好，大丈夫敢作敢当，也别叫他把我的话诱出来以后，还是要我一死，岂不叫他们小看我么瑞了？事到如今，我但听一死罢了。大寨主么瑞想到了此处，这才抬头叫道：“石飞燕，老儿！你不要看小了大寨主我么某。大寨主今天与你们痛快的说了，所有解放张方之事，有意通敌，都是我么某一人的主张，并无康、党二人之见。我想贼人赵丕，只顾培植自己的势力，扫灭异己，归并各寨，贪心仍为不足，也是我等少有微力，火云峰不敢轻易染指。不想尔等自归并以后，自觉势力无敌，对于火云峰婉言垄断，也是我自觉势微，只可忍耐一时，再图他策，故而默许。张方探山，不错，是被二寨主康义所获，我么某看着时候到来，故而亲自解放，待为上宾，以图扫灭你等叛国的群贼。这就是大寨主我么某的所供，其余人家张方张少侠客一些侠义之词，为国除害之意，不便与你多言，妄费唇舌。今天既然被你等看破，将大寨主我粉身碎骨，我要皱一皱眉头，在绿林中称不得什么英雄好汉。”大寨主把话说完，洋洋得意的站在了那里。

老人家石爷听了这个话，冷笑了一声正要答话，就听二寨主康义、三寨主党仁两个人同声说道：“大哥，不必把我等二人摘得干干净净，还不用说是我们共同之意，就说实是大哥一人之见，我们也要同时共死。今天既被贼人所获，算是我们防范不周，杀剐存留，任贼人之便。”

把话说到此处，这工夫就听病太岁张方哈哈的一阵大笑，

遂接着说道："好，真乃英雄的气度。"遂又对石爷说道："我说这位老头儿，你也不必追问他们，我是由何处而来，是怎样的说服他们，我的来处，他们也不得而知。"

老人家石飞燕一听这个话，遂接着说道："张方，既然如此，一个小小的年纪，倒是一个大英雄的气慨。那么你自己说上一说，比他们岂不是更好么？你如若说些真情实话，我可以在老侯爷的面前给你款通几句，老侯爷又是一位爱才之人，又在用人之际。"石爷把话说到此处，病太岁张方当时把嘴一撇说道："这个，我张某根本就没把允禔放在眼里，你倒不便说些这个。"石爷一听这个话，遂又改口说道："最低了说一句，还可以把你解绳而放了。"张方听了这个话，遂又说道："我张某也不希望你们这个。古人说的好，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呢？我张方要是怕死，我还不来了，不必你们怜悯我张某。"

老头子石爷闻听此言，心中暗自说道：这小子！别看这小子长的这样的貌丑，他竟有这样的古怪脾气。遂说道："张方，看你这个意思，生死你是不在乎的，那么就请你从实的说来，也广我们的见闻好了。你是由打什么地方来到我们的火云峰放火寨之内？"

张方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你要问我，你听我道来。我这次前来，我是自从卧云山庄福临福老居士那里而来。只因我师叔童林童海川，他老人家只身一人，夜探你们这个聚英山，施展自己的本领，就将你们的大寨主火眼金睛赵丕，捉回卧云山庄。我们大家一见之下，所有天下的英雄，以及一般剑客侠客等等的人物，那一位不暗伸大指，称做高人呢？竟把山上的匪首拿获，真是人前显耀。我想老人家童林童海川，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子，我张方也是一个人，人家是剑客的徒弟，我也是剑客的弟子。因为这个，觉得我张某脸上无光，独自一人，

也没被何人所派，我也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奇功。故而私自一人，走出了卧云山庄，这才够奔你等的山上而来。我也是道路不熟，本想够奔你们这个匪巢聚义厅，不想误入你们的放火寨，这才与这三位识大义，肯投明的三位义士接谈。不想事机不密，被你等察知，这也是大数所定，应当我等四人同时归天。但不知你们这一群，听了我张某与三位寨主这样大义格天的行为，愧也不愧？你等众人，如果还是执迷不悟，不赶快的弃暗投明，几时天兵到来，围剿了聚英山，到在那时，我想你们一个个，全都要死无葬身之……”（此处报纸连载缺一期，约 950 字）

……用手一指说道：“把他们给我押上楼去。”大家答应一声，一个个上了楼梯，抬手一按机关，但见楼门自己左右的分开，大家这才走进里面，穿房过屋，走了几重屋宇，但见正当中有一个圆形的房屋。

大家走至门外，神机子曹爷又一抬手，往里一推一个机关，就听哗啦啦的响了一阵，就见那个门往上起去。跟着向山兵说道：“把他们四个人的捆绳，完全给他们解下来。”大家听了那敢怠慢，大家一齐动手。此时曹龙说道：“请你们四位先在此处等待好机会吧。”

这个工夫众山兵一个个通身是汗，紧紧的把守，恐怕四个人借着解绳的工夫跑了。等到解开了绑绳，把四个人一齐往里一推，这个工夫就听哗啦啦的又响了起来，就见从下面又上来一重门，同时上边的门也走了下来，众山兵这才把心放下。

曹龙当时把看守群英馆的四个兵丁一个头目，叫在面前说道：“你们五个人，所有群英馆的各处消息埋伏，那个地方管那里，你们都知道了吗？”几个兵卒答应了一声说道：“寨主爷，我们不敢忘记了，都知道。”曹龙点头说道：“好，现在不是又有人了，我再给你们添上六个人，你们十一个人紧紧的轮流把

守楼上，不可随意摸弄机关，以免误事。倘有不遵，你们的性命所关。”五个人连连的答应。说着曹爷，又派了六名，一一的嘱咐一番，又对那个头目说道：“里面的四个人，一切的食水不可缺，你要小心看守。”

曹爷把话说完，带领着众人，这才走下楼来，到在了大厅之内，心中甚是欢喜，入了自己的座位，这才说道：“报告老主座得知，现在已将四个人押在群英馆监视起来，现已办理完竣。”石爷听完此话，遂点头说道：“若不是曹寨主提起群英馆这个地方，小子张方他们早死多时了。我想病太岁张方他一个人前来，卧云山庄的人们，绝不能放心大胆的令他一人前来。据老夫来想，过三不过五，一定还有人来，我们现在更要各处戒备。一个小小的张方，他竟能上到山上来，可见卧云庄的人们，最少也有一半能登聚英山的本领。”老人家说完此话，接着又向大家说道：“现在我们山上更是吃紧之际，希望各位寨主，各位老少的剑侠客，以及各路的英雄，我们都要加一番的小心。这是替个人设想。同时在这近期之内，我们起居，虽然我们侠义门中不讲解带宽衣，尤其是在此期中，我们应有枕戈待命之义为是，不知几时有事，以备用人。这是所为公家之事。还有，所有山上之人，在近期内不可私自离山，如有不须之事，务必报告所管的人员得知，以利公务。同时并发通知，令全山人等一齐遵守。”大家听了此话，一个个无不心服，众位寨主也都点头称是。

老人家当时命人发下通知，令全山人等一律遵守，如有怠职忽事者，以军法论罪。老人家把令发下，这个工夫天也不早了，此时大厅之上早有山兵预备桌案，设摆早饭。大家用过了早饭，又议论了一些山中之事，天也就快黑了。

这工夫有四寨主朱苍朱天鳌，用手一指六寨主曹龙，当时又站起身形离了座位往外就走。神机子一看，不知是什么事，

遂也跟着走了出来。朱爷在前，曹爷在后紧紧的跟随，二人出离了大厅，找了一个无人之处，朱爷止住了脚步，这才向曹龙说道："曹贤弟，我有一点事情，我要问你。"曹龙听了这个话，当时闹了一怔，遂说道："四哥，你把我叫至此处，莫非是有什么话说吗？最好是我们什么事都公开才好。"朱爷听了这个话，接着说道："不是，我有一件事不明白，我要问问你。我虽然有心在里面问你，同着大家不大方便。"曹爷听了这个话，遂又接着说道："什么事情呢？"朱爷说道："我看兄弟你那个意思，对于群英馆倒是很重视。但不知里面的消息机关究竟修得怎样的灵巧？听说盖此楼时，有六弟你监工，当然你是知道的了，里边的大概你给我说一说，我心里也好明白明白。"曹爷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四哥，此时不是细说此事的时候。但不知此时你问我此事，有什么用意？"朱爷说道："用意是没有用意，不过我总要问问，我心里好明白。"曹爷听了此话，随着一笑说道："其实我跟四哥你说说也没有关系。提起这个楼的消息，完全是我们几个人独出心裁，亲自监制的工程。别看那一些大英雄大剑客们，有多大的本领，如果把他放在里面，就算是笼中之鸟，釜中之鱼了。别看把张方他们四个人的绑绳解下来放在里面，要想出来，那可真是插翅也难飞。假如他们要是往外一走，所有的消息埋伏，无处不动，看他们脚底下踩在什么字儿上了。头一道，就是立刀卧刀、转轮刀，还有一个穿心弩，下边是翻板，底下是陷坑，这是头一道装设，想走是万万不能的。有一个地方是实地，我们的脚登在上面是没有关系的。再说这二道，就是从下往上翻，只要把人翻下去，人是准死无生。下面满铺一人多高的细石灰，到在里面当然是没有活命之理。那第三道，要是触动机关，各处的飞刀齐射，人死如泥是非常的厉害。再者就是第四道，又是陷坑，底下也有白灰，里面都是

刀，只要摔下去，转轮刀一动，真是尸身寸断。还有五六七八九，那几道也不必细说了，一道比一道厉害。总之一句话，在那里面，也不是不能动转，打算要是随便出入，就得按着一三五七的步眼走，你要是不知道，或是不按着这么走，想要活命可万难了。还有一样最厉害的，你要是在里面，即或是步眼没走错，走出来了，门外还有一个小影壁，有一条万字形的铁索练，碰到上面也倒没有生命的危险，你要是登在消息上，那可就九死一生。再说你走到门儿那里，还得要留神，下面也有翻板，上面还有冲天弩。左边装着气袋，人闻见就要身倒平川。右边还有一种特别的物件，是一种自行人。这种自行人手里全拿着兵刃，脚步要是不对，能全都过来动手。这个门闯过来，还有一个厉害的玩意儿，你要是站住了，有一只虎，向你一张口，当时由嘴里弩箭射出，就如同雨点一样。这是往出走的消息埋伏。你要是往里边去，虽然说是大同小异，比这个消息差不多，可比这个又加倍的厉害一点。再者你往里去，当中是一个圆形的屋子，要是把人放在里面，要是打算出来，你想能出来不能出来？外面的人也不能进去，就说是你能进去，你要是一动身，或者你要是一回步，门口那里的翻板一翻，上面还有天花板，天花板下来，只要一下来，也是弩箭齐发。这还不算，还有许多更厉害的东西，现在也没有工夫细说这个，也不便再说了。还有我一时想不起来很多了，全是很厉害的消息。四哥，你想想，里面有了人，外面的人虽然他们有心来救，他们进的去么？我当然是很重视这个楼的，我知道他的厉害嘛。故此我才出这个主意，所为是叫卧云庄的人们，知道张方在这楼里，只要他们一到在上面，想要活命势比登天还难。”

朱爷听完了这片话，他便哈哈的大笑起来，遂说道：“曹六弟，你不愧称为神机子，实在是高人一筹。现在我心里这才

明白楼里边的厉害了。这不是我明白了么？我们回去吧。”

曹爷这才点头，说着话老二位这才往大厅里面而来，来在了银安殿以内，各自落座。

此时朱苍心中暗自说道：曹龙出的这个主意可是虽然说不错，据我看来，也不算怎么高明。我想张方这个小子，不能叫他多活日子，这小子最坏无比，有他一天，聚英山上多一天的忧虑。虽然现在把他放在群英馆里面，所为叫他生而不能，死又不得。他自己虽然不能出来，据我想卧云山庄以内，现在什么人都有，真是天下的剑客侠客无数，一旦之间，人家那里要知道张方没死，在群英馆内了，人家派了高人前来，不就是这么一座有消息有埋伏的小楼儿吗？（此处报纸连载缺一期，约950字）

“……我们两方既然成了这种情势，据老夫来想，索性我们此时严加戒备，来一个擒一个，来两个拿一双，我们倒觉得以逸代劳了。”

大家听了这个话，也有满意的，也有不赞成的。还有说此时不是那个时期了，不能再取守势了。还有说此时不可过急，如果猛然进攻，我们不知此时清兵来到没有？就说是来到了，我们知道有多少？倘若我们攻到那里，人家人多，或者我们被围起来，岂不是被人家一网打尽了么？大家议论纷纷。

朱爷心中有自己事情，也未便参言。看了看天色，约有二更左右，自己站起身形离了座位，随随便便的走了出来，只身一人出离了大厅，自己往外就走。回头看了看，后面无人跟随，心中暗自说道：今天倒还不错，我本想今天把张方杀死，解我这心中之恨，这可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张方小子你今天就算死在我朱某的手中了。我要是不这么办，一则我的恶气难伸，二来他是聚英山的一个祸，要是将他放走，将来我们山上的人，

恐怕死了都没有葬身之地了。我就是如此的办法了。虽然群英馆之内消息埋伏很多，我也听了一个大概，我到在里面，就按曹继忠所说而行，按着一三五七的字走，将小子张方杀死。也叫山庄的人们知道，我朱某不是那过去就完的人。朱爷心中想着，顺着道路往前行走，好在一节，路上没遇上人，也就各处守卫的山兵。

工夫不大，来到了后面的花园。在黑暗之中，远远看见那座高楼，心中暗自说道：不问可知，此楼就是群英馆了。说着来到了近前一看，门外无人把守，自己回头又往四外看了看，恐怕有自己人看见。山兵看见倒没有什么关系，虽说是县官不如现管，兵丁看见一个寨主，兵丁也管不了寨主前来手刃敌人。再说山兵也不知道是什么事，也就不敢管了。不但他们不敢管，还得保护自己。朱爷想到此处，心中更是无所顾虑了，自己暗自欢喜。此时又是四顾无人。

正在此时，只听得更鼓齐鸣，天将三鼓。朱爷进了楼门，找着了楼梯，伸手先摸着扶手，心中想了一想，跟着一按绷簧，只听一声响亮，楼梯自己一动，朱爷可就到在了楼上。自己按着曹龙所说，足登一三五七，别走二四六八，按着时间往前行走。

工夫也不见甚大，来在了中心。又往四下里看了看，并无一人，心中甚是纳闷，暗自说道：此处如此重要，但不知老人家与六弟怎么不派人看守呢？自己心中想着，倒非常高兴，遂忙将军刃掣出，拿在手内，又往身后一背，抬手一推圆室门外的机关，哗啦啦一声响亮，门已上去。朱爷一摸，还有一重门，自己站在那里想了半天，暗自说道：不用说了，要是推当然是推不开了，还是得按这个机关，大约才行了。想到这里，用手又往回一拉那个机关，但见那个门也往上去了，此时朱爷心中

甚是纳闷。虽然心里纳闷，可是此时没有工夫去细看，只可用手摸着，往里便走。同时两眼注意里边有无动静，恐怕张方等人，一见有人进去，于自己不利。

自己正在留神，抬头一看，但见一个小小的灯光，放在对面一个横案之上，心中暗自说道：灯可虽然是有，但不知他们四个人在那里了？如果我要是猛然间的走上去，虽然我手中有这一口钢刀，恐怕也不是他们四个人的对手。心中这么想着，可还是够奔桌案而来。

还没到在案前，再一细看，原来又一道门口，并无门窗拦挡。朱爷正要用手去摸，觉得足下一动，心中说道：不好。正在这个工夫，只见对面那个条案的后边，迎着门口，一只坐虎出现。朱爷见那虎把嘴一张，由口中弩箭射出，有如雨点相似，够奔自己的咽喉而来。当时一矮身躯，闪开了箭路。朱爷蹲在地下，真是嚇了一身冷汗。心中暗自说道：这屋里怎么也有？曹龙也不告诉我，真是岂有此理了。想到这里，心中又一转想说道：唉，不怪人家，人家所为伤害搭救敌人的人，不知道我来暗刺张方啊。朱天鳌心中想着这个工夫，那弩箭还是放射不停，朱爷心里倒着起急来了，恐怕把箭放完了，到山庄来人的时候，倒失了效用啦。虽然有心把停止的机关摸着，可是当时也来不及了。

正在这个工夫，只听箭声已止，这才站起身形。没想到正要站起，就觉得身后一物打来。正要用手去摸，此时手腕手背等处早已中箭无数。这回的箭路无法躲闪，箭路无定，此时就把这位老英雄朱天鳌朱爷射了一个刺猬一般。老头子此时后悔也来不及了，只可紧咬牙关，倒在那里，心中暗自说道：想不到我朱某，落了这么一个结果。看将起来，常言有一句话，害人如害己，莫非说就应在我的身上不成？到现在我才明白。可

是一节，张方我们两个人没有私仇啊，他何至于给我说一些个坏话呢？完了，我的命也算完了。此时箭如雨点的一般，朱爷此时更是无力躲避，正在此时一箭飞来，正中咽喉，可惜天鳌当时气绝身亡，死于乱箭之下。

天鳌独自来在群英馆，大众在厅中议论对待山庄之事，工夫一大，六寨主一看，心中有些不安，心中暗道：天鳌和我说了半天话，问我群英馆之内的消息埋伏，此时又不见在座，莫非是他有什么用意不成？在先（此处报纸连载缺一期，约950字）

……亲自前来。这个时候把朱爷从上面抬下楼来。曹龙看着天鳌受满身的箭伤，鲜血淋漓，甚是可惨，不由得两眼往下落泪，放声大哭起来。

此时大家已然来到，也都落泪不止。别人倒不怎么样，惟独二寨主孟璞孟蕴辉，一见朱苍死得这样苦，当时大哭起来。哭了几声，遂对大家说道："完了，人是完了，这是我们山中不幸的事情。我想我们聚英山之上，著名的九把金交椅，人人皆知，到现在没想到四弟竟不为山中杀敌死在敌人的手内，将来也是为社稷而捐躯，谁想到你竟自死在自己的埋伏之内，未免得你可惜了。"

二寨主把话说到此处，不想十四子允禔也站在旁边，遂接着说道："二大王，此话说得甚是。话虽然是这样说，但是一节，四大王今天之死，也是为杀敌而亡。虽然不是效死疆场的忠臣，可也是为国杀敌的烈士。有朝一日，我允禔仰承列祖列宗之德，俯有众家志士英雄的臂助，我倘能一统天下，到在那时，头一位应当旌表的功臣，就是四大王朱苍，以慰他的在天之灵，我还要与他加封晋级，以慰我的不安之工。"说着十四子允禔泪随声下，落了几点眼泪。

大家一听西安侯说了这一片话，一个个精神为之一振，暗自说道：老侯爷，这样的一位明君，将来焉能没有他老人家的地位呢？就冲他老人家说的这个话，就是为他死了，我们也是情心乐意的。大家心中都是这样的思想着。

二寨主孟爷点头说道："但愿如此。"遂又接着说道："不想我们九个人之中，现在还有我们弟兄七人，如果外面知道了这个信息，岂不与山上的威名有害？"

孟二爷说到此处，正在这么个工夫，大众忽然间就见群英馆的楼上，一阵阵直往出冒火苗儿。

此时威震江南神机子曹龙曹继忠一看，遂说道："奇怪，方才我在上面，在各处留神的看了一番，并没有差眼之处，怎么到此时浓烟四起的冒出火来？"

六爷说着话的工夫，就见群英馆由各处往外窜火。这个工夫各位寨主以及各位英雄等人，连老侯爷全都面面相观束手无措。神机子一看火势甚凶，遂大声的向山兵人等说道："小子们，还不上前救火，你们等待何时？"此言一出口，但见手下的山兵，用灯使了一个暗令，又接着喊道："大王有令。"此话喊了出去，这才全山的锣声四起，震动山摇。

但见群英馆此时已经烈焰飞腾，只烧得吧吧的乱响，由四外往中心烧。各位寨主令人把四爷的尸身好好的看守，站在远远的看着山兵救火。但是一节，今天天也不作美，赶上有风，虽然不太大，可也不算小，这样一来不要紧，风借着火势，火

（此处报纸连载缺一期，约 950 字）

"……查侦查为是。"大家听了此话，人家老侯爷说的很有道理。

老英雄石飞燕把话听完，遂接着说道："老侯爷说得此话甚是。方才起火的时候，我听见兵丁们报告以后，我当时就派

了几名精明的卫士到各处调查了，有两个报告，倒是可以当作线索。不过不甚详确，我又派他们调查真实再来报告。赶到二次再去，人已不见了。据他们报告，在群英馆的左近，并没有什么引火的东西，因为在黑夜之中也不得看。但是一节，据另一个报告，说是这个火还是人放的。我想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我叫他们调查，据说是后寨的厨房，离着群英馆太远了，绝没有引起火来的道理。又据他们报告，说是这个火，大半是外来之人所放，绝不是本山上的人放的。据说在起火之先，有关中守夜的山兵看见，在群英馆楼窗之上，有人出来，又进去，所有的楼窗都走到。那个山兵看着很害怕，他说要是人绝没有那么大的胆量，那么高的楼，由这个楼窗蹿到那个楼窗，一点声音没有，看着毫不费力。那个山兵也是年轻一点，他认为不是仙就是鬼，他也没敢报告。”

西安侯一听此话，当时把桌子一拍说道：“这个东西要他何用？！传……”老人家石爷说道：“老侯爷暂请息怒，老夫早把他亲自正法了。”西安侯闻听此言说道：“好。”

此时大家听了石爷这个报告，全都心中一怔。西安侯又接着说道：“老主座，此事既有这个情形，我想要真是外来之人所放，这不问可知了，一定是福临所派的人前来搭救张方，但不知张方被他们救走没有？也不知么瑞等三个人的性命如何？如果要真是山庄之所为，我想么瑞等三个人，或者也许一同下山，投归山庄福临那里去了。如果真个如此，我们山上，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把张方拿住，不但未死，反倒归顺人家三名健将，结果还把群英馆烧得片瓦无存，又是一个损失。你看，这便如何是好呢？”

西安侯说了此话，大家一听，不但石爷听着面上不大好看，就连各位寨主，此时虽然没担着主帅的责任，脸上也觉得难看。

这个时候二寨主孟璞孟蕴辉当时站起身形说道："老侯爷与老主座二位所说，甚是有理。现在张方与么瑞，如果是山庄派人前来，当然与我们是不利了，现在我们可以再调查一番。再说群英馆的火势甚大，倘若不是为救人而来，那么张方等四个人的生命有无，尚且不知，我们再仔细的调查调查为是。现在天光已亮，我们监视山兵人等，把火场挖开看一看，倘若有他们四个人，我们心中还平气一些。"

二寨主说着话，离了自己的座位，独自一人，走出了银安殿。大家一看，也不知二寨主自己究竟有何意见。要说是自己再二次去察看呢，现在天光大明，火已救灭，要是挖火场何必亲自前去？大家虽然心里这样，也都没有说出来。

看见二寨主走去，老人家石爷说道："现在我们全山的人位，可虽然是都有责任，心里总比二寨主着急着的好些。惟独二寨主，自从大寨主赵丕到在卧云山庄之后，所有我们山中事，在办事方面来说，他当然是责无旁贷了。可是焦急他可比我们焦急的多。第一此时我们和卧云山庄两方正在紧急之际，先把主持人失去了作为。在事实方面来说，我们山上人才济济，办事没有什么不便。可是在精神上，我们自觉差一点。再说叫敌人方面，他们可以自豪。这是各位不用老夫来说，大家都是明瞭的。现在既然成此局面，我们大家不但不因此败兴，我们更要振作精神，以二寨主的精神为精神，以二寨主的意念为意念，大家一齐振作起来，随在二寨主之后，我们要办到所希望的地步为止。"老人家说到此处，大家同声的说道："老主座说的很是，我们大家绝不能因这个小失败，丧失了心气，老人家请放宽心。"

大家把此话说完，此时神机子曹龙曹继忠慢慢的答道："石老英雄，今天说的此话，可见得这一番的苦心，真是无微不至

了。自从我追随大寨主之后，可以说是道义的结合，不同一般人联络。因为这个，所有以后投我们山中而来的人，也都是彼此的以道义相处。故此又有老侯爷至此，大家更是自觉着有了一个目标，精神为之一振了。此时对于这一层，请老主座随意调遣，不必过虑。再说么瑞等三个人，可以说是尚未驯顺的牛马，野心未退了。”老人家石飞燕听了这个话，遂接着笑道：“这个我却有个耳闻，赵丕也提过这个意思。不过近二年来，老夫久未来在山中，所以就不敢大意从事。又有么瑞，我以为前车之鉴了。好，既然如此……”

老人家把话说到此处，只见二寨主孟蕴辉走了进来，走到自己的座位，这才说道：“大约小儿张方，与么瑞等三个人，是被贼人救走。我命兵丁挖开火场，找了一番，并没有他们的踪影，可见是人已逃去了。”石爷听完此话，当时把眉头一皱，遂接着说道：“老贼福临，真乃欺人太甚！”

正在这个工夫，就见有山兵报上前来说道：“报！”老人家心中正在着急之际，一听山兵来报，当时用手一指说道：“报告何事？快说。”见山兵单腿打阡说道：“但不知是何原因，现在各处已经有火，火势甚急，请主帅调查。”大家听了这个话（此处报纸连载缺一期，约 950 字）

第二百二十四回

救张方陆恒火烧群英馆

比水性双剑误入聚英山

“……想已过的事，也就没有伤心没有后悔了。再者说此种举动，也不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不去想他。还有一节，别看我们现在死期已到，倘若还有一个转危为安，那也不一定的事，你们三位还许比以前强呢。三位寨主，请想我说这个话是也不是？”

张方说着话，此时张爷早把茶斟好了，摸了摸还很热。此时三寨主党仁走上前来，端起来就喝。么瑞说道：“三弟慢来，你知道他们把茶里放了什么东西没有，你拿起来就喝？”病太岁张方听了这个话，遂笑了笑说道：“没有没有，绝对是没有东西的。你没听见那小子说么？所为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为是引诱我们山庄的人，他焉能把我们治死呢？他们如果要我们当时一死，就不将我们放在这里了。方才要是依着那个老匹夫，此时我张某，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但不知方才主张把我们放在此处的那小子他姓什么？”康义说道：“他姓曹，叫曹龙，号叫继忠，人家叫他做威镇江南神机子。”病太岁张方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呕，他就是神机子呀？是了，那么那个老贼，他

是何人呢？”康义说道：“他是火眼金睛赵丕的师父，姓石……”张方不等康义说完，接着说道：“知道了知道了，他就是石飞燕那老匹夫。好好，我们先喝茶。”四个人喝着茶。

张方把茶放下，又来在山墙的近前，还是观看各处机关。心中暗自说道：我如果把他们这个消息看明白了，研究明白了，有朝一日，打到山上来，我非要痛痛快快的把各处拆开再看看。张方心中这样的想着。

此时由外面传进几样菜来，还有不少的馒头，全是热气腾腾。张方一见吃的来了，当时欢喜非常，忙把菜饭拿到桌上，四个人高高兴兴的大餐起来。张爷只顾的吃了，猛然间一看大寨主么瑞，总是不像康义与党仁那样的痛快，那样的高兴，心中暗自说道：也是呀，人与人不同，木与木不同。处在这个时候，那能都像我似的？我要是再解劝他们，恐怕倒不好了，那就不大合适了。病太岁张方想到此处，就听得远远的有更鼓齐鸣，细听了听，方二鼓。此时四个人早已把饭吃完，张方坐在一旁。

就在这么个工夫，忽然间就听轰的一声响亮。这一下嚇了这四个人一跳，全都直目相视，不知是什么声音。张方向么瑞等问道：“三位听见了没有？这是什么东西响？你们三位久在山中，也许知道。”么瑞三人听了这个话，也是不知。正在听着的工夫，张方接着说道：“莫非说你们山上要有什么变动不成？”大寨主么瑞接着说道：“我们也不晓得。可是在我们火云峰听见过这种声音，究竟是什么，我也不得而知。”

病太岁张方闻听此言，正要答话的工夫，就见由打西北角出来一个人。大家又是一定神，就见出来的也是一个假人，竟会行走如生。如此大家看着很是新奇，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正在这么个工夫，就看那个假人走到墙根之下，不能行动了。四

个人看着，心中虽然有点害怕，不知是什么消息，什么埋伏，出来自利（整理者注："出来自利"句，原文如此。）。一看假人不走了，看那意思，大概是失了作用了，立在屋中的墙根下一动也不动了。

四个人正在此时，在黑暗之中又由西北角那里出来一个人，一看这个人，也是一个假人。只见他走了过来，细一看，又不像假人。四个人虽然把生死置之度外，一见上来这个人不像假人，当时一齐全都擦拳摩掌的预备与来人动手。此时又见那人把右手一摇，只听呼的一声，当时火光四射。张方、么瑞等四个人一看，那个人拿火折，再一看复又熄灭，那个人当时转身形又奔向来处而去。

这个地方，张方较比聪明的多，一看这种情形，赶紧向么瑞等三个人一点手，便随着那人后面而来。后边么瑞等在后紧紧的跟随，穿屋过宇，走下楼来，一时出了群英馆。

只见那人止住了脚步，侧耳听了一听，又一矮身形，看了看此时正在无人巡视之际，赶紧又够奔东北而来。

病太岁张方心中暗自说道：这是什么人呢？我始终也没看出他来，他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呢？管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就跟着他走。张方心里想着，就在后面紧紧相随。

在这个时候，忽听得天醮四鼓。正在往前走着，就见头前那个人把脚步止住，回过头来向张方等一点手。病太岁会意，赶紧向前紧走了两步，又点了点头，一看已经来在一个山洞以外，那个人一躬身进入了山洞之内。

张方一看，虽有心不随着进去，又一想，脱离那个险地群英馆，是人家给领出来的。我来的时候遇见了老头子钟离寿山，把我拿住，到现在也不知他上那里去了，现在又叫我入山洞，天下的事真有凑巧的事，这一位也打算把我带到里面去，我是

进去不进去呢？真要是进去，万一他要是和钟爷一样的能为？可是也把我们救出来了，可不知道他究竟是好人是歹人？病太岁想了半天，心里想着不由得连连的摇头，暗自又道：真是岂有此理。虽然这个人我没看准他是谁，可是见他由打群英馆将我领出来的那个意思，倒不似有什么歹意要动手害我的神气。病太岁想至此处，随着一躬身也要进入山洞。回头又一看，后面无一人。

把身形来在里面一看，真是伸手难见掌，对面不见人，也看不见方才那个人。张方往前走够多时，一看前边有了亮光，心中暗自说道：大概这个洞是个活的，那头也有洞口，大约许穿得出去。张方心中想着，还是往前行走。

走了工夫不大，这个工夫可就有五鼓左右了，天就亮啦。病太岁出了这边的洞口，猛然抬头一看。病太岁张爷不看则可，这么举首一看，不由得心中是欢喜非常。只见在洞口以外坐着一个人，留神仔细一看，非是别人，正是赫连方。方才救出张方四个人的那一位，就是泥小鬼陆恒。张方一见，心中欢喜的了不得，遂抱拳拱手的连连说道："二位老剑客，这是由打什么地方到此，将我们搭救出来？如果不将我领出来，恐怕要死在里面。陆老剑客一向可好？不才张方在此有礼。"

张方这句话尚未说完，泥小鬼陆恒点头说道："赶快起来，不必叩头了。我当是谁了，原来病太岁张方，赶紧请起，我们有话就此言讲，但不知你是从何处到此处？"张方闻听此言，遂又接着说道："二位老剑客，不要提了，提起来，险一险我张方死在了贼人之手。也是我张方命不该绝，他们又将我押在他们这个群英馆之内，里边的消息埋伏，随手都是，如果不知里面的机关，真是寸步难行，难以出入。我张方想着此次绝无生理，想不到今天巧遇二位老人家，将我救出来，活了我一条性

命。”赫、陆二位闻听张方这个话，连连的点头说道：“张少侠客，今天也是事有凑巧，我们也是无意前来探山。但不知你是独自一人前来，还是有别人一同来到此处呢？”张方说道：“二位老人家别问了，这一次我来，也是我一时的兴奋，挂气而来。我独自一人由打山庄出来，我又想我师叔童海川，人家单人独骑，不怕万险，来到这聚英山之上，生擒了火眼金睛赵丕，回到山庄，那是如何的荣耀。在大家赞美之际，老人家真是锦上还要添花，又要二次下书聚英山，真有如此的胆量。及至下书以后，贼人觉悟，追在途中，与贼人动手。”张方说到此处，赫、陆二人听了此话，点头说道：“那么张少侠客也要学一学吗？”张方接着说道：“是呀。”张方遂又接着把童林路遇三绝，剑客相会的事情说了一遍。自己怎么挂火，怎么打算要以功赎罪，这才来到了聚英山，路遇鬼见愁，同登小盘山以至现在，大概的也说了一番。

陆恒等二人听完了张方这个话，遂点头又道：“张方，听你之言，我们还是真佩服你的志向。你如果有这样的意思，将来天下的剑侠，谁也不能小看你。再者你的胆量也很好，竟自只身一人来探聚英山，实在称得起是少年英雄。”病太岁张方听了这个话，遂又说道：“二位老人家不要这样的捧我了。这回也算是我该着有命，如其不然，我的命也就死在这楼里头。今天就以你们二位来说，都是不容易遇见的，今天竟自遇见了，一则也是你们老二位见义勇为，当仁不让，二来也是上天的保佑，才令你们二位到此。”张方把话说到这里，赫连方接着说道：“张方，提起来也是如此。要说我们前来探山，因为是误入此山，故此才来到此处，得将少侠客引出了险地。看将起来，你将来真是不可限量的人了，实在是命逾常人了。”病太岁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老人家太夸奖了。”

赫爷听了并不答言，遂又接着说话："要听你方才提说，童海川下书，路遇三绝，在树林之内动手，以后老剑客来了多位，但不知我们恩师他老人家在内不在内？"张方听了这个话，赶紧接着说道："有有有，我还没提说他老人家了，老三位全都到了。听老人家说，是因为找你们二位才下山，不想你们二位来到这里，老人家找不着你们。但不知你们二位，还要往那里去，叫他们老三位放心不下？"赫、陆二人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张方，你是有所不知，常言说的好，什么事，都是不巧不成书。我们来到此处，刚才也说过了，也是无意之中到此。"

书中代言，自从三次擂台完毕之后，五剑隐忍，在江南找了一个山洞，原来是脱凡老和尚居住，后来老和尚又遇见他们到此，老人家就把所居的洞让给他们居住了，老和尚倒远奔他方了。这师徒五位，就在洞中居住，早晚之间，用功夫的用功夫，学艺的学艺，指教的指教，倒是各自相安。

这一天赫连方与小鬼陆恒，两个人清晨起来，在洞外一个小溪的旁边看水，赫连方叫道："陆爷，你看这道小沟，虽然不怎么样，要是平常人下去，我敢断定，还是真不成。别人我不知道，我赫连方，大约可以对付着下去。可是一节，无论什么样的水我倒都见过，可是在平地，不知这山水的水性怎么样？据我想可也没有什么。"

陆恒听了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你这个话说的也太大一点了，什么水你全见过，可是这山水你又不知道水性，这个话你说得有什么意思呢？陆恒想到此处，心中有点不爱听，遂接着说道："这个话你说出来有什么用呢？"赫连方听了这个话，遂又说道："这样吧，谁要不信，别看我没下过山水，我就来来，你看看。"

泥小鬼陆恒闻听此言，心中虽然不悦，可也没加可否，恐

怕他一僵火真下去，那又何必呢？遂故意的不答这个话，又接着说旁的，遂说道："还有啊，你就叫我一声师兄还能小了你？怎么着，叫我陆爷，你也（此处报纸连载缺一期，约 950 字）

……不能不依着你，今天我也看看你的水性怎么样。赫连方想到这里，遂笑着说道："陆爷，陆师兄，这不是你这么说了吗？我们今天就取个笑看看，要是你成也未可知，我成也未可知，我们就比着看，也不用说师兄师弟的，那话是笑话儿。"陆恒听了这话，遂又说道："好，就这么办了。你水里的工夫，我也有个耳闻。好在一样儿，什么你成我成的也没有什么要紧，不过我们作个游戏就是了。来来来，我们下去再看。"

陆恒说着话，上前两步，脚登山崖可就越到水中去了。赫连方一看，也跟着跳在水中。两个一人照面，在水中赫连方说道："陆师兄，今天我们弟兄两个，先把话说在头里，谁和谁也没有杀父之仇，谁要是得着手，在水中可以只管动手，也不论是分水是踩水，只要有一个喝水的，那就算输了。真要是水喝多了，在水中不能支持的时候，那可不能谁看着谁，可得互相的搭救，没有说不管的。"小鬼陆恒闻听此言，遂接着说道："连方，你说的这个话也太小心了，今天我们比水性，虽然题目是因为争师兄，那不过是笑话儿。真要是有点舛错，有失神的地方，当然不能谁看着谁死，一定得救了，这话还用说出来？完了，我们也不必麻烦了。你的外号叫作海底观潮，当然是可以了，今天这个地方也不是海底，有能为你就施展吧。"连方接着说道："好。"说着话把身形往下一坐，可就沉下去了。

这时候小鬼陆恒一蹿身一个猛子也扎在里面，陆恒心中说道：这小子是可以，差不离的往下坐还是真不容易。我此时要是一声不言语，我上去，我不与他比吧，可又是我出的主意。我若是和他比吧，工夫一大我就得喝水。倘若这么一来，我不

就输了吗？我陆恒可不吃这个。今天可不怨我不对，我蹬蹬你一下子。

自己想到这里，这个工夫赫连方来到了近前，两个人一照面就要进手。就在这个工夫，再看连方一个猛子又下去，就觉左腿被人家拉住了，当时用右脚一蹬，打算踹赫连方，你要是闪不开，我这一脚就够你受的。陆爷想到这里，用力就是一脚。只听水花一响，这一下也空了，一点也没挨着人家。

泥小鬼一看，心中很是佩服人家，暗自说道：这小子真可以，不怪人家称他是一个英雄，这个地方人家就算高明，我这一下真落空了，可见他是很有经验了。这样看起来，我还得加意的留神他，不然的话，在他手里恐怕我是难讨公道的了。

自己将然想到这里，猛然就觉着右腿也被人家拉住，双腿一齐往下拉。这一来不要紧，可把陆爷吓着了。这可不是在旱地，倘若全被他拉住，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有什么本事使不出来了。陆爷心中想着，随着把两手一举往下一按水，同时两腿一齐往下蹬，意思是要把连方的手蹬开了。不想连方来了一个两手相抱，怎么样也不松手。这样一来，泥小鬼蹬了半天，人家的手还是不撒开。陆爷此时可就没有法子了，心里这个着急就不用提了。心里着急，两条腿还是不住的蹬，连方还是不撒手。心中又道：你这叫什么本事？把我的腿抱住不撒手，那算什么英雄呢？有本事咱们俩人来回的走两趟，那算真正的能为。这么一来，当然是你成我不成啦。可有一节，这算是你的本事么？陆爷心里这么想，嘴里可说不出来，蹬了半天身上也没有力量了，就觉着赫连方毫不泄气，往下拉着就走。此时陆爷也豁出去了，也不挣扎了，随着就下来了。此时就觉赫连方一撒手。

泥小鬼陆恒心中暗自说道：赫连方，真有你的，想不到你

拿我当仇人了，现在把我拉到下面，我也没喝一口水，别的那就不用说了。赫连方，我要是老老实实的这样，你更看不起我了，日后叫我怎么见人呢？泥小鬼想到这里，双足一蹬，直奔上来。

工夫不见甚大，正要想着施展特别的工夫，来到水面上探出头来一看，但见所有的山景全非，不是那个地方了。心中又道：这倒不错，我们只顾捣乱了，随着水流下来了，这是什么地方呢？补着往四外看了看，正在一个山环儿的地方。

陆爷自己正在东张西望的工夫，水下面上来一人，一看是赫连方上来了，双手按着水往各处观看。陆恒说道："连方，你真叫可以，拉住我的腿不撒手，现在到什么地方也认不清了，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们不知不觉的来到这儿了。"赫连方看了一时也怔了，遂说道："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说这怎么办呢？我想我们随着水流工夫可不小啦，大约出来也不近啦。也别怔着了，你不是也不知道方向么？就着天还不晚，我们顺着水往上游去吧，早晚我们也找到。"说着弟兄二人可就马马虎虎就从水中而行。

弟兄二人在水中就觉着不是原来路程了，弯曲的地方很多。又看过去一个山环儿，又过一个山峰，觉着还是不对。陆恒往水面上看看，也不见连方的影子。赫连方也照样的看陆恒，在水里边睁眼看看也看不见。二人心中甚是着急。待了一时，陆恒探头一看，这才看见赫连方，遂大声的说道："连方，不对吧，怎么越走越不对呢？"连方用手一指说道："当然是不对啦，你来看。"连方把话说完，陆爷顺着连方的手往上一看，但见一个山峰之上，有三间房大小的一块山石，上面立着一个旗杆，上面的旗子有三个大字，写的是聚英山。弟兄二人这么一看不要紧，不由得就是一怔。连方用手分着水，凑在陆爷的跟前说道：

“师兄，你可知道这个所在不知道？”陆恒说道：“知道啊，恐怕你还没有我知道的详细了。”

说着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够奔岸上而来。二人上来以后，把自己衣服拧干，复又穿在身上。陆爷说道：“连方，你我二人不可久在此处，我们如果要是歇着，我们必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以免山中的人们看见，不然他们把我们当作敌人看待。”

赫连方听了这个话，便随着陆爷转过一个山环，找了一个背眼的地方坐下。二人定了定神，陆爷说道：“没想到今天我们这一取笑不要紧，在无意中来到此地。来到这里，我也愿意，我也不愿意。我愿意的是要看看聚英山是怎么一个情形，不愿意的是此地现在是是非之地。”陆爷把话说到这里，海底观潮赫连方接着说道：“陆师兄，你知道聚英山火眼金睛赵丕与卧云庄福临福老居士为什么事，现在闹得各不相容吗？我就知道现在不和，不知所为何事。”泥小鬼陆恒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你怎么知道此事了呢？”连方说道：“你真把我赫连方没有人了。在我们人之中，现在他们两方闹得这样天翻地覆，我再一点也不知道，我更成了没用的废人了。我这就够现世的了，我连因为什么还不知道呢，故此我才问你。好在我们师兄师弟的，不是外人罢了。要是旁人我焉能跟人家打听呢？”泥小鬼陆恒笑道：“是了是了，因为不是外人，你才拉住我的腿不撒手。”说着两个人全都笑了起来。连方笑道：“我要不拉你，焉能到了此地呢？”说着两个人又笑了起来。

陆爷这才说道：“你真不知道？你听我告诉你。只因为当初老居士福临，开辟了这个卧云庄，倒是逍遥的一点事情没有，赵丕在山上，谁也碍不着谁，全都相安无事。不想从中有一导火的火线，要没有他，或者就没有这个事。此人姓朱名叫朱苍号叫天鳌，这个人奇坏无比。在先前他和老居士福临是八拜之

交的盟兄弟，久在卧云庄居住。后来他与山上的人联络，日子一长了，老居士也知道了，不用说一定是劝他来着。我听说他不但不听，他反要劝老居士入伙。因为这个，不但不感人家恩，反倒与福临绝交了，他自己就归入了山中，当了四寨主。叫他给挑拨的，赵丕时常派人去到山庄打搅去。卧云庄福临那里，也是严加戒备，同时招聚天下的英雄，以作准备。我还听说，现在聚英山上的赵丕与西安侯允禔合为一起，打算推倒了大清国，保着西安侯坐天下。听说现在山上正在招军买马，集草屯粮，约请天下各路的英雄豪杰，要共举大事，图谋不轨。听说现在山中，还真来了不少的能人。我所喜欢的，我们在无意中竟会来到这里，我打算探一探山中的虚实，究竟有多少高人到此。”赫连方听了这个话，心中甚喜，遂接着说道：“对，我们也看看赵丕他们有多大的号召力。可是一节，赵丕虽然是眼界很宽，朋友不少，人家卧云庄福临那老头子，朋友也是很多。还有一节，人家福临所交的都是正人君子，人家本人也是一个正人君子。赵丕虽然朋友不少，我想他可差着一点，他还举事？不用说他还成不了事，就是他成了事，成了事以后，也得内乱，该着对争权利了。你看着，我说这话，应验不应验？说了半天，咱来到这里，师父他们的早饭怎么办呢？”

泥小鬼陆恒听了这个话，这才一时想起来，遂说道：“可是啊，这可怎么办呢？我们再回去，也不成，天也晚了。”赫连方说道：“那如何能成呢？天到这个时候还回去？去吧，反正是挨说吧，再说我们在那里也住不长。你看着，他们老三位借着找我们，也就不回去了。我说话不知你信不信？”

小鬼陆恒点头不答，遂又接着说道：“究竟山中有什么能人，我总要到里边看看。”赫连方说道：“你先等一等。你有话，这个地方是险地，不看有他们巡哨的兵看见，拿我们当了山庄

的人。我们不是打算去么？也好，我们要去，也别胡闹，我们既是大清国的良民，多少也得替国家效点力。我们既然赶上了，不怕我们伤了他们一兵一卒，如果遇见卧云庄的人，我们也是扬眉吐气的正人君子，总算是给大清国出了力啦。你想是不是呢？”泥小鬼陆恒一听赫连方这个话，当时一拍大腿把大指一伸说道：“好，我早有这个意思，就是不得其门而入。想不到今天来到这里。”赫连方点头说道：“虽是这么说，可有一样儿，倘若到在里面，大清白日的，我们这样的打扮，又没有旁的衣服，叫他们看见，不是山庄的人，也要拿我们当作敌人看待，我们又不知里面有我们认识的人没有？还有一节，我们由打眼前这条山道上走，可是聚英山有名的难上，我们倒不为难，好走不好走，倒没有什么要紧，就是道路不熟，一个失迷了要途，大白天的，各处一撞，叫山上的人一看出是生人来，虽然我们不是卧云庄的人，他们也要捉拿我们。那样一来，我们不是枉费徒劳了么？”陆恒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你说的这个话很有道理，那么我们白天先不用上，等到夜晚再说。我们记准了道路，别的不要紧，我想就是这个山洞可要记好了。”

弟兄二人把主意拿定，陆恒这才说道：“咱们只顾的捣乱，连早饭还没吃，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么，你看好不好？”赫连方一想，又往四外看了看，遂又接着说道：“我也想要吃点么，可是这个地方一无山村，二无山镇的，那里去找吃饭的地方呢？”陆恒说道：“咳，那就不愁找不着。我们闲着也是闲着，现在这不是也算半山腰了么？我想不能没有住户，我们去找找去，你看怎么样？”连方说道：“好。”

说着二人站了起来，信步而行，走过了一面山，站在拐角之处，往左边一看，真是山连山，山套山，山山重叠，山路纵横。弟兄二人一看，也不知奔向那一条路是好。

两个人说着话，还是信步而行。赫连方远远的听得有狗咬的声音，遂对陆恒说道："师兄，你听见没有？有狗叫，在这左近一定有村庄住户。我们顺着声音去找吧。"说着两个人细听了听，这才顺着声音往前行走，够奔小道而来。

连方往四外观看，但见半山之中，有耕牛耙地，头戴笠的农夫，正在农忙。赫连方一见之下，忙用手一指，对陆恒说道："师兄，你真有点揣测的能为，你看那半山腰中，真有村庄。"陆恒听了这个话，顺着连方的手往那边一看，当时欢喜非常的说道："怎么样？我说什么来？一定有人家住着。走吧。"

说着弟兄二人仍是往前走。陆恒把脚步站住，看着脚下的道路说道："可是我们由这条道走，不知是不是能奔那个村子不能呢？"连方说道："走吧，能奔不能奔，也得走这条道，此处又没有道岔子。我想过了，这个山岗子那边，一定有道路的，这是一定的，走吧。"说着陆爷又随着走来。

两个人拐过了山岗，往右一条山道，一看就知道，是奔那个村庄去的道路。弟兄二人心中非常的痛快。陆爷猛一抬头，只见远远的一面酒旗飘在空中，遂对赫连方说道："你看见没有？我们的饿也不用发愁了，你看那酒家已在面前了。"赫连方一看说道："好，我得痛饮一回，我肚里要饿坏了。"说着话弟兄二人顺着这条山路往前行走。

走了约有三里之遥，说着话，那座酒馆就在面前。两个人来到切近一看，原来是一家村户，在门口土坯的墙上左右抹了两条灰。弟兄二人一看，当时就暗自好笑，上面儿写的是，客旅行吉，下面是安寓客商。赫连方笑道："仕宦行台呀，这个台（臺）字，他要写吉字底下一个至字的那个台，再说客旅行台，安寓客商，又有重字。"陆恒说道："唉，这山村之地，可不就是这样。这还算很难为他们了。"说着话两个人往里面看了看，

举步走了进来。

有一个六十以外的老者笑嘻嘻的由屋中走了出来说道："二位客官住店吗？"陆恒说道："不，我问问你们这里卖饭不卖饭？"那老头说道："也可以。我们虽是店房，客人们光吃饭也行。请屋里坐吧。"说着奔向一间房屋的门口，把门开开说道："二位这屋请吧。"陆恒、连方二人走进了屋中，一看是通连的两间房。那老头把桌子擦了擦说道："二位喝酒不？"赫连方道："喝，我们为酒来的。"那老者笑了笑说道："是呀，差不多都知道咱们这里酒好。喝多少二位？先来半斤？"连方说道："不行，我一个人就得一斤。来一斤先喝着吧。你们这里有什么酒菜呢？"那老头说道："有豆腐丝，有咸鸡子，老腌咸疙瘩头。"陆爷说道："好，你一样先给我们来一碟，我们先喝着。"那老者答应了一声，走了出去。

不大的工夫，一个十五六的小孩把酒与菜拿来。陆恒说道："喝！又换一位，那个老头呢？"小孩说道："切咸菜呢。"弟兄二人各自斟满，对着面喝了起来。

一时那老者端着菜碟也走了进来，泥小鬼陆恒说道："你们二位忙活啊？"那老头把菜碟放在桌上说道："可不，小孩子没有事，叫他学一学。我们一个乡间人，轻易见不着大地方人，小孩子们，也叫他们见识见识。"陆恒说道："好，这倒是有道理。这小孩是你跟前的呀？"那老者说道："不，这是我孙子。我那大儿子现在在地里忙活呢，二的出外做买卖去了。"弟兄二人一边搭讪着一边喝酒。又听那老者说道："叫他练达练达，见了人敢说话了，再叫他叔给找学买卖的地方，十六啦，也该出去了。这还差一点了，他奶奶要活着还盛呢。"两个人听了这个话，也未便答言，跟着又要了一斤酒，把酒喝完，陆爷又问道："有什么吃的？"那老者说道："有馒头，有果子，稀饭，再有

就是棒子面窝头。”陆爷说道：“好，所有的东西都来，只要热就成。”那老者与那小孩一同走了出去。

不大的工夫一齐上来，弟兄二人吃完，看了看天色尚早，又喝了一会茶，天色还是不晚。连方一想：紧着在这里坐着，恐怕有山上的人来喝酒，看见多有不便。遂对陆恒说道：“我们走吧，天可不早了。”

陆爷这才点头，付过了酒饭的账目，这才出离了店房。陆爷说道：“天还很早，我们此时上什么地方去呢？”赫连方说道：“这有什么难？走，你跟着我走好了。”说着弟兄二人信步顺着山路往前行走。看着山中的的风景，真是翠柏苍松，鲜花吐艳，流水淙淙，说不尽的美景怡人。陆爷说道：“好一个锦绣的山景了，我们如入古画的里面。可惜这座山叫他们占了。”

两个人说着话，往前行走，也没有一定去处。陆爷说道：“我们就这样信步而行，走到那里为止呢？你还叫我随着你走，你打算上那里去呢？”两个人正在说话的工夫，就听得远远的有人唱的声音。赫连方说道：“你听，有意思啊，借着山音很好听。”

陆爷点着头侧耳，并不答言，隐隐约约的只听道：“孔仲尼展书卷，杏坛讲道。思想起来小颜回，才高年少。叹后世人无福，少得世道。老人家泪莹莹，仍把书教。”

弟兄二人听着很爱听。再听又有一个人唱，闹得也听不真切了。慢慢的往前走着，声音越来越低，两三个乱唱，也听不出来了。连方说道：“你听这个山歌倒是不错，虽然是老调子，听着与人有宜。不像那大地方的都市里边，倒是新腔新调，不是小妹妹与郎，就是郎与小妹妹，虽然歌曲偏重才子佳人的艳情，不过太过分，也是不好，于一般青年男女们，我想多少也有点坏的印象，不是耽误学业，就是误入歧途自甘堕落了。”陆

爷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咳，你就别替古人担忧了。我们作么来了，我们就作么吧。"

两个人正在说话之际，就听面前山洼下面，也有说话的，也有嘴里还是哼哼着唱的。两弟兄二人顺着山道往前走，只见由山洼走上四五个人来，每一个人都戴着草帽，赤脚光腿，也有扛着锄的，也有没扛锄的，来到近前全都看了看陆爷二人，这才走了过去。

陆爷便对连方说道："天可不早了，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再吃点么，我们今天也别晚了，在初更我们就往上去。"连方点头。好在山中也没有什么人，两个人就在山上盘桓，又歇了会子。

天有二更，赫爷站起身形，泥小鬼陆恒也随着起来。赫爷说道："我们走吧。"说着二人一前一后，往回行走。白天来的时候，不显走出多远，赶到了此时，弟兄二人所记的道路，虽然很真切，无奈走了很大的功夫，不免有点生疑。赫爷回过头来低声的说道："师兄，你这个道路对不对？怎么这半天还不到那个洞口？"陆爷被这一问不要紧，心中倒没有把握了，遂接着说道："不错吧？我看走过这个地方。"遂在黑暗之中用手一指说道："你看这不是那一条白石头么？"赫爷抬头一看，这才欢喜非常的说道："对，我们怎么走出这么远来呢？到在这里，大约快到那个洞了。"陆爷并不答言，随着往前行走。又走一时，两个人一看，随同声的低声说道："到了。"当时站住了脚步一看，陆爷说道："不错，是这条道。你看这一个洞门有点朝上，一定不错，你看这个山道也像。"说着两个人就往上而行。走了有一里之遥，往右一看，但见黑压压一片，心中说道：不用问，这一定是树林了，（此处报纸连载缺一期，约 950 字）

……去，好容易遇见这么一处宅院，我也没看个究竟，我

还是进去看看为是。

赫爷心中正在思想着，就在这么个工夫，就见由打高处走来一人，顺着墙头之上，往里而行，看那个意思，手中还拿着东西。老人家又一矮身形，仔细的又看，这才看明白，原来这个人大约也是探山的。无奈一节，你也是跟我一样，来在这个花园子里，有什么用呢？大约这个人也道路不熟。自己想到这里，当时尾随追赶那个人身后，两眼紧看着那人的踪影。不多一时来到一片花草的地方，就见那个人一飘身跳将下去。连方一看，随着也下来。就在这么个工夫，再一看那个人向那边走，不想此时人家的踪影毫无。赫爷又看了看，还是不见，自己心中甚是纳闷的说道：奇怪，今天我总算是来着了，想不到仍看见这么一位好身手的人，真快啊。我看的真真切切，一个人手里还拿着东西，走到这里来了，那么我这一下来的工夫，我就看不见他了呢？

自己心中想着，可就来到这片花草的近前，低头看了看，这才明白。只见在花草的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窗户，凸出地面有三尺多高，还有一个小门。赫爷看了，心中暗自说道：方才那个人一定由此进去了，大概他往下去了。我既然来到这里，本应当也进去看个水落石出，无奈一节，不知里面是个屋子，还是个地道。看这个意思，一定是地道，不是屋子。可是要是地道，可通在什么地方呢，我也不得而知，若是进到里面去，我这人生地疏的，再被人家把我堵在里面，我赫连方够多栽筋斗。看这个意思，我还不如在这里隐藏起来，再看一看还有人进去没有？如果再有人进去，我就赶将过去，把他一把抓住，问问他这是什么所在。如果是个地道，我也问他是通在什么地方。连方这么一想，心中倒很高兴。

正在这个工夫，只听得天醮三鼓。赫爷等了很大的工夫，

也不见有一人到来。本有心迈步而进，又恐怕于自己不利。

心中正在犹豫的工夫，就见那座高楼往出冒火。赫爷在先前还以为是灯光，等到此时一看，原来是火光，说话之间，就见火光四射，火星满天。连方看了半天，心中倒纳起闷来，暗自又道：今天我赶上的，竟是这特别的事。

就在此时，没看见往里进人，只见由里面出来一人，看那意思，还是看见了自己。赫爷正要上前拉，但见那个人一回身二次又进去了。连方一看，焉能不追？真若是没看见，还有可说，现在既然看见了，焉能叫他进去呢？老剑客往前一赶步，可就来到了里面，只见前面那人还是往里去，连方在后（此处报纸连载缺一期，约 950 字）

“……这个我可不知道，因为我来的日子不多，不过我准知道这个花园里边没有人住，这就是群英馆，大约你老人家也知道。”连方听了这个话，心中暗自欢喜的笑道：我当这是什么所在了？原来是他们的群英馆。这个地方，我可听见说过，不进去便罢，如果要是押在里面，可以说是九死一生，是非常的厉害。但不知张方在里面有多少日子了？我何不设法把张方救出来呢？连方想到此处，遂对那个山兵问道：“那个姓张的他押在里面有多少日子了？”那个山兵说道：“今天才押到此处来。”连方说道：“我问你，我要进到群英馆里面，由打什么地方可以进去？你要实话说来。倘能把人救出，不但放你逃生，我还要周济于你，做一个小本经营，也是一条谋生之路。”那个山兵听了这个话，心中甚是欢喜的说道：“那么我就谢谢你老人家了。你老要是去，请你老人家先把我放开，咱们爷儿俩，说一句是一句，你然许我，我也绝不能没有心。”老英雄闻听此言，遂含笑说道：“也罢，我就把你放了。”说着一抖绳扣说道：“好了。”说着话那个山兵业已恢复了自由，这才同着老人家出那个小屋

说道："你老要是去，你就顺着我手来看，那里面还有一个方洞，就是往里边去的道路。"老剑客闻听此言，心中非常的欢喜，遂又问道："由这条路进去，没有消息么？"那个山兵说道："简直通到里面一点危险没有。"

正在这个时候，往那里看着了，但见在黑暗之中由那边来了一个黑影。老人家心中说道：这一定是个人。老人家此时加着十二分的小心，两眼不住的看着。那个山兵说道："你老人家不必多疑，现在没有人。这是一个假人，没有多大的用处。里面的消息，真假虚实都有，这个假人一点用也没有。不过一节，要是不知道的人，在黑暗之中拿他当了真人儿，如果要是打他一拳，或是踢他一脚，不论怎样，要是动他一下，可就有消息了，不是出来弩箭，就是假人倒下，变成了绊脚索。要是不动他倒不要紧。"老人家听完此话，心中这才放心，知道不是山上的贼人了。

正要顺着这个地道往里去，忽然又想起来，复又站住问道："你方才说是他们四个人，一个是张方，那三个你说不是山庄的人，那么究竟那三个人是那里来的呢？我心里很不明白。"那个山兵说道："唉，要提这三个人，他们把自己的事情办糟啦。因为张大老爷探山的时候，大约也是道路不熟，一下他老人家探到火云峰去啦。倒是不错，火云峰的三位寨主么瑞他们，也不知是和张老爷认识是怎么着，被山中查知，这才把他们一同押在了这个楼中。这就是今天的事。"

老人家听了这个话，虽然有心不往下问了，打算赶快去到里面看看去，无奈有一节，这三个人究竟都是谁，心里总是放心不下，不知里边有自己的朋友没有。遂又转过身来问道："你方才说那个大寨主他叫什么？你再说说那三个寨主都叫什么，姓什么。"那个山兵说道："大寨主姓么，叫么瑞，二寨主姓康

叫康义，那个三寨主，我可不大记得了，大约是姓啊……也不知道叫什么仁，我可说不清了，也是我来的日子不多，不大详细。我还听人家说，那位张老爷，早先和他们三位认识，以后我又听说不认识，说他们还动动手来着，这位张老爷还受伤了呢。不知怎么这位张老爷就把这三位说服啦，他们四个人就和啦。我想这个说法倒合乎情理。”老人家听到这里，遂又说道：“是了，我也没有工夫再问啦。”

说着话老人家可就够奔那个洞口而来。虽然心里想着要进去，此时又看不见楼中的火势如何，想到这个地方，当时可就坐在这个洞口以外。

坐的工夫不见甚大，就见由洞中出来一个人，黑暗暗的也看不甚清。跟着又出来一人，尚未看清此人，但见那人奔上前来，深施一礼口中说道：“二位老人家这是由打何处而来？”赫爷一见着张方，心中这才想起来，暗自说道：是他呀。遂接着问道：“你怎么来到此处？”张方这才将自己的来意，一一的述说一回，以及怎样的被押到此。

老人家听完这个话，心中暗自又道：小小的年纪，真把事情想的太容易呀。常言说的好，小马当程嫌窄路。你一个小小的年纪，竟敢只身一人来探聚英山，你也不知道这个山上都是什么人。你可不行。

老剑客想到此处，就听那人说道：“师弟，我心中要是不佩服你，我不是陆恒。你怎么就知道我来到这呢？我们一分手的时候，我见你行的紧快，工夫不大，我一想你我二人还是单独办事为对，我就分道而行。我在无意之中，才把张方带出来，脱离险地。”连方闻听此言，遂说道：“师兄，要提此事，也是实在太巧了。这也是张方应当获救，方儿命不该绝。但不知大火烧此群英楼，是师兄所为不是？”陆爷闻听此言，点头不语。

连方心中明白，也就不便再往下问。遂又对张方说道："我听说你来到山上，是你自己一人前来，还是另有他人一同前来呢？"张方说道："方才我已说过，来的时候是我一人出离山庄的。要提此事，实在令我可叹。自从我出世以来，可以说逢凶化吉，这一次来到聚英山，可就不然啦，实在是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才有今天这一件丢人之事（此处报纸连载缺三期，约2850字。）

……不敢追也不能不追了。心中想着脚下尚未站稳，又二次一哈腰追上前去。

后边的老英雄陆爷一看前边的那个黑影不见了，老人家心中不由得有点着急，暗自后悔的说道：咳，我不应当顾虑张方，我这么一怕他脸儿挂不住不要紧，把那个人追没了。可是追不追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恐怕是山中探子，叫他跑了，那可就与我们不利啦。老剑客心里这么想着，又一看张方也要站住，心中说道：他要是不追，我也不追了，有什么事再说。老头子想到此处，要把脚下刹住，还没站住了，就见张方又赶了下去。老英雄不由得暗自笑道：奇怪，他怎么又追呢？莫非说前边的那个黑影没有了，他没看出来？这真是奇怪的事。老剑客心中这么纳闷，有心叫他一声，又不敢出语，聚英山上人是多的，我要是一喊，叫贼人们听见，那可就坏了大事啦。据我想或者他也许看见那个黑影没有了。陆爷心中如此的暗自思索。

可是前边的病太岁张方，步下还是往前赶着，心中想道：这小子是那里来的呢？看起来这似乎有点开玩笑。好小子，现在不是看不见你吗？我也不理你那一套，今天上聚英山总是我一个人，我就不费这个事了，我还追你作什么呢？现在既是遇见两位老剑客了，就是我再遇上险事，也不要紧了。张方自己这么一想，心中就好像有了护身符的一般。

此时往前正追着了，猛然间又往前一看，远远的在黑暗之中一看，又是一个院落现在面前。心中说道：这里又一所宅子，看这个意思还真不含乎。既在聚英山有这样的住宅，大约许是他们那个寨主所住的地方，要不是他们的寨主，也是在山上有势力的人。今天我既来到这里，我又没有什么可怕了，我何不到里边看看去？我也不追那小子了。如果要是这山上主要的人所住，要该着我张方露脸，我做一件出奇功劳，我也不枉遭这回险。那么一来，我要是回到山庄之内，那是怎样的光荣呢？人人都不能小看我。今天我非要到在里面不可，即或动起手来，不是他们的对手，我也不怕了，有两位剑客在后边，我怕什么呢？张方想到这里，越想越高兴。

此时来到这处宅院近前，回身又看了看后边的二位老人家，又往各处看了看四外无人，也不等二位老人家，自己一抖身形，越上房来，往院里一看，在房上轻轻的奔向后面而来。一看前院一共是五间大客厅，东西各三间，各屋之中都是灯光明亮，还有人说话的声音。张方心中暗道：天到这个时候，贼人们还不休息，可见他们现在做那不法的行为是紧忙了。

张方心中想着可就上了大厅的房上，又往四外看了看，倒是沓无人迹。心中暗自又道：二位老人家不知此时来到没有？我暂时看一看他们动静，然后我再下去拿贼。自己心里想着，绕到大厅的房脊之上，往前后院中偷看。所苦的就是看着两个半截院落，以及前院的南屋，后院的上屋。自己等了半天，也不见有人在院中来回的过，心中甚是着急。虽有心惊动他们，又恐怕不是山中主要的人物，倒把事情惊起来，那可就白来了。心中暗自想着，不由得伏下身躯又等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动静。

病太岁张爷爬在房脊之上等得心烦，遂不由得站起身形，轻轻的走下了后坡，来在房檐往下探身一看。只见后窗之内仍

是灯烛辉煌，这才站起身来，又看了看后院的大厅之内也有灯光。遂伏身回到大脊，蹲身暗自说道：我想天到这个时候，他们还不安歇，看将起来，一定是主要的人物无疑了。我张方自从山庄出来，可以说是人不知鬼不觉，自己心中立了多大志愿，本想做一件奇事，才显得我是一奇人。不想来到山上，几乎一来不返，葬身群英馆之内。也是我命不该绝，才有二位老人家赶到。今天既到此，就是我张方立功，与恩师赎罪的机会，我此时还不下手，又等到何时呢？

病太岁张方想到此处，猛听得有人说道："好小辈，真乃胆大包天！在此深夜无人之际，敢来到此窥探？还不下来受死，你等待何时？"

张方一听这个话，往四外看了看并无一人。这才往下一看。见前院南房的窗下站定两个人影。张爷一看，心中暗自说道：这倒好，我还没找他们了，他们倒看见我啦。好。说着站起身形高声的说道："好你个大胆的贼人，今天你家张大老爷到此，不为别事，就是特来拿你。"

说着话病太岁张方一个箭步纵到前檐，一缓步飘身下了房，站立在当院之中，有心取出身边的兵刃，一想看看他们是如何的动作再说。遂用手一指说道："你们两个都是姓甚名谁？赶快的通上名姓。倘能知法，赶快的束手前来，把你们带到山庄。倘能改过自新，或者不咎既往，保举你们一个位置，这也是能以办到的事。倘若尔等是执迷不悟，现有我张某到此，你们两个，可要明白，我可不能白白的到此。"那两个人闻听此言，遂哈哈的大笑起来说道："我当你是那一个了，原来你是那个逃命的张方啊。你已是被获之人，还有何面目到此？竟而出此狂言，真乃可笑了。去，赶快的回去，再换一个来。"

第二百二十五回

为友担忧边大承病逝

侠影迷踪董化一莫明

书中代言，这两个人，也是山中主要的人物，一个姓孙单名一个立字，一个姓党双名叫克其。从前他们两个人不是聚英山山寨上的人。

在从前聚英山有个山上边家庄，庄主姓边，双名叫大承，外号人称神刀赛孟尝边大承，久居此山的边家庄多年，全凭一口单刀打遍天下。后来到了外蒙古地面，又拜了一伙盟兄弟。头一位大爷就是边大承，第二位是丧门神孙立，第三位是一个蒙古人，就是党克其。哥儿三个结拜金兰，真是情同手足。党三爷虽然是一个蒙古人，可是对于交朋结友，人家那一点也不落后，完全都明白，为人秉性耿直。老三位在外蒙地面，可以说是人人皆知，名为蒙古三侠。

日子久了，边大爷思想故乡江南聚英山上的边家庄来，心中暗自想道：我出来这些年，总未回家，这些年我那个地方恐怕有人开垦，那么一来，我那个庄子可就要被人家侵占了。自己心中这么想着，当天得了一个机会，便与两个盟弟把自己的心意一说。两个拜弟说道："那么大哥还是打算回家去呀，还是

到家看看就回来呢？”边大爷说道：“我先回去看看再说，我想我这些年总没回去，我怕我那座边家庄，被旁人给占了，这是我不放心的事。好在一样儿，此时山上的住户人家还不算多，我还放心一点，不过我也得回去看看。我呢，也在此地住惯了，心里也不愿意回去了，这一回我到家里看看，要是没有事，或是已被人家占了去，我就赶紧回来，我还愿意和二位贤弟相处。”孙立与党克其二人，一听大哥想走，党克其说道：“大哥，既然如此，你老人家打算几时走呢？”边爷说道：“我想明天我就起身，赶快去看看我就回来。”二人听了这个话，遂点头说道：“好吧，可有一节，走可是走，你别总在家里住着，不是旁的，现在我们弟兄三人，在地面，甚至于全外蒙古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人人皆知，有我们这外蒙三侠。你老要是总不回来，光剩我们弟兄二人，那成什么事呢？”边大爷闻听此言，遂接着说道：“这是一定的道理了。我明白这个意思，你们也不必不放心。再者说我家里也没有什么人，只要没有事，我去几天就回来了。”孙立与党克其二人听了这个话，遂点头不语。

赶到了次日的清晨，党克其买了许多的礼物，真是丰满异于平常。边大爷辞别了二位盟弟，这才走上了归程。

这一天边大爷来到了聚英山之上，进了山口，一边往上行走，一边看那山中情形，心中暗自说道：看这各处的山路，还和当年差不多，倒没有什么增加的小道，大约山上人还不多。自己往上走着，不大的工夫可就来在了边家庄。将一进庄门，有本庄的人们看见了，也有上前请安的，是有问好的，大家这么一来不要紧，可就惊动了庄子里边的人了。这个也说，庄主由外蒙古回来了。那个也说，庄主出去足有二十多年，到现在才回来，还不见怎么老。全村之中你一言我一语说说讲讲的不提。

老人家来到自己的家中，上下人等都是远接高迎庄主爷。边爷来到了家中，住了几天也没得安静。不是今天有人来约，就是明天有人来请，足有半个月的工夫才得安闲。

这一天有家人投进一封信来，边爷一看，真是不出自己所料，正是二位盟弟所来，打开一看，不过是督着老人家赶快的回去。如此的常常的来信，老人家心想不怎么的就回去了，也不便再去信了。如此因循了半个多月，一看家中也没有什么事，还是想着去到蒙古，可是也舍不得离开故土。一来二十多年不在家，这一次回来，真是觉得另有一番的风味。不过是久居外方，觉得再又有些个寂寞。

这一天把老管家叫到跟前说道："我现在回来了也有一个多月的工夫了，我想我还要走。家中一切的事情，没有别的，还是得你来照料。我打算再等三天两天的，我就回外蒙去了，家中一切的事情你就多分心吧。"老家人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庄主爷，你老人家回来也有一个多月了，我怕老人家有事没办完，故此我也总没与你老人家提说此事。"边大承闻听此言，遂接着问道："什么事情？你赶快的说说我听。"老家人说道："就从庄主爷那年走后，我们庄子上倒是平安无事。就是最近这一年多的工夫，你老可知道我们西山赵家庄的庄主赵丕呀？"边爷听了这个话，连忙说道："知道知道，怎么回事？"那家人说道："他现在可了不得啦，自从头年上半年，他就把各小寨的寨主聚在一处，和大家商量，要把各寨并在一处，把那有能为的寨主，全都与他同手办事，余的都得听他们调遣，成也得成，不成也是这样办。结果一共是九个寨主。事成之后，其中有那意见不合的，借着自己的势力，他就随便去留，随便位置。我们庄子上，庄子虽然不大，可是有老庄主这里，他们也不敢怎么样。在当时他们派人来找过你老几次，我们就说你老不在家，

无人作主，等老庄主回来再说。以后又来过几回，总是这个话，他们也不来啦。”老庄主听了这个话，遂又问道：“他们还来找我来啦？这些日子我倒听说赵丕这个事了，不过他找我，我倒未听说。”那个家人说道：“老人家可要多多的小心，你老久未在家，也不知这其中的细情。现在赵丕闹的外面风声很大，他们山中此时倒正在招军买马，聚草屯粮。他与西安侯十四子允禔现在结为一起，共图大事，行为不轨。我听说现在与山下的卧云庄福临，正在势不两立，听那个意思，将来举事的时候，头一阵，就是卧云庄，先扫山中的障碍。可有一节，大约你老人家是知道的，福临也不是好惹的，我听人说，人家也是交友天下，各路水旱的英雄有的是。现在山上虽然来了不少的能人，可是人家卧云庄现在也不含乎，能人也不在他们以下。还有一节，我听说官方已经知道了，不久的要派官兵查剿聚英山。如果他们列阵迎敌，那可是自取灭亡，那还不把聚英山给洗了？”边大承想了一想说道：“不要紧，我自有办法，你只管放心。”老管家人又接着说：“你老要走，我想也好，我把我们庄子里面的人们找几个来，和你老商量商量。”边爷沉了一会说道：“也好，我听听他们怎么意思。”仆人听了这个话，转身形走了出去。

去了工夫不大，就将村中的村长等八九个人同了进来，分宾主落座。庄主说道：“弟兄自从外出这些年，家中一切的事情，多承各位的关照，我是承情不过的。现在我听说，我们山上大寨主赵丕这件事情，也算不错，也不算和我们为难。可有一节，大寨主赵丕所办的这个事，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虽然是罪有应得，和我们无关。可是我们住在这个山上，一旦之间，不幸要被官兵攻到山上来，难免我们也有重大的嫌疑。”边大承说到这里，众乡长中有一人说道：“老庄主说的很是。我想我们庄子上，自从赵寨主合并各寨，所有的大小庄子，全都按地的多少，

给聚义厅拿捐，名为义捐，说是将来打成一统天下的时候，所有聚英山上现在的居民，有能为的人，文的有文差事，武的有武差事。你老请想，这个事情我们是不敢希望的。又说是所有现在在山中住的人都为同患难的子民，将来老侯爷得第之时都有好处。这个话不过也就是一说，人们也不希望。可是有你老人家的威名，所有我们这个边家庄，有你老的关照，始终我们也不给他们拿捐，也没有人来问。”边大承听了这个话，又想了想说道：“好吧，这一件事，众位请放宽心，我边某但能顾的到，我是尽力而为。所好的一节，他们两方，大约我都有朋友，及至到在那个时候，我自有办法。”乡长们听了这个话，心里是非常的欢喜，这才告辞出去。

庄主把客人送出，回到自己的屋中，心中暗自说道：这样一来，一时半时我倒不好走了，我只好给他们弟兄二人写信去了。

庄主想到此处，这工夫有仆人进来说道：“老庄主，现在外面来了两位大汉，说是找你老来的。”

边大承听了此话，暗自说道：是谁呢？我这些年不在家，又刚回来日子不多，那有朋友知道呢？莫非是孙立他们弟兄二人找我来啦？这也未可知。边爷想至此处，遂站起身形迎出来一看，不由得心中欢喜非常，三个人携手而行，来到里面，分宾主落座，这才畅叙离别之苦。

书中代言，来者二人非是别个，正是二爷孙立与三爷党克其一同到来。只因他们弟兄三人，相处二十多年的工夫，真是情同骨肉，义比手足，虽然是异性的兄弟，可是谁也离不开谁，要是彼此的看不见，真是有点废寝忘食的意思，这也是至诚之感，心意相得的现象。自从大爷边大承回到江南以后本想去去就回，没想到去了一个多月，还不见回来，连着去了几回信，

始终也没见回信。这一天孙立便与党克其说道："兄弟，你看大哥他也太大意了，临走的时候我还告诉他，叫他常来信。到现在有一个多月了，连一封信也没有来，这多不叫人放心。真要是在家中，那还不要紧，倘若是在外面出点什么事，两头不见日头，那可怎么好呢？"三爷党克其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二哥，我看我有个法子，可不知道成不成？"孙立一听，遂接着说道："那太好了，无论什么事，有法子就可以办。你先说出来我听听。"三爷党克其说道："二哥，我在前些日子，有江南的朋友给我来信，言说是江南的聚英山，山上的寨主赵某，辅助康熙的十四子允禵，打算谋夺父位，要为九五之尊，现在就在大哥的那座聚英山成事了，此时正在招兵买马，设立招贤馆，约请天下的英雄豪杰。我这个朋友给我来的这封信，他叫我在这蒙古地方，立一个招贤分馆，所为招蒙古的宾豪，一同辅助举事。我接着这个信之后，也没给他一个回信。现在不是大哥回去了吗？我想他老人家在家中也很有名气，守在那里，那不是近水的楼台么？我们想念大哥，据我想，还不如此时我们弟兄二人一同南下，一则我们看看大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到家没到？二来我们看看聚英山的情形，倘能投到山上，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二哥，你看怎么样？要说聚英山，在我前二十年的时候，我在那个地方住过些日子，到现在也不知变成什么样了。我想大哥也住在聚英山，他现在回去，一定要被那个寨主请去帮忙的。既是这样，你我弟兄二人可以去一趟，我们在那里住些日子，看看那里的情形，若要与他们交结上，我们再说。如其不成的话，我们弟兄三人再一同回来，这不是好法子吗？可不知二哥你心中以为如何？"孙立听了这个话，心中甚是欢喜的说道："也好。我倒知道聚英山这件事，可有一节，今天兄弟你既然把话说出来了，我这才知道有朋友给你来

信，在事先你怎么不和我提说此事呢？我问你，那封信来的时候，但不知大哥走了没有？”党克其想了想接着说道：“已经回家有二十多天了，我才接到这封信。一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大爷来的信，及至打开一看，原来不是。”

孙立一看三弟的神色，倒没把此事放在心中，暗自说道：他倒是没介意此事。二爷孙立想到这里，遂接着说道：“三弟，我看你这个意思，倒没把成立招贤分馆的事情放在心里，这还好。今天兄弟你既然说出来了，我预先的告诉你一声，你既然没办，大约你那个朋友或者还来信催你，他来信催你，我们可也别办。你要知道，我们弟兄三人，在这外蒙之地，名声不为不大，一旦我们在此处成立了聚英山的招贤馆，一则招此处官方的敌视，你要把此话听明白了，我们可不是怕，我们所怕的是大爷没在家，怕他老人家不愿意。这是一节。再者，我们要是那么一办，据我想是失当的。我们远在这外蒙之地，聚英山就是得了势，我是鞭长莫及，与我们也没有多大的好处。一旦若是失败了，我们在这外蒙古的地面上，威名可就扫地啦。你想是不是呢？再者说，我听有人传言，说是聚英山赵丕，现在势力虽然不小，可是大清国此时正在强盛的时候，恐怕他也是白费心机。这个话说的也很有道理。”三爷党克其听了这个话，遂笑道：“我绝不能成立，就是我有意办，我也得和你们老二位商量商量，我才能办了。因为我无意办这个事，我才没提。”孙立说道：“那太好了，我恐怕将来再来信一催你，你又是一个快性人，那样一来可就坏了。不怕我们本人与他们共图大举，将来得势，我们可以有个相当的地位，如果有个失败，我们弟兄仍回此处，这些年的威名，还能在此地存在。”

党三爷听了这个话，遂又接着说道：“说了半天，我们还是去是不去呢？”孙立说道：“我们为找大爷，去看看也好。既

是这样，我们再等两天，如果大爷还不回来，你我弟兄二人，我们就南下去找，你想好不好？”党三爷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也可以。”

弟兄二人商量已定，又等了两三天的工夫，也不见边大承到来。丧门神孙立便对党克其说道：“三弟，我看大爷还是不回来，或者家中有什么事，聚英山又在用人之际，还真许被赵丕请去了。我们就去吧，别等啦。”三爷听了这个话，遂点头应允。

到了第二天清晨起来，两个人把一切的事务委派了手下人等，这才出离大门，够奔大道而来。一路之上晓行夜宿，（此处报纸连载缺一期，约 950 字。）

边大承听了这个话，这才又接着说道：“我但愿你们如此。常言说的好，富贵贫穷，皆由天定。就像赵丕此举，放着清闲不找清闲，原本他盘踞聚英山就是非法之事，国家不甚追究，就是天高地厚。不想他此时贪而无厌，又有西安侯给他这个机会，据我想此事，赵丕他是自取灭亡啊。”

边大承把话说完，遂向家人说道：“酒饭伺候。”告诉他们，“要预备上好的酒席，这是你家二庄主与三庄主到此。”

家人等闻听此言，不敢怠慢，赶紧上前见礼，转身形传了下去。

哥儿三个在屋闲谈。工夫不见甚大，有家人进来设摆桌椅，擦抹桌案，一霎时杯盘罗列，碗盏齐全。孙立与党克其弟兄二人入座一看，真是山珍海错，美味珍馐。孙立说道：“大哥，这是何必？你我弟兄不必如此。”边大承说道：“我们虽是多年的弟兄，来到我家究属是头一次。”说着彼此的笑了一笑，三个人这才推杯换盏，让酒猜拳。

三个人酒饭已毕，边爷这才说道：“我有一件事，今天你们弟兄两个既然到此，我和你们商量商量。我想你们既是到此，

就先不必回去，我给你们二人预备一个住所，最好是久住家中，这是我最希望的事。不过一节，二弟倒是没有什么，就是三弟，常言有一句话，故土难离。这句话是一点不错的，不知三弟能在此久住不能？”党三爷听了这个话，遂笑了一笑说道：“大哥，我们久走江湖，以天下为家，故土何有所恋？再说我上无父母所事，下无妻儿所累，闯荡江湖，何处不可安身呢？再说兄弟我今天下得山来，一见这样锦绣的河山，比起我那家乡来，那样的荒凉无物，可强的太多了。大哥既然说到这里，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了，我焉有难舍故土的道理呢？”边大承听了这个话，心中甚是欢喜，遂又向孙立说道：“二弟，你怎么样？”孙立笑了笑说道：“我是在那里，那里就是家。反正我家中弟兄很多，有人照顾家事，我是心无所挂，在那里也是家。大哥既是不愿叫我们回去，我还不愿意走了，就请大哥给我们预备住处好了。”边爷听了这个话，又接着说道：“好。”

遂命仆人打扫了一所院落。从此弟兄二人就久住在聚英山上的边家庄之内，住了一月有余。

党三爷的为人，倒是一个蒙古人的本色，赋性爽直，心中没有什么。惟独孙立这个人，人性可比党爷不同。就从那一天来到山上，一看边家庄这个情形，可以说是见异思迁。别看在外蒙他把三爷说了一顿，那样的正直，现在到了内地，一见如此的景物，可又把荣华富贵的心勾了起来。现在又一看大哥边大承家中这样的情形，更是羡慕的了不得。心中暗自想道：我孙立，半世萍踪，家中虽有恒产，那也算不得我孙立的能为。常言说的好，大丈夫不擎祖业。我遍走江湖这些年，问良心，敢说是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人群。我这样的年纪，若不乘个机会，我求不着名，我也得求一些个利，要是得不着利的话，我也得落个名。现在聚英山正在用人之际，十四子虽然不是正根

正派，可也说不上不是皇室的宗亲，一家推倒一家，也不能说是叛反的罪人。我如果得了机会，倘能与他们联络，也是我一个进身之路。那样一来，倘能一帆风顺，把十四子扶保起来，古人有一句话，胜者为王，败者贼，我就可以闻名后世，名利双收了。倘若一败涂地的时候，我还回我的外蒙，到在那时，也伤不着我什么。丧门神孙立自己心中这么想着，沉了一沉，暗自又道：我就是这个主意，我也不能顾念大哥的愿意与不愿意，到在那时，可就说不上志同不同，道合不合来了。自己想到这个地方，可就把主意拿定，等待时机而已。

在这一个多月的工夫，每天吃完了早饭，兄弟三个人有的时候一起相谈，有的时候一起在庄前庄后走走。日子一长了，全都随随便便，有如家人一般，出入都不以为然了。这样一来不大要紧，孙立可就好办事了。自己一个人出去，就在山前山后，没有一个地方不到的。

这一天在山上的一个小酒铺喝酒，自己有自己的打算，就想着得个机会，背着大爷与山上接近。自己正在喝酒，由外面进来一人，此人高大身材，身上穿着山兵衣服。刚一进门，那酒铺伙计说道："李头，喝点吗？"那个山兵往凳子上一坐说道："干么来啦？不是为喝来的么？来一壶。"伙计说了一声是，拿过一壶酒来。

那个山兵看了看孙立，自己拿起酒杯向孙立说道："喝这个呀？"孙立说道："不客气，一样一样。这边喝吧。"那个山兵点头并未客气。此时伙计向孙爷说道："这是本山上的弟兄，是个头目人，所有这一条大道，都属李头管。"孙立点头说道："呕，是了，你老多照应吧。"那个山兵又看了看孙爷说道："没说的，小差事，不敢说照应，不过有点什么事情，我们都是自己人，还有什么说的呢？现在也没有外人，我说这个话也没有

关系，等着我们大王一时成为正统的时候，我们所有这一山上的人，全都有好处。到那个时候，”说至此处，用两眼看着那个伙计又道：“小二，你就不认识我啦。”说着得意洋洋的喝起酒来。那伙计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不认识？你走到天边上去，你看我认识你不认识？就怕你到在那个时候，你不认识我王小二了。”那伙计说了这个话，随着又哈哈的笑了起来。那个山兵也笑不答言。

此时孙立一看此时有机可乘，遂也随着笑道：“二位要过说这个话，以后这位要是领兵当了大元帅，至不及你也得闹个护卫长，天天跟在左右了，还得比别人高看一眼了。”那个山兵笑了笑又看看孙立接着说道：“这话说的是。再来一个。”说着又看了看孙立说道：“来俩，这位老大爷一块儿，都是山上的人，没说的。”说着就要凑在孙立的这边。孙爷一看，赶紧把自己的酒菜拿了过来说道：“这边这边。”说着两个人坐在一处。那个山兵说道：“老先生贵姓啊？”孙立听了这句话，心中暗自说道：“我先别说真姓实名。”遂接着说道：“我也姓李，我们是当家子。”那个山兵听了这个话，遂笑道：“不不，你老别听这小子的，他是和我玩笑了。我姓刁，我不姓李。”那伙计王小二站在旁边笑道：“叫你刁大头，你又不爱听。”说着三个人又笑了起来。孙立又向山兵说道：“我也是好交，今天一见，我们倒是很投缘，喝呀喝呀。”说着端起酒杯，两个人痛饮起来。

书中代言，这个山兵，姓刁，名叫刁明，有个外号叫作刁大头。他在山上很有点势力，所有山上的喽兵，差不多都是由他这里来的。这小子生来一个好嘴，能言善辩。现在与孙立两个人常有来往，意味相投，孙立也把真名实姓道了出来，两个人可以称为莫逆。孙立有一身的武功夫，刁明也知道了。

这一天两个人坐在一起，刁明说道：“孙爷，我们哥儿两

个，虽然交友日子不多，可是一见如故，可以过的着说这个话。我想你老有这一身的好功夫，你为什么不投在我们聚英山老侯爷与大王那里去呢？你如果碍难的地方，不要紧，都有我呢。好在一节，我们里面有人，可以在里边通全一下子。像你这个人，这个意思，这一身的功夫，要是到在了银安殿大王的面前与老侯爷的面前，最低你也得闹个官儿当当。我算是不成了。再好一点你就许弄个小寨主，要是那样儿一来，将来老侯爷得了天下，你只要有件大功劳，来个一字并肩王，那都没根的事情。我说这话，你还不定信不信？”丧门神孙立听了这番话语，心中非常的欢喜，遂接着说道：“别说啦，一个草木之人，还有那个命？不过今天你说的这个话，倒是个机会。”刁明听了这个话，遂又说道：“是个机会，看怎么是个机会了。现在山上正在用人之际，没有去投便罢，如果有人，只要有本事就留下，就怕没有能耐。不要紧，这个事你交给我啦，我去给你办。你就听信吧。”

两个人计议已定，刁明就在山中的招贤馆托好了人之后，又等了一两天，才到边家庄与孙立一说。

不想刁明到在边家庄，人人都认识他，谁不知道刁大头刁明？他这么一来不要紧，这个事情可就被大爷边大承知道了。当天晚晌大爷见了孙立，虽然是有心直言奉上的说他，可是一节，个人有个人的志向，虽说是盟兄弟，谁也不能管谁的前途。老人家心中是这么想了，此时见了面，总是不好出口，恐怕说甚，好者他就许只想别的主意，倒和自己无益了。再不然他要是一犯脾气，那可就没有好儿了，甚至于就许绝了交，这也是不一定的事情。可是要回来想呢，二十多年的盟弟，真是朝厮暮恋，谁也没离开过谁，亲弟兄也没有这样的亲近，这个时候我要是不说他，我若袖手旁观，第一我对不起结拜的时候那三

个头，我为不义。老头子心中自己左思右想，没有主意，遂不由己的说道："二弟，我说这个话，你可要听明白了，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呢？在先前我和你说过这话，我不是不叫你跟他们联络吗？他们做的是什么事？那是造反的勾当。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还要投他们？可是呀，个人有个人的打算，争名夺利，那是我们应当的事，依着我想，也得看看是怎么回事。似乎这个，我恐怕是自找其祸呀。"

丧门神孙立闻听此言，心中暗自说道：好快呀，真是消息灵通啊。想到这里，遂接着说道："大哥，你老说的我太不知时务了，我什么不明白呢？你老知道聚英山此时是个是非之地，难道说我就不知道吗？我有个发小的朋友，三十多年没见的朋友了，这个人姓刁。没想到他在这个山上，当了一名兵头。在前几天见了，谈了会子以往的事情，我们两个人倒是很投缘。依他的意思，倒是很乐意叫我投到在那里，去不去还不是得在我自己吗？大哥，你老人家何必这样的不放心呢？真是一点空子也不留呀。你老人家就是有个亲兄弟吧，能像我这样听你的话吗？"

丧门神孙立说完这个话不要紧，老头子神刀赛孟尝，闹了一个直目无言，半天没说出话来。党克其坐在一边看了这种情形，也不好从中搭言，只可用别的言语，把这个僵局打过去了。

老人家边爷，走南闯北的这些年，还没吃过这个话，到现在，对于孙立第一是盟兄盟弟，第二此时山上又在多事的时候，故此老人家听了此言，当时一语不发，心中是非常的难过。不能往外说，老英雄一夜也没睡好觉。

赶到第二天可就觉着身体不爽，四肢无力。又等了两天还是不见好，请了一位很有名的大夫来看了看，说是上焦火盛，急气两交。大夫摸着脉摇头说道："这个病要别人不要紧，得在

他老人家的身上可不行，因为年纪大了，得多费点工夫。旁人吃我三服药准能见功，惟独老庄主可不行，还是那句话，他老人家年岁高了。”

孙立与党克其弟兄两个，还有边大爷的家下人等，全都站在一边。孙立听了大夫这个话，心中就有点不大合适，暗自说道：这真是和我不来。这要是借着因由，老人家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是太担架不起了。孙立心中想着，遂又对大夫说道：“费点工夫倒是没有什么，老庄主年纪大了，你看这个病要紧不要紧？”那大夫站起身形说道：“不要紧不要紧，不过得多吃几服药就是了，危险是谈不到的。”说着话走到桌前开了一个方子，边爷把药吃下去。

到了第二天，大家欢欢喜喜的想着老庄主今天虽然不能豁然痊愈，当然也可以见轻了。不想一看老人家今天的病势，可就不是心中所望的情形了，病态如初，不见起色。大家一见这个情形，有主张另请大夫的，也有主张再吃两服药看看的，其说不一。不知不觉边爷的病势竟自延长了一个月之久，也不见效，人可就不成了，奄奄一息，只有预备后事罢了。孙立此时的心中，真是有如乱箭穿心，自觉愧悔，对不起老人家边大承。

这一天老人家病势垂危，大家忙了起来，延至下午申初，老人家便撒手西归去了。孙立与党克其弟兄二人一看大爷辞世，也是无法，二人哭得哀恸非常。把大事办完，边大爷家中无人，只有留下他们弟兄两个在家中照管，真是一家人一般。

这一天清晨起来，孙立与三弟党克其在书房之中吃茶闲谈，党克其说道：“二哥，我看大哥也故去了，我想我们也不便久住此处了。要是有大哥他老人家在着，我们住在这里，还有什么说的？到现在大哥已然死了，我总觉着没有什么意思了，我想我明后天我先回去一趟。二哥你老要是乐意先在这里，你老就

先在这里，几时我还回来。”二爷一听这个话，遂想了一想说道：“三弟，你既然要走，留下我一人在此，那太不合乎情理了。你要是真打算走的话，我们弟兄二人一起走，那才合乎情形了。倘若我们不在一处，对于三弟你，我是心里放心不下的。”党克其一听二爷这个话，要一同回去，心中甚是欢喜，遂又接着说道：“要是这样，那当然是好。大哥死了日子不多，善后的事情还没办清，我们要是一齐走，谁给他料理呢？”孙立听了这个话，又接着说道：“那有什么不好办的？家里的事倒没有什么了，就是他们庄子上的事情，先把他们的村正村副找来，和他们说明了，我们走虽然是走，可是常来常往。所以边家庄的事，还是叫他们经管着，就如同老庄主生前在外边一样的照管。我想这个话，要是和他们一说，也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党克其听了这个话，遂又接着说道：“也可以。要是这么着，我看也不用延长时日了，今天我们就把他们派人约来，把这个话和他们说明了，我们就了却一件事情。”孙立想了一想点头答应。

弟兄二人商量已定，这才命家人去找。不大的工夫，俱都来到。大家落座之后，本庄的各家村正等人，有一人说道：“二庄主与三庄主，今天叫我们到此，但不知有什么事情见教？我们大家心想，大庄主去世，所有我们庄子里面的事情，还正要和你们二位接接头，清理清理，往后二位也就知道前后的事情了。”孙立听了这个话，遂笑了笑说道：“各位也不必费事了。再说有老庄主在世的时候，大家也没少帮忙，也没出过什么事情。既是这样，故此我们今天把各位请来，还得请各位继续帮忙。我们是不能久在此处的，还请各位就如同老庄主在世的那样，还得接着办事，请各位更得多分心。我们弟兄二人打算在这几天就要离开边家庄。”孙立把话说完，还以为大家点首应承了，不想话未说完，大家异口同声的说道：“二位老庄主，这个，

可使不得。你老二位也要替我们设想一下。老庄主出去这些年，好容易他老人家来了，还没等我们与他老人家发表了，不幸他老竟自作古了。到现在你们二位也要走，这个事情，实在是叫我们为难了。再说现在又不同往年了，我们山上此时正在多事的时候，倘若大寨主要是派人前来，我们大家怎样的应付他呢？再说也没有人作主。二位庄主要打算走，在这个时候，请先把我们治死，你们老二位再走吧。”孙立和党克其两个听了这个话，彼此的看了看，孙立又对大家说道：“各位说的这是什么话呢？所有本庄的事情，在先前怎么办，现在还是一样的办。那有什么关系呢？真是岂有此理了。这不是笑话儿了？不行，我们实在是不敢从命，我们还是得走。”此时村长中有一个年岁较大的老者，接着说道：“二庄主还没把话听清，我们不是说吗？此时不比先前，要是没有事情，这二十多年我们怎么办来着？不是现在山上不好应付吗？如果派人来了，有点什么事，谁作这个主？请你老二位想想，是这个意思不是？”孙立听了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看起来，这些个庄稼汉，也实在没有能为应付赵丕他们，今天他们这样的挽留，看起来也很不易。孙爷想到此处，遂说道：“诸位，既然各位如此的挽留，我们要是再走，那就太不好意思了。不过是这样，我和三庄主原打算，常来常往，既是如此，我们就先暂在这里，以后有什么事再说。好在一样儿，外蒙古那边，有事倒是有事，比较着还不大要紧，多迟几时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不是把话说到这里了吗？我们就先不走了。”大家听了这个话，这才很高兴的说道：“二庄主和三庄主你们老二位就多分心吧。常言说的好，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现在我们庄子上的这个事情，还用说吗？老二位也是知道的。”大家说着话，此时丧门神孙立接着又道：“各位要是这么说起来，没有我们在这里还不行了。这个话太看重了我们

了。可有一节，我要问问各位，在老庄主死后的近日来，山上有人到我们公所来没有？”有一个村长接着说道：“倒是没有。”孙立说道：“要是这样，我想也不要紧了。”大家听了这个话，赶紧接着说道：“老人家别看这样，你老是不得而知呀。别看老庄主去世了，如果没有你们老二位在这里，恐怕他们早就来了。因为什么呢？有老庄主在世的时候，你们三位的威名，虽然还在外蒙古，他们也不能无有耳闻，要不然的话，绝不能等到现在。既是这样，有边家这个名在着，我们还可以在山上种地不纳粮，又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倘有不幸，若果归了聚英山大寨所管，那样一来我们可就不好受了。要不然的话，你老二位若是一走，可就苦了山上的老百姓啦。”孙立听了这个话，遂连连的点头说道：“原来其中有这么一点原因。”大家同声的说道：“得了，两位庄主爷就多分心吧。我们谢谢了。”大家这才告辞而去。

等大家走后，孙立看了看党克其叫道：“三弟，你说这怎么办？他们这样的留我们，也是有重大的原因在内。他们既然这么说，我们还是真不能走。如果要是一走，可就显着对不起大爷啦。别人还在其次，第一，边家庄先得被赵丕所占。我们两个人要是不来，还有可说，既然来啦，此时抖手一走，那叫什么事呢？第二，与我们自己脸面上也不好看。我们此时一走，知道的，是我们有事走了，不知道的，我们是怕赵丕不成？你想是不是呢？”党克其听了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这个话倒也有理。可是一节，我总是不回去看看，不安置安置也是不行，不怕我再回来呢。此时要走，也倒是差事，此时我也不能走，要走也实在是不好看，也对不起大爷。党克其想到这里，遂接着说道：“二哥说的话，倒是很有道理，也不过是如此了。”孙立把这话听完，心里也很高兴，遂笑着说道：“好在一样儿，我

们住在（此处报纸连载缺两期，约 1900 字。）

……方把这一手闪开。正在这个工夫，这个地方就得说是年老经验多，别看张方此时勇猛，丧门神孙立此时虽堪堪落败，自己按定心神，还不大显，也是急中生智，一看张方虽然手下封得很严，可也有时候自己照顾不到的地方。孙立一看，心中可就注意张方的空子，等候机会。也是病太岁艺高胆大的坏处，自己不留神。又过了三四个照面，孙立一看，说时迟那时快，就看张方往后倒退了三四步，口中说道："好小子，今天张老爷就算栽到这里了。"孙立一看自己一脚正踹在张方的前胸，当时栽倒尘埃，遂哈哈的冷笑了一声说道："张方，我当你有多大的能为了？原来也不过如此。"遂对党克其说道："三弟，给我绑上。"

此时党克其并不答言，赶上前来，拧臂蹬腰就把这位病太岁张方捆了起来。孙立上前说道："今天你这个太岁可差一点，诸神退位，我这个丧门神，可不能退位。"说着张方也笑了一声说道："好小子，你还记着我这句了。好，今天也是张大老爷也归位的日子，生死存亡任听你便。"张方把话说完，又大声的说道："老剑客，此时不显身手，还等待何时？"

张方说出这一句话来不要紧，险一些没把生命伤在孙立的手中。孙立一听张方喊叫老剑客，当时心中明白，不是张方一人到此。想到此处，上前两步就要先结果了张方的性命，再作道理。及至走到近前一想，心中暗自又道：慢来，我要出此毒手，恐怕在侠义门中，得罪了众人。第一我们没有冤仇，第二我又不是山上的同伙，我又何必呢？我倒看看来者这个剑客是谁？孙立想到此处，这才抬头往各处观看。

张方把话说完，可急坏了房上的老剑客泥小鬼陆恒了。老人家一听，张方大叫起来，心中暗自说道：这个小子，真是少

有经验，自己被人拿获，你喊得什么？如此的一来，恐怕你有性命之忧，你何必沉不住气呢？我看你如果占了上风我不出头，那还可以，现在你已经被获，我还不出头，你又何必喊起来呢？真是岂有此理了。说着老人家在暗处就注意到张方的身上，恐怕贼人加害于他。此时一看贼人有如恶虎扑食的一般奔向张方而去，老人家便把暗器拿在手中，一看贼人走到张方的近前，并不动手，老英雄这才放心了一大半。说着话飘身下房，好似棉花落地，并无多大的声音。

孙立一看人家这个工夫，不愧张方叫他剑客，看这个工夫是不含乎。此时但看老英雄用手一指说道："贼人，胆敢捉拿国家的大员，真乃目无国法。今天你把张方张大老爷放了，是你一山之幸，倘若不听，恐怕你们一个个全都要死无葬身之地。"陆爷把话说完，用眼看了看张方，又向孙立说道："贼人，真可称为胆大包天，竟敢如此的妄为，赶快给我把张方放了，是百事皆无。"老人家话言未了，丧门神孙立一看，接着说道："你是何人？竟敢出此朗言大话？赶快的报上名来，前来受死。今天二庄主不但不放张方，还要把你捆在张方一起。"泥小鬼陆恒听了这个话，心中怒气勃发，遂大声的说道："好小辈！看招。不然你也不知你家陆恒陆大老爷的厉害。"孙立一听老人家道出名姓，心中暗自说道：嗳呀，原来是泥小鬼陆恒今天到此，我要跟他动手，可要多加小心为是。倘有不慎，恐怕我不是他的对手。孙立心中想着，手中便与老英雄动起手来。

此时孙爷动手，可不像方才与张方动手那样的不经心了，真是加着十二分的小心，处处留神，手手持重。两个人过手，真是上下翻飞，只有声音，不见人影。孙立动着手心中暗自说道：我孙立现在年六十，虽然正在当年，方才与小子张方动手，堪堪败北，也是我急中生智方才想起了探看张方的空子，我才

一脚把他踹倒地下。在这片刻之间，我还算可以，精神已经复原，看起来我的根底还算不坏。我此时先不必与他用力相战，白费精神，我先看好了门户，应付于他，但等泥小鬼有个力尽身乏的时候，我再抖擞精神，与他决个胜负。要看陆恒的本领，不愧他威震武道，看起来实在不坏。我孙立可不如人家，我可要多多的留神为是。我若少有不慎，今天可就是身败名裂的日子。自己想到这里，更是不敢大意了。这样一来不要紧，两个人可以说是棋逢对手了。此时两个人过了不过十二三个回合，还是难分胜负。孙立心中又道：看他发的这个招法，虽然是与别人不一样，可也不算太差。可是他的手太滑，可倒也说不上不持重来。这也是火候的关系，不枉人家有这样的名气。今天要打算取胜于他，恐怕不是容易之事。这个地方二庄主的眼力就算可以，也是有了经验，够了身份的人物。如其不然，要是那初出茅庐的晚辈们，可就不然了。第一他看不出来，也看不到那个地方。第二，要是刚一过手，就要一下把对方打倒，心里急的，只知道勇猛，不知体察，这也是青年致败的原因。现在二庄主与老英雄陆恒动手，一看就明白了，自己才多所留神，怕是自己吃了亏，与自己的声名有损。两位老英雄，都是武林中健将，侠义道中人才，二庄主知道自己的本领不如人家陆恒，对于进手，也就不敢大意了。

这个时候，老剑客陆恒留神一看，暗自说道：这个贼人的本领，还是真不坏。但不知他是姓甚名谁？看将起来，我若是不使出真正的功夫，恐怕我不能取胜。老人家想到这里，这才灌注精神，用了一些出奇招法，要取胜丧门神。

孙立一看对方，此时不但不见劳乏，反倒精神百倍起来，此时动着手心中说道：这个老匹夫，陆恒，你今天要如此的不知进退，我可不能甘拜下风，给边家庄丢丑，我个人还是小事。

你如果这样，我就拿你试一试这个兵刃，作一个头名之鬼。心中想着，此时对方的老英雄陆恒，真是手手新奇，招招紧凑，孙爷若是不打算用自己的暗器，也就用力与陆爷较量较量了。这样一想不要紧，他就不费那个力量了。此时一见陆爷这样紧赶，又过了三四个回合，就见孙立往外一越身形，顺手由腰间取出一物。老人家一看，心中说道：这个贼人原来他使的是棒。老人家正在想着，但见贼人赶将过来，照定老人家搂头便打。陆爷跟着上前相迎。只见孙立一棒落空，跟着一个败式，往后就走，随着把他的兵刃向后摆了几摆。老人家不知何意，随着上前赶了几步，心中一想，暗自又道：追不得。老人家刚刚想到此处，鼻孔中闻得一阵异香之气，心中说道：不好。自己话未说完，就觉得一阵头昏，难以站立，遂高声的叫道："好小辈，我看你是一个正大光明的人物，使用这个东西，真乃妇人之辈，你算什么英雄好汉呢？"说着话老人家仍要上前追赶，不想此时身不由自主，说话之间，老英雄可就倒在了平川。

此时丧门神孙立一看老头子倒下了，遂哈哈的大笑一声，用手一指说道："老儿，陆恒，我当你们这一群有名无实的剑客有多大的能为了，原来不过如此。连这一点小小的经验都没有，真乃可笑了。"说着话走在老人家的近前。此时有人拿过一条捆人的绳子来，孙立亲自把老人家捆了起来。

这个时候病太岁张方捆在一旁，留神观看，心中暗自说道：好，今天这才叫巧了，我被人家拿住，倒不大要紧，惟独老剑客陆爷，今天为我，遭了这小子的暗算，真是叫我过意不去。就凭这小子的本领，要和老人家比上，他可不成。不想他用此手段，竟自被获。

张方心中想着，这时候孙立又往房上各处观看一番，意思还怕暗中有人。看了半天，并无一人出头，又见旁边那人笑了

笑说道："二哥，你老人家手使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我怎么没有见过呢。我方才一看，我还恐怕不是他俩的对手了，我总想要出头，把你老替将下来呢。不料你有这个东西，实在是一件好宝贝了，竟把他们两个拿住了。"孙立闻听此言，便向党克其笑道："三弟，你焉能知道此物呢？走，我们已经拿住两个，谅已无人再出头了。把他们带到屋中，我们问他一个水落石出，再作道理。"说着话便向左右说道："来人哪，把他二人给我搭在大厅之内，待我亲自问话。"说着举步奔向大厅而来。

弟兄二人来在了大厅之内，孙立对家人说道："把那老儿给我喷醒过来。"家人一听喷醒过来，全都明白这个意思了，这才不约而同的把老人家用凉水喷醒，这才推进屋中。

老英雄用目一看，此时与张方二人一同到在屋中了，又看那个贼人坐在屋中的上手，那一个年轻一点的，坐在下手。老人家一见，不由得冷笑了一声说道："贼人！老夫今天一时的大意，也是我看你不起，故而被获。我想你要是一个真正武人，绝不以这个为荣。大丈夫用武，全凭一棍一棒，一拳一脚的真功夫，真本领，你要把我打倒，我算栽到你的手里，我也心平气和。今天你用这个东西薰人，我虽是被你所获，你自己想一想，是正大光明的事情不是？"孙立听了这个话，不由得怒气上升，遂一拍桌案说道："老匹夫，我边家庄与你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们二人到此窥探，是所为何来？今天把你二人拿获，本当立时一棒打死，但是我念其彼此无仇，故此把你们喷醒过来。不想你不知好歹，竟敢说此自大无人之言？我要不给你一个厉害，你也不知我是何如人也？"孙立说着话站起身形，就要上前动手。

此时党克其一看，二哥被陆恒给说火了，这一上前准没有好，当时赶上前来说道："二哥，且住，不必生气，待我问他来

者何意。”

孙立一看三弟上前拦，又一想也不必。如此的一想，可就止住了脚步。

此时党克其走在老人家与张方的近前说道：“二位老少的英雄，今天来到我们边家庄，一不扣门，二不访友，半夜三更到此登房窥探，若论情形实在是于理不当，请不要见怪我家二庄主。”张方与老人家正要答言，又听党克其接着说道：“我来请问二位老少英雄，边家庄，有神刀赛孟尝边大庄主在世，他老人家久住塞北，足有二三十年的时期，在这江南地面，并没得罪一人。没想到他老人家去世这才几日，就有你们二位前来，实在是令人不解。”张方听了这个话，这才看了看党克其，遂接着说道：“这位说话，倒是近乎情理，要像那个，我早要开口骂他了。”党克其一听这句话，恐怕孙立听见有气，遂用言语相岔着又道：“那话不提。我就问二位英雄到此所为何事？”张方说道：“你既然问我，我也不能不告诉你，我姓张名方，人称病（此处报纸连载缺一期，约 950 字。）

“……孤一点，我们就着这个机会，还不如将他们献到山上，一则也可借此联络他们，二来我们在此山，外人也拿我们当做贼人看待，我们要是入伙，山上也就照顾我们，势力也就不单了。二哥，你想好不好呢？”孙立听了这个话，想了想这才接着说道：“我原打算是这样办理，不过一节，我们不知山中的人们，是怎么个意思，我们也没有人给引见。要是有人引见，从中一说，还比较着好一些。假如我们突如其来的到在山上，又献上两个人去，不是我们巴结他们，也是我们巴结他们，再与我们趾高气扬的神色，到在那时，三弟你想，我们是出来是不出来？这个事情，是没有一定的事，我们是不能不预想。你我弟兄三人在外蒙古的时期，可以说是久居人上，到现在他们

如果与我们那样的神色，你我弟兄二人焉能看得下去？”党克其一听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这话可也有道理。不过一节，要是这么一想，那就只好再等机会吧。三庄主想至此处，遂点头说道：“二哥说得倒也有理。可是我前些日子听说二哥有个好友，说是在这山上还是一个头目人，但不知此人能代我们引见不能？”孙立一听这个话，遂赶紧的接着说道：“不行不行。行倒是行，不过他的地位不行。你我二人到此，虽然是大哥的庄子，我们也可以说是一庄之主了，叫他给引见，还不如我们自己投到那了。不行不行，这个办不得的。还是我们亲自把这二人结果了以后，挨等机会再说。”三庄主党爷听了这个话，并不答言。

孙立说道：“来人。”一语发出，几个家人齐声答应。二庄主又道：“忙把尖刀伺候，木盆两个。”

众家人听了这个话，都不知是什么事。几个人出来心中甚是纳闷，一个家人说道：“我说你们知道要刀盆做什么用不？”几个人同声说道：“那还有好事？反正那俩贼算活不了啦。他要真是那样，我你跟老庄主这些年，可没看见过这个，还不把人吓死呀。”一个年老的家人说道：“没法子，看这个意思，还是真的。要说呢，也没有那么大的仇，何至于这样呢？”又一个说道：“你总是这么说话，这个人那有准性呢？”几个人说着话，心中害着怕把刀与盆拿到大厅之内。

党克其一看，遂又叫道：“二哥，莫非说不等明天了吗？”孙立说道：“等明天做什么？我想这两个人不能久留。”说着便向家人们说道：“给我将他二人，绑在明柱之上。”

众家人听了这个话，一个个战战兢兢的把二位老少英雄绑在大柱的上面。

孙立当时把眼一瞪说道：“给我先将他们的心取下。”家人

一听这句话，一个个面面相视，不作一语，也不敢上（此处缺四期，约3800字。）

……个人也不是久办私弊的人们。老人家心中说着，把酒喝完，一时把饭也吃完。一点手把伙计叫到跟前说道："给我算算多少钱。"那跑堂的说道："老爷子，你老不用给了，有人惠过啦。"老人家一听这个话，当时倒闹了一怔，遂接着说道："什么？此人是谁？"那个伙计说道："是不是？你老人家一定不信。你老要问我此人是谁，我可没问人家姓什么，你老就顺着我手来看。"说着往那边一指又道："你老来看。"董爷顺着所指的方向往那边一看。老人家看了半天，那边虽然有人，可是也没有人往这边看。伙计说着话也往那边一看，当时说道："唉？那里去啦？刚才在这里了，现在怎么走了？"遂又问旁的伙计说道："有人下楼去吗？"那边答道："有，下去好几位了，怎么意思呀？"这个伙计说道："方才那个老头儿也走了？"那边的人答道："谁认识呀？我知道是那一个老头儿呀？"这个也不答言又对老人家说道："这一来可有点不合适。世界上什么事都有，路不相识，就替人家惠钱，这也是有钱没处花去了。"老剑客董化一听了这个话，笑了一笑说道："既然走了，也不用找啦，我的朋友是多的，也许他认识我，不愿意见我。好在一节，他走了就走了吧，把钱给了就行啦。"说着老人家把自己的东西拿了起来说道："再见吧，我也走了。"老剑客说着话够奔楼口，走下楼来。

老人家出离了信明楼，随在人群之中顺道前行。自己走在道儿上，心中暗自说道：今天也算是奇事。候我的酒钱，这个事情倒不稀奇，可是替我给了钱不见我，实在是少有的事情。大约这个人一定有什么用意，要不然他不能这样。老人家自己心中想着，又是纳闷，又不知此人取其何意，暗自笑道：我这

个人，偏遇上这个事。我向来就怕这个含而不露的话，含而不露的事情，我就遇上这个事，真叫我心里不痛快。这个人真是有点成心。

自己往前走着，不知不觉的可就出来足有五六十里地了，自己留神看了看，天已然不早了，差不多太阳快落了。心中暗自又道：我今天这一天可倒好，白走了这么一天，也没看出什么来，也没走了多少路，现在就要日落西山了。好在一节，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现在就得找店房，不看再等一会天黑了，可就不好找啦，我再来一个上不着村，下不着甸，那可就坏了。老人家心中说着，往前一看，有一片树林见在面前。老英雄往前走着，一时来到了切近一看，乃是一个镇店，看那个意思，大约足有两千户左右。老人家来在这个地方是初次，一进村口，原是东西的大街，南北的铺户。正在这个时候，又闻得有那小贩叫卖的声音，真是人声嘈杂，非常的热闹。

老剑客一进庄门，便往左右观看。往前走了不远，就见路南有一家旅店，局面很是不小。门前站着两个伙计，在门外招揽生意。一见老人家走在门前往里直看，遂说道："老客官打店吧，别往前去啦。你老人家是姓董不是？"老人家一听这个话，当时自己甚是纳闷，也没答上话来，心中暗自说道：这个店小二他怎么认识我呢？这里面一定有点原因。董爷想到这里，遂接着说道："是呀，我姓董，你怎么会知道呢？我实在是眼拙，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过吗？"那个店伙笑道："不是你老眼拙，我是方才听那位告诉我的。你老往里请吧。方才那个老头儿是你老的弟兄呀？他老人家把店房给打好啦，就在我店中，两间北房，又清洁又雅致，老人家就随我来吧。"董爷一听这个话，心中说道：这倒好，我正要找店了，想不到又一个替我候帐的，莫非说还是那一个人？他跟着我了，这可太好啦，别的话不用

说，我到在里面看看是谁。

老剑客想到此处，也并不答言，遂点了点头往里随着就走，又对店伙计说道："他早把店打好了？那可太好啦。"两个人一前一后往里行走，过了两个院落，来在中院，那店伙计用手一指说道："你老看见没有？就是这两间屋。"说着上前把门推开。董爷走进屋中，这个时候天已快黑了，在外边还可以，一进屋中可就得点灯了。店伙计把灯掌上。老人家借着灯光一看，屋中倒是很好，可是没有第二个人。老人家董爷说道："你不是说有一位在这里了？在那屋住着了？你给我请来。"店伙计说道："你老等一等，那位老者出去买东西去了。他老人家说了，去去就来，请你老在这里等等。"董爷这才答应一声说道："好好，他买东西去了，现在你到外面先看看去，有什么事回头再说。他要是回来的时候，赶紧叫他见我来，就提我有要紧的事情要对他说。"店小二一听这个话，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心中很是纳闷，只可答应一声："好吧，我看这意思，你老也别吃饭，大约那位买东西回来，也有你老的。可没和我说，我看那个意思，是这意思。我先去看看。"老剑客点头。

店小二转身出去。去了工夫不见甚大，二次回来，手里提着两个包儿，来到董爷的面前说道："你们那位兄弟他走了。我一将你老同进来的时候，他老人家把这些东西放在前面柜上就走了，给你老，大概这全是鲜货。这里边有一个大梨，说是叫你老吃下去，说你老心里有火，可以压压火气儿。你老这位兄弟的意思还是真好，你老真是一位有福的人了。"

老剑客董爷一听这个话，心中虽然有气，可又说不出口来。虽有心要把路上的事情告诉，又一想，又不大方便，心中暗自说道：这不问可知，在我一进门之先，他就看见我了，故意的买这个东西，说这个话，成心斗我的火儿。我倘若此时一着急，

一挂火儿，可就失了我的身份了。不是他给我打的店吗？我想这个人他一定还不离此处，或者他还许来。此刻不论他怎样的和我斗，我也不必生气，有什么话我们是见着再说，别的没有说的。给我一个梨，叫我败火？好，你这是成心拿我开玩笑了。老剑客董化一身为剑客，遇见这个事，心中虽是有气，可也佩服这个人，心中暗自又道：这个人虽然是故意的气我，也算是有本事的人了。哈哈，你要在我面前卖弄这一手，你想我能容这一手不能？我要是见不着你，我们没有话说，要是叫我见着你的面，我要把你得到手中，到在了那时，我绝不能轻饶你，可别说我不原谅人。你太看不起我了，这不拿我取笑吗？老人家心中想着，可就非常的有气，遂对伙计说道："好吧，你给我放在那边桌子上好啦。你看我这个兄弟不坏吧？他知我这两天有火，还给我买来这些个果品，叫我去去火，怕我心里不高兴。好吧，放在那里吧，你先去忙别人去吧，等我叫你的时候，再给我忙合好了。"店小二听了这个话，还以为老人家说的都是实话了，遂连连的点头说道："好吧，再等一会儿，我就给老人家预备饭好啦。"老剑客点头又道："这倒不用忙，我还不饿，听我的信好了。"店小二答应了一声是，转身走了出去。

要知老人家董化一有何妙计得见高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百二十六回

陈三设计书生遇恶棍

董乾震怒铁胆会铜胆

话说老人家一听店伙计说自己的那个兄弟真不坏，对待自己很好，心中虽然暗自生气那个人成心和自己开玩笑，可是说不出口来，遂和店小二搭讪了几句，便将他支了出去。

老人家一看伙计出去了，心中暗自说道：此处我是住是不住呢？我真要是不住在这里，一则我见不着这个人，我要住下，或者就许见着他。再者呢，他既是这样，也算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他把房给我定下，我若是不住在这里，我是怕人家呀，还是我不敢见人家呢？我还是得住下才是。

老人家把主意拿定，休息了一会儿，遂把伙计叫了进来，说道："你姓什么？"那伙计说道："我姓刘，行三，人家全叫我刘三。"老人家听了，遂说道："好，你先给我来一壶茶。"刘三笑道："我早给你老预备好了，不是你老人家叫我听叫吗？此时大约也凉了。好，我就去。"说着转身出去。

工夫不算甚大，刘三便将茶拿了进来说道："老爷们儿，倒是你老人家年纪大了，在路上走累了，必须先歇一歇。"老人家听了，点点头并未答言。当时站起身形，自己斟了一碗茶喝

着，这才要酒要菜。不大的工夫，酒饭上来，老剑客自己喝着酒，心中说道：大约今天在酒楼之上，候我的账，一定也是这个人了。我就不明白，他是取其何意呢？既是和我要比试比试，何必与我来这个？真是岂有此理的事了。老人家心中暗想着，把饭吃完了。刘三把残席撤去。

工夫不大，天就有二鼓已过了。老剑客想着今天这个事情，实在是可笑，暗自又道：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坏小子，叫我败败火？好啊，你这是成心斗火呀，等我们见着再说。我的功夫比不过你，那就什么话也不必说，如果你要是不成的话，就得叫你小子知道我的厉害，才解我的心头之气了。

老剑客正在自己思想着，这个工夫就听见由远远有人大喊冤死人了，听那声音，还是哭的声音。这要是平常人听了，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惟独老剑客今天这个时候听了如此的一声，别看心里有事，遇了这个事情，也不能马马虎虎。老人家听了这一声，当时侧耳细听。又等了工夫不大，只听又喊了起来，又听道："怎么你老人家就不睁眼？想我生长这么大，并没做过一件坏事，怎么就遇到我的身上了？眼看着就三更了，这要是等到大天大亮叫我怎么见人呢？苍天哪！你可害苦了我啦。"将然说到此处，又听见有女子哭的声音。

老人家听到这里，不由得心中思想着说道：天到这个时候，为什么有男女哭喊的声音呢？莫非说这个店里有什么事情不成？我董乾今天听不见还则罢了，我既然听见，我焉有不看个水落石出的道理？再说董化一，谁人不知，那个不晓？一个剑客的身份，遇到这个事，我岂有不闻不问的道理？常言说的好，不为己身事，专为他人忙。杀赃官除恶霸，为民除害，为国除奸，那是身为剑客的责任，也是侠义道中的义务。今天既然听见如此的哭喊，莫非说这男女二人有什么冤屈之事不成？

老人家心中想着，耳边接着又听见喊了起来。就在这么个工夫，又听得有人大声的说道："老客儿们，这可太难了！我们这里住着并不是一个人，真要是一天一夜的总是这样的闹，只顾你们自己过去了，人家别位受的了吗？凭你这么一个年轻人，知书识字的，还不知道这个情理吗？再说这个事，你哭老天爷也不成。这事也得说你自己，你若是没有这个病，还找的来这个毛病吗？话又说回来了，你们乐的时候谁看见了？到现在为难，还不忍受，为什么叫人家大家骂你呢？完啦，别难过了，赶快天亮吧，天明了我看倒好，不然的话，就凭你那个能耐，能养活的了吗？这年头就叫知书识字准挨饿，坑崩拐骗肚儿圆。你看我们这受累的，是比你们这念书的强。得了，少先生，不必难过了，再要是喊叫，人家怎么睡觉呢？今天再忍受一夜吧，明天就各奔东西了。"

老剑客听完了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这里面究竟是怎么个情由呢？要听说话的这个人，又像是本店的伙计。老人家又听了一会，那男女二人倒是不哭喊了。

老剑客站起身形，由打屋中走了出来，意思是要出来看看是那屋里，如若要是没有什么动静了呢，也就不管啦。听那意思那个喊天呼地的人，又像是自作自受，管他何用呢？老人家正在犹豫不定的工夫，又听那个青年又喊了一句苍天哪，又听那个女子还是痛哭不止，两个人哭得甚是悲惨。听着不论什么人，就是木石的人儿听了，也得要表同情的。老剑客这次听了，不由得就是一皱眉。

就在这个时候，只听有人叫道："老爷子，你老人家现在还没睡觉了？大概不用说了，是他们吵的老人家不能睡了。"

老人家董爷一听有人和自己说话，遂借着星斗之光看了说话的这个人，原来是本店的伙计刘三。老剑客一看，心里很是

欢喜，遂点头说道："可不是吗？来来来，你到我屋来，我有话问你。"伙计听了，他便跟着老人家走进屋中。

老剑客来在屋里落了座，刘三说道："老爷子，你老人家怎么天到这个时候还要出去呢？你老叫我有什么事呢？"董爷（此处缺一期，约950字）

……的夫人能写擅画，因为这个，他想尽了方法，要与这小夫妇接近。请想，一个有钱有势力的人，再说常汉文这夫妇二人，又在这个时候，那还不容易么？借了一个因由，时常来在常先生这来。日久天长了，也熟识啦，伍忠这小子，可就打算进步，原就没安好心。自从一听说爱莲能写会画，他可尚未见着本人，后来一见了小姐，简直的可以说是魂飞天外了，不知如何是好啦。小姐呢，虽然是有点看出这小子心意来，但是自己是一个千金之体，持己甚重，有时候伍忠这小子，言语之间，有点不中听的言词，小姐心中自念，自己已是一个有夫之妇，二来又在自己的丈夫背时之际，不便与他计较。小姐有这样的思想，有时候遇到伍忠来的时候，言语有个不对，只有以一笑置之。

伍忠这小子他也有他的心思，他心中暗自说道：就凭常汉文，一个穷念书的，他会骗了这么一位天仙似的美人儿，真叫我纳闷。现在更好了，原先指着娘们的娘家吃饭，到现在天不由人，着了一把天火，到如今只有卖字吃饭，那还是长事么？据我看他有这样的好本钱，他都没有办法，实在是一个无能之辈了。这个小娘们，看他那个意思，跟常汉文还是真天长地久的要过下去，真是，这样多才多貌的女人，同他挨一辈子饿，那可太可惜了。伍忠心中这样的思想，说话之间，就有一个多月的光景了。可是他虽有全身的武功夫，可是胆量不大，因为如此，这位先生脸儿也黄了，脑袋也小了，自己觉着周身没有

一点好受的地方。

他的母亲一看自己的儿子近来不是样，心中不知是怎么回事，问他，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他母亲可就着了急啦，这才东请医生，西请大夫，吃了不少的药也不见效。所有本地的名医都请到了，也是不好，都说伍少爷这个病，不好好。

这一天老太太心中甚是难过，实在也是没有办法了，坐在屋中看着儿子，心中暗自说道：这个孩子，他可提常家那个媳妇好，不看他再犯那一种傻心眼儿？这也是没有准的事情。老太太正想到此处，又听伍忠说道："爱莲哪，你可要了我的命啦。你要是和我少有一点心意，我也忘不了你。"说完了这话，又大放悲声，哭了起来。老太太在一边听了此话，遂对婆子说道："说的这些胡话，都是那里的事呢？"老太太虽然这么说，不过是替自己的儿子掩盖。心中暗自又道：这孩子，还是这事不是？此事我可怎么办？我要是公然的去找人家，天下没有这样的事。再说我活到一百岁，我也是一个女子，我怎么能和人家说出这话来呢？老太太心中这么想，心里一点主意没有。自己坐在那里，心中又道：我这孩子，得的这叫相思病。我要叫他们俩人见了面，我想这个事不是容易办到的事。常家要是不正的人家，也可以，我花几个钱，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孩子的病好了。这个不行。人家常家的小媳妇不但长的好，又能写又能画，人家是念书的人，我怎么叫人家来？老太太想到这里，天可就不早啦，老人家一夜未得安枕。

到了次日一清早，老太太起来，坐在屋中喝茶，自己心中打主意。沉了一会儿，命人把伺候少爷的一个仆人叫进来。一时那个家人走来。老太太说道："陈三，你家少爷得的这个病，多少的名医都没给他看好。你呢，也奔四十的人啦，外面的事，你什么事不知道呢？我告诉你，你们少爷这个病，大约我也明

白了，由什么地方得的我也知道啦。”这个家人陈三听了老太太这个话，遂把那一双斗鸡眼要翻又不敢翻的神情说道：“老太太，你老人家要知道，那不是更好了么？省得我再告诉你老啦。”

老太太一听这个话，心中虽然有气，可是现在这个时候不能说他，因为这个小子平常奇坏无比。老太太一想，心中暗自又道：此时我也不可得罪他，等我儿子病好了再说。老人家想到此处，遂又说道：“陈三，你可是少爷的亲信人，时时刻刻他也离不开你，近来他常去的地方，你一定得知道。”陈三听了此话，遂把头一扬说道：“知道是知道，老太太我告诉你老，我也不瞒着你老，我们时常去到常先生店里去。可是一节，什么事情都是仆由主便，少爷命我上那里，我敢说不去吗？”老太太一看他这个神气，又接着说道：“是呀，那是当然了。别的事和以往的事我们不提，现在少爷的病要紧。现在我们娘儿俩简直的说明了吧，少爷得了这样的病，也许是因为常家那个媳妇，他得的这是相思病。我活了这么大的年纪，还没看见过这样的病，想不到临到我的头上了。我想这件事情，得你去给我办，谁让你们少爷如此的糊涂心呢？我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不怕我们多花钱也不要紧，只要少爷好了就行。”

陈三听了此话，心中暗自说道：此时我要不乘着这个机会骗他们，将来少爷一死，我可就在此处待不住了，我何不就此机会骗他呢？陈三想到此处，遂连忙摆手说道：“不行不行，别的事都行，惟独此事，简直的说，不能办。人家常先生是好人家，我们焉能和人家提说此事呢？再说少爷好的时候又常去。你老请想，要是被人家外人知道了，我们当然没有什么，人家常家那边，不是被人家好说不好听吗？此事不是容易办到的事。你老人家另想高明主意吧。”

老太太一闻此言，当时心中不由得有点火儿。心想：陈三

小子也太没有良心啦，临到此时还和我动心眼呢。你此时说的人家怎么好，你们平日去，你怎么不说啦？老太太想到此处，又说道："你说的倒是近情理。可是一节，你跟我二十多年，自从你来到我家，我没令你给我办点为难的事情。现在一和你提，不成是不成，你倒推得好。"家人笑道："老太太，不是我推呀，我说的是实在情形，我不敢跟人家提说此事。你老人家也别发愁，我有办法。"老人家一闻此言，当时说道："不要紧，你只要办到，用钱不要紧。"家人陈三说道："老太太，我先与老人家说下。要令我叫人家常太太，那是办不到的事。我给少爷找一位来，长的跟常太太一样。请想我们少爷正在病中，如要一见心上的人，多少也得见轻，多令那女人来几回，少爷如若见轻，那就好办啦。"老太太一闻此言，心里可就明白一大半啦，又笑道："如有与常太太长的一样，若是办的到，那不是更好吗？陈三，我们赶快去办，事不宜迟。"陈三说道："老太太，我先说下，找来的女子，可不是过家之道的人，可是娼门的妓女。"老太太一闻此言，笑了笑说道："知道呀，你们在外边还有正经事？"小子陈三一闻此言，笑了笑又道："既是这么办，那可没有别的，老太太就请拿钱吧。"

老人家一听，遂命丫环拿了纹银五十两一包，交给陈三收起。

陈三把银子拿在手里，告辞出来，心中暗自说道：我先花用此钱，乐乐再说。把那人儿找着，先教给他一套言说，以骗些银钱花用，不是机会么？小子陈三心中想着，自己信步前行，无有目的地，不由得可就来至娼窑之内，把此事与那个妓女一说。两个人定了一个时候，一同来到伍宅。也是天晚的关系，伍少爷真拿他当了常太太。可有一节，伍少爷一听说话不对，也是肝火过盛，当时骂了陈三一声。两个人一看不成，这才赶

快的走了出来。

陈三命那妓女走后，二次来在老太太的屋中。老人家说道："这件事办的可不漂亮。"陈三说道："老人家也不必着急，这一回不是不成吗？谁想少爷心中这样明白呢？既是这样，我再想法子，我如若是办到，再想高明的主意，也给少爷把常太太叫来，令他们见见面。老人家看怎么样？"老太太听了此话，遂又说道："可以。只要能办的到，还是那句话，要钱有钱，要银子，随意在帐房去取。"小子一听此话，心中更放心了，还恐其老人家不信任自己了，现在一听此言，心中欢喜非常，遂与老太太告辞出来。

心中虽然欢喜，可是一想常家那边，这个事可不好跟他们提。心中说道：这个事能办我也得办，不能办也得办。还是那句话，我何不就此机会赚他几个钱呢？再说常汉文这些日子，我们少爷没去，他家里就许没饭吃。我就着这个机会，说个瞎话儿，看一看他们的情形。如果有开口的机会，我就直言奉上，与常汉文提说此事，想他绝不好意思与我说别的。

陈三正在思想之际，有同仁朱二同进一个人来说道："陈三，有人找你。"

陈三一看，心中甚是欢喜，遂站起身形笑道："原来是你呀，坐下坐下。"一看汉文手里拿着两张画儿，遂坐下说道："少爷的病怎么好点不？今天我来找你老来，一则我来问一问大爷的贵恙，二则我拿两张画来。这是大爷给完钱，总未去取，赶到前天我才听说大爷欠安了。"家人听了此话，遂接着说道："常先生，你还给送来了，大概还差你钱吧？要是差你的钱，我去支去。"汉文听了这个话，遂笑了笑说道："不差钱，我还欠大爷的钱了。"说着站起身形说道："没有事我走了，再见吧。"家人陈三有心与汉文提说那个事，一看屋里有人，只可点头作别。

等到汉文走后，陈三把两张画儿打开看了看，还是真不坏。自己看了半天，再一看下款，不是别人，正是爱莲二字。家人看罢，不由得心里甚是高兴，遂自言自语的说道："今天此事我虽然没得与汉文说，等到明天，我亲自一人前去。"自己心中想着，一夜不提。

到了次日清早起来，把早饭吃完，独自一人够奔汉文的住所而来，心中自言自语的说道：昨天我虽然没得工夫跟他说，今天我要是到在那里一说，只要是没有事，那可就怎么办怎么成了。如果要是不成，可就不好办了。不想我们大爷把爱莲看上了，人家爱莲是有夫之妇。自己往前走着，抬头一看，已经来至汉文的门前，并不叫门可就走了进来，遂口中喊道："先生在家哪？"汉文走了出来说道："管家，请屋中坐吧。"

二人来至屋中，陈三一看，屋中一个女子，心中暗自说道：不用问，一定是爱莲了。不怪我们大爷如此的动心，此人长的太好看了。我听外边的传说，不但长的好，又会作文章，真正是才艺双绝。人要是有如此的一个女人，就是穷死，也是高兴的。自己心中暗想，只听汉文说道："过来见见管家陈三哥。"爱莲一听此言，遂走了过来，给家人施了一礼说道："三哥，今天你老有工夫啊？大爷好点没有？"陈三忙把身形站起来答道："倒是见轻。不过一节，人千万别有心思，要是有了心思，什么样的症候也不容易好。"爱莲一听这个话，也不知这话由那说起，遂搭讪了几句，便走开一旁。

小子陈三一看这个意思，人家不甚追问，心中暗自说道：我以话引话，他问不拾这个，这个怎么办？我要是来一个愣说，倒许把事闹坏了，怎么办？不是既然这样了吗？我也别白来一趟，我先给老太太垫个底，等我回去的时候，我再跟老人家商量。这个法子倒许成。陈三想到此处，这才说道："常先生昨天

把画儿送去，我虽没给少爷看，我可给我们老夫人看了。老夫人这么一看不要紧，又搭着他老人家喜爱这个，见了特别的爱。老人家早就听说过，不过没看见东西。昨天这么一看，老人家说了，不定那一时，还要看看此人呢。”汉文夫妇一听此言，心中甚是欢喜。家人一看，暗自又道：行，说这个他们倒是乐意，我回去与老夫人商量，就由这看画入手。又说了一会闲言，这才告辞出来。

回到伍宅，自己并不回归下房，直接够奔老夫人屋来。老人家一见，遂说道：“三儿，你办的怎么样了？”家人说道：“你老先不要忙，我把这个意思先和你老人家说说。我方才到他们那里去了，我探问他们的口气，倒是没有什么难办的地方。我想此事，还得你老人家出头，因为我想起这个办法来。我方才已经和他们说了，昨天常先生给少爷送来两张画，我说你老人家看见很爱，要看看画画的这个人。你老请想，这不是一个好机会吗？我想今天你老人家就派婆子们用车去接，把人接到我们这里来，那不就好办了么？”老夫人一听此言，心中非常的高兴，遂说道：“既是如此，那不是更好么？”遂命女仆张妈说道：“你去收拾收拾，套个车随着三儿去把常先生屋里接来。我告诉你，你就说我爱他的画，我要看看他，别的事不要提。”

张妈听了，答应一声是，自己去收拾了一番，与三儿一同去到汉文家中而来。不多一时，来在了门口，有店伙计告知里面。常先生一看是个老婆子，并不认识，再一看原来有伍少爷的管家跟着了，心中这才明白，遂上前笑道：“管家，这是谁？”三儿说道：“这是我们宅里的老姐们。方才我不是说啦，老夫人不定什么时候就要看看老大奶奶，这是来接来啦。其中还有一点原因，少爷现在有了病啦，说什么是什么，他这么一提你们夫妇，老夫人当时就命我们来了。走吧，我们一同去吧。”常汉

文一想，暗自说道：这有钱的人，真拿自己的孩子当宝贝了，说么就是么，这事情也不一定。想至此处，遂说道："好好，只要老夫人不嫌弃，我们还求之不得了。走走，往里请。"说着张妈也（此处报纸连载缺一期，约 950 字）

……奔伍家而来。一面往前行走，暗自说道：我到在伍府，人家老夫人真要是一个大方的老太太，人家为疼儿子心盛，家里又有钱，就许真叫我们搬去。要是那么一来，爱莲又不叫占人家的便宜，这话也倒是有理。不过我得看事行事，看看这个伍老婆儿是怎么意思了。要是那神色不对的样子，我就当时拒绝，如若要是诚诚实实的人，我再回家商议。我就是这个办法了。常汉文自言自语的往前走。

工夫不大，来在伍家的门前，上前扣打门环。有人出来，一看是一个家人，那个家人笑道："你老是常先生吗？"汉文连连说道："不错不错，我姓常，劳驾给我回一声，就提我来了。"那个家人说道："好，先到门房坐一坐吧。"汉文答应着走进了门房。

不大的工夫，陈三也随着走了出来一看说道："喝！老先生，你还给买东西作么呢？"说着由桌上把礼物提在手中说道："走吧你老，老太太正在盼你来呢。"汉文一听这个话，心中甚是高兴的暗道：今天如此的一来，就仿佛当年到了妻子爱莲的家中一样。自己心中想着，又往四外看了看，浩似当年的情景。

一时来到上房。但见屋中坐着一位老妇，虽然不算是慈眉善目的老人家，可也是一位欢心悦意的长者，年在六十以外。心中暗自又道：不用问，这一定是老太太啦。自己心里说着，赶紧上前两步深深的施礼。老人家赶紧站起身形万福了万福说道："免礼啦，常先生请坐。"汉文一看，赶紧奔向左下手的一把椅子前边一立说道："是，老伯母请坐，小人方能坐下。"老

太太一看，心中暗自说道：倒是一个念书的人，很知道礼貌。也不便再让他平坐了。

老人家落座说道："我把常先生请来，大概我的意思也听说了吧？"汉文说道："学生已然听说了，我还要谢谢老人家的美意了。"老太太笑道："谢我什么呢？但不知你们夫人，我很想看看他，他怎么没来呢？"汉文被这么一问，当时没答上话来，遂迟了一迟说道："他没得工夫来。"老太太一听这个话，简直的不像话，暗自又道：莫非说他们看出我的用意来了？老人家想到这里，这才说道："常先生，我不客气的说吧，我也没有三个两个，就是伍忠这么一个孩子，因为这个，我对于他也盛一点。这一回他病着，我是尽着力的给他看，想什么办什么，要吃什么买什么，我是百依百随，倘乎他的心意一顺呢，就许好了。这也是老身我没有法子的法子，谁叫大夫都看不好他这个病呢？在前两天，也是他常到你们那里去，他总念叨你们夫妇俩。我一想你们既是很好，我就想起来了，把你们请来，我和你说一说。你们要是看在交情上呢，就到我这边住来，你自己斟酌斟酌。"汉文听了这个话，心中倒闹得犹豫不定，暗自说道：这老太太，还真是这个意思。我要是不答应他，人家说的至至诚诚，我若是答应了，又恐怕妻子爱莲不来。

汉文正在没有一定的工夫，旁边的女仆之中有爱说话的笑道："常先生就不用思想了，这还有你们的亏吃？"汉文听了这个话，又待了一会这才说道："好，既然是这样，这件事我倒可以答应。"老太太一听这个话，当时站起身形，正要说话，汉文说道："少爷在那里了？我去看看他。"老人家说道："这倒不用，最好你先回去，把所有的事情安置一下，等你们来了，就不走啦，要看那不是很容易了吗？"汉文一见人家老夫人一拦，自己倒不好再张罗去了。又坐了一会儿，这才和老夫人告辞出来，

回奔家中而来。走在中途心中暗道：这是怎么一段事呢？我因为什么就不明白呢？

书中代言，别说常汉文是个念书的，虽是读书五车，但是在世务人情方面上，他不大留心，虽然读书多少也是无用，简直可得称是个书痴。伍宅这件事，老夫人固然是爱子心切，没有陷人的心，所差一点的就是为子污人之妻，这是不道的地方。这从中作梗，乘隙谋夺的恶仆陈三，他一见汉文已有允意，心中暗自说道：现在少爷的病，依着我看，已然是九死一生了，将来要是老夫人看着他好，这一片家业，就许归了姓常的，我不能看着他们落这么大的便宜。

小子想到这里，等到汉文走后，自己够奔女仆张妈的屋中，一看女仆正在那里坐着，遂叫道："张姐，我告诉你一件事。现在老太太不是要叫常家搬来吗？我可告诉你，现在他们要来了，我们可不得劲。将来老太太一爱上爱莲，这份家业就许交给人家过，老太太那个脾气可没有准儿。如果那样一办，我倒没有什么，就是你们里边，尤其是你，不是又多加一个管主吗？听说这个爱莲，虽是个认字的人，当初有钱的时候，也待人刻薄极了。"女仆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那我还怕他？不用说还到不了那样，就是有那一天的时候，叫他看看我的。"陈三听了这个话，遂说道："什么？你等那时候？未曾水来先叠坝啊，等到那时候不就晚了吗？我想现在他不是还未来吗？你跟老夫人说：'这个小娘们，别听着这么好，人的行为可不那么好，在这时候可要多多的考虑一下，别到那时候后悔可就晚啦。我可先说下。'你就和老夫人这么说，就提我说的。"女仆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也好，我回头就上去说去。（此处报纸连载缺一期，约 950 字。）

"……宅的事，我不是说吗？我没实实在在的答应他呀，

我回家来和你商量来了，我们合计好了再说。还有一节，去不去不是在我们了，难道说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啦？就算我方才应了他们，家中不是还有你了吗？你先别着急，你有什么意思，你也可以说说，我也明白明白。”汉文这句话没说完，爱莲此时泪含杏眼的说道：“说你混，你还不爱听。”常爷一看这个意思，连忙上前说道：“你何必这样的着急呢？我办的事，是什么不对了？你可以说呀，也不至于这样呀。有什么话你只管说。”爱莲沉了一会儿这才说道：“你要是真不明白，可也是呀，你是一个念书的人，把心都放在用功上了，这也不怪你。像你这样的人，在外边你就是个傻子。就拿这个事来说，也不是我多想，我说出来你自己想去，是这个意思不是？”常爷不等说完，遂接着说道：“什么意思？我听听。”小姐用衣襟把一双杏眼搌了搌说道：“我问你，今天伍老太太跟你说的那个话，那不透出来了么？你真要是听不出来，我给你解说解说。他说他儿子有病，净想念你，我看这个话有点不对。最要好，很有点交情的朋友，要是想念，也不过是临床一面就完了，还要怎么呢？再好一点的，一天一面，或者是一天两面，也不过如此了。怎么？现在我们一个初交，就这样的亲近？这样想念？据我看简直的不像。还叫我随你一同去到他们那里住，这不是没有的事吗？我告诉你吧，我就是不能去，你爱去不去，我不管。”汉文一听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嘿，这个娘们，人人都说女人心多，看起来真是一点不假。人家伍老太太好心好意叫来，他多心人家，世界上还有好人没有了？常爷想到此处，遂接着说道：“咳，你别多心，听你这意思，你准是多想伍忠了。人家没有别的意思，不要胡说了。”爱莲一听这个话，当时站起身形说道：“你呀，真是一个木头人了。伍忠病了，他就是死了，也与我不相干，他死他的。”

常爷一听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莫非说伍忠往常有什么不规矩的地方，被他看出来了？这个也是有的。要看他平常来的时候，想他那个意思，或者也许有。自己想到此处，就听妻子爱莲又道："我们是没有法子，谁叫我们境况不好呢？你想，就凭他来到我们家来，那一种轻薄的神气，我都不能往外说。就冲这个，我就不去，这个话你还不明白吗？"常爷听了这个话，当时并未答言，沉了一会儿，这才说道："要是这样，我们不能和他们近乎了，我就从此时说起，我不去了，他爱怎着随他去。"爱莲说道："那也不对。我们不去说不去的，还去答复他为是。"常汉文想了想说道："不要紧，好在我也没拿他什么，就是他找来，我倒有话说了。"小姐闻听此言，遂又接着说道："你真是不知事情。现在我们这个时气，人家气势比我们强，他要动势力，以强压弱，要是不找来则可，要是找来，就许没有好的。"常爷把头摇了摇又道："你放心吧，没有那个事。真要这么一来，那还有王法呀？绝不能找来。再说就是找来也得明后天。"两个人说到此处，又提了伍忠平常来的时候那个意思。

正在谈的火热之际，猛然听得外面有人叫道："常先生，常先生在家么？"连叫了两三声。

爱莲说道："你去看看，别是伍家来人了。要是有什么事，来告诉我一声。"常爷答应着来到外面一看，非是别人，正是伍宅的家人陈三。一见常爷出来，赶紧上前说道："常先生，我这是老太太派我来的，也没有别的事，老太太说了，叫你们赶快的办。给你，这是二百银子，你可拿好了。"说着便交在常爷的手中。

赶接到手中一听是银子，有心要进去与妻子爱莲说一声，又显着太麻烦了，再者被人家知道，叫人家谈论，自己一点主意不敢作，怎么这样惧内呢？自己这么想着，一看陈三什么话

也不言语，回头就走。常爷一看，心中可有点着急了，自己不得主意，所有的话也没得说，人家就走了。

正在这个时候，爱莲由里面走了出来，常爷这才喊道："管家，你回来，我有话和你说。"常爷这么叫，陈三回着头答道："再说吧，明天见了。"说着走下去啦。

小姐一看这个意思，遂说道："是谁呀？"说着一看是陈三，这才拦道："不用叫他了。"常爷把银包给小姐看了看又道："他给送二百银子来，你看，我越说不要他越跑，你看这怎么办？"小姐说道："你也不用着急，走，上屋里说去好啦。"常爷又道："不，我给他送回去。"说着当时要走。小姐又道："先不用去，要是一去倒能出事了。既是这样，还不定有什么意思了。先不要去。既是这样，我们更要小心了。"

常汉文听了这个话，当时也没有主意，只好一同来在屋中，接着谈说此事。

到了第二天一早，学生前来上学，汉文心中也不定，遂写了一个字条，今日放假一天。众学生一看，一个个欢天喜地走了。

自己来在屋中，心中只有等待伍宅来人，再把此事说明。心中暗道：今天早晨我要不去，等到后半天，他一定派人来。常爷等了午时已过，不见有人到来。小姐爱莲说道："我们心里不挂念这个事，等到他来了再说，何必为这个事如此的着急？世界上还有强买强卖的事么？"小姐说着，这个工夫就听有人叫道："常先生，在家没有？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呀？我们是伍宅的，你怎么到现在还不见面呢？快着吧，不是跟老太太说好了吗？你这是什么意思呀？快快的收拾收拾走吧。"此时常汉文与小姐一听这个话，常爷在屋中赶紧的向小姐爱莲说道："他们真来啦，你说这可怎么办？"小姐一想，遂接着说道："不要紧，

那有什么不好办的？你出去看看是谁？问问他去不去的，有话进来说，在外边喊么？”常爷听了这个话，又听外边还是直叫。汉文连连的答应一声说道：“出来了，出来了。”

随着走了出来一看，当时吓了一跳。来了不少的人，足有十几个，也有家人打扮的，也有不像家人的。常爷心想和陈三问问来这么多人干么，不想看了半天，不见陈三的踪影。正在这个工夫，由人群中出来一个人，年在四十左右，一看汉文出来，这才往前走了几步说道：“你是常汉文哪？”常爷点头说道：“是，你是干什么的？叫我的名字，你怎么知道的？”这话尚未说完，但见那人用手一指说道：“你眼睛太高了，我们在一处这些日子，你会把我忘了，可见你们这假斯文了。我告诉你吧，发昏当不了死，不要这个样儿，事情由好上来，我们也由打好上走，你要是不说理，那可就说不上不算来了。我是怎么个人，大约你也许有个耳闻。姓常的，咱就说真的吧，跟我们来这一套可不成，我可不好交待。”常爷听了这个话，心中更是莫名其妙了，心中暗自说道：说他是伍宅派来的人，可又没有陈三跟着，言语之间又像又不像。说他不是吧，他又提老太太。常爷想到这里，这才又接着说道：“什么事呀？我怎么不明白。究竟这位姓什么？诸位这是由那里来？和我言讲明白了，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此话尚未说完，就见那为首的一人接着又道：“真有你的，我这样说，你仍是假作不知，你要这样，那可太难了，我可不吃这个。如果仍是这样，你看见啦，这是我带来的人。”随着转身往后一指，回头又道：“别说我可有点对不住你，我可要无礼了。”常爷一听这话，虽有心再问个究竟，一见这样的神情，也不敢再问了。

这个工夫门外围了不少的人看热闹，其中也有知道这个人的。此时常爷心中暗道：要是不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

非得问问他不可。想到此处，遂又问道："不论怎么样，或打或罪，我得知道你姓什么，因为什么事情，你再打人。"问了半天，无奈那人始终不肯道出。两个人说了很大的工夫，后来那人这才说道："我告诉你，我姓周，单名一个山字，别号人称铁腿周七。现在我把姓名也说了，你自己可要小心了。你把钱使用完了，怎么着，现在成心耍赖？也不打听打听，我周七吃这个不？别人我不管，今天你要是没人，你就得拿钱来。要是没有钱，你就得拿人来。"汉文一听这个话，更是摸不着头绪了，遂正色的问道："我说周爷，我们今天这么说，我们实实在在的说话，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得和我说明白了，我想其中必有缘故。你是伍宅老太太派你来的不是？"周七说道："是呀，你还装糊涂吗？"汉文一皱眉头说道："这是什么意思？我虽是和老太太应允搬去，可是我得回家商量商量啊。"那人又道："使完人家的钱，再回家商量来，世间上有这个事吗？别废话了，谁信你的？还是那句话，发昏当了不了死。"汉文一听这个话，心中甚是着急，也无心再和他追问了，遂说道："那有这个道理呢？这件事闹的我怎么不明白了？老太太不是这样人呢。就是我不去，那老太太也不能这样。今天当着这么些人，差不多人都认识我，要说这件事，也不至于这样，这是何必呢？真要说一定了，我要不去，那算我不对了。不过现在还是那句话，你说的这个意思，实在叫我不明白。在他一对我说的时候，并没提一个钱字，衣食住人家完全照管我们，焉能跟人家要钱？那也太没心了。可是昨天陈爷倒来给送钱来了，我虽然不要，可是他不容分说就跑了。送来的大约是二百银子，我也不知这是怎么意思。今天你来了更好，你把这笔钱原封带回，我们交情还在。叫我卖女人，我家中没有那个德。再说我还不至于那样。银子还在这里，你拿去交给伍宅。"

汉文说着抽身来到自己的屋中，走到存放之处伸手一摸，不用说银子，连一点影子都看不见了。这一来不要紧，可把这位常先生吓着了，遂又在别处看了看，也是不见。这一下不大要紧，遂对妻子爱莲说道："你看见那封银子吗？怎么不在了呢？我就放在这儿了，怎么就不见了呢？"小姐爱莲在里间屋中一听这个话，遂走了出来说道："我不知道，怎么无有了？你再找找。真要是丢了，我们的时气太不好啦，不同是我们自己的钱。"夫妇二人说着话，两间房屋都找到了，还是不见银子的踪影。可把这位常汉文急的顺脑袋往出冒汗。

此时外边的人连连的叫道："常汉文，你是怎么意思？拿银子还用的了这么半天吗？你这不是成心吗？给不给快出来吧。"

外面这么一喊不要紧，汉文心中更是着急了，听见人家叫，也想不起说什么来了。爱莲一看这样，遂接着说道："你也不用找了，白耽误工夫，（此处报纸连载一期，约 950 字。）

"……家。"原来说话的这些人，乃是此地的头目人，村正、村副们，还有大商店的掌柜的也在里面。

书中代言，他们这样的人今天出来，可以说是所为息事宁人。看见别人还不大注意，惟独看见了铁腿周七这小子与常爷争执，不免就替常先生害怕，因为这样规矩人与他争执如何能成呢？大家口虽未言，心中说道：常先生这是怎么的了？难说会不认识他吗？这小子在此地，可以说是无恶不作，向来他是欺负人的，不务正业，不知国法的东西，这位先生今天怎么会得罪他了呢？这小子最爱打群架了。大家站在那里听了半天，这才明白，大家一听这个意思，心中暗道：不问可知，这小子是伍家买出来的。世界上还有这个事？人家讲好，讲交情，乐意去才去了，不乐意去，也不能强买强卖。怎么着？这小子一

来，公然就是买人来了，无有人退钱。这两口子也是不小心，又将钱给丢了，这不是麻烦吗？看这意思常先生要是不给，真许叫他们把人抢走了。大约那个银子也是这小子派人偷走的，今天故意的来这个，这全不一定的事。这小子什么事全干。小夫妇这不是想不到的事吗？这小子真要把人带走，他可真损德了。今天大家要是不管，这小子就许真带人。大家先给他说合一下，然后有什么话再说。大家这才搭言。

这个铁腿周七，原是本地的土棍，他跟恶仆陈三两个人向来认识。现在陈三恐怕这小夫妇真要来了，爱莲那个意思，那样的温存，老太太一见，非得宠不可，伍忠的病简直是九死一生，到在那时，这一份家业，落在常家手里，实在令我心中不甘。陈三这样想着，便与女仆张氏教了一遍话之后，他又跟老太太面前骗二百两银子，先找周七，教了一套言语。这小子才要了十两银子，陈三如数照付，他就欢喜非常。陈三就把纹银二百两，送到先生的家中。到了次日，那土棍就带了十几个人来到汉文的家中。汉文一看这个情形，一听他是本地的土棍，就明白今天要麻烦。及至各村正出头，这小子一看，今天全是有头有脸儿的人搭话了，再不就梯下，显着自己不光棍，遂沉了一会儿又道："诸位，这个事大约全了然，他就不应应这事，既然应人家去，到现在人还不到。要是跟我办事，怎么都成，我也是替人家办事，我回去不好交代人家呀。这个事情怨自己，别怪人家。既是有众位出来，我要是不答应，仿佛我不知事务似的，诸位出来可是为好，容他一天，明天他要是不预备，应当怎么办？"大家一听这个话，同声的答道："不要紧，一定得作脸，焉能叫你老白来呢？好吧，这是这么办了，明天他不给钱，周师傅你就冲我们说，没有你就带人还不成吗？"铁腿周七一听这个话，也算是有面子，当时点头应允，遂对大家一拱

手说道："谢谢诸位，咱们是明天再见。"一回身又对带来的人说道："我们先走吧，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大家这才一同走去。

看热闹的人一看他们走远了，又对汉文说道："常先生，这是怎么回事？你老怎么会招着他了呢？这是我们此地的一个无赖，你怎么就不知道他呢？咱们这个地方，谁不知道他？你老一个念书的焉能惹得起他？"人群中有知道这个意思的人，这才接着说道："你不知道，他那能招得着他呢？这是伍家不应当，人家不愿意搬家，非叫人家搬不可。"旁边又一个人笑道："你老也不深知，他是这么回事。常先生不是跟伍家大少爷相好吗？因为老太太爱惜常太太的画儿，因为这个给了二百银子的搬家费，大约他们没去，可不知怎么又有他出来？是怎么回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其说不一。

汉文一听此话，外边的议论倒是没有什么污辱自己的风言，遂接着又道："咳，诸位，此事不怪人家，是我的时气不及。不怕诸位笑话，我一个寒士，实在与他争执不过。有劳各位的清神，将他与我劝走，我就此谢谢。"说着一抱拳，又让大家里边坐。

众人散去之后，此时小姐爱莲站在门内窃听，一听丈夫与众人说了半天客气话，始终也不提失去纹银之事，小姐心中甚是着急，一见汉文进来，小夫妇来到屋中，小姐说道："你怎么不提我们失盗的事呢？人家大家既然担保我们，我们如果把银子凑不上，人家既然出头，就有帮我们的意思，你为什么不说呢？"汉文一听这个，遂点头说道："你只顾这么一说，你想，我怎么张口？我告诉你说吧，我还怕人家张罗这个事情了，你想我焉能说得出口来？我们想法子，当卖自己的东西，我们也不骚扰人家，不够的时候再说。"小姐一听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可也是呀，像我们这个家庭，不是那样的家庭，焉能轻易

的启齿呢？自己想到这里，又看了看丈夫常汉文，坐在那里真是愁眉紧皱，心中甚是着急的神气。遂说道："你也不用着急，我们想法子给他凑，你何必这么发愁？我们把王老头找来，叫他看一看我们屋里的东西，能值二百银子不能？我们把银子凑齐了，明天来了叫他拿去，我们就心静了，我们再想主意。"汉文一听这个话，点了点头说道："好，我去，我就不信，我怎么时气这么不好？我想伍老太太不是那个人，怎么派一个土棍来与我要来？"小姐说道："你就不用想那个了，你先去找王老头来。"常爷这才站起身形，够奔隔壁王老头的家中而来。

这个王老头儿，也是本地有个头脸的人物，现在上了几岁的年纪，村中的事情也就不管了。平常日子没有事的时候，就喜欢买卖零碎的物品，差不多的东西，什么价钱他都知道，所以小姐爱莲也和这位老者熟识，故此现在才想起找他来。常爷来到王老者的家中，就请他到自己的家里看一看。王老头一听，想了想说道："好，我去看看。你可听明白了，我替你看看价钱倒可以，我可不能要。"

说着便与汉文一同来到家中。王老头儿看了看，又提起周七之事，王老头又道："你们要挪一挪倒可以，把门一锁，管他谁找呢？何必要卖东西？依我来说，现在你们就找地方，有了地方，那时他来了，预先你们就避避就完了，我想也没有多大的关系，一个这个事还有什么了不的？实在不行，我给你们想办法。不是大家担起来了？还让大家想法子去。"汉文夫妇二人一听这个话，遂说道："你老人家也不必客气，我们也打算啦，若是你老人家看着冤屈呀，我们就感激不尽了，也别请大家帮忙啦。倘若你老人家费了很大的心，再办不好，等那小子来了，他可不答应我们，到在那时，那便如何呢？那么一来，众位既这样的热心，那不是白费心机了么？老人家要是可怜我们，就

把东西替我们转卖一下，现在我们就求心静。”王老头儿听了这个话，遂笑了笑，并未答言。自己一想，心中倒不得主意了，遂又说道：“常先生，你要是非卖不可，我们先这样办，你走你的，东西还是你的。叫我卖，还是那句话，我不能要，焉能好意思买你的东西？今天了事的也不是我一个人，一共有八九个人了，等我把他们叫来，我们商量商量，如若有高明的办法，不是更好吗？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你们的东西叫大家想个办法也行。”汉文一听这个话，只可点头应允。

王老者去了半天，天都快黑了，大家这才来到。汉文没等人家说话，他便开言说道：“承诸位村长的关照，如此的帮忙，我就知情不过了。对于财力上，实不敢讨扰。我家中这些无用的东西，我也不愿意要了，但求息事宁人了。孔子云：‘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大家一听常爷这个意思，还是穷耿直，一定要卖自己的东西，只可点头罢了。遂又接着说道：“少先生既要变产，那也可以。”正在这个时候，其中有一个人说道：“既是这样，东西也不用说值不值了，我先给二百银子，我们以后再说。”常爷一听这个话，心中甚是欢喜，还以为真买他的东西。原来人家这是成全他们夫妇，看着周七是一个无赖之徒，常爷一个教书的先生焉能与他斗的了呢？因为这个，一听常爷始终不肯的张嘴求大家帮忙，不但不肯求，他反倒尽力的直拦，心中暗自笑道：这个人也太滞了，你也不想想，这时候不是你清高的时候了，你还这样那如何能成呢？看起来这种人在此时的境地太苦了。自己想到这里，这才说道：“常先生，我们就这么办了，以后你的事情过去再说。暂时把东西先归我，明后天我就去拉。”汉文一听这个话，只可点头应允。大家告辞而去。常爷又把这个意思与爱莲商议了一番。当天一切的事情也不必多表。

到了次日，夫人爱莲说道："这点东西也不用说卖妥没卖妥，此时就算人家的了。昨天夜晚我把所使的零碎东西收拾了两包裹，我们挪一挪。此时店里有的是闲房，我们住一间吧，别住两间了。学生先辞了，我们再想主意。过了这个事，我们找个好地主，再想生活之道。"常爷闻听此言，心中甚是难过，暗自说道：我自有生以来，虽然不敢说家中富有，也可说是小康之家。父亲一生，虽然未能显贵，在宦途之上，总算有这么一位。没想到我常汉文，虽有功名之心，但无功名之力，也是我秉气乖微，终未如愿。咳，直到如今，设馆教读，不想平地波澜又起，只落得前途日非，眼看着以斗室存身，还是一个店家。大不该伍老夫人不当口是心非，也是我未能言定，才有周七前来如此，闹得我家徒四壁，妙手空空。自己心中想着，天可就不早了。小姐又把零用的东西收拾起，便将店伙叫进屋来说道："我们打算搬在北屋那个单间屋中去住，你把账算好了，我们由今天就搬。"店里的伙计一听这个话，也明白他们的用意，答应了一声走出去。

正在此时，走进一个人来。夫妇二人一看，不是别人，乃是隔壁的王老头儿。汉文站起身形笑道："我这件事，可叫你老人家分神了。"王老者说道："不要紧，世间人管世间的事，谁还用不着吗？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客气。我来有一件事，要问问你们，现在钱已经有了，你们搬家呀，还是在这里住呢？"常爷当时让坐说道："要是这样，就不搬了，可是我打算挪到北屋那一间去。"王老者说道："也好，挪动挪动，说一句不受听的话，你也是时运不好，就遇上这个事了。"

王老头儿说到此处，就听外面有人说道："少先生，你出去看看，大约这事情还是不好办。那小子来了，比昨天人还多。村正们出来跟他一说，把钱交与他，他也不要，你看这可怎么

办呢？”汉文听了这个话，心中甚是着急，遂说道：“这小子是要我的命来了。现在我刚把钱给他凑齐，他还不答应，我还使什么给他呢？他这是成心要命来了。现在既然这样，我活着也没有意思了，我去吧，该怎么着怎么着吧。”说着汉文站起身形就要往外走。

此时小姐爱莲一看，自己的丈夫如此着急，他要是一出去，那小子周七又是一个有名恶霸，当然没有好事。想到这里，遂不由己的上前便将汉文的衣服揪住，口中说道：“你要死，我们死在一起。”

此时王老者一看这个情形，早已站起身形说道：“咳，常先生，不必这样。你们夫妇不用着急，事情没有过不去的事，何必这样？我先出去看看，听他是什么，还不答应？”小姐爱莲一听这个倒是有理，遂接着说道：“对了，先叫王大爷去看看，有什么事，回头再说，你不用这样的着急呢。实在要是不解的话，我自有我的办法。”汉文站在那里，两眼几乎落下泪来。小姐此时可不由得流泪不止。说着王老头儿又道：“常先生不要出去，你是有学问的人，我们不跟他治气，我先去看看，回来你听我的信。”汉文听了，遂点头未答。

王老者去后，夫人爱莲说道：“你坐下吧，有什么话，等王老头儿回来，我们听听是什么事再说。现在我们也不用着急。”汉文听了这个话，转身形坐下说道：“欺我太甚了，我以什么变钱呢？”小姐爱莲又道：“你先不用想这个，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你我二人只有条性命，我们去找伍家算账去。你何用这样的着急？”常爷坐在那里，只有低头不语。夫妇二人坐在屋中互相的劝解。

工夫不大，就见王老者由外面而来，遂说道：“少先生，我告诉你，你也不用着急，不必生气，常言说的好，恶人自有

恶人磨。我们惹不了他，将来有惹他的。方才不是店伙计来说吗？原来是买你们东西的那位马二爷，要给你们送钱来，拿着银子包儿，一出家门正遇上那小子来了。马二爷也是一位热心人，想着把银子给他看看，所为叫他知道，你们是把银子丢了。不想这小子不听那一套，银子他可接过去了，他还是不答应。他说他的理，据他说，二百银子去了伍家的没有钱了，他不叫马二爷管这个事，他还要找来。他说他所带来的人，那一个也不是泥的，也不是纸的，都要吃饭，二百两银子够给谁的？”常爷与小姐爱莲一听这个话，不由得怒火中烧，常爷说道：“好，要钱？我没钱，我只有生命一条叫他拿去好啦。”说着站起身来又要往外走。王老头说道：“常先生，慢来，你先不必出去。”王老头言还未了，爱莲赶紧上前又把汉文拉住说道：“你先别去，等你跟他拚命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一块儿，你看好不好？”说着话用力把汉文一拉，两个人这才坐在了床沿之上。

王老者又接着说道：“汉文，你是一个读书识字的人，什么事情，也容易看的开，今天你是怎么了？你要是出去，那还有好好？不同我不在你这里。现在既然这样，这小子说出话来不算，我们跟他打到那去，可也不怕。可是一节，他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你现在要是一出去，眼前亏你就吃上了，那又何苦呢？现在马二爷和他商量，要是商量好了，不是更好吗？如果他还是不答应，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你们夫妇可别过意，事有你们事在，我们也就不参言了。”爱莲夫妇二人一听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周七这小子平常也不是好惹的，他们也是不敢得罪他。事到如今，人家既是有了这个言词，当然是不愿意再管了。想到这里，汉文这才说道：“王老伯，既然这样，我就在家听信。事情要是完了，更好，日后我必按位的登门叩谢。如果他要是不完，我常汉文也没有别的，我就和他一死相拚，连

伍家也跑不了。好吧，我们就这样办了。”

王老头一听这个话，暗自想道：我这样的年纪，我也不和他们跑这个了，周七那小子又不是东西，我看这个事情不好了，他既是有这个话，我何不就梯而下呢？老头子想至此处，遂说道：“但愿息事宁人。他们众位要是办好了，那就百事皆无。如若不成的话，我们有事在，你就告他去。我在县里托个人，让小子吃不开。你可不可和他来武的，那你可受不了。我们的话不是谈到这里吗？我们是改天再见。”老头儿说着话当时告辞。汉文说道：“好好，那么我就不送了。”

王老头走了出去，心中暗自又道：这件事，我给了的这么一个结局，按说可不算瞭亮，我这样轻拿轻放，我看倒不落包含。不表王老头暗自思想。

单说常爷常汉文，等王老头走后，常爷便对妻子爱莲说道：“我看今天这件事情，也没有别的法子，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也说不上不算来了，还是我自己亲自出去，我不就是这条命吗？我也斗斗这个姓周的。”小姐爱莲一听这个话，心中真是万感交集，自叹命苦，暗自说道：想当初家大业大，是何等的荣华。不想事到如今，只落得身无安身之地，家无隔日之粮。现在又琐事频仍，尚不知这件事，闹到什么地步？自己心中想着，不由得珠泪又流，口中说道：“汉文，你要是听我的话，你不可那样的胡来。你呢，是一个读书的文人，焉能和他们用武呢？我想我们听听他们的回信，看个水落石出再说。真要是周七不答应的话，也就是你我夫妻到头的那一天了。”说着小姐止不住的放声大哭起来说道：“汉文，你就是跟那小子分个死活，我们两个人一同前去，你也别把我放下不管呀。”汉文一听妻子爱莲这个话，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说道：“咳，苦命的冤家。想我常汉文，一个男儿汉，自幼攻书，本想身入仕林，为国所用，

上可以增光耀祖，下可以封妻荫子，这是我常汉文的志愿。不想事到如今，事与愿违还不算，此时又是运途多舛，闹得我无计可施。咳，莫非说我常汉文现在已到死日了么？我死了不算什么，可惜父亲与母亲二位老大人栽培我的一番苦心了。再者你一个年轻轻的少妇，自从到我常氏的门庭，不但没享荣华，反倒如此的吃苦。”小姐爱莲闻听此话，遂接着说道：“咳，汉文，你不必想那个。你我夫妇之间，心意相投，那就是我的希望。我的希望已到了，我心中就很知足了，我又何必说那荣华不荣华，富贵不富贵呢？那些事我都不必要希望。现在我们既遇这个事，我们忍无可忍了，再要是忍下去，恐怕将来更要欺我们了。”

夫妇二人正在哭诉衷肠，互相劝解之际，只见王老头由外面走了进来。汉文夫妇一看，赶紧把泪眼擦干，站起身形让坐。王老者坐下说道：“常先生，今天这个事，我们办的太不作脸了。我就知道不行，故此我方才没把话说定了。周七这小子的事，没有人爱管，可也是分和谁。他要是与别人，我们连看都不看。不过他和常先生你来捣乱，大家谁也不能看着，不过是不敢一定办到好处。就是因为他那个人性不是东西，准知道是不好办。现在我来回复你们一声，这个事还是不好了，看着我们的面子上，他说再等一天，有什么话明天再说。”汉文一听这个话，遂接着说道：“好好好，你老人家多费心了，回去替我给众位道谢。这小子他不完，谁也没有办法。等明天有什么事我接着他的。好啦，我谢谢你老人家的美意了。”说着便向王老者一抱拳。王老头也是很惭愧的神情拱着手说道：“太不作脸了。”小姐爱莲在旁边接着说道：“王老伯，不必客气。起初一管的时候，不是为我们好吗？现在周七这个东西不答应，可有什么办法呢？你老人家不必这样。”说着王老者点头不语，这才告辞走去。

汉文一听这个意思，遂又对爱莲说道："事已至此，我们只有到时候再说，我们张罗吃饭。今天你我二人也不必那样的俭省了，我们要点酒，要几个菜，我们今天也喜欢喜欢。"小姐尚未答言，汉文便将店伙叫至屋中说道："伙计，你给我们叫四个菜，来两壶酒，你去酌量办理，什么得吃来什么。"

伙计答应一声走了出去。不大的工夫一齐拿来，夫妇二人对坐喝了起来。常汉文喝着酒，遂与妻子爱莲小姐说道："今天我是一醉解千愁，有什么话我们明天再说。喝，喝，你怎么不喝呢？"爱莲摇头说道："我不喝，我没喝过酒。"汉文并不答言，自己自斟自饮的喝起来。

喝了半天，店伙含着笑走了进来说道："常先生，酒够不够？再来两壶吧。"爱莲接着说道："不要了。"伙计一看，这才接着笑道："我知道，我和先生说笑话儿哪。我想先生，不常喝酒啊，今天这是怎么的了？"夫妇两个一听这个话，全都面面相观的不作一言。常爷还是接着喝。伙计说道："常先生，你老今天这是什么意思？我看着实在是不明白，你老要是不告诉我，我心里闷气了，我看先生平常不是这样人呀，还是那句，你老今天是怎么的了？常先生，你老能和我说说不能？"汉文听了这个话，遂沉了沉说道："伙计，我们都是这些年了，谁全知道谁。我这个事，你还不知道吗？简直的和你说，因为这个事情，叫我遇上了，我连说我都不爱说了，这是你知道的。自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直到现在，就凭我们父子，平日这个意思，还瞒得过你去？我能招出这个事情来吗？不想现在我就和周七这小子有事了，这是你知道的。伍忠那里的老太太让陈三给我送来二百银子，昨天一夜的工夫就找不着了，才有昨天白天周七的那个麻烦。不管我是卖东西吧，是怎么凑的，今天烦人给他，就完事了，没想到这小子还是不答应，还要多要。你想，我现

在一个家无隔宿粮的穷念书的，那有许多的钱给他呢？简直的告诉你，我现在也豁出去了，乐一时说一时了。你要问我是什么意思，别的意思没有，我等明天那小子来了，我是跟他一死相拚。就是这个主意。”店伙计一听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嗳呀，这个人可真是个书呆子，这个人太傻了。他丢了这些钱，他也不找找我们柜上，没了就算没了？真是一个不知事务的书痴呀。伙计想到这里，这才接着说道：“是这么回事呀。你老既然有这个意思，那还等着人家来找？这个事情要是叫我遇上，我先去找他去。”此时汉文尚未答言，小姐爱莲接着说道：“你这个话不是这样说法，常先生不能跟你比。他虽然有这个打算，不过现在说说，叫他出出气，等到要办的时候，由我这里说，就不能叫他出去，天大的事没有过不去的。我们找他去，我们觉着跟他还不值了。”伙计一听这个话，知道人家常太太不愿意了，自己也不敢往下说了。

少爷常汉文把酒喝完，夫妇两个一同吃完了晚饭，这个时候天可黑了。小夫妇坐在那里，各自思前想后。爱莲暗自说道：明天那小子要是真来了，一定是善不了。闹得现在也没有人管啦，倘若真要来了，我焉能看着叫人家打他呢？现在我们夫妇两个，既没有人情，又没有势力，可以说是一点照应没有，这可怎么办呢？想不到我现在落得这个地步。自己想至此处，不由得二目落泪不止的说道：“汉文，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明天他要是真来了，你想，我能看着他们打你吗？我想最好，明天一早，不等他们来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躲开他们，你想好不好呢？”汉文一听这个话，当时把眼一瞪说道：“你怎么说这糊涂话呢？现在我们到谁家去，就是给谁找麻烦。我呀，那里也不去，我就是这条命，等他来了，还是不答应，我就跟他碰碰，不就是一个死吗？我也不给亲戚朋友找麻烦了。”

小姐一听这个话，心中又道：他这个脾气我是知道的，平常日子不论什么事情，是怎么说怎么好，一点脾气没有，要是把他惹急了，刀山他也敢上，油锅他也敢跳。明天那小子一来了，这可怎么好呢？如果那样一来，我只有跟他死在一起。又恐怕周七那小子不是人性，他不叫我死，那样一来，我可怎样的为人呢？夫人想到此处，此时为难得，不由己的抽抽嗒嗒的哭泣起来。

常爷一看这个情形，遂又说道："你倒是一个女人，还是不行，你哭的是么？你哭，明天人家就不来啦？你这不是胡闹。我们过一时说一时，何必这样？"小姐爱莲听了这个话，遂哭啼啼的说道："死我是不怕的，你我两个人死在一处，那倒甘心。我想周七那小子，还有陈三，甚至于连伍忠都不是好东西，你想他们对于我还有好心没有？他们痛痛快快的叫我和你死在一处，那还不错了。我想我们既是一个读书的人，我们想一个法子，不和他们斗气才好。"汉文一听这个话，反倒笑了笑说道："你这话说的，我不明白。我们想什么办法？现在二百银子给他办齐了，他又要多要。如果我们有那个力量，给他办到了，你看他那个来意，他也是不答应。这是成心搅我来的，你还不明白吗？"

小姐爱莲此时一听这个话，心中暗自又道：这些个不开眼的东西，美貌的女人有的是，怎么单单这样呢？小姐想到这里，不由得口中说道："这一群讨厌鬼怎么了呢？"遂又对汉文说道："我们不说这个。我想你自幼读书，爹娘那样的栽培我们疼爱我们，直到如今，我们一旦之间，与这一群人们，把生命与他们为伍，岂不失了我们的人格呢？我想你要是明白这个意思，或者也许听我的话，你自己想上一想。"

常爷一听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这话可也不错。我要跟

那小子一拚命，叫人家看着我没有人品啦，他是什么人呢？我们父子在此地，大小也有个名声。我一旦和他打起来，第一我教了这些学生，老师竟自和当地的土棍打起来了，叫人家谈论起来，这不是笑话儿了么？自己想到这里，又沉了沉心中又道：咳，真叫我为难了，我可怎么办呢？我要是不理他，事情已到这个地步，再说周七那小子他也不容我，我要跟他一拚命，不用说死不死，就是我死了，人家也要笑我无知，可惜还是一个教读的老夫子了，将来我怎么见人呢？唉，真是叫我为难死了，我怎么遇上这么一件事呢？自己想到此处，看了看妻子爱莲，坐在自己的身旁落泪不止。此时少爷常汉文的心中真是有如乱箭穿心，想人家小姐爱莲，到了这步田地，对于自己始终没有怨言，是怎样的一个贤慧的女子，随着自己受这样的痛苦呢。“唉，天哪！苍天哪!! 你怎么叫我的运途这样的多乖呢？”

爱莲一听丈夫常汉文并不答言，听了自己的话，只是怔在那里不语，急得喊天呼地起来，此时不由己的放声大哭起来。

他们夫妇二人这样一来不要紧，可就被一位成了名的老剑客，董乾董化一老人家听见了。只因老人家住的这个房子，有个后窗户，常汉文夫妇两个住的是后院，故此常爷这么一喊，声音可就由打后窗而入，老人家听了一个真真切切。董爷向来就是这个毛病，只要遇见这个出奇的事情，非要问个水落石出，看个究竟，心中才觉得畅快。如其不然的话，自己也是别扭。今天老剑客既然听见这样呼天喊地的声音，又有女子哭泣，心中甚是纳闷的暗道：这是什么事情，喊的如此的悲惨？自己侧耳听了半天，喊了两次也就不喊了，等了一会儿又听那边哭了起来，这才听见坐更的伙计，说了一顿。董爷心中说道：要听伙计这个话，大约叫天呼地的这个人，一定是不务正业了，又听那意思，可又不像。老人家心中想着，也就走出了门外。正

在听着的工夫，在黑暗之中一见店伙计走了过来说道："老爷子，你老也是被他们吵的睡不着觉啦？"老剑客这才把伙计叫到自己的屋中说道："方才是什么人呼天叫地的哭喊？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呢？"店伙计见问，这才前前后后的把常汉文所遇的这件事情细细的说了一遍。

老剑客一听，心中这才明白，遂说道："原来如此呀。你们这个地方，还有这么一个横人，明天我看看这位人物，他这是要造反了。这是成心欺负人哪。大约我们这个地方，还是老实人多，如其不然，他也不敢这样的不说理。他这是蓄意不良，知道人家妇女貌美，故意的来刁难人家，所为别有作用。此等人真乃是万恶之徒了。好，我明天看看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物，讲打讲闹，我得看看他。这样的东西留在人群之中，实在是一个人群中的祸患，要他何用呢？"老人家把话说到这里，面上带着很有气的神情，遂又对伙计说道："你去到后面，给这位常先生送个话儿去，你就提我说，明天不论多大的事情，都有我一人了。如其不然，他要能来，你也可以把他们同来，我亲自再问问他也好。"伙计一听这个话，心中很是惊奇的说道："喝！老爷子，你老人家这样的年纪，还是少管闲事为妙。这个事情我们本地村正副出来都没办好，你老人家远来作客，出头管这个事情，更是白费唇舌了。"老人家一听伙计这个话，心中暗自笑道：这小子他是看不起我。也不怪他看不起我，我这个样儿，一点尚武的精神没有，还要管管闲事？老人家想到此处，不由得暗自好笑。遂又说道："小伙计，你知道什么？我想你们此地的这个周七，我还不至于降不住他。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我自己去找这个常爷去也可以。"伙计一听这个话，赶紧接着说道："老爷子，你老人家说的这是什么话？我焉有不信的道理？你老既然要出头，一定有出头把握，我焉有不信的道理呢？我去

叫他去。”

伙计把话说完，跟着转身走了出来，心中暗自说道：看见没有？天下的事情，不论什么事，可别看不起人，别多说话，这个老头儿手底下一定有两下子。如其不然，人家也不敢说这个话。要看这个老头的两眼，真是灼灼有光，神气十足，一定会练功夫。自己心中想着，够奔后院而来，来到常汉文窗外，一听屋中常爷还是咳声叹气的并不言语，遂低声叫道：“常先生，常先生在屋吗？得啦，不用着急了。”里面的常汉文接着说道：“谁？”伙计说道：“是我。”

说着一听常爷尚未安歇，这才走进了屋中说道：“少先生，不用着急了。前院有一个客人，听见你们这个事，心里也是不平。他说了，像周七这样的人，留在人群里面，是大家祸害。要听这个意思，明天那小子来了，这位客人要出去看看。我想人家要管管你们这个事，他叫我来告诉你们，明天有天大的事，都有人家一人了，你们不用着急了。”此时小姐爱莲一听这个话，遂接着向汉文说道：“你跟着去见见人家。人家这是行侠作义的君子人，才肯出头管这个事呢。”汉文一听这个话很有道理，随着站起身形说道：“好，我去看看。你也不必这样的着急了，我去听听人家是怎么意思。真要是帮我们的忙，这也是我们的好感应，怎么就来这么一位？我去了。”爱莲点头说道：“你去吧，我不着急。”说着少爷常汉文随着伙计走了出来，够奔前院老剑客的屋中。

老剑客一见由打门外随着店伙进来一人，一进来看见老剑客，一语未发，走在老剑客的面前。伙计这才说道：“老客官，这就是那位教学的常先生。”老人家听了这个话，抬头观看。但见此人年在三十以内，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文弱的书生。

老剑客站起身形说道：“常先生请坐。”常汉文说道：“老

义士在上，学生就此有礼了。”说着就要撩衣跪倒，叩行大礼。老人家赶紧上前相拦说道：“岂敢岂敢，坐下我们谈话好了。”少爷一见人家用力的相拦，也未便强施大礼，这才深搭一躬，口中说道：“老人家真乃是侠肝义胆之士。”说着施礼已毕，这才坐下，遂抱拳说道：“承老义士派人送信，有老人家一人照管，学生闻听之下，心中有如拨云见日的一般。老人家真是见义勇为了。”老剑客听了这个话，遂笑了笑说道：“这倒没有什么，这是常有的事情。我们人群之中，既然是贤愚不齐，像这等事情，就应当出来惩戒他，这也是我们分内的事，不足为侠为义。”汉文一听人家这老者，出来管这个事，口口声声还是分所当然的口气，可见得这个人是一个侠义的真君子，不由得从心中敬佩人家，遂接着说道：“老义士真乃伟君子了。”董爷说道：“常先生，太夸奖了。”老剑客说到这里，遂又问道：“结果这个周七，还是不认完，怎么办呢？常先生，他既是这样，你打算怎么办呢？我听听。但能有个办法，我可以帮你的忙。”少爷常汉文一听这个话，遂接着说道：“我想着离开这个地方，我又没有去处。我不离开吧，我又没有许多的钱给周七。因为这个我心里一时想起我自己，真是运途多乖，我才喊叫起来。”汉文把话说到这里，忽然想起，还没问人家姓什么呢，自己想到这里，随着又道：“但不知老义士的贵姓大名？”老人家说道：“我姓董名乾，草字化一，不知常先生台端是怎样的称呼？”汉文强笑着答道：“汉文。”老剑客听了，遂点头接着又道：“常先生，你躲他那不是办法。他要是这样，你上什么地方去，他也要找你。他准知道你没抵抗的能为。好，这个周某明天他来了，我出去看看这个人，是怎么一个三头六臂的人物，这样的蛮横，我管保他来十个，倒下五双。如若不能的话，算老夫我学艺不高，还叫他在此地蛮横下去。”常汉文一听这个话，心中非常的

欢喜，遂接着说道："老义士，据学生来看，大约是一位行侠作义的大英雄大豪杰，志在四方的伟人，要屈服这个周七，那不是太容易了？他不过是一个本地的寸地王，仰仗着几年的功夫，就来欺压本乡本土的老实人。"董爷听了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这个书生，他倒是明白这个意思。老人家心中甚是欢喜，这才接着说道："好吧，你们夫妇不必着急，明天这个姓周的来了，自有老夫我应付他。你们只管安心，有天大的事情，自有我办理了。"

老人家刚把此话说完，只听外面有人哼了一声，跟着说道："董化一呀，此话说的太大了！你有什么能为，就敢这样的夸口？真叫我好笑了。"说着哈哈的大笑不止。

此时老剑客董爷一听这个话，不由得气往上撞，心中暗自说道：不用问，这又是候我饭钱的那小子。好，我现在正等着你了，你来奚落我更好啦，我看你今天往那里逃走？

老剑客心中这样想着，一个箭步早已来到门外，在黑暗之中借着星斗之光，往四外一看，只见在房上坐定一人，看了一个真真切切，也是一个长髯的老叟。自己正在观看，刚要说话，就见那个人当时站起身形，往这边向董爷把手一点，转身形走了下去。

这工夫老人家焉能叫他走去？心中暗自说道：小子，还用你叫我？我找你我还找不着呢？今天我若是叫你走开了，我就枉称镇古侠董乾董化一了。老剑客不容分说，当时一纵身形，来到房上，可就尾随在那人的身后，向前追赶。那个人回头看了看，老剑客心想他一定要站住。不想那个人一回头看见董爷来追，他倒加紧的往前跑去。老人家一看，不由得更是怒火上升，在后紧紧的追赶。

二人出离了这个村子，董爷追了有半里之遥，一看前边那

人飞行的功夫，实在不是一个平常之辈，暗自又道：莫非说是个熟人？故意的跟我开玩笑也未可知。要是那样，这又取其何意呢？老人家往前赶着，施展自己的功夫，可就追下来了。暗自又道：不管你是何人，今天你上天，我也追你天上去，你能入地，我也赶你地里去，我非要会会你不可。老人家真是决意要会此人，施展飞行术往前追赶，恨不能一伸手将那人抓住才可心。无奈没有那么长的胳膊。心里这么想着，自己施展功夫往前追了半天，一看还是离着那么远，心中不由得甚是着急，暗自又道：好小子，今天真跟我来这套。我董某在从前总是要取笑别人，不想自从昨天，这小子拿我开玩笑，我今天非要看看你是谁？非追上你不可，别的话不用说。老剑客想至此处，足下用了生平之力往前追赶。再一看这次倒不错，比较着近了个三四丈远，就见头前那个人，又回头看了看自己，又二次加紧的前窜。老人家一看，心中暗道：这小子的功夫还是真不含乎，看这个意思，我要打算追上他，还是真不容易。那样一来，我算怎么回事呢？我还不如不追他了。自己心中想着，也是着急的原因，还是尽力的往前追赶。眼看着离着那人没有二十步，前面就是一片树林，二人可就够奔树林而来。老剑客董化一那里肯舍，在后紧紧的跟随，及至来到树林之内一看，老剑客不由心中暗喜，此人大概是个熟人，我们离着这么近，他就不防备我，一定是没有歹意。

老人家心中这样想着，正在这么个工夫，但见那个人止住了前行，一转身双手抱拳说道："老剑客，在下是久仰大名，未得一见。今天一见之下，原来也就如此呀，真是令我佩服。可有一节，你自己的事，你办不了，还来管别人的事，这不是岂有此理吗？你竟自如此的胡为，实在令我好笑了。要说你也算可以，把自己的事忘了，反来管别人的事。"

那个人把话说到此处，老剑客董化一听了那个人所说，在先还是很客气，言语之间有点奚落自己，及至往后一听，简直是使话攻起人来了，不由得怒气上升，未等他把话说完，遂往前一进步，随口说道："老朋友，今天你既然这样的说话，大概我不提，你也知道我是谁。大约你也有个耳闻，可见你的胆量也可以了，我也很钦佩了。你大不该屡次的耍笑老夫，奚落于我，这是什么道理？要你从实的说来，我们还有朋友之义，如若不然的话，老夫我，可有些对你不过，大约你也有三冬两夏的功夫，我要领教领教。"

老剑客董乾这个话尚未说完，只见那人微然一阵冷笑，接着说道："老董，你也不必说此朗言大话，说些个大话也没有一点用处。你说我耍笑你，那可不能怨我，是老剑客你没有能为将我拿住，当然就算戏耍于你了。可有一节，我们并无冤仇，我是没有些许的歹意，不过我听着这个四大名剑，有点不顺听。你要是称为一个剑客，那也不要紧，谁叫你们练的功夫比天下的人都高呢？可是据我来看，可也不足为奇。惟独这四大名剑，你也是排行在前，这个话我听着有点太狂了。因为这个，故而我由打家中出来，不知不觉，直到现在就有十几年的工夫，到今天我把老剑客你会上了，也算是机缘相凑。今天我实话告诉你，我把你引到这里来，要看看你的功夫如何。你的功夫真要是高人一筹，招招出众，手手惊奇，以后对于武功这一道，我就绝口不谈，大清国这四大名剑的声名，叫你们享受。不但这样，由打我这里说，我还要见人就说，详详细细的言讲你们的本领。可有一节，要是只有虚名，并无其实，功夫不见怎么样，你要知道，我们武道之内，不容那些沽名钓誉的假英雄假豪杰，到处去骗人，败坏侠义门中的威严，毁损武道中的意义，甘作后世的罪人。那可没有别的说的，四大名剑四个字，就从今天

说起，赶快把他收起来，重新再用功，以后再拿出来。”

老剑客董化一一听这个话，当时倒闹了一惊，心中暗自说道：喝！这个东西可以呀，他竟自敢说出这样的话来？老人家想到这里，遂接着说道：“朋友，你说的这个话，老夫我领你的盛意高情。既然如此，老夫我在江湖之上，走的年限虽然不多，可是所会的人物，也可以说是不少，我还没见过有多大能为的人物，不过也就是尔等之辈。今天我董某也是三生有幸，得会高人，我也见识见识，多长一点知识，我可以领教领教。今天我们既是在此相会了，想必是你要领略领略老夫的功夫呀。好，既然如此，来来来，你就进手过来，我就领教领教好了。”说着老人家往后一撤步。

这个工夫但见那个老者，微然的一笑，接着说道：“老剑客，你既这样来讲，正合老夫的心意。我不远千里追寻，不为别事，今天才算如愿以偿了。”说着话也倒退了两步，双手一抱拳说了一个请字。老剑客董爷还礼说道：“请！”

这句话声音未落，只见那人早已来到身旁，伸手照定董爷的前胸就是一个罗汉掌。老人家一看人家招到，当时往左一藏身，用右手一找对方手腕，打算一刁腕子，用个推山式把他推出去就完了，也不必跟他还手。老人家也是艺高胆大，根本就没看起这个人。不想老人家一找人家的手腕，人家把手一动，逃了出去，一看老剑客一横身的工夫，跟着把右臂一圈，一靠身，就是一个窝心肘。老人家一见来的厉害，撤步是来不及了，当时一吸气，往里一缩胸，用了一个钩手，往外一挂那人的右肘，左手一个穿掌，照定那人的后胁穿来。那个老者见势不妙，当时把身形一扭，把招逃开，往后一倒步跟着进手。

老人家心中暗道：我还得看看他究竟有如何的本领。看他所进的招法，虽然不见怎么出奇，可也不同平常，我再看看他

的本领，究竟如何，我得多加一番的小心才是，如其不然，我要是一大意，被这个人打倒，不但我董化一的英名扫地，就连四大名剑的声名，也要同归于尽了。老人家想到这里，一方面动着手，便用两眼注意的观看对方。老人家不看还则罢了，及至这么一看不要紧，这才看将出来，实在不是一个平常之人，所发出来的招法，倒是与平常的人不一样。若是等闲之人，还是真不能近他的身。

老剑客想至此处，这个工夫就见人家的腿到了。老人家一看来势甚猛，当时一闪身形，那人的一脚踢空。老剑客一看，遂又跟着进招。这一回的招法，可不比方才，方才一动手的时候，谁都要看看谁的身份如何。到了此时可就不然了，彼此的都知道对方的能为了，进手也要留神啦，接招也要持重了。两位老英雄，在这树林之中，一手一式，一往一来，真是招招紧凑，手手惊奇，两个人拧在一起，只见人影，不见人形。

老剑客董化一，此时心中甚是着急，心中暗自说道：咳，今天我算输眼了，我还以为他没有这样的本事了，虽然我错看了他，要论功夫，如此的看来，只有比我在以上的，绝不是平常的人物。这样的人，此时实在是难得的很。看将起来，我要是一个疏神，不经意，那可就坏了。”董爷想到此处，更不敢大意了，随着施展自己的绝招，一手随着一手，真是精奇奥妙的手术，施展出来。不想人家，接招迎架，并不显得惊奇，真是应付裕如。老人家一看这个意思，心中可就害怕起来，暗自又道：看将起来，我董乾董化一，人称镇古侠，走南闯北的这些年，所会的人物，虽然不是个个占了人家的上风，可也没拜为下手过。今天所遇的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个武道中的高人了，眼看着我的绝手堪堪用尽，人家并不惊奇，看将起来，我若不振作精神，那便如何是好呢？想到这里，抖擞精神施展自己的

功夫。两下里此时真是争奇斗胜，各不相下。二人此时已经过了五六十个回合，始终不见胜负。老剑客心里很是着急，暗自说道：我们二人，总是如此的不分上下，战到几时才能算完呢？再说我还应着常先生那件事，还没说出一个办法来呢，我就追他来到这里，这便如何是好呢？

老剑客正在着急的这个工夫，就见那个老者，往自己的腰间之中伸手，说时迟那时快，早从腰间取出一物，当时就听哗啦啦乱响。

老剑客一看人家亮出兵刃，心中甚是欢喜的暗道：好，大约他也是技尽力穷了，现在取出兵刃来应付于我。好，我也用兵刃应付他好了。自己想到这里，当时探手要取，一想自己的铁胆，现在只有一个了，也是没有什么用处。

正要把铁球取出，就在这个工夫，就听由对面带着声音，够奔自己的面门而来。老人家焉敢怠慢，留神看了看，心中暗道：大约这是铜胆，当然是非常的厉害了，打在头上，定是脑血迸流。老人家心想着，两眼可就看准这个东西，此时虽然有意用手去接，又一想恐怕自己的功夫抵不过，把手伤了，那样一来，可就反美不美了。看官，这个地方，正是老人家有阅历的地方，知道自己的能为与对方平平，像这个地方，可就多加了一番的慎重，以免因小失大，宁可不接都可以，也不能伤了自己的一点皮肤。因为自己的身份到了，其实要接也不是不可，此时因为对方的功夫，不在自己以下，故此才如此的小心。一看人家的铜胆到来，当时一歪身形，把兵刃躲过。这个工夫老人家早把自己的铁球握在掌心，说时迟那时快，常言说的好，来而不往非礼也。老人家一看把对方的铜胆让过，跟着一抖手用铁球照定那人的头颅击去。这一下打不着便罢，如果中在头上，就是一个头骨开花，想活也不能了。老人家把铁球出手，

遂说道："你看招吧。"

这个工夫一看那人，站在那里动也不动，一伸手，有如摘瓜的一般，就把铁球到在人家的手里。这样一来不大要紧，可把老英雄吓坏了，心中暗自说道：哈哈，我还就怕他有这一手，他还真就这样的来。现在铁球被人家接了过去，这便如何是好呢？

老剑客正在为难之际，就听对方的那人哈哈一阵大笑，接着说道："老剑客，我当你有多少出奇的本领了，原来就是这几下儿，实在令人好笑了。你再把你的绝招施展出来，令我也见识见识。"董爷听了这个话，不由得怒气上升，当时正要答话，又听那人接着说道："东西是你的，我还要给你。你看。"语音未落，董爷就见那人一抖手的工夫，就见一物又奔自己的面门打来。老剑客一见，知道是自己的铁球，这才伸手相接。老剑客把铁球接在手中，这个工夫又听那人叫道："老董，那个铜胆你既不敢接，老夫我也不要了，可算不得我不及你，你再看这个。"说话之间，就见一道寒光够奔自己而来。

老剑客正要用铁球施展绝招再打那个老者，不想尚未缓手的工夫，人家的招法又到，口虽未言，心中又道：我这一辈子，遍走江湖这些年，人人皆知有我这么一个董乾董化一，身为剑客，这是人所共知的。所使的就是铁胆一对，可以说是天下无双，到现在我竟自丢了一个，直到如今，又出了这么一个，也会打铁球。不但会打铁球，铜铁胆他也会使，看将起来，天下的能人，真是层出不穷了。老头子心中想着，仔细的一看所来之物，仍是一个圆形的东西，老人家一想，暗自说道：待我把他接住。这个东西大约还是一个铁胆。心中想着，这个工夫老人家一伸手便拿在手中，留神看了看，心中又道：这个东西大约比我的铁胆小着一点，其余的都是一样。要这么看起来，我

这个镇古侠所使的东西会有了对儿啦，我的铁球人家也会使，跟我还是差不多少。老人家心中想着，跟着又一抖手，冷不防，又用自己的铁球打去。

那个老者一看董爷的球又来了，随着哈哈的笑了起来，接着说道："这又何必呢？"说着一抬手又把球接在手中，并不换手接着又打了回来。这时候老剑客董爷一看举手又接，跟着又打，可是一次比一次的力量不一样，招法不一样。对方也是如此。两个人这样一来不大要紧，可就如同斗法的一般，一来一往甚是好看。这两个铁球来回的乱穿，忽上忽下，忽远忽近，有如仙家吐气吞丹相似，一个个倒显得很自然了。

工夫一久，董爷可不然了。一看这个情形，心中暗自叫道：董化一呀，董化一，今天这件事你看出来没了？人家这是成心哪，这个老匹夫真是谈笑自若的来应付你，人家一点也不着急，他这是成心来这手儿。事到这个地步，我一个剑客的身份，这便如何呢？我今天要是不幸落了败，咳，我董化一不就是这条性命吗？我也要跟他斗一斗，倒看个水落石出。大江大浪我都没怕过，怎么？到现在这个小小的河沟，要要我的好看吗？就是死在此处，我倒不怎么样，我就怕今天来个不死不活，身上一带伤，以后走在江湖之上，人家一提，这是谁，他这个伤是谁给他留的。这样一谈论，到在那时，我董乾董化一可怎样的为人呢？我要来这么一个收缘结果，我还不如死在此地了。董爷心中可虽然这样着急，外面丝毫不带神气。兵家有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话是一点也不错。今天老剑客遇到的这个人，当然没交过手，及至交手以后，对方的本领，虽然是看个八九，可也不能深知。故此在这紧要的关头之际，心中可就没有根了。

老剑客董爷是这样，可是对方的那个老者，又何其不然

呢？在这个时候，外表虽是镇静坦然，心中可也感觉骑虎之势，心中暗自说道：今天看起来，人家董乾董化一不愧为四大名剑之一，方才所使的招法，真是沉稳准确，还是非常的持重，那是火候小的人办不到的事情。及至我们对铁球接铜胆的时候，真是一招奇似一招，一手妙似一手，直到此时，不见重手。我此时已然技穷术乏，我以什么法子制胜他呢？如若我偶一疏神，死于非命，这又何苦呢？就是死于非命，我也无所怨，谁叫我看着人家有那四大名剑威名有气呢？正在思想之际，这个工夫就见董爷的铁球又照定自己的前心打来，当时一看，跟着往旁一躲，心想这个球一定落在地下。不想那球哗啦一声，又撤回去了，并没奔董爷那边去，斜着够奔林外而去。老头儿心中甚是纳闷，随着用手一指董爷，大声的说道："老董，你这可不对。要是真正英雄好汉，我们可是单对单，不想你今天觉着自己能力不成，竟自用助手帮你，真乃岂有此理了。这可不怨我不对了，今天老夫我非要与你势不两立不可。"老头儿说着话，心中可有点不像方才那样的沉静了，有些着急的神气。

这时候老剑客董爷一看，遂叫道："老朋友，你不要如此的讲话，我董化一向来就不办这个事。你要看见什么异动，出奇的事，大概必有旁人在侧，暗地相视了。我看方才一物，奔向你去，我想那球好像是我的东西。可有一节，现在没着我手，球奔大树的后面而去。你想若无旁人，焉能如此呢？我还有一事相求，请你还要帮我的忙。这个人不能叫他走了。老朋友，请你随我来。"那个老者一听这个话，遂接着说道："董老剑客，既然如此，你我二人就一同前去查看。"

说着话两个老头儿凑在一起。董爷用手一指那个大树说道："我看就是这个大树的后面。"说着话两个人同来到大树的切近，正要奔向树后而来，猛然间一道寒光往北而去。二位老头儿一

看，彼此一打手式，遂不约而同的可就追上前去。不大的工夫，注目留神往前一看，不用说是人，就是人影也看不见了。

二位老英雄一看人已不见，彼此的面面相观，不作一语。依着老剑客董爷，还是要往前追赶。那个老者说道："董老剑客，我们既然把人追丢了，再追不是白费工夫吗？再者我们奔向那一方去追呢？你没看见么？那一道白光，定是手捧宝剑，看见我们前来，故而他才逃去。我看天已不早了，眼看天光大亮了，据我看来，我们听他去吧，我们回店房，你我二人畅叙一番好了。老剑客，你以为如何呢？"董爷一听这个话，遂接着说道："既是这么着，老朋友，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天已然到这个时候了，我们既不追他，你就到我那店里去好了。你可知道，我在店房之内，还有一件事没替人家办呢。"那个老者说道："是呀，我知道老剑客要抱打不平，真乃是侠义之士了。既然应许人家，不给人家办到，未免的于理不合了。如此说来，我们先回去吧。"老剑客董爷听了这个话，心中甚是欢喜，遂点头不语。

二人这才顺着原道，往回走来。老剑客董爷又道："老朋友，我们两个人一夜之间也不知出来多远了，我有心不回吧，第一我又管了那件闲事，再者我还有点东西。走吧，管他多远呢，还是回去为对。"那老者闻听此言，遂又接着说道："不远，老剑客你就随我走好了。"董爷点头不语。沉了一时，老剑客董化一说道："这个人是谁呢？大概我看这个意思，老朋友，你也许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吧？"那人听了这个话，把头摇了摇接着答道："我也不知道呢。"董爷听了不作一语，沉了一时又接着说道："但不知你是那一位高人？不才我董化一斗胆领教。"

第二百二十七回

抗捐比武八臂仙猿误伤恶吏

越狱救人一颗朗星突现侠踪

老人家言还未了，那老头儿接着答道："董老剑客，你要是问我，我家住山西顺天府，平安州，我姓谷，单名一个富字，号叫大成。自幼不喜诗书，爱习拳棒，也是我好武成性，日见进益。以后稍有眉目，自己这才带艺寻师，以求深造。后来老朽得拜高人，自觉见闻益广，这才出世，遍走江湖，各处访友。虽不敢说，不为己身事，专为他人忙，所救人命，所扶困危，敢说无计奇数。在这数十年的工夫，也算不含乎，在外面得了一个美称，叫作八臂仙猿。

不才在五十岁以后，在外面有点倦游了，一心的要退守家园，我便打点行囊，所有久在一起的好友，全都欢欢喜喜的送我一程，说我也当退守田园了。及至我到在家中，家中的人们，那不问可知，当然是很乐意了。再者家中一切的亲友，左邻右舍的街坊，今天这家约请，明天那家来叫，不知不觉的就有一个多月，老夫我当然也很高兴。可是一节，没有不散的筵席，那能总是这样呢？及至日子一长了，未免的在家又有点不高兴了。再者我在家中，各家的亲友们，非常的招待我，叫我也于

心不安，我想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倒闹得我心里好不明白。

有这么一天，正赶上乡公所有事，我就和大家说了：‘我说，众位乡亲们，我谷大成向来就是这个毛病，大约众位老的少的，爷儿们、哥们，别看我久不在家，大约也都知道，我今天有两句话说，众位要是看我够个朋友的话，我也认为是我的好友，这是我为人一定的宗旨。自从我回来这些日子，各位不是今天这位请，就是那位明天请，可以说是我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我也推开了。我说一句叩头的话，这个年月，有几亩地，只求温饱而已，家中人口多一点，或者还许不足了，那有余力酬应亲友呢？自从我到家这一个多月，虽然不是一家所出，可也是我们村中的浪费。对于我谷大成，固然是表示好感，我就此谢谢。可有一节，我谷某可是于心不忍。诸位既然这样的重看我，我这人向来是口快心直，无论有什么事，还是请诸位当众说出来，大家合计办理，不必这样的客气。还是那句话，大家这位请我，那位约我，不要紧，有什么事，请只管当面讲来。’我说到这里，故意的沉了一会，为是等大家那个有话好说。不想等了半天，还是没有人答言，遂又接着说道：‘如若有事的话，千万不要客气，只管当众说出来。还有一节，关系私人的事，不在此列，只管到我家中去说，要是公家的事情，可以说出来。再说今天在场的众人，可以说都不是外人，如果有事的话，何不说说呢？我这人向来是这个脾气，要是有事不往出说，我心里闷的可就不好过了，赶快的说出来，也省得我纳闷了。’我说到这里，众人听了这个话，沉了半天。

这个工夫，就听众人之中，有几个人说道：‘王二爷，你老人家说吧，你老最年长了，比我们年岁都大。’大家说完此话，我就看了看这位王二爷。”

董爷接着问道：“究竟是什么事呢？”谷富谷大成说道：“你

听我说呀。我一看这个王二爷，这个老头儿可就对大家很不满意的说道：‘这是何必呢？虽然我的年纪大一点，不过一节，我恐怕我说不周全，倒反美不美了。这件事还不如请李四弟出来说说，我看他比我清楚一点。’大家听了这个话，各自不语。在这个时候我可就说话了：‘我说，诸位也不用说那位能谈，那位不能谈，这不是辩论是非，用唇舌的事情，提出来大众商议，所为周到一些就是了。不过是我们庄子上利害的事情，还有什么别的事？’

我把这个话说完，就在这个工夫，有一人站了起来。我看了看这人年在五十左右，遂就对我说道：‘谷大爷，你老人家不愧是一位走南闯北的大人物，这话说的甚是。我们办的是事情，不是用口齿，这话说的太对了，就是说错了，还有大家研究了。’我可就点头说道：‘好好，请李四当家的说一说，我听听是怎么一回事。’

那人可就说道：‘自从你老人家自年轻的时候，随着高人出去这些年，我们这个平安州甚是平安。以后换了一个州官，这个州官姓马叫马宏亮。自从他到任以来，新奇的事可就层出不穷了，为官不清正，还不要之紧，还是一个贪色好财之辈，不论地面有多大的案子，只要有钱一运动他，当时就能转危为安。再者只要有美貌的女子，或是丰富的财宝，不怕你要是杀人放火的案子，也能马马虎虎的完事。只顾他这样一来不要紧，你老请想，政声还能好的了么？于是可就怨言载道。为官不足半载，所有本州的老百姓，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一个赃官的。既然外面有这个声气，他自己还不应当改过前非吗？可以保全自己的功名了。不想他来了一个不闻不问，还是天天花天酒地的任意胡为，所有衙门的事务，他也不管，全都叫他的手下人等去办。

他手下有两个很得意的班头，一个姓曾，叫曾顺，一个姓阎，名叫阎明。曾顺外号叫做铁头曾顺，那个叫做花刀阎明。这两个人全是马宏亮带来的人，在衙门里，自觉得意的，以为是在一人之下，这一州之上了。也别说他二人这样，也算他两个现在走运，再说天生来的也聪明过人，别的事没有他们，在本州里各处找钱，全是他们两个去。马知州就听他们的。什么叫做伤天害理呀，那叫损阴坏德，完全不听那一套，有钱就好办事。简单的来说，这两个人就是这马宏亮的爪牙。以后还有那不知事务的人，还告他们，说他两个，贪赃卖法，草菅人命。这不是白费事吗？结果还是白费心机，告他们两个，不就是告州官儿吗？这是以先的事情，我们不提。

自从他们到任以来，不但这个，所有本州各处的地亩，完全多加了粮税，虽然不多，可是集在一起，也很惊人的数目了。闹得现在我们州里的老百姓们，提起马知州来，没有一个不骂大街的。

有一天这两个班头，出去办事，大约也是搜刮地皮，无法再搜了，两个人妙手空空，一文不名的回来了。正赶上天阴下雨，道路很是难走。及至回到衙门以内，还没上去报告的工夫，曾顺便与阎明道："今天可是头一回，什么也没找回来。我想这个，现在各处已经严了，没有法子再找了，你说我们回头上去怎么回老爷去？今天一天的工夫，就算玩票了，这怎么交代呢？我方才走在道上，我想这么一个办法。现在本州的道路，以及各处的渡桥，都得补修。现在我们就拿着这个名目，请老爷通知各县，晓谕人民，等到公事发到各县以后，定期勒捐。有老爷的公事，他们谁敢不办？那一家敢不拿？不用说多了，平均每一家二两银子吧，这个平安州你算一算，可以下多少钱？不又是一笔财吗？愿意遮盖耳目的话，我们修补修补，不然的话，

我们不修，谁敢问问我们为什么不修？”阎明一听这个话，真是乐的了不得，遂很是欢喜的说道：“曾大哥，你真是一个高人，你怎么想起这个主意来呢？”曾顺说道：“怎么想起的？高主意多了，有的是。”阎明笑道：“可是这么说，这件事合计起来，可也不算少数，把老爷的打出去，我们可是二一添作五。”曾顺不等说完，遂接着说道：“那是当然了，怎么来，我怎么走呀。你不是也照样给过我吗？这是么话呢？不用说这点小事，再多一点，我也不能少了你的。”两个人商量以后，曾顺又说道：“就是这个主意，我马上就到老爷宅里去，把这话跟他说了，叫他老人家交派师爷赶紧办，越快越好，我们好到各县收款。就打一家二两银子吧，你算这笔钱也不少了。”说着话阎明也站起来说道：“好，我们两个人去。”

说着二人一直够奔内宅。到了花厅，两个人是马宏亮的私人，到了内宅，当然是随随便便了，也不用内宅的家人通禀，可就直奔内书房而来。两个人正往前走，就听有人说道：“二位头儿吗？”曾顺二人一听，这才止步一看，原来是内跟班李三，遂上前说道：“有事吗？”曾顺说道：“有点事。老爷在家吗？”李三笑嘻嘻的一扭嘴走去。两个人也不知是什么事，又说着话奔向马宏亮的屋中而来。随随便便的往里走，正在一进门的时候，猛听得有人说道：“出去，谁叫你们进来了？”二人一看，屋中横设一只大床，在上面有两个女子，一个男人。二人一看，那敢注目观看，赶紧转身退出，来到外面等候。等了足有一顿饭的工夫，两个人在外面等得很是心急，这才听见里面叫道：“进来吧。”

两个人这才进来，见礼已毕，马宏亮说道：“你们俩人来了更好，我还要找你们了。我问问你们，近来我们的进项可太不如以前了，这是什么毛病呢？你们知道不知道？”曾顺听了

这个话，遂接着说道："是呀，我们也知道，近些日子太没办法了，最不好的就是今天，我们出去就算白去了。因为这个，我们进来跟老爷商量商量，我现在又有一个想钱的法子，也得你老人家出名去办。我先说说，你老听听可办不可办？要是能办的话，我们是肉肥汤也肥。"马宏亮听了这个话，遂笑道："你这小子，说的这是么话？那一回少你们的了？这不是废话吗？究竟是什么法子呢？你说说。"此时花刀阎明坐在旁边说道："我们打算请老爷出名，下公事到各县派捐修补道路，以及各处的桥梁。这件事办完了，我们可以落几个钱花花。"马宏亮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法子倒是不错，可有一节，这一笔工料费，可也不在少数。"阎明说道："什么工料费？这就是这么个名义，我们把钱收完了，修不修谁还来问我们？"马知州一听这个话，遂又接着说道："话是这么说，那能这么容易呢？你们是不明白公事。修路这件事，不是随便说的，必须往上走公事，批准了以后，那才成呢。如其不然的话，我一个州官也作不了主。"两个人一听这话，遂又说道："咳，你老怎么不明白呢？这不是说吗？就这个名目，要是真办，我们还剩么呢？"马宏亮闻听此言，遂点头说道："要是这样，我们怎么办呢？可是呀，我也愿意办，难道说我还跟钱有仇吗？"阎明又接着说道："你看，你又要吃又怕消化，这不是难了么？据我想，你要依着我们，这笔钱可以说叫你稳拿。你要非等户部的公事下来，简直的一句话，就算白给人家做饭，我们是么也得不着。"马宏亮说道："那么要依着你们办，怎么办呢？你说说，我听是怎么个办法。"阎明听了这个话，又想了想说道："要是依着我办，上峰这件公事，简直的就不理他，先不办，你先往下走公事，随着把告示刷出去，限五天之内，一律捐齐。告示出去以后，你就不用管了，你就等着收钱就完了，其余一切的事情，都有我们两个人了。

你怎么一点胆子没有呢？这还能办事吗？还有一节，事情不出来便罢，要是出了事，也没有关系，我们好办，你也不要紧，给他来一个不辞而别。我们一走，就说是有上差下来调查，他们也来在后头了，上那里找人去呢？这是往坏里打算。要是没事呢，也就马马虎虎的过去了，这笔钱就算落下了。不用说两个太太，你再弄两个也用不尽哪，你想是不是呢？”马宏亮听了这个话，迟了半天。

此时曾顺又接着说道：“对，就是这个主意，你想怎么样？可有一节，我们主意是给你出了，办不办可在乎你了。”马宏亮思想了半天，遂接着说道：“办，有我的么？就照这样来一下。常言说的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弄几个花花，到在什么地方都是大爷。既是这样，那么你们就办去。可有一样儿，要按一户二两银子来算，我们这全境的户数可也不在少数了。”阎明与曾顺一听这个话，遂同声的说道：“不用固定，不过我们这么一说，只有多的，没有少。还有一句话，请您放心，把钱打下来，我你是一五一十，完全交给你，我们由你手里擎钱，你看好不好？”马宏亮一听这个话，遂连连的说道：“来了来了，这话越说越远了，那的事呢？”曾顺又道：“话可是这么说，多了我们也别喜欢，少了可也没有办法。怎么呢？这一州的富户有多少？不就是那几家么？其余的每户就说拿二两，还有贫户多吗？那贫户如果连吃都看不见，恐怕连一分也拿不出来。不过是我们尽力而为，到各县里紧着办就是了。你就赶紧下公事，把告示贴出去，你就不用管了。”马爷点头应允。三个人计议了半天，这才出来，把公事分到各县。

告示出去以后，老百姓们一看，无不暗自说道：这又是成心找钱，我们要是老老实实的往出拿，又叫这个狗官多买几个姨太太，我们拿出来的钱，供他挥霍，真真的岂在此理了，实

在没有办法。老百姓一个个都是这样的心理，对于马宏亮的心情当然是不好了。

不想老百姓之中，有那气不平的人出来，三三五五的交头接耳，可就联合起来了。有的说，我们大家联名，上呈省里告他去；有的主张大家一齐到衙门去央求缓办的；有的说，大家一齐动手打他的；也有主张不必反对，大家要求等新粮打下来再办的。大家你言我语，其说不一。闹了半天，还是没有结果，最后七零八落的有到州衙门去的几伙人。

此时马宏亮听见大家有开连庄会议的消息，这一下可把他吓坏了，赶紧派人到各处把曾顺与阎明两个人找来。这两个人来到马宏亮的屋中，不等二人说话，这位马爷一见，当时跳了起来说道："可了不的啦，这都是你们两个人出的主意，要我的命了，我走。"马宏亮这么一闹，曾顺说道："马老爷你先别着急，现在人家已经来了，还没来到呢。"马宏亮一听这个话，当时就要够奔内宅，打算收拾收拾一跑才可心了。

曾顺与阎明二人一看这个情形，不由得可就笑了。曾顺上前把他拦住笑道："你先不用忙，我自有办法。"马爷一听这个话，又一翻眼说道："你还办法了？我可不听你的了。"此时阎明说道："老爷，你先安心，听一听再说。万一这个法成呢，不是更好吗？"马爷一听这个话，遂又对曾顺说道："你说吧，我听是怎么意思。不是别的，我们惹起公愤来，那我可受不了。"曾顺这才说道："不要紧，方才我们一听见这个信，也是害怕。因为这个我们派了几个面生的伙计，也去加入人群里探听消息，所为有不好的消息，好告诉你，叫你走。现在不用走了。"马爷一听这个话，这才如同大梦方醒的一般，遂又接着说道："是吗？那么方才你吓嚇我，你说他们来了？"曾顺说道："来了是来了，不要紧，我告诉你这个意思，回头他们来了你好办。方才我派

人去的时候，六七个人来回的报告我，现在他们没商量好，不整齐，回头所来的几伙人，也就是几个捣乱鬼。他们既是不一起，这几个人也闹不出多大事来。回头看那个人能说能道，就拿他是问，借个因由重重的打他，也就镇压住了，往后我们更好办事了。”马宏亮一听这个话，当时转忧为喜的说道：“你要先这样的告诉我，我何必如此的着急呢？”曾顺与阎明一听这个话，不由得笑了起来。马爷一看，遂又说道：“你这小子，这是什么事情，你还冒坏呢？”

三个人正在屋中说着，有内跟班的李三进来说道：“老爷，现在有本地的绅董们求见老爷。”马宏亮听了这个话，看了看阎明两个人，遂又说道：“问他们有么事？要有公事，就提我说的，叫他们具呈各该本县，他们跟我不能直接办事。去，告诉他们。”阎明一听这个话，赶紧接着说道：“别别，别。”遂又对跟班李三说道：“三弟，你等一等，先别去。”遂又向马宏亮说道：“别这么办，这么一来可就坏了，事情倒闹大。他们不明白这个手续，才到我们这里来，还求之不得了。里边要有明白公事的人，一到县里去，走上公事了，声气可就大，我们倒许落一个巧立名目，搜敛民财了，千万别这么办，那样一来可就坏了。他不是上这来了么？你就给他来一个糊里糊涂，找个一错你就烂打一枝儿，赶出去完事，管保往后更好办事了。你要叫他们按公事走，倒把他们教会了，不就不好办了么？”马爷一听这个话，遂接着说道：“对对，好。”又对跟班的说道：“你去，就提我接见，把他们让到外书房去。”家人答应了一声走去。

马宏亮说道：“可是这么回事，是他们没商量好，我怕你们没探实，可把我架上断头台了。”曾顺说道：“这是什么话？你去吧，没有错儿。”马爷一听这个话，点头说道：“好，那就好办了。”又故意的多坐了一会儿，这才站起身形，往外就走，

够奔外书房而来。

此时前面有家人传下话去，后面有曾、阎两个人相随，一时来到外书房的门外一看，院中这里一群，那里一伙，一个个交头接耳。一见马爷由里边出来，也有请安的，也有作揖，也有要跪下的，也有又请安带作半截揖的，一个个形形色色，等等不一。马宏亮来到屋中一看，也是满坑满谷。看见州官一进来，也不知是站着好，是坐着好，不知所以了。马爷一看这个情形，遂伸手让坐。自己落了坐，用目看了看大家，遂说道："众位父老们，今天来到这里，但不知为了什么事来敝衙？"马知州说完这个话，留神看着大家。

只见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并不答言，意思彼此对推。如此的等了一时，这才有一个年长的迟迟的说道："不是，他不是要修桥补路吗？大伙儿说这个，等着大秋下来再说吧。这是大伙的打算。"

马爷一听这个话，当时一整面色说道："不行不行，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上峰那么交派下来的，有关路政，势在必行的。不用说你们一个百姓，就说我一个一州之主，都没有这样的胆量。好，"说到此处，遂又回过头来向阎明说道："你去看看，把院中的各位请到屋来，看行不行？大约屋中坐不下。"阎明走到门口一看，转身回来说道："跟大人回，恐怕不行，人太多。"马爷说道："好。"遂站起身来又对大家说道："众位请到外面，本州有话与各位讲。"说着大家站起，随着走了出来。

马宏亮站在石阶的上面，一看众人，一个个观望着自己，心中暗自说道：今天也得振作一下，要是不拿一个做榜样，往后可就不好办了。我就是这个办法，他们没有驳回的，再想办法。如有出头反对的，我就借题重责他几十板子，给大家看看。马宏亮心中想着，遂就开言说道："众位父老，方才本州在屋中

说了一个大概，在院中的各位大约也没听见，我来再详细的说一回。这一次上峰交派的公事，这是国家的政令，势在必行的事，无所迟缓，这是政府方面。要按我们人民方面来说呢，把路修好了之后，在行旅上，很是诸多的便利。大约这个意思，也不用本州来多说，各位都是明达之士。今天本州说一句武断的冷话吧，这次的事情，绝不能稍事延缓，本州职责所在，唯命是从，不能为一二个不明上峰苦心的分子，来贻误国家的行政。”马宏亮说到这里，一看大家都是默无一言。

其中有几个人，听了马宏亮的这片话，真是怒发冲冠，恨不能痛痛快快的把马宏亮贪赃卖法，搜敛民财一切行为给他说出来才可心，但是又不敢那样的鲁莽。心中不忿的暗道：好一个口是心非的狗官，真是假传圣旨，也不知是真是假，就说是上头有令。你搜刮地皮，怎么不说是上方的命令呢？其中有一个听了马爷这个话，气得当时就要破口大骂，一听马宏亮说到本州职责所在，唯命是从，不能为一二个不明上峰苦心的人，来贻误国家的行政，听到此处，气得随声说道：“好一个唯命是从。但不知马大人替我们小民想一想不？”说着气愤填胸的站在那里。

此时大家一听有人接话，不约而同的一看，原来是本庄上的一位教读先生，为人耿直，平日对于州官马宏亮的行为，颇多不满，但是自己虽有心具呈告发马宏亮，无奈自己又没钱，又没同情的人，又教着书也没工夫。此人姓耿，号叫在侯。大家一看，原来是耿在侯。

此时马爷一看，同着众目之下，这个人来了这么一句，心中又是气，又暗自欢喜的暗道：好，我正怕你们没有人言语了。遂用手一指接着说道：“你姓什么？莫非说你有什么意见不成么？”耿在侯心中很是后悔的答道：“小人没有什么意见。不过

我想这个，现在新粮未收，存粮无多，一时举办路政，小民如何担当的了呢？我是这个意思，没敢说别的。”马宏亮一看这个意思，心中暗自说道：这个东西真精，他不敢碰硬。我今天要叫你逃出我的手去，那算我没有本事。自己想到此处，遂冷笑了一声说道：“看你这个意思，你是不满国家的政令了。可有一节，你一个民众，所见的又不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知道一味的顽抗政令，不顾事实，以博那无知之徒欢心。对于行政方面，是诸多梗塞，处处掣肘，视国家的政令有如具文，这都是你等之辈。来呀，重责他八十大板，以儆效尤。”马宏亮话未说完，此时三班衙役一个个心中甚是暗笑的说道：这真胡打愚民乱发威。

这个工夫众人之中有要上前替耿在侯讲情的，尚未出头之际，马宏亮很镇静的说道：“有与他讲情关说的人，本州职责所系，以同罪而论。”大家一听这个话，谁也不敢出头了。就见衙役人等，把耿在侯伏在当地，一五一十的重责了八十大板，两腿业已开花。大家一看这般光景，一个个都是直目无言。

此时马宏亮又对众人说道：“上峰的公事到来，本州只有听从。此事只有限期办完，不容少缓，这是本州最希望各位的事。好了，就是这个意思。”说着一抱拳送客，转身走进屋来。

此时曾顺与阎明二人来在屋中，马宏亮说道：“曾顺去到帐房，拿五十两银纹银，给那个挨打的人，就说我给的医药费。”曾顺一听这个话，遂接着说道：“嘿，这个地方又算你高了。”说着转身走了出来，拿了五十两银子。

此时大家正搀着耿在侯在地下走遛呢，曾顺拿着银包，来到近前说道：“老先生，我们老爷叫我给你老拿几个钱来，作为养伤的医药费。他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你老人家呢，口快心直，有么说么，要不怎么吃亏呢？大老爷他老人家也是责任的

关系，上头交下来了，能说不办吗？就得唯命是从的去办。你老请想，大家就知道自己为难，不愿意办，他老人家身为一州之主的，连这么一点事情全办不了，那还管什么呢？再者说了，这一州的地方，面积也不少，住户这么多，有钱有地的住户有的是，不是光我们这贫寒之户呀，老先生，你这不是多余吗？大概也是因为这个，老爷给你这五十两银子，这意思是，责罚你为的公事，赏你这是私情。给你把他收起来。”说着托银包递了过去。

耿在侯一见，心中这个气可不大了。有心一脚把他踢了，又一想官不打送礼的，再说这个话也对，马宏亮虽然是贪赃枉法，上头交派下来的公事，也不能不办。自己想到这里，只有点头称谢。此时旁边的人替他接了过来，这才出离了州衙门，各自散去。

就在这几天的期限之内，曾、阎二人可就忙了起来，按时接收各县的捐款，又到直辖的境内敛款。

二人虽然这样的忙，等到合计起来，可是所收无几。曾、阎二人一看，阎明说道：“我还以为有多少了，这一次闹的这么热闹，原来不过如此呀。”曾顺接着说道：“我们这两个穷眼，一看这家三两，那家五两，这家一两，那家五钱，闹得心里也乱了。要是细想当时的情形呢，给五钱银子的很多，不给的更是不少，给四五两的户口，没有多少家，当然是多不了啦。”阎明说道：“你可充好人了。我一不答应，你就作好人，不要了。没有钱一央告，你转身就走，怎么能不少呢？怎么办吧？”曾顺说道：“怎么办？不是少吗？我们还是给他一个二一添作五，二一添作五，管他那个了？”阎明说道：“还是坐一半，我们俩人分吗？”曾顺说道：“可不，还给他留情？你看不出来吗？还长久的了吗？”

说着二人把银子分配已毕，拿到马宏亮的屋中，把此事一说。马宏亮一听这个话，遂又接着说道："咳，这回事情，虽然没出什么事，可是往后谁敢一定？收多收少，没有什么关系。"书中暗表，马知州办完了这个事，自己心中甚是害怕，暗自说道：这个事倘若被上头知道，两个班头没有什么事，我这个州官的罪名可小不了，看这个样儿，这个事情办的太危险了。马知州这么一想，对于这笔款项也不加追问了。曾、阎两个人一看马爷这个意思，心中暗自说道：官儿每回对于进款的事很认真，现在为什么不加追问呢？大概是心里害怕了。

二人心中这么想着，把银子交代清楚之后，这才退了出来，到了自己的屋中。阎明说道："你看见没有？现在官儿也扫兴了，胆儿也小了，要这样下去，往后我们吃么？我想现在我们就着事情还在，我们弄几水，剩点么完了，别等事完了，钱也完了。他不是不追吗？我想你我二人，由明天起，不是还有没交齐的地吗？我们出去敛去，无论还有多少，还是我们使用，老爷那里，就算没有他的事了。"'"

谷富谷大成把话说到这里，董爷说道："那么最后怎么样呢？"

谷爷接着说道："你老听着。那个人说到这个地方，我可就说了：'这个细事你也不必说了，那么结果怎么样呢？我们这个州官还是他吗？'众人说道：'现在还是他。虽然他不敢追索，可是这两个恶奴还是没完。'我可就问了：'那么众位今天约我，明天请我，所为的是什么意思呢？'那个人说道：'请你老人家出头，也没有别的意思，因为你老人家久在外面，认识的人很多，什么人都见过。再说此地也都知道有你老这么一个人。往好的一面来说，有你老人家出头，去见见那个州官，把这个事说说，别叫他们追着要了。往不好的一面来说呢，请你老走个

门路，把这个州官撤了差，我们也缓一缓。要总是这样，我们这一方的老百姓，可就受不了啦’那个人说到这里，我倒笑了，我心说：可惜你们这些位绅董呀，一说到官面儿上去，就没有主意了。原来为的是这个事。这些年我谷大成没在家中，我想还像从前那样的平安了。不想到现在来了这么一个东西，把我们这些怯官绅董们给难住了。也该着我走牙运，这个也请，那个也约，始终也不说为什么事，今天这才说出来，实在是可笑了。也别说，这个事情要在先前，我也是没有办法，到现在我可不怕了。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实在无法的时候，凭我这身功夫，还不用说人所皆知，就凭我在此地这点小小的名声，还怕这个马宏亮不成吗？你老请想是不是？”

董爷听了这个话，点头说道：“那么这个马宏亮当初来的时候，是捐班哪，还是科甲出身呢？”谷大成说道：“这样的还不是捐来的么？大家不是跟我把这个事说了吗？我当然就得安慰安慰他们了，我就说：‘众位也不用着急，我自有办法。都有我一人来办了，我也不费事，今天我就到知州的衙门去，给他一个死无葬身之地，给我们这个地方除害，也好警戒警戒将来的州官’我这句话还没说完，有人连连的说道：‘谷老当家的，你老人家也不必这样。我说一句话，可不定对不对？常言有一句话，事要三思，免劳后悔。要是那么一来，恐怕出别的后患。你老人家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事情还没办，你们先不要说出来。’我一听这个话，虽然是说的莽撞点，可也倒是有理。我这才又说：‘众位同乡们话可是这么说，虽然这话也有理，我想我们都是此地的老住户，住了多少辈的也有，我也听老人们说过，所有的县官们，虽然不是全是清官，也全不像他这个样儿。因为这个我听着很有气，我说一句口狂的话，跟众位同乡们说，也全不是外人，现在我多少有点功夫，大约众位也许有个耳闻，

不用说他这个知州，就是北京城，皇上的脚底下，我们有理也不能惧他。’我把话说到此处，我心中还想要到州衙门去，当时就到才合我的意了。我可就站起来了。正在这个时候，其中有几位年长的，可就说了：‘谷大爷，这个事情你要这么一办，我们倒不放心。我还有一点意见，我要说说。’我一听这个话，我又说道：‘那么就请你老人家当面说来，我听听是怎么意思。’那老头儿说道：‘要是依着我们的话，你老也不必找到那里去，我们在家里等着他们，等他们来催钱的时候，那可就没有法子了。到在那个时候，你老再看事行事，但能饶他们，也可以饶了他们，那就随你老人家当时的意了，我们警戒警戒他们也就是了。你老请想，我说的这个话是也不是呢？’我一听这个话，大家倒是乡间人的本色，又胆小，又怕事。我一想也对，我要是那样一来，未免也粗暴一点，杀了狗官他们几个，倒是小事，别叫大家以后看着我厉害。我想到此处，我就说了：‘好吧，既然众位还是以慈念待人，我也不是那不好生之辈，我们就这么办了。反正他们还是想要钱，等他们来了再说。可是有一节，但不知他们来的时候，是上公所来，还是挨门追索呢？’大家说道：‘这倒不一定，有的时候到公所来，也有时候按户要。这样办好了，你老也不用管他怎么要了，反正他们是横征暴敛，也得到你老的府上去，你老也就看见了。’我一想这个话，这个办法，成了大事化小了，我心里倒觉着很可笑，我就说：‘好吧，他们要是真有胆子的话，到在我那里，众位，到在了那时，常言说的好，那样他们可是，放着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自来寻了。好，我们就是这个办法了。’当时大家备妥了酒席，一同吃完各自散去。

我回到家中一想，这乡中的人，看起来也算是老实，为这个事情，大家这样，及至我一说出，要把州官马宏亮杀死，他

们倒不肯办了，倒直摆脱，叫我在家中等着人来，这叫什么事呢？”

老剑客董化一听到这里，遂接着说道：“这正是我们民风朴厚的地方，自己吃苦，还要容人，这是民间美德。以后怎么样呢？”

谷大成又接着说道：“我到在家中一想，既然他们叫我在家中等着，这也未为不可。我就等了两天的工夫，也没见一个人影到来，我心里倒觉着很着急了，总觉着有一件事情似的。我想我等了他们两天，他们既是追索的那么急，两天的工夫，也该轮到我这里来了，到现在还不来，也许他们知道我回来了，不敢前来，这也在意料之中。如果要是那样，这几个小子，也算可以了，不枉他们这样的目无国法了，耳风还是真快。不然的话，他们来了我打他们一个半死不活还不算，我还要到州衙门去。我自己心中这么想着，倒很是高兴。不想我谷大成自幼好武厌文，直到如今回至家中，也有了一个小小的名气，到现在一点事没费，大约他们是不敢来了，对于我也算是有个面子了，叫大家也摸不清我是怎么回事啦。

我心中虽然这么想着，赶到了第二天的清晨，我打算出去打听打听，为什么不见他们有人前来？我心里这么想着，我就往外走。就在这么个工夫，有家人进来说道：‘老爷子，外面来两个人，是州衙门的那两个班头，说是要见你老，不知是什么意思。’我一听这个话，我心中说道：莫非说他们知道我回来，要使面子拘我，不叫我管此事？也未可知。我心里这么想着，家人说道：‘你老人家是见他们不见他们呢？真要是不见的话，我想倒不好了，因为什么呢？他们每回来都是很横，这次来了，不但不横还是很客气。你老要是不见，他们准知道你老人家在家了，第一仿佛对他们没有面子，第二或者他们倒许疑惑你老

人家怕他们了。你老请想，是不是呢？再者要等他们进来的时候，事情倒不好办了。’我一听家人说这个，可见得平日这小子们是不善了。下人们当然不敢直说他们厉害，我觉得倒很可笑了，家人知道什么？我就一笑说道：‘好好，我出去见他们去。’我心说：小子们，今天说好的便罢，如若你们口出恶言，不顺我谷大成的耳，这可不是我不在家的时候了，我当然是看不见，到现在你小子们还想做那个梦？你们俩小子，尝尝我的厉害吧。我又一想，家人既是这么说，我还不出去迎接他们了，‘就提我说的，叫他们两个进来。’家人一听我有这个话了，当时欢欢喜喜的走了出去。

工夫不见甚大——这个工夫我已经二次又回到自己的屋中——我在里面一听外面有人叫道：‘谷老当家的在家吗？真是老当家的派头儿，还不请出来吗？老朋友。’我一听这个话，又跟我来这一套了，这叫软赖皮。我就走了出来说道：‘原来是两位头儿来到，实在是失迎了，恕罪恕罪。’

这个工夫他们两个可就来在屋中。我一见他们的面，不由得我就有气，就有心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个人先打他们一顿再说，才可我的心意了。自己又一想，使不得的，要是那么一来，第一人家来在我的家了，第二叫外人说我倚着有功夫欺人，不说清不道明的伸手就打人，这就不对。把心中的怒火压了又压，我心里想着说道：我先看看他们是什么举动，然后有什么话再说。

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那个年轻一点的说道：‘老当家的，你老是几时回来的？在外这些年，总可以回家养老了。’我一听这个话，真是讨厌的很，别人问这个话，还不显怎样，惟独这类人问这个，太贫气了。我就接着说道：‘咳，无所谓，什么养老不养老，不过是没剩别的，多交些个好友，这是我真正的希

望。我出去这些年，我们此地的官场老友们，也总不见了。你老贵姓？’那人说道：‘我姓曾，名叫曾顺。’我点头又道：‘未领教这位贵姓？’

阎明说道：‘我姓阎，名叫阎明。’遂又接着说道：‘老当家的，今天我们哥儿两个找你来，也没有别的事情，不过我们来问问你。现在我们这地面上，好人当然是不少了，可是那些个不守法，抗令不遵故意捣乱的人也不算不多，因为这个我们来到你府上，先问一问，有人来说什么没有？你要把话听明白了，并不是官方怕事呀，恐怕你老新回家来，不知其中的情形，倒误听他们的非言非语了。平安州的州官马大老爷，谁不知道是一个为官清正的好人？自从他老人家到任以来，不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也敢说对得起老百姓。我说一句不中听的话，此处的刁民太多了。’我当时一闻这个话，遂冷笑了一声说道：‘阎头儿，这话不是这样的讲法。有人和我说么，没说人么，不是你们过问的事情。据我看来，此处刁民倒是不多，把你们二位敬起，我看刁官实在不少。你们要是听我的好言相劝，到在我这里，为什么事，就直接的说什么，别说别的，是百事皆无。’阎明一听这个话，当时就要反目。

这个工夫曾顺赶紧的接着说道：‘老当家的，别错想了。因为我们有交情，故此我们前来，先和你老下个话，别受坏人的愚弄。我听了这个话，简直是八面风，怎么说怎么有理。我就说了：‘谁跟你们有交情？谁是坏人？我没告诉你们么？为什么事说什么事完了。’他们两个看那意思，要翻脸又不肯的神情。那曾顺强作笑容的说道：‘完了完了，这一层我们不说了。这是私人的话，能说便说，不能说我们不谈了。我们再说公事。今天我到你府上来，大约州里的告示，你老也看见了，现在因为道路不整，官方的财力不足，必须大家帮忙。因为这个，才派

我们弟兄出来办这件公事，各处催索这笔款项，也不勒令多少，大家量力所为，就听你老人家一句话了。’我一听这个话，这小子们是说什么也得要钱，我不能那么好好给他，我就说：‘这个事，我得愿意。再说我也得有这个钱，我才往出拿了。简直的一句话，我没钱。’

我的话尚未说完，那个阎明用手一指我大声的说道：‘你这人不识抬举，真是好不知歹不知。要是这样，那可没有别的法子，我们办的是公事，钱拿下来，也不是拿在我们家去。你说没有，你得说个没有的理由出来。你说的要是有理，也不能叫你不痛快，我们一走，那怕我们去垫出来呢，都可以，你得说出一个道理来，你有什么理由？你说吧。’我一听这个话，我倒笑了，我就说：‘二位，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必问我的理由，都是在外面的人，我们还用说明了吗？说出来就没意思了，二位，你们想想，对不对？实话告诉你们二位，变戏法的别瞒着打锣的。今天我套个近乎，说句话，二位老弟，这个事情就给你们说明了吧，你们这叫假公济私，巧立名目，所为私敛民财，我早已听人说了。说一句不受听的话吧，我们这个地方，遇见你们这样的官儿，也是该着人民遭殃。我告诉你们，是了就是了，别没有够，敛了一回，还不可以么？现在还往各处搜索，未免也太狠一点了。今天来到我这里，花言巧语的，你们不是白费心思吗？想在我手里拿出钱去，那可没有别的，可对不起你们二位。别说我没有这笔钱，就说我有这个钱，我今天也不给。老哥们，我还有一句话，你们要是听我的良言相劝，别想发这笔造孽的财了，限你们两个人，两天的限，走开这个平安州的地面，还有你们的活命。如其不然的话，你们可是自寻苦恼，可别怨我谷大成手欠。其次的就是那狗官马宏亮，我自有我的办法对待他。今天跟你们夸夸口，我谷富谷大成，大约你

们也有个耳闻，我是一个何等的人物了？’”

谷爷说到这里，老剑客董化一笑道：“对，这个地方太对了，把两个东西吓跑了，也就完了。”

谷爷说道：“是呀，我就是这个意思。把他们吓跑了，我打算将个赃官马宏亮的耳朵留一个，给他留个记号。我把这话说完，那个曾顺可就说了：‘老当家的，你这个话我们也听透了，不过你老说的这话，未免有点错误。还是那句话，这其中一定有坏人和你老说什么了，就说是我们老爷不好，莫不成连我们也不好吗？常言有一句话，吃谁得向着谁。再说我们老爷还不至那样的不好了，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老人家也可以指出来，我们听听。你老人家是一位走南闯北的圣明人，判事如神，我想绝不能听信那坏人的一面之词。’我一听这小子这个话，不由得怒火上升，说就说了：‘你也不必和我废话，你们所作所为的，谁人不知，那个不晓？如果再要和我废话，你们可要知道我的厉害。’

曾顺一听这个话，未免心中有点不悦，暗自说道：怎么不好，我们是官方的差人，到在你这里，和你客客气气的，面子就算不小，怎么着？得寸还要进尺？好了，你可是个侠客，我今天也要斗斗你，如其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出你这个大门？想到这里，曾顺这才说道：‘老当家的，今天我们取个笑。你老的威名也不小，我们在此地也不是一年半年了，不如今天我们既来了，我们不能好好的出去，我也领教领教。’我一听这小子这个话，要跟我较量较量，好，我也知道这小子外号叫作铁头曾顺，有你的，这小子胆量不小呀。我倒笑了，我说：‘好，你既然有这个意思，倒是你们的本事。’

我说着话站起身形，便出了屋门，走在当院。这个工夫他二人也随着出来。曾顺笑道：‘老人家，今天不过是取笑儿，也

可以说我们是目无长上了。按理说今天这件事，有你老人家说到这里，我们心照了，也就完啦。无奈一节，官差不由自己，吃着公家的饭，拿着公家的钱，派我们出来办这点事，我们焉能马马虎虎的？就算不办了，我们没法交代人家。既是这样，今天在你老人家面前讨招，我倒擎心乐意带点伤回去，也省得我们老爷不信服我们，总说我们不能办事，我也叫他看看。好吧，老人家要发招，我不求别的，求你老要举手留情，我小子就知足了。'我一听他这个话，不由的我也笑了，我就说：'好，你这点意思我也明白了。'曾顺又道：'你老明白了，你也是成全我们。'我又一想这小子不定安着什么坏主意了，又打算跟我动手，可又说这个话，真是无耻之徒了。或者也许这小子心眼太多，看看我有多大的能为？光听虚名，没见我真实的能为，也未可知。我想到此处，这才说道：'好好，我今天成全成全你，那么你就进手过来，我就在此奉陪。'曾顺听了这个话，又叫道：'老人家，就请赏脸吧。'我一听这个话，我心说：这小子真是一个滑头，我要多多的留神为是。

这个工夫曾顺一个箭步，奔上前来，一个劈掌照定我的面门下来。我往旁边一撤步，使了一个顺水推舟，借力使力，我也不伤他，打算把他推出去，也就完了。不想这小子的功夫也有点根底，他一见自己的招法走空，自己大约留神了，他当时一闪身形，跟着进手。我看了看，他所出的手，倒是不坏，也说不上他是那一家的。大约过手四五手，叫我一个横扫千军，他可就迷糊了，一下他就倒在了尘埃。不想也是我手重一点，曾顺倒在地下，半天没动。此时我一看，倒把我吓了一跳，我心说：这可麻烦了。

这个工夫，就见那花刀阎明，走到曾顺的身旁摸了摸，这才把他扶着坐起来，叫了很大的工夫，也是不见醒来。阎明一

看这般光景，他二次又把曾顺放倒，可就对我说道：‘完了，谷大成，这你还有么话可说？你还走的了吗？我们办的是公事，因为你这个人不讲理，这样的对付你都不行，你还下此毒手？都要像你这样的，我们得死多少人哪？好，把我们大头儿治死了，好，你真是目无国法了，这场官司你还不打吗？‘花刀阎明说着话，一伸手把铁练拿出来。我一看，我当时不叫他套，我又觉得不合乎，因为什么呢？我的名声谁都知道，奉公守法，那是大丈夫所为的，不看叫人家说我以武力逞强。再说我所为的是大家。还有一节，我要是不跟他走，一远走高飞，那样一来，没给地方除害，倒给他们作下孽了。别的话不用说了，今天这叫该着出事，我没打算把他置于死地，怎么他就死了呢？我想至此处，这个工夫阎明一点也不客气，可就把我锁上了。在这个工夫，我心中可不由得有点难看，我有心一脚把他踢开，我扬长一走，又一想还是使不得的。

我们出了我的家门。这个工夫也不知谁给送的信，州县两个衙门里，来了不少的官人。阎明这才说道：‘众位，好好的看守曾头的死尸，我把他带回去。所有他家中一切的人，都不许出入。’阎明把话说完，我们就够奔知州衙门而来。

此时大街小巷的人们见了，一个个不知是怎么回事，全都发怔，交头接耳的议论是非。这个说：‘大哥，你看，这个老头儿，我看着面熟啊，仿佛我在那里见过似的。’那个说：‘我不认识这个老头儿，怎么的了？么案子？’又有两个人说道：‘嘿，你们真是两个木头人，这不是那天在公所里讲话的那个老头儿么？怎么的了你们？这不用说了，因为捐款的事情，不定怎么没说好，他被人家带走了。’又一个说道：‘对了对了，是是，是那个老头儿，老谷家的，谷大爷吗？我们套着还是亲戚呢。这才回来不多日子。那天我们庄子上请客，就请的是他。他本

人哪，听说有个三十人二十人的，都到不了他跟前，好本事了。’又一个说道：‘这话说的我不信，你替人家吹么？有那么大的能耐，怎么还被人拿住呢？’那人听了这句话，两眼一直，无话可答的又道：‘都那么说吗？’此时又一个人说道：‘怎么这次来，就是姓阎的那小子一个人来呢？那个姓曾的没来？’又有一个人说道：‘来了来了，方才我看见他们俩人了，那一个那去了？’此时慌慌张张的又走来一人说道：‘坏了!你们看见没有？谷大爷被州里带走了，看见了么？这事情闹大了，听说打起来了，姓曾的那小子被谷爷一脚给踢死了。’大家听了这个话，齐声的说道：‘是吗？’那个人说道：‘你看，我去看了，我才回来嘛。那小子是死了，我看穿的衣服像他嘛。闲人不准进去。’大家这才说道：‘真是善是善报，恶有恶报啊，这小子会这么死了。可是这位谷大爷，这才回来几天，为大家的事，惹了这么一个祸，这不是想不到的事吗？’其中有一个年长的说道：‘本是么。我看谷爷也是多余，有那样的能耐，警戒警戒他们也完了，这一走手不要紧，跟着摊上这个事，这是何苦呢？’那个人又道：‘都说谷老头儿是个能人，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官面儿把他拿住了，这是怎么回事？’那年长的又道：‘你知道什么？行侠作义的人，那是好汉子，一人做事一人当。再说为这件事又是大家约人家，现在出事了，按理说我们大家应当联名保人家才是。话又说回来了，人家要是抖手一走，那不是费事的事情。人家现在不走，竟自跟着打官司，怕连累大家。你看看，人家够朋友不？’这个人把话说完，大家一听这个话，也都明白这个意思了，一个个沉了半天，这才说道：‘真要是这样，人家老头子，可真称得起是一位老侠义英雄了。人家为大家的事惹了祸，还不肯走，恐怕连累我们。要真是这个意思，实在是一个大大的好人哪。’又一个人说道：‘怎么要真是呢？这不是

很明白的事吗？曾头手底下，不能说我们这一州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说谁也不敢摸摸他。可惜一样儿，我方才没看见他们动手，我听说没有几招，这小子就完了。你想想，要是含乎一点的能打倒他吗？人家既有这样的能为，就凭这一堆官人，还拿得着人家？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作么还是真是假呢？’不表路人说说讲讲。

花刀阎明带着我不大的工夫，来到了知州衙门，把我先押在班房候审。等了工人不大，传下话来，说是知州大人当时审问此案。在这个工夫我心中暗道：这个狗官急了，真是动左膀右臂了。不多的一时，就听外面打典，我心说：这不用说了，马宏亮升堂了。此时就听外面有人传话说道：‘提。’一言未了，看着我的几个官人也应声说道：‘有。’我这才出了班房，随着够奔大堂而来。

我抬头一看，远远的就见衙役三班人等，在两旁站立。中间坐定一人，年在四十左右，一身的俗骨，品貌不扬，一望而知，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俗子。一见我，也不容分说，便将惊堂木一拍，大声的说道：‘下跪。’他这一喊不要紧，这群恶奴不约而同的齐声说道：‘跪下跪下。’我一看这个情形，他们平日的行为，实在是令我心中不服，我焉能跪你这个东西？我并不理。这个工夫有两三个人过来，往下按着我又道：‘跪下，你听见没有？’我丝毫不动的仍是不跪。又一个人走到我的身后，用脚一踹我的腿说道：‘跪下吧你。’他不想我早有防备，我还是未动，叫我往后一踢，就把那小子踢出去了，栽了一个头破血出。

此时州官马宏亮又把惊堂木一拍，用手一指说道：‘好你一个胆大包天的东西！竟敢抗令不遵，玩忽国家的政令，殴毙公差，来到公堂，还要立而不跪？’我一听他交代的这个话，

倒是够句子，我就冷笑了两声说道：‘马宏亮，别看你身为一州之长，所说的话都是官样的文章，可以说是一个口是心非之徒。自从你到任以来，请你自己想一想，那一件是你给人民办的好事？不但你没树立一点好事，你倒搜刮地皮，勒索民财，真是无孔不入。现在又要巧立名目，勒派捐钱，才惹起此地安善的良民，敢怒而不敢言。事到今天，又派你那虎狼的爪牙前去勒索。也是你家谷大太爷一时高兴，手脚一重，才把你那个恶奴治死。也是他恶贯满盈，该到死期，也可以说是你们这一般万恶之徒，头一个遭报的人了。’我把此话说完，只见那个狗官马宏亮气得又把惊堂木一拍说道：‘你满口的胡言。’说着用手一指又道：‘给我掌嘴。’众衙役一听这句话，当时走上前来，就要动手。叫我左边一腿，右边一脚，踢得全都不敢上前。

此时马宏亮气得拍案搔头，喝令大家一齐上手。我一听这个话，我当时哈哈的大笑起来说道：‘好你一个赃官，你要提别的，我还不高兴，要是提这个，正合我的心意。来来来，那个小子敢过来？我管保你们来两个倒一双，来十个倒五对，别看我两手锁在一起。’我把这话说完，众衙役彼此对让的说道：‘上上，你上。’那个说：‘你先上。’

正在这个工夫，那小子阎明，走到马宏亮的身旁，交头接耳的说了几句话。此时马宏亮又对大家喝道：‘一群无用的东西，完了完了，你们别给我现世了。’大家这才退回原处。赃官马宏亮又对我说道：‘好、好你一个咆哮公堂，目无官长的东西！看你这个意思，你不是一个远方的巨盗，就是一个杀人无数的飞贼。’我一听他这个话，我又哈哈的笑了起来，我又说道：‘你说我这个，罪名还不算大。你怎不说我劫皇杠，骂皇上呢？那是多大的罪名呢？可是一节，证据在那里了？’马宏亮听了这个话，连连说道：‘好好好，像你这样的刁民，本州虽然无法治

你，我自有办法。’我一听他这个，我不由得要笑又不能笑出来，叫我把他治的说出这样的乏话。又听他说道：‘好，我把你往上送吧，本州没有能耐管你，叫知府大人办你好了。’

我一听他这个话，我心中可有点害怕起来。我心中一想，暗自说道：坏了，大约这件修路的事情，也许是上头下来的公事。如其不然的话，要是他巧立名目，私自敛钱，他不敢往上送我这一案。我是因为这个事情，才打死曾顺。到府里一问案由，他要是私自敛钱，不就把他自己送了么？大约此事要坏，我听信了大家的揣度之词，没有证据的话了。这样一来不大要紧，我恐怕我真要打一个蔑视法令，殴毙公差的罪名了。这可怎么办呢？我想到这里，我又一转想：我何必这样的为难呢？实在不得已的时候，我给他一个抖手一走，他们那个能拦得住我呢？不过一节，我若如此的一办，我倒落一个不明不白罪人了。其实还是这狗官贪赃枉法，把此地的百姓闹怕了，是真的也是假的，是假的也是假。看将起来，这回许是上头有公事，这些个老乡们和我一说，才有今天之事。咳，我给他一个见机而作，看看这打官司是什么意思？我再一走。

我正思想，此时就听那个阎明问道：‘老爷，这一案几时往上解？最好是越快越好。这一案可不同别的案子，快一点也好给我们大头报仇。’马宏亮听了这个话，看了看天气说道：‘是呀，不用你说呀。今天天气不早，先不必送了。等到明天清早，我就派你亲自押解到府里去好了。’随又用手一指说道：‘给他换上大刑具，以免他越狱脱逃。’我一听这个话，我笑了笑，并未敢道出我的手术，以免麻烦。

此时把大刑具拿过来，众衙役还是怕我踢他们，一个个彼此不敢说话，只用眼色对推，全都不敢上前。我此时又觉得好笑，我便笑道：‘来来，我说不踢你们，一定我是不踢的，你们

当的是官差。方才他喝令，那是私打，我当然不从了。来来来，只管来换，不要紧。’我把话说完，几个人这才上前，也不像方才那样的蛮横了，手也轻一些啦，把刑具换好。

狗官马宏亮站起身形说道：‘押下去。’说着我就随着衙役走出了大堂。那个说：‘阎头儿，这个怎么办呢？’阎明看了看我说道：‘便宜他这一宵吧，把他押在班房的那间空屋里去好了。’说着就把我带至屋中，多少吃了一点官饭。

事也凑巧，看我的两个官差都是州的陈人，看他们吃私舞弊也是有气，这个说：‘我说白头儿，我说这人有报应，真是有早有晚，这小子他得这么一个收缘结果。看起来呀，这人行事别绝了，别狠了，看见没有，这就是个榜样。’这个说：‘真是，他娘的，这小子行事太独了。就拿上回说吧，我们应得的得不着，他反倒来了状，让官儿说了我一顿还不要紧，险一点儿我挨几十板子，至少我也得来二十，要不是师爷讲情，就挨上了。想不到今天他来这么一个收场，真正，他娘的。’那个又说道：‘你也不用说他，他们一起来的这几个，没有好东西。你想吧，这个大头儿要是不纵着他们，不听他们的话，他们敢吗？他不是利用他们给他敛钱去吗？这大小子更恶，也没有好结果，你看着吧。’说着又对我说道：‘谷老头儿，我先告诉一个底。大约你这个案子往上送，他们要假作供词，捏造事实。明天临走的时候叫你画押，还是给他一个不理，等到府里再说。你想对不对？我看你这个人，倒是一个外面人，我才跟你说，修路的事，上边就没有公事，这全是他们为想钱，才来这一手儿。没想到，曾顺这小子，来这么一个下场。我想，他们往上送，那能说是为这个呢？一定得捏造供词。’这个又接着说道：‘对，对对，明天叫你画押可别画。’我听了这个话，我心中说道：原来还是这个赃官私自敛钱了，不怪大家不服他了。看起来真是

应了那句，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个事情，他们办的很严密了，结果还是不行。我明天往府里送，我要不画押倒许去不了啦。我遂接着说道：‘二位既是这个意思，那我就不瞒着了，可以说是自己人了。明天送的时候叫我画供，我也画，我要是不画，他倒不敢往上送了，我倒不能告他了。我要是画了押，我到在那里倒好说话了。’两个人一听这个话，连连的同声说道：‘对对，也有理。不过一节，你一个人告他差一点。常言说的好，官向官，吏向吏。这是一定的理。’那个衙役又道：‘你也别说那个话，看是什么事了。像我们这位头儿，你别看他办的自己觉得精，外面不知道，那是一回两回的成了，日子长了，没有不透风的事。’我一听他们这个话，我心里倒是很高兴。我们三个人在这间空屋子里边，说了一夜的闲话儿。

等到了天明，有人传下话来说道：‘提。’这个工夫我就随了两个公差，来到了大堂。马宏亮正在大堂一坐，真是拿我当作不知世事的人了，等我走到堂上，那狗官含笑的向下一递，对衙役说道：‘好了，叫他画个十字儿好啦，到府去吧。本州问不了你这案子。’我一听这个话，我一看就知道是假供词，我虽有心看看，我一想他既不叫我看供，当然是有假了，我就用笔写个十字，这才转身出离了州衙门。此时车也赶上前来，大家就将我架到车上，差人们就由打知州衙门押出。

花刀阎明带着两个伙计，全都手持稍子棍、铁尺，在车子的前后左右的追随，直往知府衙门而来。

此时街上看热闹的人可太多了，皆知是我。这个说：‘你看，这个老头儿，回家来不多日子，因为大家的事情，到现在人家吃这个官司。这要是到在那里，还不知怎么个判法，真是想不到的事。不是别的，人家这样的年纪了，真可说是不为己身事，只给他人忙，才叫屈己从人了。’那个说：‘呕，这就是

那个谷老头儿？在前些年我看见过这个人，现在也成老头儿了。就是他呀。这个可是个好人。想当年东庄赵二的那件事，要不是这个谷大成，还不叫孙六把家产占个家败人亡啊。这个人才是一个正人君子了。原来就是谷大爷呀。这一回到府里去，还不知老人家有危险没有？’又一个说道：‘不要紧，现在公所里会议了，听着谷大爷的消息呢。要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大家联名全州的人作保，要保人家。要不这样办，以后好人还敢出头么？大家更得受害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言论纷纷。

衙役阎明带领两个弟兄在车下随行。在一路之上，真是十二分的小心，恐怕有那侠义的英雄在路上劫差。再者又见谷爷有这样的本领，又怕在路上脱逃了，自己无法交代。再者也对不起死去的好友。这是阎明心里的事情不提。”

老人家谷大成说得很是高兴。老剑客董化一说道：“那么到了知府衙门怎样呢？”老英雄谷爷又接着说道：“我随着一路行走，好在一节，由知州衙门到府里不过四十多里的道路，天还老高的太阳了，就来到了顺天府。

来在府门以外，把我坐的车子停住，那阎明先进去报了名，便把我的车子赶到辕门之内。两个公差把我搀扶下来，这才走进了知府衙门。就听有人喊道：‘一股。’等到来在里面，阎明把公事交完，我们就够奔候审所，府里的官人把公事呈上。工夫不算甚大，可倒是急速加快，跟着传下来，说是即时审讯。我一听这个话，我心中暗自说道：这个狗官不定给我说些个什么话了，如其不然的话，知府不能这么急，总得随庭审办理了，这不定给我说了一些什么了。正在这个工夫，就听传下来说道：‘大人升堂了，平安州的公差预备提审。’阎明等听了此话，答应了一声：‘是。’三个人整理自己的衣帽，振作精神。此时外面典声一响，待了工夫不大，外面喊道：‘平安州公差听了，提

了凶犯谷富听审。’说着我就随着够奔大堂而来。

到了堂上一看，知府大人看着公事，一看我们进来，抬头看了看我。我心想到了此处，知府当然得严重的审问了。不想到这里，这位知府大人，看了看我，问问我的姓名、年岁，接着又对阎明说道：‘把他先看起来，容日听审。’到了此时，我心里倒莫名其妙了，也不知是什么缘故了。

阎明把我交给府中的官人，我就随着出了公堂，过了三重院落，来到后面的一个院落，走进一个小门，公差把牌子交给看守人说道：‘收一股。’他们就走了出来。

此时狱卒上前搜腰解带，又问了问我的姓名，把牢门推开。我进到里面一看，不怪老人说，屈死不告状，饿死不作贼。这打官司的事，实在不是好事，尤其是坐这个监狱，看这意思，更不好受了。我走在里面一看，真是牛鬼蛇神，应有尽有。我这样年纪，还算是初次来尝这风味，也是我好奇的心盛，我倒要看个究竟。

就在这个工夫那看监的大声说道：‘我说你了，找地方坐下，还怔着么呢？到这里没人伺候，有什事言语一声，明白这个意思不？’我一听这个话，我心中又道：不用说了，这是和我要点么。我想到这里，我便向那看守一点头说道：‘头儿。’他一看我叫他，当时走了过来说道：‘有么事吗？’我就低声的故意说道：‘头儿，没有别的，兄弟到这里，多求你关照。日后等我事情完了，我攀一句大话，兄弟，你点那儿，我唱那儿。你看怎么样？’那个狱卒一听这个话，当时把头一扭说道：‘不过这个，你是干么的？我们是干么的？别来这一套。为么说么吧。’我一听他这个话，还是非要钱不可，好在我们走江湖的，这钱还当么呢？不过我要实地看看这个情形，领略领略这个意思。我就把他叫到一个墙角的地方，比较着清静一点，我就低

声的说道：‘头儿，有什么事好办，我也是一个久在外边的人，什么事我不亮呢？你贵姓？’那个看守说道：‘我姓王，行三，名叫王海。我先问问你，我听你说话，倒是一个久在外面的人，还用我往外说吗？’我一听这个话，还是那一个字儿，钱。我就说了：‘不要紧，兄弟，你只要说话。可有一节，该花的我花，我们弟兄的钱可不能往刀背上花。按理说这个话，在这地方我不能说，因为你看我是个朋友吗？好吧，我也没有太多钱，你同阎头去，叫他到我家里，叫一个长工的工头赵四来，我们有什么事都好办。’王三听了这话之后，脸上又另一个神情说道：‘好吧，我去告诉他们。这老爷子，怎么一个钱不带呢？’我一听这个话，我要笑又不好笑，他的心中没有别的事，就是一味的要钱哪。我就说：‘咳，我腰里不常带钱，可以说到处是朋友，用不着钱。这平安州的地面，更不用说了，年轻的不敢说，四五十岁以上的人，不认识我谷大成的很少。不过一节，遇上这个事，不能找人家，若是别的事情，就拿此地来说，到谁家都是一句话，要多少拿多少，钱，难不着我们。’王三一听这个话，遂又说道：‘老爷儿们，没有关系，有么事你老只管说话，只要我办得到，谁叫嗅爷儿俩一见如故呢？我先去告诉阎头去，有么话回头再说。’

他去了以后，我一看所有的人，一个个蓬头垢面，小鬼一般，真乃是一处活地狱，气味熏人。

我正在观看，这个工夫王三回来说道：‘谷老头儿，你先闭屈吧，我们再说话儿吧。’我一看，我心说：这个东西，一点不厚道，我有心和他说说，我不在这里，叫他给我一个好地方。看他这个意思，是怕我和他张口，不好驳我的面子，这还是非见钱不办事呀。我无法，只可找个地方一坐。

此时全牢之内的犯人，还是不住的看我。在我旁边的一个

人说道：‘老头儿怎么样了？跟他说了，可以通融吗？’我说：‘不行，没钱不办事，我去叫人钱夫了（整理者注：“钱夫”，原文如此。），这一点工夫他不等。’那个说道：‘不行？这个地方太难了。你老是因为什么？’我说：‘咳，闲事，因为我们州里催索捐款的事，也是我一时手重，把公差曾顺给打死了。’那人一听这个话，‘是吗？咳，这小子太恶了。这么一说，你老人家真是为民除害了。我想你老这案子不要紧，又不是凶殴，又不是仇杀，再说现在平安州马宏亮谁不知道他搜刮民财，就是这两个班头，那一个人不知道他们两个？别看你老今天解到这里，我想没有关系，州里一定有人给办，大家绝对不能看着你老。’

我们正在说话的工夫，就见那个狱卒王三站在铁栅栏外面喊道：‘谷富，有人看你老来了。’我一听这个话，我心里很是纳闷，不知是谁。我便站起身形来到铁门以内。此时由外面进来足有六七个人，我一看，还是真不假，都是州里与各县里的村正、村副，还有两三个不认识的。大家一看见我，全都抱拳拱手的说道：‘老当家的，受屈了，为我们大家，这真是想不到的事。我们大家听说，今天你老人家送到这里来了，故此我们大家商量商量才来的。不要紧，你老安心，外边的事，都有我们了，你老不用分心。现在我们已经和王老爷，替你老托付了。’我一看这位王老爷，年在五十以外，看着很面熟。我这才接着说道：‘好好，多承几位挂心，不要紧，这个事，我想打不了那去，事实俱在，我怕什么呢？谁不知道他们？’我把话说到这里，各村正同声说道：‘好好，老人家不必说了。’大约那意思是怕我说出马宏亮来，以防官官相护，与办事不利。

各村正说到此处，遂又向那管狱的说道：‘王老爷，没有别的，我们谷老当家，这样的年纪，所有一切的事，我们也不

必再托付了，还是那句话，到说话的时候，你老只管言语。’那狱官儿满脸陪笑的说道：‘没关系，诸位只管放心，老当家的要是受一点屈，你们众位拿我是问，你看怎么样？说话嘛，说一句是一句呀。”大家一听这个话，同声的说道：‘好好好，我们就是这个意思了。’说完些话，遂又向我说道：‘老当家的，家里有什么事没有？我们回去了。你老屈尊几天，我们去办去，你老就安心略等几天。’说着几个人看了看那个狱官儿王老，看那意思要和他要求先叫我到别的屋里。尚未说话的工夫，那王老说道：‘不要紧，回头我给找个屋子，你们几位只管放心。’他把这话说完，几个人不约而同的一伸大指说道：‘王老爷真是一位精明人了，好好好，我们就这么办了。’大家说着话，临走的时候又向我说道：‘老当家的，我们拿来的点心交给王老爷了，可以随便用吧。’我点头称谢，大家这才走了出去。

待了很大的工夫，王三进来说道：‘老头儿，你请出来吧，我们头儿王老叫你了。’我听了这个话，站起身形。王三此时把铁门开开，我就随着来到王老的屋中。

这个时候王老在那里，笑着说道：‘老头儿，你老这么大的年纪，真可以了，真是一身的好功夫，真要是把曾顺打倒了，老头儿你真可以了，请坐请坐。’我一听他这个话，我心中猛然的想起来了，暗自说道：坏了，听他这个意思，他一定认识曾顺，倘若他们要是朋友，恐怕我要吃亏了。大概还真是朋友，他们都是干这个的，看将起来，我要投到虎口之内。不要紧，我先听一听他的口气再说。

这个工夫王老又道：‘坐下坐下。’我听了此话，就坐在一个凳子上面，我就接着说道：‘王老爷，大概我这案的细情，你老听说了没有？’王老一听这个话，沉了一沉说道：‘曾顺我倒是认识，不过没有什么来往。想当年，大约在三十年左右的光

景，我们在一起用功夫，倒是常见，以后各谋职业，也就不常在一起啦。’我一听他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要听这个意思，或者是实在情形，不象假言虚语。这个工夫他又接着说道：‘老当家的，今天既然来到我这里了，常言有一句话，人不亲艺亲。我也很好这一道，好可是好，不过也是平平常常。’我一听这个话，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他也要露一露自己，也是一个练家。又听他说道：‘我在外面小小的也有一个别号，人称我叫做菜刀王老。提起来在二十年前的时候，也因为是年轻无知，因为一点不要紧的事情，把火儿僵到那里，一刀连伤三命。外号可有了，可是官司我可摊上了。还算好，打了一个无知，监禁了我二十多年。以后官司完了，赶上那一任的知府老大人，看我不错，我呢，在那时候也是一个无业的游民，就把我又找回来，在这个衙门里当差，直到现在。今天我一听他们说，由州里解来的案子，是一位老者，姓谷，名叫谷富谷大成，我听见这个信息，我就想着一定不是你老人家，定是重名字，可也是平安州的人。我正在纳闷的工夫，我想到所里去看看了。这个工夫，他们几位就来了。’我一听他这个话，我就接着说道：‘呕，我当是那一位了，原来是菜刀王老爷，久闻你的大名了。这些年可总没听见你的威名了，原来身入宦途了。’王老一听这个话，很是高兴的说道：‘谷大爷，这么说起来，都不是外人，全是没见过面的朋友。今天见着了，我们更是近着一层了。不是既然这样了么？你老放心吧，不用说还有平安州的绅董们来托付，就是没有人家，我王某也不能错看了你老。’说着用手一指，向王三说道：‘王头，你把小件儿给下了，叫老头子方便方便。’说完这个话，王三上前就把手镯给我下了。我当时谢过。狱官王老又接着说道：‘你老只管安心在这里，没有关系。所有你老的一切的事，全都交给兄弟我啦，绝不能叫你老吃了亏。’我一

听他这个话，我也是非常的高兴，我就接着说道：‘王老弟，看起来你也是一位好交朋友的人了。既是这么说，我也不客气了。要说我遭这点事，也可以说是该着。大班头曾顺到我家里去，我们两个人并不是言差语错打起来的，因为是他的意思，要和我较量较量。你想，他既把话说出来了，他要是一个平常人，不会什么，我也就拒他了。他呢，又是一个全州的大班头，手底下又可以，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王老弟请你想想，我出去这些年，也是人人皆知，既是这种情形，你想我怎这下？只可比比吧。我原想不对他，再说又没有仇恨，把他伤了那又何必呢？再者他怎样的招恨，办的也是公事。不想是我手重一点，他的铁头也糟了，叫我一扫，一招没逃开，就出了这个事。王老弟，我们弟兄是个光明正大的人物，如其不然的话，我抖手一走，他们那一位拦得住我们弟兄呢？故此今天来到这里。我们弟兄，今天一见面，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了。我这样的年纪，可以说是初次遇上事。常言有一句话，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理拿钱来。这是我尽知的事。现在我到在这里，承老弟这样的看待，真是叫我意想不到的事。’我把话说到这里，王老又接着说道：‘老头儿，我们也不必客气，简直的一句话，该着我们今天见面了，完了。这不是把话都说开了吗？还是那句话，老兄，你就安心在这里，不敢说叫你老如同在我家一样，绝不能叫你老在我这里受屈。’我当时称谢。遂又说道：‘那么我就听你老的了。’王老点头不答，遂又接着说道：‘好好，等一会儿我们还要喝会子了。我们一见如故，最好不客气，你老也别称呼我王老爷，我们可不同别人，那样一来可就客气了。你老要是看得起我，就叫我一句老弟，我叫你老一句老兄，我看倒不错。’他把这话说完，我故意接着说道：‘那我可不敢高攀哪。’我这话还没说完，王老接着又道：‘岂有此理了，什么叫作高攀呢？这个话可远了。

我们既是同道，不要这样的客气才是。’我一听这个话，他倒是很至诚，我心里一想，他干这个职业的人，要是和我这样，也算是看得起我。我想到这里，我这才又道：‘好好，既是这样，我也不客气了。好，这么看起来，还是那句话，就求你多多的关照吧。那么我先回所里去，有什么话再说。’王老说道：‘不要紧，现在这个所里，就是我们大，不是随我们的便么？你老就先在我这里待着，一点关系没有。’说着他站起身形又道：‘有什么话，回头我再说。你老在此等着，我还有点公事，去去就来。’说着他就走了出去。

我坐在屋中，王三说道：‘老头儿，这么看起来，你老是一位走南闯北的人物。就拿我们头儿说，自从州里的公事来到，他就和我说，这个谷富谷大成，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不知道是你老不是？他心里倒很想要看一看这位谷爷。今天这么一叙，看这个意思他很和你老要好，他倒是一个好交的人。’我一听这个话，王老实在是一个慕名的朋友了。我又和王三说了些个闲话儿。

觉得工夫不算甚大，王老走了进来。这才自己亲自把酒壶等一切的东西拿了出来，四个现成的酒菜，自己拿在桌上，让我一同对饮。我一看这个意思，人家实实在在的心意，我焉有推辞的道理呢？只可入座相陪吧。这个时候王老满满的给我斟了一杯说道：‘来来，我们先喝，等一时再去叫饭。’我把酒接了过来，他自己又斟了一杯，他便很高兴的说道：‘谷大爷，今天我可还没喝酒呢，可不是醉话。我们既是一见如故，我自己也不拿自己当外人，我才说这个话了。我所不明白的，就是曾顺死了以后，你老为什么不走呢？怎么随着他们到州衙门打官司呢？’

我一听他这个话，我心中暗自说道：可不是奸诈，常言说

的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莫非说他这是诱供不成？也不能，即或是诱供，他也没有用。我想到这里，又一想暗自又道：咳，我这也是多此一想，就是他诱供，我实话实说，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我这才说道：‘王老弟，今天我可也没喝呢，当然不是酒话了。你想，自从我回家这一个多月，真是没有一天没人约我的，所为的就是州衙门这件事。今天我们既是坐在一起了，我简直的和老弟你说吧，我本打算叫他们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叫大家一劝我，我也就好一点了。气虽然消了些，可是大家的意思，还要叫我警戒他们。因为这个，我只可自己看着办吧。我心想等他们来了，可以看事作事，要是好商量呢，我也得警告他们一下。没想到曾顺这个东西，借着因由，要和我过过手。据我想他是要看看我怎么样，公事他倒不怎么样了，因为这个我们才过的手，才出了这个事。’王老一听这个话，遂又接着说道：‘老兄，今天我说一句话，可不一定对不对。似乎这事，办倒可以办，可有一节，也得分人分事。就拿你老这案子来说，所幸这个知府大人，不像上任的那位了，不论多重要的案子有钱就好办，要不然马宏亮没有这样的胆子。这一位可不行，马宏亮还是最怕他。这一来，你老这个案子可占了便宜了，如其不然的话，还是那一位，你老可就吃亏了。这个案子现在倒是不要紧，要是按着来的公事来说，你老这个罪名可不好打了。这个没关系了。第一，马宏亮对于府大人失了信啦。再说他的名声，人家的两耳也听满了，他来的公事，就是一个具文，人家还得调查了。要提曾顺虽然跟我没有什么交情，他倒是很和我要好，始终我们也没得近乎，这是我的不对，有点对不过他。’我一听王老这个话，倒不是有用意，我才放心一点。

我们两个人一边喝着一边谈着，一时把饭吃完，又说了会

子闲话儿，王老这才说道：‘老兄，今天这样，我们虽是一见如故，可是公事也得符的下去。今天总算是头一天，据弟兄的意思，原打算就在我这里一住就完了，不过带着一点刑具。我一想由今天就这样，未免落别人的闲话。’我一想这个话也有理，我当时说道：‘王老弟，这话说的很对，我们都是久在外边的人，这个事还不明白吗？好，就这么办了，我还回去了。’此时王三走了进来，王老又向我说道：‘你老也不用回去，跟他们在一起也受不了。王三，你去把优待室开开，叫谷爷上那屋去吧。’

说着王三便同我一同来到优待室。一进屋门，黑暗得看不见人，王三扶着我坐在一个凳子上，又向我说道：‘你老要是歇着，这个坐凳下边就可以睡觉。’说着王三走了出去。只听他把门一锁又道：‘老头儿，明天见了。’说着走去。

我自己坐在屋中，暗自想道：这还是优待室了，心中倒觉得好笑。想我自幼用功，练了这些年，大江南北没有没到的地方，真是千辛万苦都要尝到了。这么看起来，这个滋味我今天才领略着，这也是好奇所致。今天要没遇上王老，也冲这个意思，我就受不了，我早给他来个不辞而别了。

我想到这里，此时天已有二鼓已过，正在屋中坐着思前想后，猛然间就听锁练一响，门已大开。此时正是明月当空，月色斜射屋中，借着月光一看，由处面轻轻的走进一人，不敢作声，伸手往各处摸索。此时我也不好言语，恐怕叫看守人听见，倒为不便了。等那人来到切近，在黑暗之中，我也未能留神，就觉得由背后一提我的衣领，我可就不由己的起来了。就见那人一转身形，把我背在身后，就往门外走来。我一看这个意思，此人真有这样的本领，用手一提我，有如无的一般。可是此人是谁呢？手下如此的利落，看将起来比我强胜百倍了。莫非说此人又是一个慕名的朋友不成？他如此的一来不要紧，可毁了

管狱官菜刀王老了，他可怎样交代呢？把差事看没了。

我想到这里，此时就听有人喊道：‘好汉爷，你老也把我救出去吧，我家里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了。’一个说出此话，还不大要紧，连着就是一片的声音，真是人语嘈杂。我心中暗自说道：坏了，这个事要坏，怎么由这里经过呢？这些个犯人怎么都喊呢？莫非说此人常来此地救人不成？

这个工夫我被人家背着出离了那个小门，简直够奔东南墙角而来。我虽然有心叫他把我放下，又恐怕一说话，费唇舌还不要紧，叫衙门里面的人听见，恐怕与事不利。再说我也看看此人究竟怎样的出去。说着来到墙下，就听那人低声说道：‘谷老英雄，我要越墙了，请老人家小心一点。’我一听这个话，当时点头答应了一声。此时就觉得耳旁风声一响，轻轻落地，身已越出衙门以外。

此时那人还是不把我放下，直奔大道而来。我在人家身上，心中暗自又道：这个地方可不能不佩服人家，这个人的功夫不算不强了。这个工夫那人走大道走了不远，可就进了一片高粱地小道而行。我一看这个人是个有经验的人，他知道狱里有了动静，难免有人追赶，若是走大道，恐怕被人追上，他这一走小道，可就平安多了。这个人总算有些阅历。

我心里这么想着，觉得走了工夫不小了，那人可就说道：‘谷老英雄，我们到前边树林之内，你老再下来好了。’我此时也不客气，我就说道：‘好。’说着工夫不大，来到树林之内，这才将我放下来。那个人又看了看我脚下还带着刑具，他便用两手一掐，有如面条的一般掐为两半，随着一抱拳说道：‘谷老英雄，今天多所受困，也是我一步来迟。’

我听了人家这个话，抬头一看，此人海下一部白髯，身材高大，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侠义的英雄。我就说道：‘老英雄，今

天多承救护，不才就此谢谢，但不知老兄你的尊姓大名？仙乡何处？’那人听了这个话，遂又接着说道：在下家住在大宫门西南，小地名叫作洪家镇，我姓洪，单名一个甫字，号叫云光，外号人称一颗朗星打天河。我一听这个名字，忽然间想了起来，赶紧站起身形接着说道：‘我当是那一位了，原来是洪老英雄到此。一颗朗星打天河，这个英名，不才我久有耳闻了，实在是久仰的很了。但不知你老人家如何知道在下身入牢门呢？’洪爷闻听此言，又接着说道：‘谷老英雄，你老有所不知，提了起来，也算是事有凑巧。’”

书中代言，提起洪爷和谷爷这二位来，可以说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不用说他们两位全是练功夫的，他们老二位，还是一行生意。只因为自幼好武，就如同疯迷一般，故此把事辞掉，专心习武，总想着访一位世外的高人，学习武功，打算将来闯荡江湖，威名远振，作一个济弱扶倾的伟君子，大丈夫。谷爷暂且不提。

第二百二十八回

恶化小儿老道传绝艺

义救老侠洪甫劫监牢

单表洪云光，自从商家告退了以后，每天在家中不是习拳就是练棒。他这么一来不要紧，他父亲看着倒是很可心，以为有朝一日把艺业学成，第一没人敢欺，第二将来还可以有功国家，门庭显耀了。这是老头子的心意。洪爷的母亲呢？这位老太太的意思可大大的不然了，心中总想着叫儿子学学生意，还是令儿子经商，比较着安详一点，没有危险。这是老太太的心意。现在一看自己的儿子洪甫辞事不学了，老头子倒是心中所愿，老太太当然是不满意了。因为这个，老两口子不提儿子之事，还则罢了，要是一谈起来，时常因为这个事情闹意见。

有这么一天也算是巧，老两口子正在屋中坐着，这个工夫有家人进来说道："老当家的，我们门外现在来了一个老道，坐在我们门口化缘，化了半天他也不走。"老头子闻听这个话，接着说道："你真是一个无用的东西。"老头子这句话尚未说完，家人接着说道："老员外，你老不用说我没用，这个事我也知道，他不是化斋饭，就是化香钱了，我给他这两样，不就完了么？我何必来告诉你老人家？不想这个老道，人家说了，一不化斋

饭，二不化银钱，他所化的就是我家少爷。你老请想，他既然说这个话，我那能作的了主意呢？据我来看，你老人家到外面看看去，问问他是什么意思，他是什么心意？”老两口子一听这个话，全都闹了一怔，自言自语的说道：“怎么着？真有这个事？天下的事真是无奇不有，我这样的年纪，还是真没听说过。走，你给我头前带路。”说着老人家站起身形又说道：“我到外面看看去。”说着话走出了屋门以外。

不大的工夫，来到大门之内，抬头一看，但见迎着大门，坐着一个老道。老人家走出了大门一看，只见这个老道的年纪，可真不小了，看那神气，虽然不到百岁，也有九十左右的光景，真是一位仙风道骨，得道的真人。要看这个样儿，可够一个道士的风采。老头子心中想着，可就往前走了几步。这个工夫见那老道二目双合，仍是不睁。老头子可就说道：“这位道爷，你在此打坐多时，一不化斋饭，二不化银钱，你也不念经，你坐这里，所为何来呢？”老人家把话说完，就见这个老道把二目一睁，随着笑了一笑，这才接着说道：“老施主，大概你老就是本宅的老员外了？”老人家接着又道：“不错，正是老夫。方才老夫我坐在家中，有家人回报我，说是道长你坐在我门外，一不化斋饭，二不化银钱，那么你坐在此处，是要做什么呢？”老道闻听此言，遂又笑了笑说道：“我有事相商。今天我特意前来化缘，不化别个，我特为化你的少爷洪甫而来。我们早有师生之份，我今天来到府上，所为接他与我一同上山。”

老人家不听这话则可，听了这个话之后，心中暗自说道：这可真是奇怪了，怎么着？我的儿子和你有师徒之份？这是那的事呢？我根本就不认识他，那里来的师徒之份呢？要说呢，也算奇怪，在前并不是认识他，怎么知道我儿的名字呢？实在是叫我纳闷。老人家心中想着了，这个工夫又听老道说道：“老

员外，你还不必胡疑，你的心思我也看得出来，此时我也不便说出。我就问你一句话，他既是你们的儿子，将他送出去学生意，你们打算叫他作个商人，他怎么不和你们一心呢？我也不必多说，你自己去想想好了。我们师徒二人，我告诉你吧，我们是前世造定的，今世该当我为师，他为徒了。这个话你若是不相信的话，此时他要是在家了，你就把他叫了出来，同着你的面前，你看他是怎样的来见我？到在那时或者你就相信了。”

老头子听了这个话，心中暗自又道：老道这个话，我要是不相信吧，把我儿叫了出来，他们要是真有宿缘，我是叫他带走不带走？我要是信他这个话，他说的句句近情，句句近理，他要是把他带走，我也没有办法。这可真叫我为难了。老人家想到这里又一心想暗道：唉，我把他叫出来，我倒看一看。他们若真是前世造定，他出来自然有点表现，就是我不愿意，也没有办法。老头子想至此处，又听老道说道：“老施主，不必三心二意了，你赶快把他叫出来看，他要是不愿意，贫道我就扬长一走。”

老头子听了这个话，自己心中一想，老道这是成心和我开玩笑。我正在三心二意的这个工夫，他又说这个话，我还得寻思寻思。倘若我儿子将来是个好的，老道说出这个话来，他就许不安好心把我儿带走了，我将来老了，我们倚靠何人呢？不行不行，我还是不能叫我儿见他。我要是令他见了这个老道，他要是一听这个，若是没有宿缘，他那样的脾气，就许过去打他几下儿。他这样的年纪，要听他说这个话呢，可也是有点妖言惑众。老头子想到这里，又一转想暗道：我把他叫出来，看个究竟。要过去打他两下，也出出我的气，也免得他坐在门口不走。老头子想到这里，遂又说道：“老道，你方才所说话，跟我儿前世造定，已有宿缘。真要是那样儿，我们父子爷儿两个，

可就不能投缘了。可是我们父子很是投缘，你要说他和我不一心，这就不对了。”老道闻听这个话，遂又笑着说道：“老施主，你也不用这么说，你先把少爷请将出来，老施主你一看，就知道贫道所说的话是真是假了。”

老头子一看老道还是这么说，绝不改口，心里也是好奇心盛，随着便向家人说道：“你们去看看，少爷洪甫在家没有？要是在家，就提我叫他出来。”

家人们听了这个话，那敢怠慢，赶紧答应了一声，够奔里面去了。

这个工夫只见老道又把二目一闭，一语不发的坐在那里。老人家一看，不由得心中甚是不悦，暗自又道：这个老道，他的架子还真不小，现在又把二目合上了。

老头子正在想着了，工夫不见甚大，就听见门里边有人说话，遂又听着叫道：“爹爹，你老人家又有什么事呢？孩儿我自从早晨起来，就在后面挖了一个坑，我们还没玩完了，你老人家又叫我有什么事呢？”说着话这个工夫可就来到老头子的面前。老人家遂用手一指说道：“我儿你来看，这里坐着的这位道爷，你可曾认识于他？”老人家把话说完，这小儿一听这个话，再一看这个老道，当时就是一怔神儿，这才说道：“认识，我常在街上看见他，在各处化缘。我听家人们说，这个老道说，他跟孩儿我有缘。这是没有的事，我就不认识他，焉能有缘呢？他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少爷把话说到这里，此时就见那个老道，把二目一睁，真是往出放光，当时站起身形。此时少爷一见这般情形，忙着往门里就跑。

老道高声的叫道：“少爷，你要往那里走？”说着话老道把口一张，由口中出来一物，正打在门灯的上面。这个东西出

来，后面带着一道光。

老头子看了个真真切切。此时少爷回头一看，也看了一个真切。这个工夫自己的灵机一动，心中暗自说道：这个老道，看这个意思不是一个平常的老道，他一定是个有功夫的道家了，莫非是我爹爹叫我拜见他？也未可知。方才我把话说错了，才把老道招恼，或者还许是给我请来的老师了。真要那么一来，可是我的生平之愿了。再者这位老道，看这个意思，定是一个高人了。我也不管他是与不是，我先跟他说两句好话，看看他怎样的对待我？他要是没有气呢，那可就好办了，今天我就有机可乘得见高人了，别的我也不学，我就学他这手功夫。洪云光想到此处，当时一转身形上前两步，深搭一躬，口中说道："恩师，请息盛怒，徒儿实在不知，口出不敬之言，还请老人家多多的恕罪。"说着又上前一步，就要跪行大礼。老道一见，当时转怒为喜，口中说道："洪甫，你的灵机真乃不凡了。"说着话点了点头又道："少爷免礼。"一转身形二次又走出了大门，便对洪爷说道："老员外，你来看，我们师徒是不是早有宿缘呢？如其不然的话，为什么初次见面，就要跪行大礼呢？不但如此，还要口称恩师了。"说着笑了一笑又道："老施主，你老人家，还有什么话可说？"老道说出这个话之后倒把老员外问了一个无话可答，沉了一沉这才接着说道："这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太叫我不明白了。"老道点了点头，遂又接着说道："老员外，今天既然如此，大约我所说的话，老人家你可相信了吗？你的令郎愿意拜我为师，我要和你老有一句话说在头里。请你放心，我既收他作徒弟，可不是叫他当老道，皆因我小小的有点功夫，你明白不明白？就是练习拳脚的功夫，你可知道了？这就是我告诉你的话，所为是叫你们放心，将来他把艺业学成，为国所用，到在了那时不是光耀你的门庭么？比你经商做买卖

可就强的多了。”

老道说着话，洪爷还没说出话来，此时就见少爷当时跪倒身形叩头，遂又叫道：“恩师既肯出口收留弟子，真是以慈悲为念了。弟子我自从知道练功夫的那一天，我心中总想着得遇高人为师。你老人家要有几十年的功夫，指教弟子，我可就不算白来一世了。现在你老人家要是回高山上多年的古洞，我也要跟着你老人家去，日后弟子把艺学成，我就感你老人家的大恩了。”少爷说着这个话，看那意思就要当时跟着老道去。

这个工夫老头子一看，当时可就说道：“儿呀，你且慢来。为父我还有话要说。”此时老道一听这个话，遂又接着说道：“老员外，你请放宽心，出家人也是父母所生，孩子不知世情，我也不能公然的把他带走。他一人愿意不成，也得有他父母的话。但不知老员外的意下如何呢？”老道把话说到此处，老人家一听，心中暗自说道：这个话倒是近人情。遂接着说道：“这位道长，请你到寒舍之内讲话好了，此地也不是谈话之所。”老道一听这个话，甚是欢喜的说道：“好，那我可就骚扰了。”

说着便同了洪氏父子，来到里面，把老道让到书房之内，分宾主落座。此时老人家洪爷有心问问这个老道的道号何名，又一想这个人，是一个怪人，暂且不必问他。这个工夫就听老道说道：“今天贫道来到贵府的门庭，出言有些莽撞，尚望老人家多多的原谅，没把老人家气着，就是万幸了。”洪爷一听这个话，遂又接着说道：“仙长不要如此的客气，小老儿多有失礼之处，请仙长不要见怪才是。”说着哈哈的笑了起来。老道也随着笑道：“老施主说得那里话来？我们既然有这样的关连，就不是外人了，彼此无须客气了。但不知老施主的尊名是用那个字传闻后世呢？”

洪爷一听个话，心中暗自说道：别看这个老道，如疯似癫

的一般，大约是故意作的，要听说话，这个意思，是一个遍走江湖的人物，真是见什么人，就说什么话。现在我还没答应此事，他就引为有交情了，你知道我答应此事不答应，就这样的近乎？老头子心中想着，这才接着说道："小老儿名叫洪林泉，我久住此地。我想老仙长方才所说，收小儿作为弟子，小老儿听了，倒是很愿意。可有一节，我还要与他母亲说一说，但不知他的意下如何呢？"老道一听这个话，随着说道："这个，固然是可以了，可是一节，恐怕老夫人爱子心切，不叫少爷离开左右，那样一来，可就不好办了。"

此时少爷洪云光接着说道："不要紧，我得工夫和我母亲去说，我母亲不会不愿意。这个事情我自己去说好啦。我要问问恩师，我要随着你老人家前去，但不知你老人家在什么地方？假如我母亲要问我到什么地方，我以何言答对他老人家呢？"老道听了这话，心中说道：这个话也很有理。这才接着说道："你要跟我的话，我们爷儿两个，可以去到四川的大川石水山上，上面有一座古洞，名叫结缘洞，你就随我到在那里也就是了。你母亲若问，你就与他说了这个地方好了。"老道说了这个话之后，遂又对洪爷说道："少爷要是同我前去，到在了那里，在那山清水秀之地，用些功夫，真要是你们洪氏门中有些根基，祖上的德厚，将来此子定是一个有用之材了。"老道说了这个话，老人家听了心中甚是欢喜的说道："老仙长，我洪氏门中倘有这样的后人，那也是你老人家所赐了。"老道说道："老员外也不要如此的客气。将来此子如有此项的天分与资质，把艺学成，也是贫道的艺有传人了，是我的生平之愿已尽了。将来贫道死去之后，也对得起上辈祖师的大恩哪。我说此话，大约老员外也许知道，凡是我们这门户之中的人，收徒弟可不同别的门户，草草的是个人就可以，惟独我们门户之内可不敢那样的胡闹，

我们是艺不轻传的。要是收一个徒弟，自己必须得下几年的工夫，甚至于十年二十年也不止。”老人家一听这个话，遂接着说道：“下什么工夫呢？”老道又道：“老员外你是有所不知，平常虽然有这么一句话，有道是艺不轻传。话虽是这么说，一般人都把这个话看成具文了，不肯实在的去做。因为这个，就把自己门户扫地了。因为不加选择，什么人都收，故而本门之内虽有出人之艺，如果传到不肖之徒的身上，可就以艺欺人的也有，无恶不作的也有，以致败坏门户的威名，前人的苦心了。我们这一门，可不是这样。因为门户很大，或者也有，可是一节，我敢断定这样的不多。因为什么呢？假如同门的人要有这不经意的，我们有这样的规矩，可以联合一门人大家来检举，大家来判断。我们有这个规矩，故此我不敢说没有，我想一定是不多的。我说一句口狂的话，像那招军买马，聚草屯粮的叛徒，那一个也不是我们的人。又像那杀人放火，拦路劫持的匪人，在我们门中，可以说是没有。其余的像那奸盗邪淫，杀人越货的恶徒，虽不敢说一个没有，就是有也不多。因为什么呢？就是我方才所说的那句话，不下几年的工夫，把这个要收的徒弟，看个水落石出，这是人品，看他的家庭，完全相符之后，这才提到学艺的资格。第一身体强弱倒不算什么，得有完好的骨骼，灵敏的心性，心地得纯正，志向出群。有这样体格与品行之后，认为是可造之材了，为师的还要用尽了方法，磨练他的性情，鼓励他的心身，要把这个人一折一磨，要把这个人磨练的有刚还要有柔，有柔也得有刚，同时也就陆续教给初步的功夫了。老员外，你老请想，我们的门户之中要是传一个徒弟，你想容易不容易呢？”

老人家洪林泉听了这个话，遂点了点头说道：“看将起来，老仙长乃是一位道高德重的人了。小儿此番得遇高人指教，真

乃是三生有幸了。但不知小儿的资质与天分，身体与品行，能以得入门墙不能？”老道闻听此言，遂笑了笑又道：“要看令郎的资质可是不错，其余的还得小道下些工夫体察，才能决定了。”老人家一听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这个老道所说的这话，倒是很有道理，可见得他们这武人中，也是很讲究品行与道德了。老人家想到此处，这才接着说道：“老仙长，既然看着小儿可以造就，小老儿真是求之不得了。”老道听了这个话，遂说道：“老员外既是了解我们的道义，还是那句话，你老可要听明白了，我说的可是我们的武道，可不是我们三清道。”洪爷闻言遂哈哈的笑了起来说道：“是呀，小老儿已然听明白了。方才老仙长不是说过了么，不是令他出家，我听明白了，可见得老仙长虽是武人，说话都是很细心了。”老道听了，遂又一笑说道：“老员外既然明白这个意思了，那么我们可就这么办了。”洪爷接着说道：“这个，先请道长听一听。因为我的内人，对于小孩子很盛，不知他能舍的不能？据小老儿的意思，我是很愿意。”老道一听这个话，点了点头，也没说什么。沉了一时老道又接着说道：“好，这也是人的常情。别的事情，老施主可以自专自主，这个事倒是得老夫妇商议商议为对。”

此时少爷洪云光站在一旁，听了这个话，心中说道：不知父亲心里是真愿意我走，是不愿我走？总是往母亲身上推，实在是叫我听着着急了。自己想到这里，跟着上前两步，来到老道的面前，口称恩师说道：“你老人家在此等候一时，我到后面看看去。你老人家千万可别走。”老道一听这个话，遂也笑了，又接着说道：“这傻小子，我不走，还没听见一定呢，我如何能走呢？你去吧，我在此等你。”

小爷听了此话，这才转身形走了出来，一直够奔内宅而来。还没走到屋中，便高声的叫道：“娘啊，我可得着一位有能耐的

老师了。”说着来到屋中，便对他的母亲说道：“外面来了一个老道，这个老道可不是那平常化缘的那样的老道，方才不是说化缘，不化斋饭不化钱么？他说要化我，是不是呀？”洪夫人听了，接着说道：“那个老道还没走了？是怎么回事呢？”少爷不等说完，又接着说道：“你老人家听我说呀。这个老道，他说和我有缘，我把他当了要饭的老道了，他就不愿意啦，我一害怕一跑，他由嘴里喷出一物。我一看才知道他是一个会武功的人，还不是一个平常的人，因为这个我就拜他为师了。这位老道说收我倒成，得和你老人家商量，如其不然人家还不收我。”夫人一听这个话，这才说道：“这可可了你的心啦。你爹愿意不愿意呢？”少爷听了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我还不知道呢，可是口中答应老道了。咳，我就说愿意就完了。想到此处，这才接着说道：“我爹更愿意了。”夫人一听这个话，也无可如何了。遂说道：“你去把你爹叫来，我问问他。”

少爷听了这个话，心中说道：坏了，大约因为这个事又要吵嘴。不要紧，等到时候我自有办法。心中想着，可就答应了一声走将出来，自己来到书房，见了老人家洪爷，叫道：“爹爹，我娘听了这个意思，他老人家也很乐意，说是先请你老人家到里边，再问问你老，也好商量商量。”洪爷一听这个话，随着答应了一声，又对老道说道：“请仙长暂且随便休息休息，我去去就来。”老道说道：“好，请老员外与老夫人详细说一番，绝不能叫少爷吃苦。”洪爷这才点头称是。

说着走了出来，来到屋中。夫人这才说道：“平白无故的来了这么一个化缘的老道，有什么本事，就认师父？”老人家听了这个话，这才说道：“我想这个意思也很有理。你是没看见，这个老道，很有点意思，我看是一个高人，这个机会，我想不能错过去。再说我们这个孩子，在先我也打算叫他学学买卖，

还是经商，不想这个孩子不是那个材料，他单单的喜爱练武那有什么法子呢？你也不是不知道，学生意学了几天他就跑回来了，你说怎么办？这不是有这个机会吗？不如我们借水行舟，他既然自己喜欢学，就叫他去。你也不必想不开，孩子要照你这么养活，也不行，将来什么事也做不了。第一先由这里就胆小，将来孩子还有什么出息呢？据我的意思就叫他去，我们供他几年。我说这句话，可不是我想着高攀，将来我儿子把能耐学到身上，如果得个一官半职的，你我不就是老太爷、太夫人了吗？”夫人听了这个话，遂笑了笑又道：“你想的可好，我们还有那么大德？那么你说叫他去，叫他上那里去呢？不是在我们家里学吗？”老头子说道：“不行不行，人家这不是那平平常常的练把式的，上我们家里来教。人家这是高人，得跟着人家去。不但这个，人家还管吃呢。你想人家是为什么？跟你说这些事，你都不知道，人家为是传功夫，把本门的艺业传给后人，所为是不能失传。你别看这个，孩子要是不行，人家还不要哪。”夫人一听这个话，遂又说道：“那么我也不管，谁叫你们爷儿两个都乐意呢？可有一节，要是往远了去可不行，我可先告诉你们。”洪爷父子二人一听这个话，少爷心中说道：这可麻烦，人家在四川了，叫人家搬家行吗？少爷云光想到这里，遂接着说道：“娘啊，我和你老人家说明了吧。这位老道，他老人家住的道路可不近，可有一节，人家要是走起来，可不算什么，比你老人家上庙烧香去还容易了，人家有能耐呀。我将来学会了，回家来还不是一句话就回来吗？”夫人一听这个话，遂又说道：“你说的可容易，我也不管了。再说你也这么大了，也得有一点谋生的职业，你们爷儿两个愿意，你就去，那么倒是在什么地方呢？”少爷洪云光说道：“在四川呢。”夫人说道：“四川哪？好，你愿意去就去吧，还是那句话，我不管啦。”此时老人家洪

爷接着说道："不要紧。那么我呢，可是四川我没到，那么云贵两地，我还去少了？没有关系。到现在你倒害怕 ，我出去你倒舍得。"夫人听了这个话，遂又笑道："那是呀，这是我儿子嘛。"说着彼此的笑了笑。夫人这才说道："好吧，你就去吧。就是一样我不愿意，老道没有富裕的人，说个客气话，总是贫道贫道的，你跟着他去，虽然也是粗茶淡饭，可没有在家里方便了，日久天长了你受的了那样苦吗？ "老人家洪爷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来了来了，要不然你们怎么不行呢？全都想起来了。"云光接着说道："娘啊，你老要是想那细事，那就完了，我就不能去啦。要说别的事，我不敢说，吃点亏受点苦，那又算么呢？我还是学能耐要紧。就这么办了。那位老道我师父还等着我听回话儿了。你老人家只要答应，我们爷儿两个就走。"云光说着话转身走了出去，老人家洪爷也在后面相随。

父子爷儿两个出来，到在书房之中，一进门看见老道，还在那里坐着了。少爷洪云光心中甚是欢喜的说道："老师，我母亲也很愿意。"此时老头子洪爷也落座说道："好了，既然这样，你们师徒二人，在家里住上几天再走。"老道听了这个话，遂又说道："既然老夫人点头，愿意叫你去，那可太好了。今天起身，我看也不行，天也不早了，要是我自己走，倒不算么，我们爷儿两个，可就得明天走了。"说着又对洪爷答道："不不，我们明天就走，不能再耽误工夫了，我们明天早晨就走。"少爷一听这个话，遂又接着说道："明天走，我想太紧促一点了，我还得收拾收拾。"老道点头说道："也可以，那么我们后天再走好了。"

书要简断，老人家洪爷款待老道一天。少爷收拾停妥，师徒二人这才一同起身，由打洪家镇出来一直够奔大道而来。爷儿两个在一路之上，晓行夜宿，饮餐渴饮，非止一日的路程。

这一天正在往前走着，老道说道："快了，我们过了这道

山岭，可就算进了四川的地面了。”说着过了山岭，接着往前而行。

又走了三四天的工夫，远远的一看，一座高山就在面前。老人家用手一指说道：“云光，你看见没有？这座山是我们必经之路，最难走的也是这座山，真是穷山恶岭，怪石横生，非常的难走。云光你要是累了，可以找个地方，我们先歇一歇。”云光听了这个话，虽然有心不歇着，又怕走到中途走不了。正在思想的工夫，老道说道：“不用犹豫了，我们歇一会好啦。走，我们找个地方坐一坐。”说着师徒二人就在山坡之上各处寻找了一时，这才找着一家住户，代卖吃食。爷儿两个一进门，要酒要菜，也没有别的，不过就是豆腐丝、豆腐干、腌鸡子等，师徒二人不论好坏，吃了个酒足饭饱。又歇了半天，付过了饭账，又二次够奔山路而来。

走了工夫不大，少爷回头看了看，心中暗自说道：不知不觉的已经上来这么高了。正在这个工夫，就听老道说道：“我在前边走好吧？再往上可就不好走了。”说着云光这才缓步，跟着老道身后而行。

师徒两个一前一后往上攀登，走了工夫不大，真是一步难走一步，不是狭窄难容一身，就是侧身背臂而行，道路崎岖，活石乱滚。少爷洪云光此时可以说是自从有生以来，就没走过山道，尤其这个山道，更是没见过了。自己往上行走之间，心中暗自说道：不怪老人常说，人要打算得着出人头地的本领，就得遇上不平凡的高人。我这位师父，真是一位出奇的高人，找这么一个地方住，上来下去的，多不方便？看将起来，莫非说这是故意的住在此山，为是练功夫不成？少爷心中想着，仍是往山上行走着，心中真是提心吊胆，倘一失神就有性命之忧，就许坠在万丈深渊之内。

少爷随着老人家又走了半日的功夫，这才来到上边的一个平坦的处所，师徒爷儿两个，休息了一时，接着又往下而行。少爷一看这个山中，真是山中套山，岭中套岭。

又走了一时，过了一个山岭之后，老人家手指着一个山峰说道："云光你来看，我们就在这个山峰上边。一看见这个山头，就算到了我们的结缘洞了。"少爷听了此话，遂点了点头，心中暗自说道：可到了。这个道路可真不易走。少爷想到这里，也不敢往外说，又跟着往上行走，走了不大的功夫，来到一个平坦的处所，抬头一看，远远的看见一个洞门，围着洞口真是碧绿的青苔，红花万朵，好不悦人心目。云光一见之下，又往四外收览一番，真是山峦环翠，流水淙淙，好一个山间的胜景。云光见了，心中真是愉快非常，别有天地。老人家说道："云光，你看这个所在，好不好呢？"云光说道："师父这个洞府，真是别一天地，实是练功夫的好地方。"老人家听了点头不语。

说着来到洞门以外，老道举手一拍洞门叫道："开门来。"此时就听里面有童子的声音答应了一声，一时门分左右，出来一个道童，向老道施礼毕。此时由里边又出来一个，两个人一样的高矮，看面上都在十三四岁的光景。这个工夫少爷洪云光随在后面，老道来到里面，往各处看了看，这才向道童说道："这是你们学艺的师弟，以后他有不知道的地方，你们可指教他。"说着彼此见了礼之后，吩咐道童做饭，大家把饭吃完。

从此少爷在洞中真是每日早起早睡，勤俭自持，没有事的时候，老道就把三个人叫至跟前，说些个道中的规矩，在外的行为。如此的讲解，也不是一天的工夫了，少爷心里很是着急，暗自说道：恩师对待人倒是不错，虽然在我们家中说的那么大的规矩，听着倒是很难，到现在倒不那样。可有一节，现在我已经来了五个月的功夫了，一点么也不教我。自己心中这么想

着，每天除了听老道说些个为人处世的道理，再不然就对两个道童说些个三清道的道义，静坐无为的功夫，不然就是练功夫的方法。不知不觉的又是一年多的工夫，有事可做的时候还可以，若是没有的时候，思想起来恨不能自己不辞而别，又怕对不起老师。再者当初一要来的时候，是那样的热心，到现在一跑，那算什么人呢？自己前思后想的不定。

有一天，这才听老师说道："云光，你自己可要留心，明天可给你上功夫了。大约你两个师兄上功夫的时候，不知道你留心不留心？好吧，我由明天起，先教你站站小架儿，我看看再说。"老人家把话说完，云光听了，心中是非常的欢喜。到了第二天，这才习学初步的功夫。这样一来不要紧，少爷的心里，真是如同大旱得见云霓了，是非常的高兴。

不觉的又是半年多的光景，从此这才上那拳脚的功夫。也是云光好武的心盛，真是大有进步，也很用力。这一天没有事的时候，老人家便对云光说道："云光，我来告诉你，这练功夫可不同别的事，人的体力有限，倘若用力过度，也能伤身体。因为你的功夫不到，用力过猛，那是很危险。以后不可过于用力了，万不可心急。常言有句话，工夫到了自然成。你的功夫练到了，也就有那样的体力了。好，把我这话记在心中，总是这样的用功，将来定有出息。"少爷听了这个话，连连称是。自此更是留心了，所有的出手，有那细微的地方，也要加一番的体会，心中虽是有老师的指教，不可过力，可是到了用力的地方绝不肯脱懒。老道见了，心中当然知道，随着这才又言语夸奖了一番，说是用力是地方。少爷心中这才明白，知道得用力得当，从此心中更是有所领悟了。

如此的又是三年，各种的拳脚，真是无一不精。老人家看着，心中甚是欢喜的暗自说道：云儿这个孩子，倒是一个好武

的孩子。看将起来，不论什么艺业，必须得投其所好，进步比较快。他来到山上，不到五年的功夫，所有那徒手的功夫，可以说看得下去了。不过一节，有的时候不会权变招法，显得发死，实用的时候，也是很危险的事，这也是没有经验的毛病，得便还得指导于他。

老道正在思想之际，一个道童进来说道："师父，岭下的张三方才来到我们洞外，说是下岭的山口，来了一个老头儿，还拿着很多的礼物，说是找我们结缘洞。这个老者姓洪，不知是云光的什么人不是？"老道一听这个话，赶紧接着说道："是了，大约是洪老施主来到山下了。去去去，我们赶紧去接，这是云光的父亲。云光上那里去了？快去找他。"说着那个道童转身走去，忙把云光找来。老道这才说道："方才樵夫带上信来，说是山下有个老者姓洪，走，我们爷儿几个下山去接他好了。"少爷云光听了这个话，心中非常的高兴。

说着师徒四个人一同下山而来，够奔下岭的山口。走了工夫不大，往下看了看，山口之处隐隐约约有一人站在那里，手搭凉棚往山上观看。师徒四个人，转下一个山角，被山石与树木挡住，可就看不见了。过了这个山角，云光又仔细的一看，不由得大声的叫了一声爹爹。此时老头儿只是往上看，未敢答言。一时来到切近，老道口中叫道："老施主，叫你等候多时了。你老人家一向可好？"老头子洪林泉一见自己的儿子，心中不知是如何的欢喜，遂又向老道说道："仙长，你一向可好？小老儿原想仙长常常的下山了，不想不觉得就是五年的光景了。"说着又看了看云光说道："这小子，发育得这样了。"说着又看了看两个道童。老道便令二人一一见礼。两个人见礼已毕，老道这才向云光说道："回头到在难走之处，你可以搀扶老人家一把。"云光听了这个话，走上前去说道："不用扶着，我就背起来吧。"

说着老人家业已被少爷背将起来，不由得大家也都笑了。老道便对洪爷说道："也好。老人家有所不知，上面的山路，恐怕老施主走不了。"说着这才一同上山。走在险要之处，老人家洪爷只是把二目一合，不敢往下看。走不多时，已经来到洞口以处。少爷这才把老人家放下，一同来到洞中，各自述说别后的经过。洪爷就在洞中住了有一月之久。

这一天老道给少爷上功夫，洪爷站在一边观看，所练的功夫，都与平常的不同，没看见过，心中暗自说道：他们这个武艺，倒是和别人不同，看将起来，这个老道的能为，定是不凡了。老头子来到山上，看见自己的儿子，发育得有如猛虎一般，身量也长了，精神活泼，比在家里的时候，真是判若两个人。

这一天老头子洪爷没事，乘着仙长静坐的时候，一看云光也没事，自己站起身形，背了两只手，低声的向云光说道："走，我们到洞外看一看山景。"云光听了并不答言，跟着在后面相随。云光向一个道童说道："师兄，你去不去？我随着老人家，再看一看山景去。"那个道童说道："看么呢？不还是那个？我不去。"云光说道："我们是看俗了，我父亲想看。你不去，师父要问我们爷儿两个，你就告诉他老人家好了。"说着紧跑了几步，赶上了老头儿。

父子二人出离了洞门，站在门外往各外观看全山的山景。老头子看了一时，找了一块山石坐下，还是看着山景说道："可惜此地离着我们家乡太远，要是离着近，你娘一定也爱这个地方。"云光听了这个话，遂又问道："这几年我没家去，我娘一定想我了。"老头子听了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你娘想起来就是一块心病的一般，甚至于落泪。我要是实话告诉他呢，这小子这样的性子，他就许不练了，那样一来，他也前功尽弃了，将来的艺业也不成了。就是继续着再学，那可又不定何年月日

了。老人家想到此处，这才接着说道："咳，想还有不想的吗？不过为你的将来一想，也就不想你了。以后你把艺业学成，不是又回到家去了吗？你安心学你的。"少爷听了这个话，不免心中也是遥想母亲一番。此时就听老人家又说道："你好好用你的功夫，不要想家，我想再有几年的工夫，大约也就行了。"少爷洪云光听了这个话，遂又接着说道："敢情是得几年。现在我来了就是五年的工夫了，还没给我说兵刃呢，如果再学家伙，至少也得五六年的工夫。等几时我自己还要家去一趟，看看我娘去。"老人家洪爷接着说道："那是后话了，你就安心学你的，将来把功夫练成，那是自己的本领。几年的工夫，不知不觉的快的很，你忙的是么呢？好好听我的话。我明后天也要回去了，把家里的事交给刘五照管，我也不放心，很大的年纪了。"少爷听了，并不答言，遂又说道："你老人家，明后天就要走啊？"

老人家点头不答。跟着站起身形，说着父子二人回奔洞中，一见老道仍在打坐。此时道童给老人家送过一杯茶来，低声说道："我师父快下座了，你老人家要是累了，可以歇一会去。"洪爷摆手，又低声的说道："不累，我们没下山，就在洞外坐着来。"道童听了，点头不语。

又待了工夫不大，老道睁开二目，向老人家点头，这才叫道童张罗茶水。洪爷说道："老仙长诸所分心，小老儿也不说客气话了，我只有心领就是了。我打算明后天就要下山，今天和老仙长告辞，我们是后会有期。将来小儿倘能有那福德，得承仙长的道术，真乃是我们洪氏门中之幸了。"老道听了这话，心中甚是欢喜的说道："老施主想要回府，我也不多留了，老人家你就后天再走好了。"老人家点头，又说了些个闲话儿。

到了第三天，洪爷这才告辞下山不提。从此少爷洪甫洪云光，更是专心练习，把各种军刃练习得纯熟，以及十八般兵器，

可以说件件皆通。又把气功学成。所有的硬功夫，也都习学完了。

这一天老道把云光叫至面前说道："云光，你在我跟前学艺，掐指算来，已有十二年的工夫了。你所学的不过是眼前的功夫，一个平常的本领，要说是一个练家，尚还谈不到了。不用说你，就是为师我也不敢说是一个练家。今天为么我要和你说这话？第一为是不叫你骄傲，以免目中无人。再者就是我问你所学的这些兵刃，你自己觉得那一件得意？那一件应手呢？你说一说，我听听，我也好再进一步的教导于你。"云光听了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老人家还要教给我特别的招法。自己想了一想，这才说道："师父，我所学的，最随心，用着最应手的，就是那铜胆，是我最得意的兵刃。"老道听了这个话，遂点了点头笑道："我也看着是铜胆你用的好。好，就从明天起，我就给你说。"

第二天清晨起来，老人家正在打坐，一听云光走到跟前，把二目一睁说道："云光啊，你不用练了。"说完了这句话，一看老人家把二目一合不作一语，少爷洪云光心中可就害怕了，暗自说道：老人家向来和我有气，可没说过这个话，今天此话，也不知是气话，是好话？要是好话呢，也应当和我明说，现在够用了，不用练啦，可是要成了。昨天老人家又不能那样说了，说我离着练家的本领，还差的很远了，故此才要教给我独到的功夫，怎么？这一夜的工夫就变了呢？这可实在叫我纳闷了。莫非说我平常有什么不到的地方，今天要跟我算帐？这也不能。怎么不教我了？或者也许要留一手？不对不对，要听那个意思，铜胆绝手的功夫还有的是了，绝不能是三招两手。咳，这可怎么办？我要问问吧，又恐怕惊动了老人家的坐功。再说也不好问。这可怎么办？云光站在那里，走开吧，也不好，问问吧，

也不合乎，自己有如木鸡的一般站在那里不敢动。站了工夫很大，只有等待老人家发言再说吧。少爷又等了半天，心中暗自又道：这也是我这十几年的工夫，性子好多了，要是我在以前哪，我早就不伺候他了，我还等他说话？我早不理他了。

少爷心中正在思想了，这个工夫可也真不小了，这才听老道说道："云光，你不用练了。"少爷一听这个话，当时灵机一动，跟着说道："师父，我所学的不过九牛一毫的本领，我从此停住，那不是前功尽弃了么？还望老人家，格外的栽培，弟子我还是绝下苦功，也要学习。"老人家听了这个话，又接着说道："好，我看你还可以。"老人家说了这个话，也不往下说了，又说道："你所学的虽然不算成就，可也有些个可观了，要是再练也不是不成。不过你已经二十多岁了，成家立业，正当其时，也不可久在山中了。"少爷云光一听这个话，心中倒为起难来了，又接着说道："师父，要是这样一说，我还是接着学艺要紧，立业不立业，那是后话了，不是先得把艺学成之后，才能谈的到立业吗？我要不练了，不是白用十几年的功夫了吗？"老人家听了这个话，遂笑了笑说道："这也是我说话太慢，我不是不叫你练。我方才已经说过了，你的功夫也算有可观了，我再指点指点你几手用铜胆的绝招，或者刀剑的绝招，也给你说几手，在外边也就够用的了。"

少爷一听这个话，心中这才明白，暗自说道：莫非我学的功夫，也许差不多了？听这语意，可不叫我练了，要给我说说绝招，大概我能下山了。听这意思，给我说完绝手，老人家也许叫我下山，这也是不一定的事情。少爷云光想到这里，不由得心中甚是高兴。

此时又听老人家说道："话我可和你说明了，常言说的好，能人背后有能人。万不可有些许的骄气为是。几时要是下了山，

要在我们门户以内的人们跟前，目无前人，小看后学的人们，要是叫我知道了，我可不答应你。这话你可要紧记在心。”少爷闻听此言，心中甚是欢喜的说道：“好了，我可有日子见我母亲去了。”此时又听老人家说道：“我把几手功夫给你说完，你可以家去看看。自己有那个志向的话，到各省去看看，各处的人物拜访拜访，也可以长点见识。只要有自信的能力，到在什么地方也不怕。”少爷听了这个话，当时连连的答应着说道：“是是是，我记在心中。你老人家，平常就给我们讲解自大的坏处，与自己有损无益的，真是谈今论古的给我们比方，弟子我那能不记着呢？”老人家听了，遂点头不语，接着又道：“好，我说给你几手，自己一悟会，也就成了。”

说着老人家下了座位，一手一手的说了一个大概，是怎样的套手，怎样的得劲。老人家这样的一说不要紧，云光心中是特别高兴，有如得见天日的一般。从此自己随练随悟，有个不顺的地方，再和老人家一问。

又有两个月的工夫，这一天老道把少爷云光叫在跟前说道：“云光啊，你也来了十二年的光景了，到家去看看，还是那句话，你自己谨慎为是。见了你父亲，就提我问好，几时下山，我去看他去。”少爷听了这话，连连的称是。这才说道：“恩师，你老人家请上坐，待弟子给你老人家叩头。”说着少爷当时跪倒身形，行了大礼。老人家说道：“我所说的话，要你紧记在心。”少爷连连的称是，遂又笑道：“师父，弟子今天离了你老人家，我一定要遵命而行，到各处会一会高人，一则我也长长见识，二则阅历阅历自己的胆量。可有一节，我此一去，还不知何年何月，得见你老人家了？”老道听了这个话，遂又说道：“这有何难？要是见我，几时都可以见。我还有一句话，只要你一要走得正，二要行的端，又道是三条大道走中间。我们见面的日

子可多了。如果你离开我之后，在外面胡作非为，甚至于淫人的妻女，霸人的家财，这是为师我最恨的事情，你要是犯了这个，你自己可要小心你自己的性命，我们的门户之中，绝不留这样的败类。”少爷洪甫洪云光连连的说道：“弟子万死也不敢那样的胡为。”老人家听了这个话，遂点头说道：“好，我但愿如此。你去吧，天也不早了。”云光说道：“恩师，弟子我来到山上，十多年的光景，从来未敢领教你老人家的来历与道号。弟子这次下山，打算遍走天下，倘有交结海内的朋友，要提起你老人家的姓什名谁，到在那时，弟子我张口结舌，不知所答，我虽有惊人之艺，也是不好看哪。”老人家闻听此言，遂又接着说道：“云光啊，今天你问到这里，本应当对你言明。不过一节，因为你的年岁太小，而且又是初次下山，没在外面走过，对于经验上面，还算是差得太远了。我若是说了我的来历，不但与你没有利益，又怕你口不严密，最好此时我先不必说出。只等你遍走江湖之后，多少有个名声，到在那时，我还要叫你上山，再作进一步的学习了。”少爷洪云光听了这个话，心中更是欢喜非常了。这才与老人家告辞，又与两位师兄说了一些作别的言辞，自己出了古洞，直奔山下而来。走在中途，心中暗自说道：我本当在这回家的途中，到各处拜访，又恐怕耽误工夫，咳，我还是先家去为是，免得二位老人家悬念。

少爷心中暗自打算，一时下了高山，奔向大道走来。自己又把包裹打开看了看，还是当初来的时候那个银包未动，不免心中暗自好笑说道：在山中这十几年的工夫，真是一个钱也没花，这个话要告诉我母亲，老人家可喜欢了。云光心中想着，脚下此时越走越快。心中又道：现在我走起路来，觉得不算么，在我来的时候，虽然不觉怎样的累，比此时可差的太多了。现在走出这么远的路来，还是精神百倍，有如无事的一般。少爷

心中暗自高兴，还是往前行走。

看着天已将黑，肚中也饿了，自己这才留神往各处观看，打算找个店房安歇，明天再接着赶路。自己随走，随看着各处，一时但见前边远远的一片树林，随着就奔上前去一看，原来是一个村庄。心中暗自说道：看这个村子的意思，还是很富庶。少爷心中想着，可就来到切近了，进了村口，里面是东西的一条大街，两边铺户还是真不少，往两旁留神观看，所为找个店房休息。少爷正往前走，只见路南一个大门，门外有一个伙计正在招揽生意。在黑影之中一见少爷由打门前经过，口中说道："打店吧客官？前边可没有店房了，请里边吧。"少爷洪云光站住了脚步，往里看了看，在黑影之中也看不清，心中暗自说道：这个店绝对错不了，准干净。自己想到这里，随着上前说道："有单间的么？"伙计连连的说道："有有有，请里边吧。"少爷随着进到里面，找了一个单间屋子，跟着洗脸，休息了一会儿，要了菜饭，自己把饭吃完，坐了一时这才安歇。一觉醒来，天光已亮，当时起床，梳洗已毕，付过了店饭的账目，这才登程够奔自己的家关。

这一天来到顺天府，天可就黑了。自己来到家门以外看了看，这才上前叩打门环。当时有人出来，原来是老家人刘五。云光一看说道："是你呀？"说着往里就走。老家人大声的喊道："你是谁？不问问就往里走。你是什么人？"云光一听这个话，这才笑道："不怪你不认识我了，十几年的工夫了。我是少爷洪甫，我回来了。"少爷把此话说完，刘五这才叫道："少爷呀？我可不认识你了，你跟大人一样了。快去吧，老夫人可想坏了。"说着赶紧把大门关上，随在少爷的身后，一同来到里面。

云光高声的叫道："娘啊，我回来了。"老夫妇一见自己的儿子回来，心中是非常的欢喜。行了大礼以后，老夫人借着灯

光一看，遂笑道："这小子发育得这么高了，我想不到他这样的大身量。"老人家洪爷说道："儿呀，我想你还得一二年才能回来了，不想你今天回来，真是我最痛快的事情了。但不知你的恩师，现在下山来没有？"云光说道："他老人家没同着我下山，是我自己一人家来的。"老头子洪林泉点头不语。老夫人吩咐家人赶做晚餐，多加几个好菜，所为给少爷接风。

父子爷儿三个正在吃饭之际，老头子说道："好，明天你练练，我也看看。我虽然不懂，我也看出一点来。那天见了我们本地的守备王祖德，我给你托一托，弄个差事。"云光一听这个话，遂笑了笑说道："不行，我们这个不是那个事，你老人家还不明白了，要是那样，我还不下这十几年的工夫了。我们这个门户之中的人，提起来谁都知道谁是谁的徒弟，谁是谁的师父，把艺学成以后，到各处访友。有那出人头地的高人，也可以再拜老师。几时把声名闯出去，倘能一帆风顺，就许是国家的一品大员。我虽是不希望这个，将来有个侠义的名声，你们二位老人家也算不白栽培我。你老人家见了王守备不必提说我的事。如果他要知道我回来，要是和你老人家商量，叫我到他那里去，你老人家可不要答应他。"老人家洪爷听了这个话，遂又说道："怎么？人家叫你去你都不去？你也太大了，真是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你且记住，凡是一种事业，或是一个人的前途，都是慢慢进步的，没有一口就把人吃胖了的，你不去，人家还不定用不用呢。"少爷听了这个话，再说别的话，恐怕老人家不喜欢，往下也不敢再说了，心中暗自说道：王祖德这个人还在此地了，也没升也没调，在此地当这一个守备，不到二十年也差不多了。我小的时候，他看我爱练，他就有意收我作徒弟，到现在他听我回来，他非叫我不可。要是那么一来，我不去吧，有我父亲的老面子，我要去吧，可就把我拴住了。少

爷心中想着，此时老夫人坐在旁边，紧着给儿子布菜，直让云光吃。

父子爷儿三个把晚饭吃完，高高兴兴的，喝着茶，老人家又叫少爷洪云光说说这十二三年学艺的经过。少爷回来也是心里一高兴，就把自己练功夫的情形，一五一十照直的说出来了。少爷说着不觉怎样，不想这老两口子听了，心中就觉后怕。老夫人说道："我要知道这样的不易，那年说么我也不叫你去，听着心里多害怕。得了，你就在家里吧，你也不用各省去云游去，我们又不是出家人。云游那是出家的老道，再不然就是和尚，你可别出去了。"少爷一听这个话，心中甚是后悔的，暗自说道：坏了，我再走可麻烦啦，我怎么都说出来呢？云光想到此处，遂又说道："我不出去了。不过是这样，我临下山的时候，我跟我师父说了，我要到各处访友，我师父也叫我去。"老太太一听这话，不等云光把话说完，赶紧接着说道："访么友呢？我不许你出去了，好交友那里都有，何必又到各处去呢？"少爷云光一听这个话，心中又道：好，所以把话关死了，看这意思，我要出去还是真不行。我现在也别说什么，等到时候再说。我此时说什么，老两口子也不应我，真真的岂有此理了，我怎么就不留神呢？一点也不留，都说出来了，这样一来不要紧，几时恩师他老人家就许下山到各处暗查我，这都是不一定的事，这可不好办。少爷心中不得主意，又不敢公然的说出非走不可来，从此心中虽然是暗着急，面上也不敢带出来。

书要简捷，少爷在家中，不敢离开老夫妇的左右，比从前小的时候，暗着倒看的紧了。在家中就是一年的工夫了。老两口子看着自己的儿子已然长大成人，家中房子、地、买卖都有，现在儿子已经成人，早有那亲友们今天前来提亲，明天前来议女，老太太给拒绝的无计其数，现在儿子已经回来了，第一是

抱孙子心盛，第二也知道云光想出去，给他说可妻室，心想着就可以把他恋住了。老人家在物色佳人的工夫，不想少爷洪云光，真是祸从天降。

这一天老人家洪爷，由打柜上回到家中，就觉得身体不合适，晚饭也没吃。自己以为是受点外感，也没在意，想睡一宵觉也就好了。不想老头子这一夜未得安眠。到了次日天明，老太太心想天亮或者也许安详一点，再请个医生看看。心里虽然这样的打算，可总不放心，等到天光刚亮，老太太便对云光说道："我看着你爹爹，你去把刘心如刘大夫请来，我看你爹不是受外感，叫大夫给他看看就好了。"少爷云光听了这个话，遂答应了一声，便自走了出来，心中暗道：不好，老人家这回有病，我看不像往常，恐怕这一回老人家有什么舛错呀。少爷如此的暗想，心中甚是不安，不知心中有些什么事。

把大夫请至家中，老人家吃了两剂药，还是不见功效。连连换了六七个大夫，也是难起沉疴。这一天母子二人守在老头子的床前，不免望着老人家，想他一生的事迹，真是眼含痛泪，静无人声。沉了一时，就听老人家要水喝。及至把水喝完，自己觉得有些精神，遂喘吁吁的说道："云儿他娘。"老夫人听了这个话，不由得心中吓了一跳，遂赶紧的上前答应了一声。就听老头子说道："我的病也没有法子治了，药我也不吃了。你好好的给孩子成了家，我就感你的大恩了。至于我装殓一切都要俭省为是。"话说到此处，可就喘不成声了。此时母子二人，听了此话，几乎大放悲声。老头子歇了一会儿，又接着叫道："云儿，你现在已经成人，我所对你不过的，我不能亲自给你办事，在你娘的跟前多多的尽孝为是。你成家以后，还是那句话，不必往各处去跑，以免你娘不放心。这是我最希望你的事。其余的，什么增光耀祖啦，显达门庭了，我们也不希望那个。"老人

家把话说到这里，已然是力尽声嘶，语言也乱了。又喘了一时，才觉安定了许多。从此老人家一时比一时紧促。此时老夫人早把装殓一切的事情预备好了，老人家延迟到鸡鸣三唱，可就一命呜呼了。

母子二人把丧事办完，少爷洪云光在家中守了两三个月的工夫，心中是非常的烦闷，暗自说道：老人家这一死不要紧，我独自一人在家，也实在是没有意思。到柜上去看看，我又是一个外行，又不愿意总在那里，在本地各处闲坐着说说话，我又不惯。看将起来，我还是不能久在家中。再者我学艺十几年，苦工夫下了不小，我要是死守家门，可惜我这点功夫啊。老人家的遗言，不过是不放心我，如果那样，我这世也就无声无闻的过去了。少爷想到此处，沉闷了一时，暗自又道：咳，我何必这样呢？得便跟老太太还是提说此事，老人家倘有活心之意，我就可以出去了。少爷洪云光把主意打定，但等得了机会与老人家提说此事。

不想老夫人，自从洪爷去世以后，身体总是不见舒适。云光本想等着母亲恢复了原状，有了机会再说。不想老人家总是三天一病，五天一病，闹的云光心中甚是着急，对于出去遍走江湖之事，更是不能出口了，又加一份不放心。常言说的好，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老太太病来病去，可也就驾返西天去了。少爷真是哭得死去活来，自叹命苦，不到一年的光景，老夫妇相继而亡。

云光把两件大事办完，自己一想，现在独自一人，可以说是一心无挂念了，还是自己自奔前程。把大事安定以后，这一天把柜上的老伙计叫至家中，把买卖交给了他。交派以后，又把老家人叫至跟前，将家中一切的事情，交给家人掌理。又把两个人叫在一处，少爷这才说道："我把你们二位请出来，这个

意思我也不说出来，大约你们二位也明白。第一都是老人，第二呢，有老东家在世的时候，都很看得重你们二位，故此我就请你们二位出来。我就是这两句话，别的话我也不说了，我就交给你们二位了。”此时家人与那个伙计同时说道：“少东家，莫非说你还是想要出去呀？你要知道，父母的遗言不可不遵啊。”少爷洪云光听了这个话，遂笑了笑说道：“这个话倒是有理，不过得分什么事。老东家不叫我出去，那是老人家爱子心切，怕有什么舛错，是做父母的心理。可是一节，一个人生在世上，不图名也要图利呀，这是瞒不了你们二位的。我下了这十几年的苦工夫，我所为的是么？你们二位替我想一想，我洪云光一个七尺的男儿，擎受这点祖业，就算满足了自己的心志，那样一来，我将来还有什么发展呢？现在我把话也都说完了，就请你们二位多多的分心吧。我打算明后天就走。”两个人听了这个话，也不便再说什么了。少爷把一切的事，安置妥当，又待了两天，自己这才出离了家门。

从此云光这才遍走江湖之上，真是到处为家了。常言说的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又道是，有志者事竟成。少爷洪云光出来以后，心想到各处访友，可是出了自己的家门，心中一想，暗自说道：我可先奔那地方呢？一时不得主意。独自一人心中想着，可就信步前行，没有一定的去处。

出来已有三四天的光景了，这一天走着看了看天气又不早了，自己打店住下。到了第二天清早，正要付给店饭的账目，就听院中有人说道：“看你这个人，一点准主意没有，你要总是这样，你有多大的能为，将来也成不了人物。”少爷在屋中听了这个话，心中恍然大悟，遂紧走了两步，往外看了看，是一个老者，看那意思是申斥自己的少爷，一边说着，一边往门外走去。云光见了这种意思，可就想起了生身的父母来了，不由得

暗自说道：我要是有我父亲在着，自己有什么错处，都要指告于我，到现在还有谁来告诉我呢？这位老者所说的话，正说在我的毛病上，说的还是一点也不错。我出来这几天的工夫，还没有一个准方向，思想起来，这也是我的一个坏处。自己想到此处，又二次退了几步，一回头复又坐下，自言自语的说道：今天我暂且不走，再休息一天，我明天打好了主意说。云光自己想到这里，又在店中住了一天。

到了次日清晨，付过了店饭的账目，出离了店门，自己按着计划的路程，先在北六省各处闻着名拜访名人。云光乍一拜会的时候，心中可是害怕，恐怕栽在人家手里，以后会过五六处之后，自己心中可就有点把握了，胆量也大一点了。也是云光有天赋武功的资质，十几年的功夫也纯，天资与人工，两方面合而为一，此次出来还真没遇上敌手。也该着他成名，十几年的工夫，北六省的名人，已经全都会到了，也交了不少的朋友。洪爷心中一想，北六省我已经都走遍了，我再破出十年八年的工夫到南七省访访高人，再长一长见识。

云光此时年近四十了，有那知己的朋友们，可就劝解云光，要给他说个妻室。云光一想，我现在年近四十了，古人有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自己还是这样的下去，也对不起我那生身的父母。云光想到这一层，只可应允了各位好友的建议。常言说的好，大丈夫有本事，天下为家。大家一张罗，三言两语的把亲事说成，把事情办完。

把家安置妥当以后，还是不忘南七省这一程，独自一人可就够奔江南各省而来，真是到处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又有十年左右的光景，声名大震，这才回到家中，遍请亲友作别，又携眷回归了山西顺天府的老家，跟前已有一子一女。

这一天老人家洪甫洪云光，在家中照料了一年有余的光景，

把家中一切的事情交给夫人说道："我还有一件未了的心事，还要出去三年五年的，你好好照管家务，看着孩子念书。我这次出去，最多不过十年八年，少者三年五年。"夫人一听这个话，心中就是一怔，遂接着说道："我想你已经出去这些年了，再说年纪也这么大了，本应当有退心了，你现在五十已过，够六十的人啦，你还出去做什么呢？这样的年纪。"洪爷听了这个话，笑了笑说道："你知道什么，我这年纪就算大了？在我们江湖人的群中，我就是一个年轻的人，你那知道这个？"夫人一听这个话，遂笑了笑说道："你去可是去，别日子多了。孩子们也都不小了，再要出去十年，大约也该办事了，我一个人怎么办呢？"云光说道："不要紧，到不了那时候我就回来，你不必多虑。"夫妻二人商量已毕，又在家待了一天。

第三天老人家还是简简单单的拿了一个小包裹，出离了自己的家门，奔往四川的大道而来，恨不得臂生双翅，飞到四川结缘洞面见恩师才可心了。打算见了老师之后，再二次遍走江湖。在一路之上，白日倒略微的休息休息，一到夜晚，可就施展那飞行之术，直奔四川。这一天来到山上，各处寻找这座结缘洞，始终也找不到这座古洞。自己又怕找错了地方，又到各处看了看，一点也不差。自己心里很是着急，想起恩师来，一时看不见，不由得长叹了一声说道："咳，老人家可那里去了？"

正在这个工夫，就听有人在后面一笑。云光回头一看，但见此人年在百龄左右，是个樵夫的打扮。老人家洪云光说道："老者你为什么发笑？"那樵夫说道："天到这般时候，你还在此盘桓不去，莫非说你有什么事不成？我两担干柴已经打完，你还在此处？"云光听了这个话，这才接着说道："老者你有所不知，大约你也许知道。在前三四十年的光景，此地有一座结缘洞，里面住着一位出家的道长。"云光把话说到此处，那樵夫

接着说道："知道知道，大约还有两三个道童。你要找那位仙长啊？此人在前十几年就不在此山了。还有一节，他的年岁，恐怕比我们还要大着几十岁了。你是他的什么人？"云光说道："那是在下授业的恩师，今天不得相见，心下甚是难安。"那老者又说道："原来如此呀。说一句冷语，此人还不定在不在了。"云光一听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要是如此的一说，这个樵夫说得甚是有理，大约老人家或者羽化了不成？此时那个老者又道："自从那位仙长去后，在此山中的人，大概年龄最长的也就是我了。"云光听了这个话，这才点头，接着又问道："这位老者，我离开此山，也有三十多年的工夫了，此山的山路，也有点忘记了，不知这座结缘洞是在这个山峰不是？"那个老者说道："是是是，所有的山峰，就是这个山峰的道路难走，是这个山头。"说着云光又往各处看了看，遂又说道："可是这个结缘洞在那里了？"那老者用手一指说道："那乱树的后面不就是么？"云光这才走了过去一看，这才变过向来，又想起当年的情形，不由得叹息了一声，自言自语的说道："这也无法了。"

此时那个樵夫，业已走下山去。云光又站了一时，这才往山下走来。此时真可说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返。老人家无精打采的下了高山，心中暗自说道：老师父身带绝艺，现在不知老人家的仙踪何处，叫我那里去找？自己心中想着，顺着大道往前行走。到了此时心中又是不得主意，原打算拜见老师，再二次学艺，也好再走江湖一程。虽然声名已有，多会几个朋友也是好的。事到如今，老人家业已不知去向，还到何处去学呢？自己想到此处，还是往前行走。走了工夫不大，看了看天气，业已黑影下来，这才打店安歇。自己在店中一想，还是到各处走上一程。自己把主意拿定，到了次日清晨，老人家就要二次拜访高人。不觉得就是七八年的光景，随着可就往回家的途中

走来。

这一日来到家乡，山西顺天府，天可就不早了，有心赶回家去，无奈腹中甚是饥饿，这才找了一个酒馆。进到里面一看，真是满堂的坐儿，老人家这才上楼。此时伙计上前说道："来了你老，请里边有座。"说着就把老人家让在一个桌前坐下。伙计擦抹桌案，洪爷要酒要菜。这个工夫往各处看了看，饭座也不少。

正在观看之际，就听旁边那个桌上的三个人有一人说道："我么也不怕，你别看这个姓谷的，他们都敬如天神一样，常言有这么一句话，你知道不？听景不如见景。不管他是长得三头六臂，我们办的是公事。他如果有不顺听的话，我们按公事办他。他要以为自己会点么，还是那句话，我得跟他比上一比看看。"其中又有一个人说道："你这个话说的倒也有理，可有一节，我说的可不知对不对？事情可是你们两个人的官差，据我想这个谷大成，可不要小看他，他出去这些年，大约在外边也很说得出，听这意思还听不出来？你要是这样，恐怕你要吃他的亏，千万可别轻易跟他动手。"那个人又说道："没有什么，照你这么一说，我们的公事还办不办了？反正是这样，你说的这话不能说不在理。我们要是去了，先给他一个面子，他要是自充合的着，我就得看他一个水落石出。"又听旁边的那人说道："你这话倒成，我们两人到在那儿，客客气气，大概他一个走外面儿的人，还在乎这点小意思吗？"那个人听了这话，遂又说道："你这话又不对了，要论钱当然他是不在乎了，你没听说吗？州里的人都拿他当了一个主心的人儿了，这斗的是气儿，不在钱啦，你还看不出来吗？"

老人家洪爷听到这里，此时伙计把酒菜拿了上来。老人家一边喝着，一边不住的还是往那边听着。

又听那个人对这人说道："你看我的吧，别听他们那一套。什么叫侠客？那个叫剑客啦？我都不信服他们，他们里头的事，我都知道，瞒不了我。在我学艺的时候，我们师父都跟我们说过，什么叫剑客那个叫侠客，别叫人家用这路美名把你吓住，不听那一套，比着看，那才行了。这话是一点也不假。到现在我还信服人家这个话。练个十年八年的功夫，出来有人一捧，说剑客就是剑客，说侠客就是侠客，那有什么呢？你说这话假不假？还是真不有吗？真有这样的么，统通的在师父跟前练十几年功夫，出来就是剑侠客，这样的人可假的是，还是真不少。这个话你还不定信不信？不用说别人，就拿这个谷大成说吧，我听人说，他也不过十几年的功夫，不过在外边多交几个好友，回到家来，这些个人知道么？又这么一捧他，就成了嘛。还是那句话，别听他那一套，还是比着看。"这个人说着话，吃了一口菜，又说道："吃呀吃呀。"三个人这才吃起来。又听那个人又道："不是我说酒话，大概我们这些年了，你也不至于不信，就凭我这点功夫，还瞒的了你们二位？别处先不说，就拿这个平安州来说，差不离的，他还是真不行，这个话假吗？"那两个人听了这个话，便同声的说道："这倒是不假，我们是知道的。"那个人听了此话，很是得意的又道："完了，我是没有人捧就完了，要是有人捧的话，我也是剑客，我也是侠客。"

此时老人家洪甫洪云光，听了这个话，心中又是生气，又是好笑，暗自说道：这个东西，真是不知世务，他把人家剑侠客可说的太不值么了，真正是坐井观天的东西，自己有三冬两夏的功夫，自己不知道说么了。这要是有分寸的人，在这大庭广众的地方，绝不能说这个。这小子，按理来说，我得管教管教他，替那些够身份的剑侠客们出出气。还有一节，我方才听他们说谷大成，这个谷大成在江湖上面，很有点声名，这三个

小子怎么和谷爷有什么争执呢？看这个意思，这三个小子，大约是县衙门里的人，不是县衙门的，就是州衙门的人，这个热闹我得看。要真是谷富谷大成，我就不管这个闲事了，谷爷就教训他了，要不是谷富，他小子也算万幸，就随他去吧。我看，或者我也许管这个闲事。老人家想到此处，把酒喝完，跟着吃饭。

又听那边那个年长的说道："说了半天，你们所收的公款，收的怎么样了？"那个人又接着说道："款收的倒是不错，可是比以前费事多了。"那个年长的人点了点头又道："本来是么，现在也太难了。"说到此处，看那意思也不好再往下说了。那个人又道："事情多难办我也不怕，我就怕一样，自己心里一没根，可就坏了，可就没法子下手办了。"三个人把饭吃完，正要付饭账，伙计很客气的说道："三位有现的吗？没有现的先写上吧。"那个人说道："有有有，先给现钱吧。"说着把钱付过，三个人这才站起身形，走下了楼去。

此时老人家洪云光，坐在那里慢慢的吃着，此时一见伙计在那边整理桌凳，云光一点头叫道："伙计，你过来，我来和你打听打听。"伙计听了这个话，赶紧走了过来说道："打听什么你老？"老人家说道："方才那三个人是做什么的？"伙计说道："老爷子，这三个人你老人家都不认识？大概你老不是此处的人吧？"老人家又道："怎么意思？我就是这本州的人，我可是不常在家。"伙计这才说道："这三个人是州里的大头子，是州官的左膀右臂，一个姓曾叫曾顺，一个姓阎叫阎明嘛，谁不知道呀？他们两个人就是州官儿。那一个年纪大的，我可不知他姓什么，也许是衙门里的人。"伙计说着话，便凑到老人家的耳边说道："这个事快出来了。这两个小子要不去，还许没有事，他们要是去了，那可是自找。就愿意他们找去。"老人家听了这

个话，心里早就明白了，随又问道："上那里去？是上谷爷那去吗？"伙计说道："是呀。你老也听见了？看笑话儿吧，他要上那去，非挨打不可。谷老头儿在家候着他们了。"老人家听了，遂又说道："这位谷爷在那里住？"伙计说道："就在这里不远。"洪爷点头不语。

说着话把饭吃完，又喝了一会茶，有心去看看，究竟是怎么样。老人家心中想着，付过了酒饭的账目。这个时候天可就不早了，往屋中一看，也没有什么酒座儿了，这才站起身形，下了酒楼，出离了饭馆。心中又一转想，暗自又道：唉，我莫若看他们一个水落石出，心里倒痛快。先不往家里赶了，我找个店房住上一宵，明天我好看一看，到家里我也没有什么事。自己想到此处，又在街上闲看了看，这才打店安歇。

到了次日清晨，老人家起来，就听外面有人传说，州衙门的那个公差，叫老百姓给打了，这小子招起公愤来了。这个说："这小子，今天才撞到钉子上头，你看看有人敢打他没有？我们是不敢哪。"那个又说："这小子也太招恨了，倚势仗势的太可恨了。"大家在院中你言我语的说着。洪爷听了这个话，心中这才明白，暗自说道：大约是昨天那个公差，大概这个东西真去了，可惜我没看见他们动手。

说着老人家付过了店钱，走出了大门。就见街上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看那意思不问可知，一定也是议论这个事情。自己心中想着，可就随着人群儿，来到谷爷的家门口一看，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看热闹的人很多。老人家分开众人走到里面，此时就见几个官人把一个老头儿围住，正要带走。洪爷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老英雄谷富谷大成。云光往地下一看，原来地下倒卧一人，业已气绝。老人家暗自说道：坏了，谷爷不至于这样，怎么如此的没有刹手呢？不用说呀，这是一失神，手

重了一点，这便如何是好呢？

洪爷心中想着，此时大家架着谷爷推推拥拥的走出了谷宅的大门。云光随着众人走了出来，心中甚是钦佩谷爷的为人，暗自点头说道：老英雄是一个道义的英雄。今天看将起来，实在是一个守法的君子。就凭他这一身的功夫，这几个官人如何能把他带走呢？我今天要成全老英雄的为人，把他交到什么地方，我也要把他解救出来，不怕解到北京城去，我也要把老英雄救将出来，不叫他自己落一个越狱脱逃。老英雄洪云光把主意拿定，可就紧紧的在后面跟随。此时见大街小巷的人一看官人把老英雄带走，全都一语不发，等着走过去，这才交头接耳的，不知说些什么。不一时来到州衙门，就见大家一齐进去。

此时云光站在外面，心中一想，我得在此处听一听消息，把消息扫听好了以后，我再想办法。心中想着，这才往各处看了看，一看在衙门的对过有一个茶铺，老人家心中暗喜说道：这倒是一个好地方，大约里边有什么事，要坐在此处，都可以知道。心中说着，可就走到了门前，进到屋中找了一个座位。伙计把壶拿来说道："有茶叶么？"洪爷说道："没有，来一包好的。"伙计说道："好吧。"一时把茶拿来。洪爷独自一人慢慢的喝着，心中暗自说道：谷爷今天到在里面，恐怕要受辱，如果那样一来，一个大英雄，岂不太难了。我得想个办法。老人家想了半天，当时毫无主意，心里很是着急。

正在这个工夫，由外面走进一个人来坐下身形说道："么新鲜事都有，不管曾顺怎么招恨，不好死了他是个官人。现在叫这个姓谷的打死了，依着我先不往上交，大家伙儿先打他一顿再说，你猜怎么着？也该着人家姓谷的走运，不但没挨打，到了堂上连州官也没说什么，还不用说严办他啦。说话就要往府里解，你说这个事人家这个姓谷的有多便宜了。"茶铺那个掌

柜的说道："你别看这个，人家还许人情到了呢。要依你就许糟了，你知道人家有什么人情啊？这个人可不是平常的人，你们在外边吃点亏，把人弄到衙门里来，就臭打人家一顿，这可不成。你们没打他还许对了呢。你想想，连官儿都不打他，这个人准有点门子，你看着吧，我说这话不定对不对？"

老人家洪爷听了这两个人所说的话，心中是非常的高兴，暗自说道：太好了，我要诚心打听，恐怕都不能这么详细。大概这个州官，也是害怕了，手下的人狼狈为奸，横征暴敛，恐怕自己落个失查的处分，这也未可知。——也不能。要是这样，他更不能往上送了，这不定是什么缘故了。老人家心里想着，不知其中的原因。

此时又听那个掌柜的问道："往上送，我看得明天了吧？"那个人说道："反正得明天一早了，今天往府里解，得什么时候到？再说这个谷大成，又是一个久闯江湖的人，黑天末日的走，就许出点事。我想一定得明天起解了。"

老英雄洪云光一听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由此到府衙门就得一天的路程，还得起早，这话倒是不错。嗳呀，要是这样，我还得多耽误一天。想了想暗自又道：唉，我也没有什么事，我再多等一天也没有什么。大概这个路程，一定是明天往府衙门解了，到了明天我再作道理。洪爷想到此处，又听那个人说道："曾顺这小子，还不得这样？我看他这样死还算不错了。这小子吃得太独了，内里的事情我说不清，就说我们下边的公分，这小子他都吃的狠极了，还不得这么死呀？"那个掌柜的说："兄弟，我说你可是好话。常言有一句话，人死不结冤。完了，好坏自有人知道，谁厚道，谁不厚道，谁还瞒的了谁？人已经完了，么话也不说了。"两个人说得很热闹。

老人家一听这话，心中说道：这个掌柜的倒是一个忠厚讲

道德的人。老人家想到这里，把伙计叫过来，付过了茶钱，出离了茶铺的屋门，心中一想，又看了看天气说道：天可是不早了，再有两个时辰，也就黑天了。自己又在街巷之中浏览一番，这才打店休息。

到了次日的清晨，付过了店饭钱以后，赶紧够奔州衙门而来。远远的只见一辆蓬车停在门前，老人家这才止住了前行，在远远的观看了一时。不大的工夫，就见很多的官人架出一个人来，上了大车，两个人护送着就走下去了。老人家看了一时，心中又道：他们到了府衙门，早着也得天黑，我先不必跟着，等到夜晚三更时分，夜静人稀之际，我要越狱搭救老英雄。

洪爷把主意拿定，自己这才各处寻找了一时，找了一个饭铺，把早饭吃完。一天的工夫不必多表。

到了夜晚三更之际，忙把夜行衣靠换好，收拾得紧衬利落，有心顺着大道前往，心中一想，恐怕施展飞行术，在途中有人看见。老人家想到此处，遂一抖身形，纵上房来，往各处观看，真是别无一人，老英雄这才蹿房越脊，施展夜行术的功夫，走够多时，在黑暗之中隐约看见大道就在面前，自己一想天已不早了，大概路上也没有行人了。想到此处，当时抛身跳下房来，把身形站住，定了定方向，这才二次前行。好在一节，老人家此地的道路很熟，天就在三更已过不大的工夫，老头子就来在府门以外。抬头看了看，恐怕有人看见，赶紧绕至围墙，找了一处较矮的处所，也有一丈六七的左右，老人家一拧身，纵上墙来，往下看了看。里面此时并无巡夜之人，老人家甚是暗喜，正要下去，心中一想，可又为起难来，暗自说道：我来到此地，倒不费劲，可是这衙门之内，这样大的院落，可是监狱收人的地方在那里了？老头子心中甚是着急，不知由什么地方找到。正在这个工夫，顺着风只听有人喊道：“别说话别说话，这不是

你们家，那样随便，再说话你可小心着。”老人家一听这个话语，心中暗自说道：这可是太巧了。说着顺了说话的声音，走上前去，可就来在监狱的切近，往下侧耳一听，正是此处。刚要下房的工夫，就听下面有人说话，又有刑具的声音，就听一个人说道：“谷爷，你老这个事没有关系。第一有全州的人出头，这个案子一点关系没有。再说州里那位曾头，平常的人缘儿，也都走尽了。”两个人说着话走到一个屋门以外。在黑影中看了多时，等着那个官人走去，老人家心中暗道：还算不错，把老英雄还另眼看待了，单收在一个屋中。我此时暂且不能下去，听一听动静再说。等了一时，并没有人来了，此时老人家这才翻身下来，真是轻如鹅毛落地，一点声音没有。这才上前几步，轻轻的把锁头拧开，便将谷爷背起来，一语不发，出离了府墙以外，来到一个树林里面，老英雄洪爷把名姓道了出来。

谷爷一听这个话，这才接着说道：“我当是那一位了，原来是老英雄到此。老夫要不是你老人家前来解救，想要逃出樊笼，势比登天还难。”洪云光听了这个话，遂又接着说道：“老人家不必客气，在下心中实在是钦佩你老人家的为人了。遇到此事，竟自不顾自己的威名，也要奉公守法的随他们到在此处，真是一位大丈夫不累旁人。如果是另一个人，还不用说有你老人家这样个身份，就是那有几年功夫的人，也要抖手走去，他那管那当小差的官人呢？国家的法律呢？”老英雄谷爷听了这个话，遂笑了笑说道：“洪老英雄真乃侠义之士，道出侠义之言。在下虽不敢承当过奖，也要学个一二，才不愧为侠义道中的后人。”云光听了此话，真是暗伸大指，遂点头说道：“老英雄既有这样的苦心，恐怕那一群无知的差皂人等，那一个能明白呢？但不知你老人家受了多少苦楚？”谷爷摇头答道：“没有没有，一点痛苦没受。再者又有州里的同乡合州的人派了村正来给我

托人情来了，倒是有关照，管狱官王老爷待我很是不错。”洪爷听了，甚是欢喜的说道：“好，这也是你老人家的为人所致了，又可以说是吉人自有天相。如果是这样，兄弟就不便再去了。我原打算如果老英雄你这样容忍，这样的爱护他们，他们装作不知，还来侮辱我们，我就要找他们算账，所为叫他们知道你老的苦心。既是这样，也就不必了。”谷爷听了这个话，连连的说道：“不必了，我就此谢谢洪老英雄了。”

说着两位老英雄出了树林，一边说着话一边信步前行。老二位越说越投缘，洪云光心中甚是高兴，遂又说道：“谷老英雄，我有一事相商，不知老人家你的意下如何？”谷爷说道：“洪老英雄，有话只管说出。你我弟兄今天相会，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了，有什么不成的事呢？”云光听了这个话，这才接着说道：“我想老英雄若是不嫌弃兄弟我，可以一同到各处拜访高人，以广见闻。”八臂仙猿谷爷听了此话，遂接着说道：“好，既然如此，你我弟兄要说起来，也不是外人，倒不必客气。我且问你，如果有那心意一畅，意气不舒之事，只管如实的道出。”云光一听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老英雄乃是一位心直口快的君子人，心中有什么意思就往外说。老人家想到此处，遂说道：“没有没有，如果有这个事，我当然要说，我很想你我弟兄一同再走上一程。因为你我弟兄甚是投缘，我想倒有些意思。不知老人家的意下如何呢？”谷爷说道：“既是这样，我也是求之不得了。我们一同再走上几年，再把各省的各州、府、县，有没到的地方，再去看看，所为多会一些名人。我们这样的年纪，虽然声名远震，不过是限于侠义道的人们知道，那一般平常的老百姓，尚还不知我们名姓。老英雄你，我倒知道。我是在民间出风头的时候很少，故此只有道中的人们知道我。”洪甫洪云光听了这个话，随着哈哈的笑了起来，又接着说道：“老人家说

得正是我的心意。好，如此说来，我们等到天明，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再作计较。”老人家谷爷又道：“话虽然是这么说，我家里没有事，也没有什么人，不过有几个家人照料一切。可是洪老英雄你，家中儿女双全，又在外边这些年，已经如同到在家门口了，为我这点小事，又耽误了两三天的工夫还不大要紧，到现在又要我远走，这岂不是太不近乎人情了么？”云光听了此话，随着把头一摇说道：“这倒不算什么，我们久走江湖，乃以天下为家，这不算什么。”谷爷听了，点头说道：“如此说来，老英雄真乃是一位道中的杰出之士了。不过一节，虽是不为己身事，可是自己的子女也要顾到，那才是道中的正义了。”云光听了此话，这才连连的点头称是。

老二位说着话顺着大道往前行走。老人家谷爷说道：“洪贤弟，你我二人，说了这么半天，我还有一件事，心中倒很不明白了。在这黑夜之中，你是听那一个人提说我来到此地呢？”洪爷说道：“老人家要问此事，提起也算事有凑巧。皆因前天我走到平安州的地面，天色甚晚，有心赶回家中，腹中又觉得很饿，我在州里找了一个酒楼，我到里面吃饭。”云光把话说到这里，老人家谷爷不等说完，便接着说道：“原来如此。对了，那个酒楼就是庆源馆儿，那是州衙门的官人久占之地。”云光又接着说道：“是呀，我就是遇见三个人一同在我的旁边一张桌上吃饭，我听他们提说此事，有一个小子，竟敢说一些轻视侠义门的高人。我心中说道：这小子太可恶了，得着机会我要管教管教他。我正这样的想着了，又听他们提说你老人家的姓名，我一想你老又是此地人，我才想到一定是你老了。我又和饭馆的伙计一问，这才知道确实，这是前天的事。不想昨天老英雄你就遭了此事， 我才在暗地相随，恐怕老英雄你吃他们的苦，故此前来。”谷爷听了这话，遂又说道：“贤弟真乃暗助我不小。”

老二位说着话看了看天色已亮，谷爷这才说道："洪贤弟你随我来。"

说着老二位够奔一个店房的门前而来，把店门叫开，里面的伙计一看说道："二位老客官真早啊。"老二位说道："早，有闲房吗？"伙计连连的说道："有有有，还是正房。"说着来到里面也不择选，进到屋中一看，是一连三间。伙计一看心中就明白，知道这二位就不在乎是三间两间，不打那个算盘。说着打水洗脸已毕，洪爷正打算叫饭吃之际，有伙计进来说道："你们老二位是一位姓洪一位姓谷吗？"云光听了此话，当时心里就是一怔，暗自说道：他怎么知道？莫非府里派人来了？谷爷道："我出去看看。"云光用手一拦又道："老人家且慢，待我出去一看。"

说着老人家走出屋门，店伙在头前带路。来到店门以外一看，并无一人，云光心中甚是纳闷，遂对伙计说道："你说有人找我，人在那里了？"店伙计各处看了看说道："那去了？"正在这个工夫，只听有人说道："洪老英雄，你一向可好？"云光抬头一看，原来是老侠客于成于洞海。遂笑了笑说道："原来是老侠客到此。我想也不能是别人，我出来你怎么闪在一旁了？"说着彼此的笑了起来，这才携手一同来到里面。

此时老英雄谷大成正要往出走，一看由外面走进一人，仔细观看非是别人，乃是于成于洞海老侠客，遂抱拳说道："我当是谁了，原来是老侠客来到。请到屋里谈话。"说着一同来到屋中，各自入座不提。

第二百二十九回

三老下江南洪甫戏耍镇古侠

毛山聘师父老人分说三等贼

书中代言，自从上次相会，老人家长臂昆仑打算要回家，自己走在中途，暗自前思后想的说道：我这样的年纪，按理说我得回家，享几年晚年的清福，才算对了，一年一年的总在外边，也不合乎。可有一节，我久在外边的人，再说我也不是没在家住着过，住得日子一多了，不由得我就待不住了，这可怎么是好呢？再说非要自己着实的待下去，就许把自己待坏了。我要是总在外边，常言有一句话，今天脱下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又道是，黄泉路上无老少。在家里待个三年五年的，就许把我闷死。老人家心中这么思想，也不知怎么样是好了。一边想着，一边顺着大道往前走。道路很远，独自一人行走，非止一日的工夫。

这一天，老侠客正在往前行走，也没留意，抬头一看，这才知道，心中暗自说道：原来我都来到山西了，这不是山西的顺天府吗？离着我的家门太原府，也不算甚远了。我虽然是无意回家，已经可走家来了，好在也离着不远了，我为么不到家里看看呢？可是到家里也没有什么事。老人家自己劝着自己，

又有意又无意的心思不定。那位说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诸位看官，常言说的好，奔忙之人不可闲，闲待无事反为难。这个话是一点也不错。这个为难两字，可不是无办法的为难二字那样讲解。这为难二字，就是难以忍受。诸位要是不信的话，这样的人很有的是。这样人一天到晚不能闲着，假设要是叫他待一会，你在一边看着他，就能看得出来，他就如同没有着落的神气。这样人有的是。众位，我说这个话，可不是说这样的人不好，可要听明白了，这样是一个勤俭人。就怕是毫无意识，于事无利的瞎忙乎，如果这样还不如不忙倒好。我说这个话可不知道诸位信不信？闲言少叙，接着还说正文。老人家于爷也是这样。这样的年纪，有不到家一享清福好不好呢？不成。第一，老剑客是一个久在江湖人物；第二，也是自己心志太高，总想把各处的名人会到了，非要一个也不落才可自己心意了。老人家这么一想不要紧，对于回家这一节，可就顾不及了，故此老人家始终也没有准主意，一时要家去，一时又不想回去。这工夫天也不早了，心中暗自说道：天到这个时候了，我先找个店房住下，然后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自己正往前走着，往各处一看，对面有一家店。及至来到切近，就有店伙把老人家让到里面。老侠客留神一看，只见当院里，有好几堆人，三个一群，五个一群，都在那里交头接耳，不知说些什么。自己找了一间屋子，来到里面，洗脸已毕，坐在那里喝着茶，心中暗自说道：大约此地有什么事不成么？不但这个店里这样，我看街巷之中也有这种情形。老人家想到此处，这个工夫店伙计也来到屋中，老人家说道："伙计，你先不用忙，我和你打听一件事。"伙计听了遂说道："有什么事你老？"老侠客说道："你姓什么？"伙计说道："我姓王，行六，老客们都叫我老六。"老侠客接着说道："你叫老六？好好，老六，

我跟你打听打听，在我一进门的时候，我看你们这里全都交头接耳的，是说些什么，能告诉我不能？要不然我也不问，因为我在街上看见，也是这样，到底是什么事呢？”伙计闻听这个话，遂想了想这才接着说道：“老爷子，你老人家要问，这个事说出来也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所说的，这个事简直的难说，也有说对的，也有说不对的。”老人家听了这个话，又说道：“倒是什么事，你赶快说说我听。”伙计王六这才说道：“他们所说的，是我们本地有一位老者，此人姓谷，名叫谷富，号叫大成。提起这个人来，听说在外边很有点名气。可是这样，谷老头儿要是不这样，还不能出这个事了。”伙计王六接着就把知州马宏亮遣派班头曾顺、阎明二人，怎么到各处私敛民财，合州的老百姓怎样的没法办，正赶上谷爷回来，怎么求谷爷办理此事，以至于老人家误伤官差曾顺，才被官方解到知州衙门，转到府里去。伙计王六就把此事从头至尾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

老侠客于成于洞海把话听完，不由得哈哈的大笑起来，遂又接着说道：“谷老英雄，真乃侠义之人，何必随着他们去呢？这样的赃官纵使恶吏，到处扰害良民，还不给他讦破等到何时呢？真真的可笑了，还跟着去打人命官司？”伙计王六一听老人家这个话，遂叫道：“老爷子，听你老这个话，莫非跟谷老头儿二位认识吗？你老人家给出个主意吧，这个事由那里伸手办呢？我们柜上也出去一个人，大家也办着了。可是底面儿，上面的人情，现在也办着了，可不知道成不成？你老人家要是有门路，可以给谷老爷子托个人情，人家是为大家好。”老头子听了这个话，遂又接着说道：“这个，我也没法子，要是这么办，我倒是也有一个门路，可有一节，就是这个人不好找。”老人家说到这里，又想了想说道：“好吧，等我回家的时候，顺手办一办。”店伙这才张罗老人家一切之事不提。

老头子今天在这无意之中，听到这件事情，把其中的情形记在心中。把晚饭吃完之后，等到三更时分，老人家换了夜行衣，可就够奔府衙门而来。及至来到府门切近，在那黑暗之中，就见由里面越墙而过，真是行走如飞。

老人家一看，当时一蹲身又往那边看了看，心中暗自说道：看此人的脚下，不是一个平常的人物，待我在后面跟随，我看他一个究竟。自己想到此处，心中忽然灵机一动，暗自又道：嗳呀，我想起来了，莫非说是老英雄谷大成自己越墙而出？这也未可知。

老人家心中想着，可就在后面紧紧的相随。看了看前边那人，好似身负一物，心中暗自又道：这是怎么一件事呢？待我用几分力量，赶上这个人，看看到底是谷爷不是。心中既然这么一想，当时不由己的可就用上力了。正在这个工夫，要想着把腿放开了呢，在黑暗之中，只见那人向着树林而去，老人家这才又刹住了脚步。只见前边那人已经进入树林之内，自己在后面隐着身，恐怕被人家看见，自己弯着腰走到树林，隐在大树的后边，侧耳听了听，有人在那边说话。自己又往前走了四五十步，这才往那边听了听。就听那边有人说道："谷老英雄，你老人家要是问我，我本姓洪，名叫洪甫，号叫云光，人家送我的外号，叫做一颗朗星打天河。老人家不必客气。今天你老人家有此一举，我是最钦佩老人家的为人了，实在是一位奉公守法的大丈夫。"

老人家于爷听到此处，心中甚是欢喜的说道：原来是洪云光今天把谷老英雄救出来了，这也太可笑了，谷爷倒成了一个平常人物了。看将起来，这老头子倒是一位心地纯正的君子人，就凭他那样的本领，有多少谷大成跑不了呢？现在他竟自叫官人把他带到此处来了。既然是他们两个人，我是见他们不见呢？

自己想到这里，心中又转想暗自说道：我得耍笑耍笑他们。自己想到这里，当时就要上前。又一想，暗自又道：且慢，这两个人，可不是平常之人，我要是耍不了人家，再叫人家把我耍了，那可就反美不美了。我也先不用忙，我看看他们上那去？老人家心中这样想着，此时天可就不早了，但见人家二人一同走了下去，自己在后面相随。

这个工夫，天光已经大亮，老人家暗自心说：他们不奔谷家，怎么奔这边来呢？莫非说他们要找地方坐一坐也未可知。看这个意思，或者也许是这个意思。心中正在想着，已然进入一条大街之内，就见云光与谷爷二人往各处观看，看那意思是找店房或是酒馆的神情。暗自心说：这二人，心里也太不小心了，你们是越狱脱逃出来的，还免的了后面有人来追？心里还这样的坦然了。还有一节，你们要是不想法子远走高飞，再叫人家知道了，你们有天大的本领，恐怕也要难逃国法的。老人家想到此处，就看前边的老二位进了一个店房之内。老人家心中暗自笑道：哈哈，两个人真算可以，不出我所料，你们两个人的胆量，真正叫正气了。这不用说呀，他们还要休息休息。我是见他们不见？我且等他们一会，可是不知道他们几时出来？自己心里这么想着，没有一定的主意，心中暗自又道：不行，我看他们二人，既然这样，他们是没把官方放在心里，我要是不提醒他们，恐怕他们再被官方追上，虽然是没有什么要紧，何必落一个被追而逃呢？

老人家想到这里，这才走在店门以内，便与店伙计说道：“我说伙计，方才你们这里来了那两个老头儿，一个姓谷，一个姓洪的，你去，就提有人找他们。”伙计说道：“好吧。你老随我进去吧。”于爷说道：“你去吧，我不进去。”老人家说完此话，二次又走了出来，心中暗道：“我吓嚇吓嚇他们，看他们能

想起这件事不能？”说着老人家把身形影在墙角的后面，一看出来一人，不是别个，乃是洪甫洪云光一人走将出来。在这个时候不由得笑了笑，心中暗道：好胆量。这才与云光相见。

来到里面，见了老英雄谷富谷大成，真是久未相见的老友，今天一见心里非常的欢喜。谷爷说道：“老英雄怎么知道我们到在这里呢？”老人家这才把中途住店，听店伙王六所说，以至夜间之事，说了一遍。谷爷接着说道：“老英雄为我这个事，可以说是太热心了，还有洪老英雄，也是为我而来，二位真是见义不让人了。”洪爷二人同声答道：“这也是我们应为的事情，老人家不要这样的客气。”老侠客于成这才接着说道：“我今天有一点意见，要提醒你们二位。我想老英雄现在既然脱险了，可有一节，此处可不是平安之地。你们二位要是在此处站住了，工夫一大了，免不了走漏了风声，可就与事不利了。据我的意思，你们二位还不如现在就离开此地才好了。”老人家说完这个话，一看云光与谷爷二人，彼此的一看，当时没答上话来。老人家遂又接着说道：“二位要是没有地方去，我倒有个地方，如果要是愿意的话，我们弟兄三人，可以一路同行。”言还未了，老人家谷爷说道：“可以可以，我是一时想不起来到那去。我家去是不行了，看将起来，我也是这个命，可是呀，我也不愿意在家，这是我的天性。这样一来不要紧，你们二位可被我连累得心中也是不安了。尤其是洪老英雄，我想洪老英雄你也不必和我出去，你离家也不远了，不如你老也回家吧，我自己走上几年再说，这件事也就过去了。”云光听了这个话，不等谷爷把话说完，遂接着说道：“怎么？老人家你又说出这样话来？常言说的好，大英雄说话，如帛染皂。我已经与老英雄你说好，岂有不走的道理？不成不成，我的话已经出口，不能再改了，走到什么地方，我们弟兄也要走此一程。”

老人家于成一听这个意思，心中暗自说道：看将起来，真是英雄爱好汉了。洪老英雄如此的至诚，实在是一个朋友。老人家想到此处，这才接着说道："老二位既然有约，此时可以不必改变既定之约，我想到在安全的地方，有什么话再说好了。我看你们二位这个意思，我倒羡慕的很。倘能应允我的话，我们弟兄三人一同走上一程，不知老二位的意下如何？"洪爷与谷爷一听这个话，遂同声的说道："要是这样，我们还求之不得了。好，我们三人遍走天下，游玩几年，各地有各地的美景，各处有各处的好友，我们一同再走上几年，回家一养老，也就成了，可以说是名成身退了。"老侠客长臂昆仑于成接着又道："老二位，要是这么说，我们就一言为定了。"老人家谷爷说道："我们就这个办法了。可是说了半天，我们现在上什么地方去？老人家说的倒是有理，恐怕官方派人来追，未免与我们不利。"云光接着说道："我们怕他什么？要是施展我们跑的功夫，他们那个也不成，忙么呢？他们来了再说。"说着谷爷和于爷也都笑了。于爷笑道：提起这个事来，我倒有个门儿，提起来你们也许知道。当初我们本村有个出名的武举，此人姓黄，名叫黄震东。那时候他老人家看我是个人物，对待我还很要好。谷爷这个事，求他办办准成。这位手眼不小，像这个事，我想那是一句话。"于爷此话尚未说完，洪爷和谷爷二位听了这个话，心中甚是欢喜的同声说道："老人家要有这样的门路，那可太好了！"洪爷说道："老人家要是不提这个事，我们还把这件事忘了呢。那么请老人家给办办吧。"

于爷听了又说道："办这个倒不算什么，现在我又想起一件事来，你们二位要是愿意的话，可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愿意，我们也不必托人了，我想就此前去。"于爷把话说到此处，云光不等说完，遂接着说道："老英雄，要是有相当的处所，赶

紧说明，我们可以就此登程，以免耽误时间。倘有官人追下来，你老说的很是，倒是与谷老英雄不大方便。”于爷点头说道：“我想我们三人，可以一同够奔江南一趟。一则谷老英雄可以离开此地，二来我们也可以见识见识天下的各路英雄。现在江南的聚英山，特以的锋芒外露了。”云光与谷爷听了这个话，当时同声的说道：“聚英山怎么意思？”谷爷又接着说道：“我虽然有点耳风，不知其中的细情。现在怎么样了？究竟是怎么意思？”于爷说道：“老二位是真不知道，是假不知道？这个事可说是天下皆知了，你们怎么不知道呢？”云光说道：“我倒也是听见说了，不过不知其中的细情。”老人家这才说道：“此时火眼金睛赵丕，勾结十四子允禔，两个人要共举大事，谋取大清国的天下。现在山中正在招军买马，集草屯粮的时候，山上九个寨主，全部结为一起，势力很是不小。一旦之间他们要是成了大事，我们侠义道之中出了这样败类，可就坏了我们的道义了。我们弟兄三人既有这个机会，何不去上一程呢？”洪甫洪云光听了这个话，遂又说道：“我听说聚英山之下有个什么庄，庄主也是一位道义的朋友，可惜我没得会着此人。因为我在那里管点闲事，没得机会拜访他，现在我提起来，还很后悔。前几天我听说这个人，与聚英山对垒，各不相下……我想起来了，卧英庄啊。”云光说到此处，老英雄谷爷说道：“啊，是了，我想起来了，卧云庄，不是卧英庄，庄主是卧云居士福临。对了，有这么一个人，现在福临要出头管这个事呀。”于爷说道：“要出头？现在已经闹明了，你没听说吗？两方已经对立了，现在的卧云庄，正是大会天下各路的英雄之时。看将起来，我们道中，还是好人多，奔卧云庄的太多了。”于爷把话说到此处，云光与谷爷全都笑了起来。谷爷说道：“老人家这话说的太有意思了，在什么地方不是好人多呢？”于爷笑道：“不过我是这么说，当然

是往正道走的人多。就拿聚英山赵丕与孟蕴辉两个人来说，那一个江湖上的朋友少？全都不少。现在就不如福临那里人多。再者还有朱苍朱天鳌、曹龙这些人，外面朋友都不少，他们山上九个人的朋友，到现在怎么都不及卧云庄福临的人多呢？”

老人家把话说到此处，往外看了看天气，又说道：“说了半天，我们要去，说话我们就起身吧，天可不早了。好在一样，我们全是久在外边的人，家中没有麻烦事，说话就可以走。”谷爷与云光听了这个话，云光说道：“据我的意思，天到这个时候了，还有半天工夫，何必呢？明天再说好了。现在他们要没人来追，我想也没有么事了。就说有人来，还是那句话，我们怕他什么？”谷爷说道：“也可以，明天再说好了。”老侠客于成说道：“好吧，也好，依我的意思，我们既是同意前往，早到一天觉得好点。既是这样，那就明天再说好了。”

老三位计议已定，又说了半日的闲话儿，真是越说越投缘，越说越高兴。谷爷说道：“我们在这里死坐着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我们一同到我家去，我再带几个钱，再安置安置，我们明天再走。”于爷听了这个话，遂接着说道：“这倒不必。老人家别看我们住在此处，或者倒许没人来，如果到你老府上，倒许有人前去。”谷爷一想，这才点头说道：“老侠客说得甚是有理。”老人家洪爷又道：“拿钱不拿钱，没有关系，还能难得住我们？”

老三位说着话，要了酒饭，真是开怀畅饮，一时把饭吃完，这才各自安歇。

到了次日的清晨起来，付过了店饭的账目，出离了店房，够奔大道而来。老三位走了一天的工夫，才出了顺天府的地面。谷爷说道：“这个恶班头曾顺，他小子也是恶贯满盈了，现在我这个杀人的凶犯，就算出了险地了。”老侠客于爷说道：“我想这个一点事也没有。还不用说我们已经出来了，你老就是不走，

州里的人们也不能看着。古人说的好，‘为官者休在民心，咎亦在民心，惟在自取耳。’这个话说的一点也不错，做官的得民心不得民心，都在他自己的行为好坏了。像马宏亮这个东西，遇上这个事，我想他也不敢较真。他要一较真，老百姓们再往上联合着一保你老，上峰一追，他自己不是把自己告下来了么？我敢断定，这件事算完了，该着这个班头这样死就完了。”老三位说着话，一边往前行走。此时天可就不早了，这才打店安歇。

到了次日的清晨，老三位这才登程。三个人一路上晓行夜宿，饥餐渴饮，非止一日的工夫。

这一天来到江南的地面，谷爷心中甚是高兴，遂甚欢喜的说道：“南省的气候是比北方好，这个月份，就这样的山清水秀，气候宜人了。”云光说道：俗语说的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见得这两个地方，是江南的名胜了，也是江南最好的所在。现在还不是这两个地方了，就这样锦绣的一般了。”说着话，前面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隔河的对岸，远远的看见一片树林，河中来往的行船，甚是不少。老人家于爷把手一抬，过来一个摆渡，三位过了河。云光说道：“老二位，我们在树林子里面歇一会儿吧。”谷爷与于爷听了，遂点头说道：“可以。”说着往前走了不远，云光说道：“好好，有地方歇着了，看前边有个茶摊儿。”

老二位一看，说着便走向前去。及至来到切近一看，这个茶摊还是很干净。卖茶的老者一见，遂说道：“老三位喝茶请坐吧。”云光说道：“喝，来点好茶叶。”那个老者说道：“是了，老三位不用说话，我也给好茶叶，咱这眼睛是干么的？”说着把茶放在面前。

老三位一边喝着茶，往四外看着。云光说道：“不知你们老二位到此地来过没有？这个地方我还没到过，倒是很有意思，

往来的船只很是不少，看起来大概此处是奔往钦宁的要道了。”谷爷点头答道：“正是这条路。那一年我为一件闲事，这道河来回的很走了几次，此地的风景倒是不错。”于爷接着说道：“这个地方，差不多的人都到过吧？”

老三位正在说话之际，就听有一个人远远的说道：“来一碗来一碗，老头儿，不要热的。”说着来到切近，一抬腿儿就要坐下。不想那条凳子一歪，那个人就随着倒在地下了，招得在座的众人也全笑了。那人一看，当时面红耳赤的说道：“我说掌柜的，你这个凳子是怎么放的？你这是把我栽倒了，这要是老太太，这一下还不栽死呀？”那掌柜的说道：“这是怪你呀，是怪我这凳子不好呢？你不坐好了，也不留神，倒下了你还赖谁？”那个人听了这个话，当时由地下站了起来说道：“怎么着？你倒不愿意了，这还赖我吗？我要不看你这样的年纪，我今天打你一顿。”那老者听了这个话，随着冷笑了两声说道：“你提别的我还怕，要提打架那可是我玩熟了的事，你别看我是一个卖茶的。”那个青年听了这个话，遂又说道：“你还不要拿这个吓嚇我，我今天还要见识见识。”那老者一听这个话，遂又笑了笑说道：“兄弟，你还傻着了，你知道什么？依我说你好好的喝茶不完了吗？”那个青年听了此话，遂又说道：“你也不用说这个，我倒要看看，我是不知道么，我要看看。”那个老者沉了沉又接着说：“好，我出个主意，再说我也不禁打，这样的年纪。”老人家说着话，便走在了摊的前边。那青年赶紧一转身，那意思是怕这老头子给他一个冷不防，怕自己来个还手不及，吃了老人家的亏。

此时那老者就把他坐的那条板凳往前挪了挪说道：“就是这条凳子吧，你也不用打我，我也打不了你。你尽着你的力量搬，你有多大的力量，你就搬多大的石头来，把石头放在一头，

由这头一手把凳子拿起来，来回的走两趟。”老头子把话说完，在座的有两个人说道：“对了，这个法子倒好，免得伤面子。”这个青年一听，大家都说好，也就不好再张罗比试了，看了看那条板凳说道：“好，这样好了，我搬一块石头来，放好了你往起拿，你要拿起来，我当时同着大众，叩头拜你为师。可是这样，你要拿不起来怎么样？”那老者说道：“听你的，你说怎么样，就怎么办。”那少年说道：“我也不打你，你赶快把你这个茶摊挪开此地，你别在这里摆。”老者听了这个话，随着哈哈的笑了起来，又说道：“要是拿他不起，我连这个摊子的东西，都不拾他了，我就远走高飞，再重新投师学艺，你看好不好？”老人家把话说完，那个青年说道：“好，看我拿块石头来。”说着走去，直奔树林之内。

去了工夫不大，只见由那边走过来，两手抱着一块很大的青石。云光一看，遂说道：“他真找来了。这个石头还是真不轻，大约有五百多斤。”说着那个青年来到了面前，轻轻的就把石头放在一头，这才立起身形，红着脸喘吁吁的说道：“好，你拿吧，我们也见识见识。这不是大家都看着了，我们可是一言为定。”那老者又笑了笑说道：“这是一定，好汉说话，一言是一句呀。这不是有众位听着了？可是一节，我要拿起来，你可准叩认师父？”那青年听了这个话，一怔神，又接着说道：“拜师父一定要拜了，我找地方去拜。”

此时看热闹的人可就围了一圈。老者听了此话，就向大家笑着说道：“听见没有众位？方才怎么说的？讲的是同着诸位。我说的话大家也都听见了，我拿不起来，连我的东西都不拾，我同着大家一走，看的就是这个意思吗？你拜师另找地方，那怎么算呢？”此时看热闹的有人便对那青年说道：“没关系，你费什么呢？就凭年纪你给老头儿下跪，也没关系呀。”大家说了

这个话，那个壮汉说道："行，就这么办了。老头儿就看你的了。"

那老者也不答言，上前两步，把右手的袖子往上一捋，骑马式一下身，伸手一把就将凳子的头掐住，就看老人家略一扭身，就见这条凳子平平的悬了起来。老人家站起身形，大步放开，来回的走了三趟，复又把凳子放在地下，站起身形笑嘻嘻的说道："还不错，这条凳子会没坏，我还怕经不住了。"

此时大家说道："完了，人家老头儿可拿起来了，就看你的了。"大家说了这个话，那个青年当时面红耳赤的三步两步走到那老者的面前，双腿一跪，也不叩头，跟着站了起来。大家又道："就这样就完了么？"那老者把手一挥又点头说道："行，只要有这一跪就成。"说完这句话哈哈的笑了两声又道："这比我挨打强的多了。"老人家把话说完，大家又来了一个敞笑。此时那壮汉闹得无可如何，怒视着众人，口中不知说些什么，一转身走出圈外。此时那老者一看，遂又叫道："兄弟，别脸薄，不要紧，回来回来。"那个少年那听这个，连头也未回，可就走下去了。那老者又对大家说道："这小伙子，我还很喜欢他，大约也是这左近的人，我仿佛常看见他似的，明天见了再说，我要交交这个小朋友。"说着话大家各自走去。

这个工夫云光笑了笑，看了看谷爷与于爷，遂说道："这小子倒有意思，下一跪就跑了。要是我，可不能白跪，多少我得学点么。"洪爷说了这个话，就听那个卖茶的老者哈哈的一笑接着说道："是呀，倒是年青的小孩子，傻的多了，这小子很有意思。"说着老三位又仔细的看了看这个老者，各自暗道：这个老头的膂力也算不含乎了。

三个人心中暗想，一时把茶喝完，付过了茶资，老三位这才顺大道往前行走。老英雄谷富谷大成说道："这个卖茶的老者，力量也算可以了，大约有几年的好功夫，可惜我们并不认识他，

大约也没出过世。”老人家于爷说道：“或者也许这样，如其不然就是这一手，也未可知。”洪爷说道：“也不一定，或者许是有点功夫。我方才看他拿凳子的时候，有点身段，不是那拙笨的力量，如果他要有功夫的话，就凭他这点力量，功夫也算可以了。据我看这个老者，不是身上有功夫未能出世，就是自己没有胆量，把自己的功夫淹没了，再不然就是退休养老了。”谷爷听了这个话，把头摇了摇说道：“这话倒许是。可是一节，你我弟兄三人，可以说是久在江湖之上，他要是出世闻名的人，我不认识他，你们二位，难道说一个人也不认识他吗？”云光听了这话，点了点头说道：“管他呢，我们赶路要紧。不过今天我们看见这件事，在街面上不易看见就是了。我想这个卖茶的要是有点尺寸的话，他不应当在大庭广众之下露这个，看起来也许没出过门。”

洪爷把话说到这里，就见老英雄于成于洞海用手一指说道：“二位，你们看见了没有？”洪、谷二人顺着手往前边一看。谷爷问道：“什么？”于爷说道：“对面来的那个老者，二位不认识吗？”谷、洪二人听了这个话，又留神观看。老人家谷爷低声说道：“我可一时想他不起。”云光接着说道：“我也没见过这个人。”老侠客笑了笑，这才接着说道：“二位，你们真是贵人多忘事了。我们久走江湖的人，那个卖茶的老者不认识，那还有可说，惟独这个人，跟他没会过面的可太少了，谁不知道大清国的四大名剑，首屈一指的头一位？此人姓董名乾，字化一，别号人称镇古侠。”谷爷与洪爷老二位听了此话，连忙的又看了看接着说道：“可不是？不是董老剑客是谁呢？老侠客的眼力可太好了，看将起来你老与董爷太熟识了，好，还请老侠客今天给我们引见引见，就此也可说是得见高人了。”老人家于成说道：“也不怎么样，不过我与他会过几次，比较着熟识一些，

不敢说有交情，老二位要是愿意的话，可以会会。老二位的大名，要是一提，董老剑客也未必没有耳闻。”云光道：“此人在江湖上面，真是人所皆知，所使的是一对铁胆。此人我久有耳闻，今天也算是巧遇，请老英雄给介绍一下，从此我们可以近乎近乎。”

老三位正要上前相见之际，一看人家那个老者，往北顺着小道走下去了。这工夫老人家谷爷说道：“老剑客这是上那里去呢？怎么不往这边来？”云光听了这个，遂也接着说道：“我也是这么想。”老侠客于成说道：“我想我们久在外面流连的人，还有什么正经的事情？不过是为他人忙罢了。”

云光听了并不答，笑了笑可就上前追了下去。于、谷二人，也就在后相随。也是老英雄洪云光秉性潇洒，倜傥不群，今天听于爷提说是董老剑客，心中是非常的欢喜，可就随在老剑客身后而行。

走了工夫不算甚大，走到一个乡镇的地方，云光觉得腹中甚是饥饿，有心找个地方吃点什么，又怕人家老剑客走远了，不吃又饿。正在这个工夫，眼看着面前就是一个酒楼，不能进去。正在为难之际，只见老剑客董爷忽然间往各处观看，又和行人打听，就见人家往回来一指。董爷笑了笑，可就走了回来。云光一看心中明白，暗自笑道：大约他也要来吃饭。自己心中想着，可就走上了酒楼。不大的工夫就见老剑客也随着上来，云光这才放心。自己要酒要菜，一时吃完。把银包拿了出来，便对伙计低声说道：“伙计，你也不用言语，你把我的帐算完，余外另给你二两银子。”又一指那边说道：“那个老头吃多少钱，就是这二两银子，剩下作为小费。”伙计说道：“用不了用不了，谢谢你老。那么我知会一声不？”云光摆手说道：“别，不用言语。”

伙计把账算完，付清以后，云光下了酒楼，来到外边，远远的候了一时。等了很大的工夫，还不见出来，心中暗自说道：不知董化一往那条路上去？我今天看看他有什么样的能为？气气他。自己心中这样想着，就见老剑客已经出来，洪爷这才不等人家过来，自己在前行走，往后偷着看。只见老剑客顺着道走了下来。自己一想，我也不在他后边跟着，天也不早了，我见机而作，斗斗他，看他有么办法。自己打好了主意，一边往回看着，一边往前行走，恐怕人家奔身小道。走了约了三四十里的工夫，此时天色快黑了，店房始终也看不见，心中暗自说道：这可是麻烦事，天到这个时候，又没有店房，上什么地方去呢？于爷他们二人，也不知来了没有？洪爷心中这么想着，自己倒觉有点着急了，一边往前走着，又往各处观看。正在这个时候，就听前边有人说道："住店吧，天不早啦，往南去可没有店了，此处较好的栈房，就属我们这里了，住下吧，别走啦。"老人家一听这个话，心中很是高兴。往前走了不远，可就来到店房的门口。伙计正在喊着，老英雄洪爷上前说道："有闲房吗？你给我找一间或两间都成，我也不进去看。后边还有一个老头儿，姓董的，那是我哥哥，给你一两银子，大约用不了。"说着老人家取出两个银包来，交给伙计说道："给你，这是一个二两一个一两，我走了你可别忘了，你要不让进去，明天我可不答应你们。"店家听了这个话，遂笑道："那不能，我们做买卖，求主顾们照管，还求之不得了，那能那么办事呢？不过我们多问问是姓董不是，也就是了。"老英雄洪爷也不敢多说话，恐怕董爷来到，说着闪在了一旁。此时天光已黑，远远的在一边看着，及至把董爷让到里面，自己这才找地方把晚饭吃完。自己心中一想，暗自又道：我替他给了饭钱，这又给他打店，大约他心里很是纳闷，我此时再给他买点么，我叫他生生气，我看

他有什么办法。别看他是一个剑客的身份，未必有什么高明的法子。我先给他买点水果，叫店伙告诉他，叫他压压心火。我就是这个主意。等到夜静更深的时候，我要看看他，他如果是一个人物，一定他不敢睡觉，到在那时，我再拜访于他，说明来意，不过一个取笑而已。老人家主意拿定，把鲜货买了一包，二次又来到栈房，交给里面拿进去。云光等到二鼓以后，独自一人探身上房，在店房的房上往下观看。正在这个工夫，耳轮中就听有人喊苍天哪苍天，跟着又有女子哭的声音。云光听了，赶紧把身形伏下，观看下面的动静。待了很大的工夫就听有人大声喊着，不叫他们哭喊，吵了客人睡觉。云光正在闻听之际，就听下面由屋中走出一个人来。洪爷在黑暗之中看了看，也看不甚清。心中暗道：不知道老剑客在那屋住着？看此时出来的这个人，大约这个人许是他。洪爷心中暗自思想，此时就听下面有人说道："老头儿，到这时候还没睡，大概叫他们吵的睡不着了？"又听那人说道："不是不是，伙计，你随我来。"说着就见两个人走到屋中去了。洪爷心中暗道：大约他是听见有人哭喊的声音了。老英雄想到此处，随着站起身形，一纵身越到对面的房上，往下侧耳细听，也听不甚清。一时就听那个伙计走了出来，云光不知是什么意思，就听董爷说道："他要来，叫他赶紧来。"说着那人走去。云光伏在房上，不一时在黑影之中，来了两个人。云光一看，心中暗道：老剑客倒是救人之急，大约要周济这个人。心中想着，此时伙计与那人同到屋内。自己非要听个水落石出，说着一越身形跳下房来，真是如同鹅毛一样，下来一点声息没有。听了一时，这才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念书的人，名叫常汉文，被人家欺负，心中暗自说道：待我明天也替他出出气，把周七这小子警戒一下，明天再说。云光心中这样想着，始终总要看看老剑客的铁胆是如何的高明，总要

斗斗他，把屋里董爷与常汉文所说的话听完，越身形纵上房来，一阵冷笑。这才招惹得老剑客镇古侠董爷，怒气冲天，上房追赶。把老人家引了出来，到在树林之内。

这工夫老侠客于爷和谷爷二人，也奔向树林而来。于爷一看，不知是为么。此时就见后面追来一人。老人家当时心中恍然大悟，便将老英雄谷爷用手一拉影在树后说道："大约后面追赶的这个人许是董乾董老剑客。我就知道洪云光有此一举，他要是不看看老剑客铁胆的招法，心里总是不快。"谷爷听了点头不语。此时天光可就有点发白了，二人借着星斗之光看了多时，直到董爷取出铁胆，云光也将铜球打过，两个人一来一往，一招一式的，真是招法新奇，出手无匹，彼此的各不相下，老二位看得非常的高兴。看了很大的工夫，也没分出胜负，难于打中。此时谷爷看了，由林外也把自己的铜胆打了出去，奔向董爷而来。堪堪的要来到切近，老剑客一看，心中就是一怔，暗自说道：奇怪呀。老人家正要闪身，此时那个东西又回去了，又向对面的那人而去。那人用手一接，又向董爷打来。这个工夫，老剑客心中很是纳闷，一边还手暗自又道：这个人莫非又换了招法？怎么不像那人了？说着又来回的打了三四个回合。就听那人说道："老剑客，暂请擎手，你老一向可好？"此时老人家这才彼此交谈，商量回店。

书中代言，常言有语，自古英雄爱好汉。今天此事就是这个意思。只因老英雄谷爷谷大成一看洪、董二人各不相下，再说天光要亮了，心中暗自说道：云光已经看够多时，天到这个时候，几时是了呢？这才将铜胆打出，一岔董爷的目光之际，一个箭步，把云光换将下来。云光一看，心中就明白了，说时迟那时快，纵身形隐在树后，再看谷爷的。没想到过了三招两式的工夫，老二位搭了话，走回去了，心中暗自好笑。诸位，

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出来，实在是英雄爱好汉了，还不用说人家还是同道，都是慕名的朋友，就是志不同道不合甚至于仇人，如果要是交上手，到了紧关节要的时候，对方应付的是地方，够火候，两个人能对了心思，真是由心里佩服。不论是文是武，都是一样，也可以说是人的常情。就拿洪甫洪云光来说，听于爷一说老剑客的铁胆出名，一想自己所使的是铜胆，虽然没享大名，可是江湖之上，没有不知道我铜胆大侠洪甫洪云光的。因为他这样一想，他才要看看老剑客的本领。现在已经看见了，当然是暗自点头了。所以谷爷知道他这种心意，看看也就完了，等到天亮有么意思？老人家这才出头，同时心里也很佩服云光的本领，故此出头。所以说是英雄爱好汉，就是在这个地方。

闲话止住，接着往下再说。老人家谷爷同着老剑客往回走，一边说着话，往前而行，可就把于爷与洪爷老二位给忘下了。此时于成于洞海看了看云光，云光也看了看于爷，云光笑道："这合着老头子替我投降了。"于爷笑道："可不吗？走吧，我们见见吧。"说着老二位这才赶上前去，高声的叫道："老剑客慢走。"

董爷听了，忙回头一看，来者非是别人，正是老侠客于成于洞海，遂含笑说道："我当是那一位了，原来是老侠客赶来。但不知这是由何处到此？"说着看了看谷爷说道："二位认识不？"老人家话未说完，于、谷二人哈哈的大笑起来。说着于爷一指云光说道："给二位引见一下。"遂对云光说道："这是老剑客镇古侠，董乾董化一。"又对董爷说道："这是老英雄一颗朗星打天河铜胆大侠洪甫洪云光。"于爷把姓名道出，董、洪二人听了彼此抱拳拱手的说道："久仰了久仰了，原来是董老剑客。"董爷说道："原来是洪老剑客到此，真是久闻大名了。"二人说了些个客套不提。

老人家于爷心实口快，在旁边说道；“只因为我等三人，昨天途遇老剑客一人前行，要依着兄弟我，就把老剑客叫住。不想这位洪老英雄，也是羡慕老剑客的威名，要在老剑客的面前领教一二，大约他随在老剑客的身后，故此来到这里。”于爷把话说完，老人家董爷听了，心中暗自说道：原来是他呀。遂笑道：“原来如此啊，喝，我就此谢谢了，候了饭账，还要给我打店，买来的鲜货，叫我压心火。”说着话笑了起来。云光不由得也笑道：“老剑客多多的原谅，也是我羡慕老英雄的威名，故有此举。”

于、谷二人听了，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心中暗自纳闷的说道：候了饭账又给打店，还给买鲜货？于爷想到此处，遂笑道：“说了半天是怎么回事呢？”云光笑着，这才把随在董爷的后边，怎么样的候账，怎么替老人家打店房，怎么听见有人哭喊，又将老剑客引将出来，才到树林之内，前前后后由头至尾的说了一遍。

老剑客董爷一听，虽然有心再问问，明明的在树林之内跟自己动手的这人，是这个洪云光，怎么又是谷大成了呢？老头子想到这里，心中忽然可想了起来，暗自又道：看将起来，洪、谷二人的身手，不能说不快了。方才从林外打来一球，竟自返回，跟着再看对方，就不是那个人了，大约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两个人就交换过来。好快呀，好快，就凭我的目光，都没看见，实在是令人可佩了。我也不必再问人家了，免得令人耻笑于我。

说着老四位信步前行。老剑客董爷笑道：“于老侠客于洞海。”于爷听了，遂接着说道：“老剑客，有什么话请讲。”董爷笑道：“这个地方，他们二位不说，我得罚你。为什么看见我不叫住我？还令洪老剑客，随在我的身后？”于成听了这个话，急忙的连连的笑道：“老剑客，实在是不怨我。”董爷笑道：“那

话我如何能信？他们二位虽有意追我，你要是恳恳切切的一说，这是我的好友谁谁谁，叫住给你们二位引见引见，多认识一个朋友，你看，这够多好。现在你不但不这么办，反来随着人家一起，在暗中看着为兄我栽筋斗。”老剑客说了此话，随着哈哈的笑了起来，说得大家也笑了。于爷笑道：“老人家说这话，我也承认。可有一节，要说我故意的随了他们二位前来看热闹，那可太不对，要说我没想到这里那倒是实情。好在老剑客武艺绝伦，还有什么筋斗可栽呢？老人家别说笑话了。”董爷闻听此言，怕洪、谷二人听了，不大合适，遂又接着说道：“老侠客这话说的客气了，把我举的太高了。亏了他们二位不是外人，这要有外人在此，不是太不合乎么？”于成看了看洪、谷二人，遂又接着说道：“因为都是自己人，我才说这话了。”说着老四位大笑起来。老剑客董乾董化一说道：“今天我们也算是巧遇，提起来也不是外人，不过客气。方才我们在树林之中，发出来铜胆，竟能手出还原，这样的功夫，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物。再说就是老二位真是身轻如燕，有如燕子穿林的一般，身手敏捷，就拿兄弟我的目光，都没看清，老二位实在太快了。”洪、谷二人听了这个话，同声的说道：“老剑客，太过誉了。”董爷心中甚是欢喜的又道：“不是客气不是客气。好，今天既然相聚，兄弟也是一个好交之人，我们可以在一处盘桓盘桓，但不知老三位的意下如何？也不知三位还有什么公事没有？”老侠客于成于洞海闻听这个话，这才含笑的说道：“老剑客，要问事情，我们是没有要紧的事。我看此地也不是讲话之所，我们先回店房，有什么话再说。”老人家董爷一听，遂又接着说道：“好。”大家说着话往前紧走。

工夫不见甚大，董爷往前看了看，离着店房也不算远了。及至走到门前，有店伙计站在门前说道：“老爷子，你老人家，

这是上那里去了？这一夜也不回来，我们掌柜的要问我客人上那去了，我说么呢？你老请里边吧。回头我把常汉文先生叫过来，谢谢你老人家。”老人家说道：“先不要谢了。”说着话大家来到里面，大家洗脸一切之事不提。

老人家又向伙计问道：“常先生的事情，结果怎么样了？我还听那边那小子的动静了。”

书中代言，自从方才老剑客在店房里面，听见有人哭喊，跟伙计一打听，才把常汉文叫了过来，才知道是伍宅的家人，从中扰害汉文的家庭。老人家听了，心中甚是有气，打算等到天明，那个恶棍周七来时，自己出去独挡一面。不想又有洪云光在暗中听见，故意的与老人家开玩笑，这才追了下去。

这样一来不要紧，店里的人也都知道了，大家可就纷纷的议论起来，这个说：“天下什么人都有，可说替人家常先生打这个不平，他可又走了，也不知是什么事，他就跑了，到现在还不回来。”那个说：“听说这个老头子，是一个大案贼，被人家追跑了，他还给办么呢？”又一个人说道：“这也不一定。”说到这里又低声说道：“现在你还不知道？官面儿上能人可多了，都是飞檐走壁的能人，明查暗访的人多了。像常先生这事，真要遇上这样人，那可就好办了。看这意思许是。我说这话你可不定信不信？”店伙计听了此话，遂接着说道：“这话也有理。半夜里房上有人笑，我也没听清，是房上或是别处吧，这个老头儿，别看年纪大，一搌眼就上了房啦，在黑影里也没看真，不知怎么就上去了，一点声音也没有，人就没了。我心里还很纳闷了。想那个笑的人，也是这路人，要不然的话，在房上还不滚下来？你说的这话，把我提醒了，是，昨天晚晌来的时候，我就纳闷，打店也不是他自己打的。在先有一个人，口口声声说是他兄弟，等他来了，那个人给买的鲜货，送来可不见他，

这都是新奇的事情。”大家议论纷纷。其中有一个伍宅的远本家，这个人常到店里闲谈去，此人名叫伍守义，他听了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伍忠这孩子，年轻轻的正在创事业的时候，他不但心里没有这个，反倒胡作非为。这都是二嫂的不好，娇生惯养的坏了，虽说他自己立点么，也不能叫他这样。要有二哥在世，如何能这样呢？

伍守义想到此处，回到自己的家中，有心到伍宅，把此事说说，又一想，又怕招伍忠怨恨，心中犹豫不定。自己的夫人王氏说道：“二嫂他们那件事怎样了？人家常先生，这不是祸从天上起吗？我想你去一趟，问问二嫂，这个事情他知道不知道？我想他这人怎那的不明白，他也不能这样胡闹。我看三儿那小子可不是个好东西，二嫂子还爱听他的话。你上那去，跟二嫂把这个事说说，问问他，是他的主意不是？”伍守义说道：“我也想着要去了。你不知道，现在外边什么人都有，我倒不怕别的，我方才听他们说伍忠跟陈三这俩小子，一个闹的病得起不来，就听陈三一个人，他更胡来了。因为这个，我方才听说，现在官面上，在各处派了不少的能人，明查暗访的找事。他们真要遇上这样人，因为这点小事，再招出大祸来，我想平常他跟我们那样，到这时候，我们那能看着他们呢？”王氏接着说道：“是呀，不看活的，还得看死的了。再说这两个孩子这样，你还说是小事？这是欺压良民，谋占人家有夫之妇，这是什么闹法？要是有二哥活着，那能叫他们这样的胡反？既是这么着，你就赶紧去吧，别再遇上那路杀人不搌眼的人，那可了不的。”王氏说完这个话，伍守义站起身形说道：“我说去就去。”说着便走将出来，出了自己的家门，够奔伍宅而来。

不一时来到伍宅的门口，也不叫门，直奔内宅。到了伍忠的屋中一看，老夫人正在床前坐着，真是老泪横流。伍忠仰卧

床上，奄奄一息，已经人事不知。伍守义一见这种情形，不由得落了几点眼泪，大家全都别无一言。此时老夫人立起身形说道："完了。"说完此话，又对伍爷说道："三兄弟请上屋坐吧。"说着走了出来，伍爷在后面相随。

老姐俩来到上房屋中，各自落座，伍爷这才说道："二嫂，我看这孩子的病，是凶多吉少了，把后事给他预备下。"老夫人点头说道："预备好了。"守义这才说道："二嫂，这个话我要不说，不定那一时就许出了意外，我要说出来，现在孩子又这样，我倒为难了。"守义说到此处，沉了沉又道："简直的告诉你老，现在先把三儿散了，有什么话再说。这小子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忠儿要不是他，还不至于这样了。按理说，我此时不应当说，这都不怪别人，这全是你老的不是，不应当信他们的话。"老夫人不等说完，遂接着说道："是怎么意思？你先别说我。"守义这才说道："人家常汉文常先生住在此处，可以说是父一辈子一辈都是教书的先生，谁不知道？现在周七也出来在里头，打着你老的旗号，强要抢人。这还不要紧，现在官方有的是能人，一下要被人家查着，还不定出什么事了。"老夫人一听这个话，接着说道："我没找周七，那小子是干么的，我还找他去？可是，常汉文我倒叫他来着，让他搬到家来，人家不来也没办法，怎么？又有周七什么事呢？"老夫人把话说到此处，老人家伍守义又接着说道："如何？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你老弟妹他也说，说你老人家不知外边的事，这毛病都在陈三一人身上了。由我这说起，二嫂，你老要是不辞了他，往后还不知给你老惹什么祸了。要是有我二哥在世，我不管这个事，你老一个老太太，那知道这个事？你老想着人家常先生两口子来了更好，不来也就完了。哈哈，你老可完了，人家借着你老的名，把人家常家夫妇逼迫得寻死觅活。给人家丢下也不知几两银子，又

把银子偷来，第二天没银子就要人，没有人又要银子。那一方的邻居出来，连人家自己卖的东西，把钱给凑上了，又不成啦，那个意思非要人不可。现在我听说，店里的客人，有人要打抱不平，听说还是官面的暗探，专管这些事情。事情出来的时候，人家先找你老，你老是主谋人。”老太太一听这个话，遂很着急的接着说道：“我也是该死了，这都是这小冤家给我找的事，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了。陈三我是非叫他走不可，这不是给我招是非吗？”

说着叫女仆把陈三叫来。老太太道：“三儿呀，我们的人缘饭缘也满了。打了不罚，罚了不打，你在外边做的事，你自己也知道，再让你在我这里，我就要家败人亡啦。你把你的东西拿着，你自己回家去想想，以后到在别的地方，可不要这样了。好了，你走吧。”说着自己由里间屋中拿来一个包又道：“这是十两银子，连月钱都在内了。”陈三听了这个话，遂强作笑容的说道：“作么呢？该多少，我要多少。既是把我辞了，多一分钱我也不要，这个人情我不欠着，该多少我要多少。”老太太一听这个话，真是气得面无人色，有心问他几句，自己一想，小儿伍忠病在乘危，不便跟他生气，遂赶紧的接着说道：“好好好，不枉啊，你二十多年哪，你十三岁进我的家门。好，你几个月没使钱了？”陈三叉着腰一扭头说道：“不知道看帐啊。”老太太此时倒把气儿压着，令女仆说道：“你把少爷屋的帐本拿来。”

女仆答应一声，一时拿来。老太太令伍爷伍守义看了看，伍爷说道：“连现在月的一共是三个月。”老太太听了，回手由桌上的圆书盘内，拿了一两的银票一张，一个小纸包，递给陈三说道：“给你，三个月的月钱，这是一两五。”陈三上前一步把钱接到手中，转身就走，头也不回的走了出去。

老太太一看这般光景，不由得落下泪来，悲切切的说道：

“我拿着菜饭喂了狼啦。”伍爷一看，心中暗自说道：到现在一个寡妇老太太，守着这么一个孩子，这孩子又危在旦夕，处在这个时候，实在是太可怜了。老人家看着心中甚是难过，遂说道：“二嫂，这样的年纪，不必为这点小事伤心，叫他去吧。”

老人家正在劝着老太太，有女仆走了进来说道：“老夫人，请到那屋看看吧，少爷现在看着很紧。”说着老太太站起身形，伍爷也随在后面，来到伍忠的屋中一看，此时业已目定口张。老太太一看，不由得叫了一声：“儿呀！这都是你不听为娘我的话。”

老太太把话说完，就看少爷把嘴一闭又一张，只听气管一响，一个正在有为的青年，就算与世长辞了。可惜他没遇上好人，跟一个唯利是图，毫无知识的陈三天天在一起，自幼就在一处流连，还有什么好结果？这也是为父母的失于检点的地方，对于子女只知道疼爱，也不察看下人的良莠，孩子们任意胡为，概不追问，及至到了子女身败名裂的时候后悔，不过也就后悔罢了。就拿伍太太来说，自己明明的知道儿子看中了人家的有夫之妇，也知道这是非礼的事，竟自被那爱子之心所迫，就肯的悖乎人道，违着国法去给儿子满足他的心意去，可见得一误而又再误了。到现在药石无方，竟自夭亡，心中万分的难过，无奈大错铸成，无法挽回了。望那有父母之责的人们，可不慎诸。

闲话止住，还是接演前文。恶仆陈三被辞出来，心中暗自说道：这个老狠婆，真是翻脸无情。大约这个事情，伍守义老东西全都告诉他了，这是在伍家来报功，借着这个机会，他好往里打腿。老小子，你不要忙，早晚叫你知道我陈三的厉害。陈三离去不提。

此时伍老夫人，一见爱子夭亡，老人家真是哭得死去活来，

有伍守义夫妇帮同料理一切。从此老夫人只剩了独自一人。

伍爷自从亲自看着把陈三辞退，当天回到家中，特意又到店中把此事内中的情形，说了一遍，大家才明白。及至四位老英雄回到店中，伙计一见，心中甚是高兴的替常汉文道谢，心中说道：若不是这个老头有能为，伍爷就不问去，不把陈三辞了，常先生这件事，还不定闹到什么地方去呢？可见得人还是有个威名，太有用了，不然的话可不能这么快。

此时老侠客董爷老四位坐在屋中喝茶，伙计便将此事说了一回。老剑客董爷听了此话，遂接着说道："伙计，烦劳你去告诉他们一声，叫他们安心，不论他有多大的能为，今天有他们这三位一到这里来，谁也不敢怎样。也没费我么，这要叫人家谢我，岂不是笑话了？"老人家说到此处，又向伙计问道："这位教读书先生，这样贫寒，我看那人又很老实，你们又是个店房，那里用不了一个人呢？依我之见，你跟你们掌柜的说，看在我的面上，就把这位常先生留在你们柜上就全了，给你们照料一切的事，那一样不成？"伙计一听这个话，遂笑着说道："老人家，你老是不知道，我们柜上正少着一位先生了。我们掌柜的虽然有这个意思，一想人家是位很清高的老夫子，那能入买卖道里来？因为这个，就不好跟人家说。今天你老人家不是提到这了吗？好办，回头我去说说，我想也没有什么，只要常先生肯就。"董爷听了此话，随着笑了笑说道："文人真是饿死都不落品，实在是可叹。这话有理，也有你们掌柜的这么一想。不要紧，我们都是在外边跑腿的人，常先生这个人，我也很喜欢他，你们既有这个意思，我可以跟常先生提一下，我想他现在这个景况，还有不乐意的么？你去跟掌柜的说去吧。"伙计这才走了出去。

老侠客于爷笑道："人家老交情，还用我们来办？"董爷

笑道："别看这个，有我们一句话，这个桥就算搭上了，什么事不能一定，别看我们是路不相识。"正在说话的工夫，店伙计走了进来说道："老爷子，你老真是位成全人的人，我们掌柜的一点说的没有，成了。"

老人家正要答言，只见由处面走进一人，年在四十开外。伙计回头一看，又向老人家说道："我们掌柜的来了。"老人家董爷欠身让坐。那个掌柜的满面笑容说道："老客官歇着吧，我不坐。"说着把茶壶拿了起来说道："老几位喝茶吧。"大家同声的说道："别张罗别张罗。"店主人把壶放下，这才说道："我来到几位这屋，第一我谢谢老几位，第二就是常先生这个事。常先生这事，没有什么，不过他是不肯入买卖道，现在也许好办了。我要谢谢老几位的意思，就是常汉文这件事，你们老几位要是不来的话，不但常先生家里起是非，我这个小买卖也受不了。"董爷接着说道："这个话，可太抬举我们了。现在那个周小子没来，不是我们的力量。"店主人笑道："这倒是呀，不过有老几位的威名，可就百事全无了。你老人家是不知道，这个周七在此地横行，可不是一天半天了，谁都知道。这件事你老要是不来，办不到他是没完的，不论是他自己的事，是人家的事。"说着又看了看天色说道："到这时候他要是不来，大约他也有耳闻了，那小子手下人很多，他一定不敢来了，不然我怎么说要谢谢老几位呢？要出了事，我这个小买卖，不是也跟着麻烦么？老爷儿们，今天要是赏脸的话，我们喝喝，我已经预备一桌酒席了。"老人家董爷一听遂说道："不不，不敢讨扰，我们萍水相逢，那样一来，未免的太不客气了。"店主人笑道："老人家这话可远了，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啊。"说着笑了起来。

洪甫洪云光说道："好，老剑客，我们也不必客气了。掌柜的既是这样诚实，我们就有扰了。"云光把话说完，店主人甚

是欢喜的说道："太好了太好了！"遂对伙计说道："老三，你把桌子拉好了，告诉大师傅温酒热菜，越快越好。"

伙计老三，答应了一声是，转身走了出去，知会了厨房，二次回来调摆桌椅。不大的工夫，酒菜齐上。店主人真是非常张罗，大家入座以后，店主人说道："今天老几位既是赏脸，要论年纪，我是很年轻了，先由老人家这起，我是每位先敬三杯，就算是今天的见面礼。"董爷一听这个话，遂摆手说道："不行不行，你别看我年纪大，对这个酒上，我可不敢多贪，最好是随便，我谢谢了。"大家彼此的让酒。

此时老侠客在一边看着这个店主人的目光闪灼，神气十足，心中暗自说道：要看这个人的意思，倒不像有功夫的练家子，可是看他的眼神，一定不是一个平常之辈呀。老人家想到此处，这才笑着说道："店主东，我们今天初次相会，就蒙这样的款待，可是你的尊姓大名，我们还没领教，实在是笑话儿了。"店主人听了此话，这才道出了自己的姓名。

书中代言，店主人他本不是此地的人氏，原籍是四川柳城府的人氏。弟兄二人，有一个长兄，他排行在二，姓毛名林，号叫晓勤。他的长兄就是毛山毛文章。哥儿两个，继承父业，家有良田百顷，虽然不是大富人家，大可以称为家道大康，一年所收，真是十年用不尽。

自从大爷毛山十六岁的时候，就把父母双双的去世，弟兄二人，一无三亲六故，二无自己的宾朋，在那个时候，二爷毛林才十一岁，可以说是年幼无知的孩子，要是那毫无家教的孩子们，像这样无拘无管的，十之八九，也得误入了歧途。惟独人家这小哥两个，把父母入土以后，恐怕自己耽误了自己，自己所爱的就是武功夫，可就请了一位老师，学习功夫。那时候二爷毛林尚在念书，大爷毛山也没辍读，自己可就文武兼习。

也是小哥儿俩资质聪明，所学的诗文真是过目不忘，对于武艺一道，更是日有进益，所学的可以说是伸手就是地方，架子就好看，无论什么手，一教就会，费不了多少话。就是如此的掁眼之间，就是三年的工夫。

这一天在练功夫时候，老师给哥儿两个说手。大爷毛山毛文章，一边比式子一边问，在无意之中，倒把老师问的张口结舌。毛山一看，心中暗自后悔的说道：这是何苦？我不知道老先生心中没根，他要是有根，既或说不出来，也可以拿别的套子说说，也比这样张口无言好看的多了。这样一来不要紧，显得我故意的与老师为难了。自己想到此处，只可以别的手来胡乱的问了问，给老师一个转面子。无意中就把老师问短了，可是这位先生，也倒是知进知退，第二天派人送信来，说是老人家因为年纪大了，精神灌不到了，老人家说了，请学东另请高明，还望二位学东好自向学，实有厚望呢。毛山一听这个话，又对来人说道："你回去和老先生说，就提我说的，请老人家，常常的请到这边来，我们还得求老人家给我们温习功夫了。"来人把话听完，接着说道："好，我把东家的话带到就是。"毛山又令兄弟毛林拿了十两银子给老师带去，又给了来人一两，这才告辞而去。

毛山自己一想，暗自又道：看将起来，真是学无境，有个三冬两夏的功夫，也要出来换饭吃，也实在是一件可怜的事情。我们弟兄，或文或武，非得有一样精通，将来才能有自立的能为呀。我想这位文老师，教导蒙学，尚还可以，现在要看这种情形，恐怕他的学问，也就是如此了。好，有那相当的老夫子，我也要另请一位，将来倘能有那祖上之德，父母的阴功，我不能成为文武兼全，我叫二弟毛林，成一个允文允武之材，我也对得起九泉之下的爹娘了，扬名后世，有功国家，那就看我们

弟兄自己的福气了。毛山毛文章心中是这样的打算，在无形中自己就物色那博学多闻的先生，所为是聘为师长，自求深造。

文章这样一来不要紧，日子一长了，外面也明白这个意思了，远近的亲友，这个也荐，那个也举，所为得以近身。如此的一来，现在的这位老夫子，也就辞馆不教了。毛文章百般的挽留，老先生终于告老辞去。

毛文章无法，只有在这些人之中，物色高明吧。虽然是这样，也不敢公然的约请，恐怕偶一不慎，请一位毫无学识的来充数，那不就枉费徒劳了么？诸位，这个地方别看毛山是个二十上下的岁的人，心中很有点韬略，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出来了。

有一天，他把各处所荐的先生，全都约请出来。一位位的心中是非常欢喜，还以为马到成功了，及至来到毛宅一看，心里可就凉了一大半，暗自说道：今天这些人，莫非说这小东西，他还要考先生不成吗？真要是这样，这两个孩子，可别看年纪不大，心里真有路数，可实在是难得了。一来上边没有老人，二来都是很年青，这一次请老师，可以说是叫他挨个挑了。好，只要你用我。

大家各自暗想的工夫，此时就听少爷毛山说道："众位老师，今天我们虽是初次相见的也有，可是都在少数，彼此相识的总占着多一半，可以说都是老前辈了。再者呢，都是本乡土的人，我家中的情形，大约也都知道。按理说呢，今天是约请先生，谈不到家务，不过我想都是老前辈，再说这里面有点关系，不能不连带着说说。我们弟兄，别看早把父母双亡了，虽然是两个无知的孩子，也是上承父母的遗教，又有乡里的仁风，想我们毛氏弟兄，还不致落于下流。不看别的，就看今天各位，来了这些位，不都是看得起我们弟兄吗？因为这一点，我心里

是非常的高兴。本应当各位今天既然来了，我就一位不辞，那才合我的本意了，都在舍间指教我们弟兄，我弟兄二人，在学识上可就获益多多了。无奈一节，这文事不同武艺，人的精神有限，不敢过劳，我们弟兄虽然年青，要是那样的用功，恐怕要伤及身体了。再者家中地方也小。我把话既然说到这里了，各位老先生既然也到了，我有一个办法。”

毛山把话说到此处，众人之中，也有站起来就走的，也有点头而去的。有那个真有学问的，还坐在他的面前细听，心想他既是说出这个话来，一定是要考考我们了。可有一节，世界上从古至今，都是先生考学生，没听说有学生考先生的。学东给子弟请老师，也有考的一说，都是暗暗品察为老师的学问，也不能公然的考。大家都是这样的思想，全都以为他这是年青无知的举动，也有走了的，也有要看个究竟的。又有那看这哥两个，是个小孩子，上无老人，又无三亲与六故，家里百顷良田，不是一口菜吗？一听他说有办法，就听着吧。

毛山毛文章看着众人一个个的走了不少，又沉了沉看着没有人走了，遂又接着说道：“各位老先生们，我要说出这个办法来，也很容易，也不必诗词歌赋，那个要是不务实际，多好的文章也没有用。我们可以对一副对子，所为看看目光如何，心理怎么样。我出个上联，如能和我心思相同，目光一致的，这位先生，就是我的老师。可有一节，若按实情上说呢，这可不光在学问上，不在学问，可也是学问，常言说的好，世上人情皆学问。”

大家一听这个话，有人接着说道：“可以可以，那么就请少东家说说吧。”毛山听了，点头不答，又接着说道：“老先生们，请你们要看看我们哥儿两个人，够什么材料，我们将来把书念成了，士农工商，可以落到那一途。不论那位老师，要是

看实了，也不用客气，实话实说的说出来，我听一听。可是一样儿，得有点根据，胡言乱语的那就不成了。”

大家一听这个话，彼此的都是一怔神，口虽未言，心中暗自说道：好个毛山毛文章了，别看你年青，心思可真不含乎。大家正在想着，其中有一位老夫子，年在五十以外，接着说道：“少东家，你这个意思，我们也听明白了，不然的话，就拿我说，心里没有一点把握，我是不敢登门拜访的。常言说的好，人分几等，各有贤愚；木分优劣，各有其用。”

毛山一听这个话，说的很有意思，遂含笑说道：“老先生真乃高明，说得很是。未领教先生的尊姓大名？”那人接着说道：“我姓王，住家离此不远。你可知道？由你们这里往西，约有五里左右，有一道刘家河，河岸上有一家财主，姓刘，人称为刘老员外，我就住在他家。因为他有位少爷，我在他的家中教馆。刘公子就是我的徒弟。提起来话可长了，想当年他家中请先生，也是如此，我就当选为刘府上的上宾。也是刘府的祖德厚重，也是后学我的薄才之功，十数年的光景，居然位列二甲，中了榜眼，他要是再多用用功，头名的状元，那不是垂手可得吗？既有这样的出身，不难官至极品，位列前茅了。可惜一样，刘公子自幼娇生惯养，秉性不好，再者也好贪玩，故而未登仕途，太可惜了。话又说回来了，可是在下我得人家的好处，可是不少，一年四季的衣服，都是人家老员外所赐。现在我也没有什么事，故此到少爷府上来，好在在下年岁也不大，少东家既要物色得人，这也是在下的一个机遇，成不成只有少东家自择罢了。”少爷毛山一听这个话，遂接着说道：“原来是王老夫子到此，学生久有耳闻了。好，老先生请坐一坐。”

毛山让王先生坐下之后，又看了看这位老夫子，心中暗自说道：夸嘴的大夫没好药。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他说的这个

刘少爷，既是贪玩，多聪明的人，十几年的工夫，就中了榜眼？他夸刘少爷的学问好，也就是说他自己的学问强。不管你说的多好，我自己有一定之规，不听你这一套。

王先生一看毛山这个情形，坐了一会，可就告辞而去了。在座的众人一看，心中说道：看起来这个小东西，可不好伺候，人家这位王先生，说了半天，不论是真是假，你倒是诚心诚意的留留人家，你要出对子，写出来看看人家成不成？现在人家走就走，他也不客气。要听人家老先生所说的那个意思，或者也许不假，刘家河刘员外，倒是人人皆知，可是这位先生，总没看见过他，要听人家交代的这片话，倒是一个教读先生。连这样的都不成，别说我们这没当过老师的了，更不成了。大家的心理，差不多都是这样想，心里也就没有高兴了，也不等他出上联了，一个个的也都走了。

在这个工夫毛山往屋中各处看看，倒是不错，一位也没剩，全都走了。又回头看了看，靠着西北角儿上，还坐着一位老先生，看那意思年岁可不小了，总有八十岁以外，九十以里，满面的皱纹，所穿的那身衣服，也不像是个念书的人，生得其貌不扬。少爷毛山看了多时，这些位一个个的都沉不住气，走去了，只有这一位了，暗自说道：别看这个老头儿这个样，或者是一个识时务的人。

少爷毛文章心中想着，遂走了过去，来到老头的面前一看，心中又道：好，我还当是一位高人了，原来他老人家睡上了。这样人还有多大的来历，上我这来起腻来了？毛大少想到这里，遂用手一拉那老者的衣服叫道：“老头，醒醒吧，别睡了，人家都走啦。”那老者把头抬起来，眯缝着两眼说道：“走啦？走了走了吧，有我么呢？我也没拿着他们什么。”说完这个话，又把二目一合，接着又睡了起来。少爷毛山一看，倒觉着可笑了，

暗自说道：他倒拿自己没当外人，又睡上了。心里虽然这么说着，未免有点气的又道，这是成心来的。遂又叫道："起呀起呀，别睡了，这是那的事？人家都走了。"叫了两声，那老者还是不醒。

别看毛山心里有路数，究竟还是年青，一看老者叫着不起，伸手就是一掌，打在了老者的头顶之上。可是觉得自己没使劲，就见那老者坐立不住，可就掉在了地下，那老者二目不睁。这个工夫可把这位少爷吓了一跳，遂喊了一声说道："你们快来吧，这个老头儿不好。"毛山这么一喊，外面的家人们一听，全都跑了进来，连毛二少晓勤也进来了。家人们进来一看说道："大少爷，这是怎么的了？先生请着没有？怎么倒在这里一位呢？"毛山闻听此言，遂说道："你们先不用问了，先把这个老头儿扶起来，看看他是怎么的了，问问他是怎么回事？可把我吓着了。"

家人们一听这个话，赶紧上前把那个老者搀扶起来，留神看了看老者的神色，还是二目不睁，头儿也不抬。家人们一看这个情形，不知是怎么件事，也都怔了。遂叫道："老头儿，你老这是怎么的了？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到我们这来，来个这个？这是为么呢？有么事可以说出来，先定定神儿。我们大少爷别看是个年青人，有么事要求到他的面前，没有什么不成的事。要是这个样，他可不高兴了。你老有么事只管说出来，我们少东家是一个慷慨好义的人，足可以成全你。"家人们说完这个话，要看看这个老头儿，是怎么意思，是一个吃人讹诈的不是。恐怕外边都知道毛氏弟兄年青，上无父母，独自支持这么大的家业，特意前来装死讹财，有人出来了事，就得花一笔冤钱，这都短不了的事情。家人们拿着这位老者当作吃事的了。

那老者此时似乎有点明白过来了，把两眼睁了睁，抬头说道："好，你们这群东西，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错把英雄当歹

人。小子们，你们也不看一看，老夫我是个做什么的？吃人讹诈，插圈儿骗局，可有我这样的人么？再说我就是骗人的，也不能前来骗他呀。常言说的好，鳏寡孤独，四苦莫侵，欺而无益，怒了天心。他上无父母在堂，外无三亲和六故，两个年青的，可是有良田百顷，你们把他看在眼里了。真正是眼小如豆，见过什么？什么东西，躲开我这里。”

家人们听这个话也倒是有理，人家上这来，敢应当先生，人品就错不了，拿人家当吃事的，未免的是差一点。不论怎么样，人家没说出别的话来。大家想到此处，又有一个家人满面笑容的说道：“老头儿，别错会了意，我们不能小看了你老，起来吧。就是说错了，你老还不能恕过我们去吗？”老人家闻听这个话，心里的气，可就消多了，遂接着说道：“这还可以，你们要是满口胡言，别说我可不客气了。”家人们一看这个意思，遂又接着说道：“老爷子，这是我们不对了，你老就高抬贵手吧。你老为什么事来的？先请起来。”那老者说道：“不是有事，就是你们拿请帖请我，我还不定来不来呢。”又有一个家人接着说道：“这么说起来，你老人家是为有事来的？有什么事，就请你老言讲当面吧，我们少东家，没有不帮忙的。”那老者闻听这个话，用手一指又接着说道：“好小子，你又说这个话，真拿我当讹人的了。我来到你们这里，是你们少爷请我来的，他要请个老师，故此我才前来。我听他的那些话，别看他年青，很有点阅历，故此把那些个心无点墨一知半解的人们，都给吓跑了。我要是再走了，可见得这一群都是饭桶了，我们此地太没有高人了。故此我就坐在那里等候你们少爷，听他说出这个上联来，我好对下联。”

老人家把话说到这里，家人们听了，当然不怎么样。可是少爷毛文章听了心中明白，遂上前接着说道：“老先生，真乃是

高明的老先生，真是把我的心意说出来了。”那老者一听少爷这个话，笑了笑说道：“少东家这是那里话来？你的心意我如何知道？”毛山笑道：“完了完了，老头儿，一点就透，这是何必呢？”老头子听了，这才笑道：“少爷，不枉啊，你这个年青人，总算是少有了，我是很佩服你呀。不但你的心意我知道，甚至于你的将来，不但你的将来，就连你兄弟，我都把他看到了。”毛山听了这个话，心中甚是欢喜的抱着拳上前说道：“老人家恕我，方才实在是太无礼了，太不恭敬了，请老人家多多的原谅吧。既是老人家能以慧眼识人，看出我们弟兄的前途来，”那老者不等少爷把话说完，又接着说道：“早看出来了，不但这个，就是你出世以后，到在什么地步，我都看出来了。”毛山一听这个话，更是欢喜的了不得啦，遂又接着说道：“老夫子，真是高人了，如果把我的志向说对了，还不用谈将来，我马上就拜你老人家为师。”那老者听了这个话，遂笑着说道：“毛山，你要问你的前途，我一句话说出来，你可别怪罪呀。你要是拜我的门下，日后你要是出世，可就是一个贼。毛山，你说我这个话对你的心意不对？和你的心气一样不一样？”毛文章一听这个话，很是纳闷，暗自说道：这个老东西说话，怎么天上一句，地下一句？这是什么人呢？说他是个疯子，说话又有高明的地方，我简直的测不透他是什么人，或者他是故意的这样。我先不可问罪他。

这个工夫众家人们，可替那老者很害怕的暗自说道：这个老头子，说的这是什么话呢？你要说两句顺听的话，今天不就成了吗？还有你的亏吃？好，你看这话，这位少爷还不定说什了。

家人们正怕少爷发怒了，就听毛山说道：“老人家这话可是笑话了，怎么能是贼呢？我可不明白这个话。”那老头说道：

“我说的这个贼字，我要是不说明白了，恐怕你心里不痛快。这个贼还怕你当不了，你还许不配为这个贼了。我告诉你，贼与贼不同，也有三路九等。那第三等的贼，提不起来，那是臭贼。这样的贼可以说不算人类，他既不偷银钱，又不盗财物，单单的淫人妻女，作那无耻的淫贼，这也是贼，可以说是不算人类；这第二等贼，尚还可以，身有武技，他只就盗取金钱，损人利己。少有一些天理的，也许偷富济贫，救困扶危，这都是常有的事情。惟独这第一等的贼，可就不容易做了，身有武功，不取无义之财，救人之急，拯人之危，救善盗恶，除暴安良，这也算是第一等的贼。毛少爷，我今天说的这三种贼，你是那一路贼呢？”

毛山毛文章听了这个话，心中好笑的暗自说道：不管是那一路，也是一个贼呀。这位老先生是怎么回事呢？自己想到此处，遂笑了笑说道：“行侠作义，固然是好人了，怎么还算是个贼呢？”那老者听了此话，并不答言，还是接着说道：“毛少爷，你这个贼，虽然不够第一等贼，可是那第二路的贼，大概是你心中所愿的了？”毛山听了这个话，心中有些不愿意的说道：“济困扶危我还怕自己做不周到了，焉能要损人利己呢？”毛山把话说到此处，那老者不等说完，随着哈哈的大笑起来说道：“如何？你是一个心志过人的青年哪，我这才听你道出。可惜你只有此心，现在还没有这样能为，文不能称文，武不能算武。”毛大少听了这个话，真是说到自己的心意之中，随着赶紧上前跪倒，口称：“老师在上，弟子就此有礼了。”说着毛大少往上叩行大礼。老头儿见此光景，心中甚是欢喜，用手一理海下的白髯，哈哈的又笑了起来。

这工夫众家人一看，心中很是纳闷低声的说道：“你看见没有？什么人都有。这才叫买金的遇上卖金的了，有张罗教作

贼的，就有愿意学当贼的。真是什么事都有。”那个说：“你别听那个，你看这个老头子，别看这个样，就许有真能耐。你别听说当贼，什么叫真人不露相呢？就在这个地方了，要故意的这么说。就凭大少爷人家这么大的家业，还学作贼去，这不是笑话儿了。你看着吧。”

这个工夫，少爷行完大礼，老人家看了看天色，又说道：“天已然不早了。”说着这才起来。此时在场的家人们，与少爷毛山，大家要笑又不好笑的暗自说道：这个老头儿，真叫少有，马马虎虎的刚想起来。又听说道：“好，你既然拜我为师了，常言说的好，师徒如父子。我来到你们这里，我可就不客气了。赶紧给预备酒饭。”

毛山答应一声，便令家人到厨房传话，预备一桌上等的酒席。又对老人家笑着说道：“老师，我这个贼不用说了，我兄弟毛林他也是个贼吗？”老者闻言，看了看二爷，遂又含笑说道：“你这个兄弟，他要比你焉能比的上？别看你是个贼，平常的人还不行，没有傻子当贼的。”少爷听了这个话，心中暗自说道：怎么？越说越实了，莫非说我将来还真是个贼不成？自己想到这里，又听老者说道：“你这个兄弟，也算可以，简直的不算是饭桶，也差不了多少。”毛山听了这个话，也笑了，遂又说道：“这么说起来，他就是一个没用的了？”老者摇头说道：“也不能这么说，这饭桶二字，也不是平常人可担的，没有本领的人他（报纸连载到此处中断。）

全书完

《雍正剑侠图》第40——46集整理后记

《雍正剑侠图》这部书是由清末民初评书艺人常杰淼大约创作于1915年左右，大约在1928年应报社之约，由常杰淼口述，别人记录，连载在民国报纸《新天津报》和《新天津晚报》上。1929年常杰淼去世后，由常杰淼的弟子蒋轸庭根据常杰淼留下的书道子续写并继续在报纸上连载，到1944年4月29日报纸停刊，共连载了46集，其中第46集没有完结。当然整部书也没有大结局。从1928年开始集印出版了单行本第1册，至1943年，共出版了41册，相当于报纸连载的第1集至41集（也有说只出了40册，41集没出单行本），42集至46集没有出版过单行本。解放后至今，常杰淼的《雍正剑侠图》出的最全的版本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雍正剑侠十三部》，共十三册187回。这部书虽然号称“馆藏全本”，其实包含的内容只是《雍正剑侠图》的前39集，出版时整理者将这39集书重新排版分回为187回，重拟了回目。至于40集至46集这七集书，至今没有集印出版过单行本。本次整理的就是这后七集书。

本次整理依据的底本是国家图书馆馆藏《新天津报》的照片复印件。连载日期从第40集的1942年2月24号到1944年4月29日。这七集书共连载776期（约86万余字），国家图书馆藏有734期（约82万余字），缺42期（约4万余字）。40集、

41 集题署常杰淼述，43 回题署常杰淼遗述，蒋轸庭修，子清校正，44 集题署杰淼遗述，蒋轸庭修，子清校正，45 集、46 集题署常杰淼述，蒋轸庭修，子清校正。每集的原回目标题如下：

第 40 集 张方洞房中夫妇动手 白马树木内弟兄捉贼

第 41 集 庄道勤还弩失坐骑 吕应天应敌废了因

第 42 集 狭路相逢人畜报父恨 东方微明三绝会神童

第 43 集 童海川约请燕豪再出世 李居龄探庄比武竟遭擒

第 44 集 心元斗智酒圣掌断洋槐树 晚村返里群贼气灾避尘轩

第 45 集 （因报纸缺期，回目未知）

第 46 集 二球掷去还三胆董乾震怒 一颗朗星打天河突现侠踪

为了与《雍正剑侠十三部》配套，因此仿该书的体例进行整理。将七集书根据故事情节拆分了 42 回，重新拟定每回的回目，目次从 188 回开始，至 229 回结束。文字整理方面，重新标点、分段，繁体字改成简化字，将一些诸如像貌、骇怕等等词汇改成现在常用的相貌、害怕，对称呼女性用第三人称的他、的地得的用法等则一仍其旧，不作改正。纠正明显的错别字，对排版印刷中的脱字、漏字、衍字，根据上下文作了增减，对印刷字迹模糊辨认不清之处则注明所缺字数（缺 10 字以内用方框代替，缺 10 字以上用文字说明）。对所缺的各期则根据前后期的字数计算该期所缺的字数并注明。统一理顺本书的人名（包括外号）、地名。本书中的人名与《雍正剑侠十三部》中不符的，以《雍正剑侠十三部》为准。例如 192 回中的岳兰生，在《雍正剑侠十三部》中则是岳兰台，以《雍正剑侠十三部》为准都改为岳兰台。对于不必改动的人名则加以说明。例如 195 回中，聚英山的九位寨主中的五寨主和九寨主的姓名外号与《雍正剑

侠十三部》中不一样，但是考虑到保持原貌，只是加以说明，而未作改动。又如227回中，说八臂仙猿谷富谷大成家住山西顺天府平安州，后文中又说是平定府，统一改为顺天府。书中情节前后矛盾之处比较多，如果修改则必然有损本书的原貌，因此均未作改动。

本书从文字录入到整理完成，全是整理者一个人亲力亲为，历时七个月才得以完成。整理稿约为83万余字。本书能够整理出来，要感谢中国评书论坛Q群和微信群的各位书友的大力支持。在邂逅书友积极助推下，有二十位书友慷慨解囊集资，评评书友不辞劳苦从国家图书馆将报纸照片复印，并制成电子版，整理者才有幸得见这部书，这样才使民国年间一部洋洋大观的风靡数十年的短打评书作品，在问世一百年后终于完整的得以重见天日了。希望这七集书的再次面世，能满足剑侠图爱好者们看到正宗续书作品的心愿，给剑侠图的研究者们补充一些资料，让传承这部评书的艺人再开阔一些思路。如果能达到这些目的，整理者离侠客也不远了，因为剑侠图中的侠客秉持的宗旨就是：不为己身事，只为他人忙。

常杰淼《雍正剑侠图》卷帙浩繁，全书46集600多万字，报纸连载长达十几年。整理这样一部书，对并非专业出身的整理者来说，困难很多，全出于兴趣，仍不自量力，操刀整理，错误之处一定很多，还请读者诸君多加指正为盼。

此书是在赵士杰的帮助下自制完成的，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许秀成

2016年12月21日冬至日记
2021年11月22日小雪日改